

金圣叹（1608~1661），生于鲁迅称之为“灿若桃花”的时代——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畅销书作家、私塾教师、学生运动领袖。原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长洲（今属江苏省吴县）人。明末诸生出身，为人倜傥高奇，学问渊博，议论惊世警俗。11岁即接触《妙法莲华经》、《水浒》等书。尝以《离骚》为第一才子书，《南华经》（《庄子》）为第二才子书，《史记》为第三才子书，《杜诗》为第四才子书，《水浒》为第五才子书，《西厢》为第六才子书。1641年始，初批《水浒》行世，继批《西厢》，“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及至《才子必读古文》的选评出版，再次将金的人气指数推向高潮。其批评文字雅训、透脱、精妙，谓为“透发心花，穷搜诡谲”，“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透彻骨髓”，“亦爽快，亦敏妙”，精彩过瘾又能启人心智。著有《沉吟楼诗集》、《唱经堂才子书汇稿》。

独圣叹才子书出，而慧心浚发，彩笔澜翻，
如尘鉴之复朗，画龙之点睛，别开古人生面，孰
不钦其神识，快其高论，诚千古不易之选，后
贤必读之书也。

如《水浒》、《西厢》之妙，不过先生游戏
笔墨之文耳，岂若是书之大有裨于名教哉！

策 划 / 人物
责任编辑 / 于建平
封面设计 / 1点印象

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

——金圣叹

卿本佳人——金圣叹 (代序)

1661年，清朝初年，顺治皇帝刚刚驾崩。阴风烈烈的刑场，马上就要行刑了。即将就戮的金圣叹被背缚着双手，叫刽子手附耳过来，低声在他耳边留下最后遗言：“五香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道。”刀起刀下，咔嚓一声，人头落地。从金圣叹两耳一边滚出一个纸团。监斩官捡起展开看去，一个纸团上写着“好”字，一个纸团上写着“痛”字。

关于金圣叹的死，还有一个版本这样说：金圣叹临刑前请狱卒带信给家人，狱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谤语，启缄视之，上书：“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恨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在刑场上，金圣叹向监斩官索酒畅饮，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金圣叹临死前的出众表现有各种精彩纷呈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在孟心史与周作人论述此人的专文里找到详尽的记载。

这就是三百多年来大名鼎鼎的金圣叹。面对死亡，也与他平时为文做人的态度分毫不变。此何人哉！

一个有趣的人！说一个人有趣，常常是指这个人对他人形成了不可言说的刺激，引起了他人莫名的兴奋，使人触动，启人思考，而不是常见的人云亦云、喊口号式的“语言乏味，面目可憎”者，有一种无影无形天真浪漫的生气洋溢其间，使感受到它的人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人！”

金圣叹是个有趣的人。他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让我心中产生一个大大的问

号：这人是怎么回事啊？还不怕死！怎么来的呀！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由外而内，一层一层把他看将去。

先让我们看看他的表象世界——众人眼中的金圣叹。

金圣叹（1608—1661），生于鲁迅称其为“灿若桃花”的时代——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畅销书作家、私塾教师、学生运动领袖。原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长洲（今属江苏省吴县）人。明末诸生出身，为人倜傥高奇，学问渊博，议论惊世警俗。一说本姓张，明亡后喟然叹曰：“金人在上，圣人焉能不叹？”进而改姓“金”名“喟”。十一岁即接触《妙法莲华经》、《水浒》等书。尝以《离骚》为第一才子书，《南华经》（《庄子》）为第二才子书，《史记》为第三才子书，《杜诗》为第四才子书，《水浒》为第五才子书，《西厢》为第六才子书。1641年始，初批《水浒》行世，继批《西厢》，“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及至《才子必读古文》的选评出版，再次将金的人气指数推向高潮。其批评文字雅训、透脱、精妙，谓为“透发心花，穷搜诡谲”，“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透彻骨髓”，“亦爽快，亦微妙”，精彩过瘾又能启人心智。著有《沉吟楼诗集》、《唱经堂才子书汇稿》。

此人少年时即恃才傲物，讥讽考官，游戏科场，多次被黜，成年后更是“遇贵人嘻笑怒骂以为快，故及于祸”。他的骂不能说尽是文人的狂傲，今日看来，还是有道理在的。他说那些官吏：“关节，则知通也；权要，则知跪也；催科，则知加耗也；对簿，则知罚赎也！民户殷富，则知彼连以逮之也；吏胥狡狯，则知心膂以托之也。其所不知者，诚一无所知；乃其所知者，且无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无所知，仅不可以为官；若无一不知，不且俨然为盗乎哉！”在金批《水浒》中，他表明自己“民重君轻”的立场：“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让普天下人出头；好民好，恶民恶，所谓让善于天——天者，民之谓也。”同时，他公然明言“乱自上出”，官逼民反，把农民的铤而走险直接归罪于统治者的失政，“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1661年，清世祖顺治崩，吴地官吏设幕祭灵，时金圣叹与诸生百余人为逐贪官县令哭于文庙，因而以震惊先帝、聚众倡乱罪被处斩。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哭庙案”)。

生活中的金圣叹以《论语》故事里的曾皙（点）自居。曾点的故事在《论语·先进》篇里是这样讲的：一天，孔子让他的学生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表示要建立一番政治功业，唯独曾点追求的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听了几个学生的讲述，“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那么金圣叹又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清刻才子必读书序言》中有如是记载：“圣叹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又好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又拉之去矣。”“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豪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鳩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童则啼笑宛然也。”另有记载他“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经名《圣自觉三昧》，稿本自携自阅，秘不示人。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座下缁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先生则抚掌自豪，虽向时讲学者闻之，攢眉浩叹，不顾也”。最能说明金圣叹生活状态、生命态度的，是对他《水浒》、《西厢》乃至对才子古文的点评，再就是他自己写的33个“不亦快哉”，令人击节称绝。

在他的点评文字中，我们看到金圣叹在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少陵、施耐庵、王实甫等心灵之友的精神交流中，神游千古，心心相映，思如涌泉；亦怀有一颗真挚的忧国爱民之心，思想着能如贾谊、司马相如、韩愈、苏轼等人为国为民尽一己之才。

世人对于此人的看法，至今仍分为两端。一端是视金批《水浒》为“倡乱之书”，金批《西厢》为“诲淫之书”，最为道貌岸然、八面玲珑之学究、官家所忌恨；又或仅被视为玩世不恭的明末“雅皮”；而另一端，金以其“惊才绝艳”令“天下后世之酒边灯下之快人恨人”兴发赞叹，爱其真性情、真文字，“所至倾倒一时”。

看了这个天才的粗浅资料和生活照，我们还是不知道此何人哉。再让我们追根寻源，向他秘密的内心深处看去。

其实，从他说的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就可以大概得知此人一切行为的根源所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是什么意思？何为“卿本佳人”？别忘了，金圣叹是个参禅机、谙佛理、通老庄的人，此言并非普通的香艳词句。“佳人”，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与世界、与人发生着最自然最本真最鲜活的关系时，一股同理之情，温暖的能量，自由的潜流，爱的潜流，自动自发，如泉水涌冒，本自具足，不增不减。禅宗曰“平常心”、曰“本来面目”、“本地风光”；王阳明曰“天理”；孔子曰“仁者，人也”；老子曰“如婴儿之未孩”，庄子“以神遇不以目视”的“那个”，不假外求，无需矫饰，仅在不用力处显出，无过无不及。

马振铎先生在《仁，人道——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中将人之本质的特性讲得很好：

“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周敦颐《太极图说》）“人极”对于人来说，不是一种外在的强迫他接受的规定，“人极”就是他的本质，他的生命价值所在，他只有达到“人极”才会感到自己最为天下贵，因此无须他人利诱和威胁，便会欣然向往这使他感到做人尊严和崇高的目标。孔子的“立人极”，是为一般意义上的“人”“立极”，而不是为一些特殊的人如君子、圣人“立极”，因此他所“立”之“极”要扬弃人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人极”是“人”这个物类的普遍本质。被孔子规定为“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仁”，“仁者，人也”。

真的是这样吗？隔壁文大妈不比圣人孔子少一分，爱因斯坦、费曼、霍金等等也不比澳洲土人多一分？君不见，孔子曰“人人皆可为尧舜”，释迦牟尼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是知与不知——这知不仅是听人说、看书学来的知，更是真切体验的知，有了这个知，才有了自动自发的行，才有所谓的“知行合一”。

这个就是金圣叹的所谓“佳人”。每个人都是佳人，都本是真正“诚”的人，没有偷心、巧心、机心、无事生非、矫揉造作的心，本具着活泼自然的生机。金圣叹曾说“看书要有眼力”，此“眼力”何来？绝艳的妙文何来？就是这股独立自主的勃勃生气。“眼力”就是心地。这在金圣叹的评点文章中说得最为透彻、精彩：“文字只要从一片心地流出，便正看、侧看、横看、竖看，具有无数种种美妙，任凭后来何等才人，含毫沉思，真是临摹一笔不得也。”“欲作缠绵帖肉之文，须千遍烂读此文。非贵其文辞，贵其心地也。此文，只是一片心地。”“一篇奇妙文字，却是一片平实道理。故先贤每教人，未提笔作文字，必须先将道理讲得烂熟于胸中。盖道理为文字之准衡，而平实乃奇妙之祖炁也。”“从来文章一事，发由自己性灵，便听纵横鼓盈。”

既然卿卿本是个“佳人”，奈何又做了“贼”呢？这正如王国维哀叹的：“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社会的建构，文化的矫饰，庸俗的价值标准使原本的个个“佳人”，在迎合社会时昧却真心、良心、天生之良才。金圣叹曾说：“诗非异物，只是一句真话。”举例来说吧。崔颢在武昌作的《黄鹤楼》是唐诗的名篇，后来李白登黄鹤楼见了此诗为之搁笔。他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崔颢是怎样作此诗的？金圣叹说：“通解细寻，他何曾是作诗，直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看见道理，却是如此，于是立起身，提笔濡墨，前向楼头白粉壁上，恣意大书一行。既已书毕，亦便自看，并不解其好之与否，单只觉得修已不须修，补已不须补，添已不可添，减已不可减，于是满心满意，即便留却去休。固实不料后来有人看见，已更不能跳出其笼罩也。”这指出崔颢作诗时兴致淋漓，自然豪放的心态，故能不经意而成佳篇。这是创作者内心世界的坦然发露，一一从胸襟中流出，它是最真实的。这种创作是自由的，不再另立了一个心，分了一份神去求好，文学理论上的好、社会意义上的好，想去求显示一个特殊的“自我”来，期盼着他人的叫好、鼓掌，如此就会有心迎合他人的所谓标准，这就是被“贼”捞了去，上了贼船，那样文章就“有隔”了，不真了，失去了永恒的生命。即使是读书，亦是如此。金圣叹尝言：“圣叹批《西厢》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

《西厢》，是天下万世锦绣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

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人内通外达，“诚于衷，行于外”，他的讲学、生活与他的评点、文章是合为一体的，“一以贯之”，由内而外整个的扑出来，全然自发性的生活。对金圣叹其人有了这样一定高度的了解，我们知道了他的言论与行为正是他的心地穿透而出的外在显示、外在的映射，以如此的认识去看他的评点文字与故事时，才能引起我们内心深处的理解与共鸣。

人们认为金圣叹提倡闲适人生和嘲笑功名利禄。不是如此浅薄的清高。假清高固然可笑，真清高更腐更糟！他不过是但活一个真自己，不活他人世界（社会标准）的假自己而已，最基本、最根本的一点真。他对来自主流文学的蔑视始终置若罔闻，不加辩驳。在金看来，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其余的一切完全可以不计。

金圣叹的死也算是一例“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了。他死于什么呢？看上去，是死于“哭庙案”，其实不那么简单——官绅们早把这个“坏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欲捕之而后快，他一跳出来正好被官家拿住——“逮的就是你”，“谁叫你赤膊”。金圣叹死非其罪。这个案例透露出的深层消息是什么呢？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此狂何来？中国文人大都极为追求戏剧化，敏感、粘着于或激荡痛快或缠绵幽深的情绪感受和发露，还有一分更深更隐更坚的“我执”未去，还有一分世事未堪破，发而为狂狷，金亦以其才自戕，其得意处正是其失意处。所以说，“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说了这老半天金圣叹，那就出本金圣叹的传记呗，为什么出这本当年红遍江南的超级畅销书——《天下才子必读书》的精选本呢？一本书、一篇文章使人受益，是要看出它的内在精神来，触动、引发出你本具的内在精神，彰显、光大、纯熟，“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此为“大人之学”。本书亦是如此。先知圣叹其人，再读圣叹其文，更以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才子古文，互为增上，令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精神深入人心，引燃读者自己的心光，变化气质，“然后君子”。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本书也欲从质与文两方面传达中国文化的精神，带给读者一丝丝深层的触动。

首先让我们跟着金圣叹一起神游千古，在心灵世界里与《左传》、《国语》、《国策》中的君子们，与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韩愈、欧阳修、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等才子们相会，读其文，更于话外辨其音、会其心、遇其神，“可与共学，可与适道，可与立”，甚则“可与权”，使生命的本质熠熠发光，如此，方可谓“好学”，方可谓“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此君子之“质”也。

“文”者，一则为温文尔雅、斯文，言辞、风神之优美文雅，跟“质”也有关，内容决定形式，“质”涵养到了洁净精微与松透温厚的程度，“诚于衷，形于外”，变化气质，是“质”的外化。正所谓“言而不文，行而不远”（《左传》）。通过读才子古文（这是本书的主体），加之金圣叹点评出作者的写作动机，作品题旨，现实意义，使我们体会中国文化的精神，学其心法。圣叹尝谓：“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

二则，“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朱熹注“文”云：“文，谓诗书六艺之文。”（《论语集注》）读这些古文，可以知历史，可以知哲学，可以知文体变迁，可以知人情事故，可以知中国的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几乎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

三则，做文章，码字儿。才子们的范文摆在这里了，首要在自己用心熟读，圣叹更从旁提示其“笔法”、“写法”、文法：章法、句法、词法、字法。随手拣出几例：“学其疏畅，再学其郁勃；学其迂回，再学其直注；学其阔略，再学其细琐；学其径遂，再学其重复。一篇文字，凡作十来番学之，恐未能尽也。”（《报任安书》评）“最是宽衍之调，选之者，欲后贤学其晓畅，学其萧疏耳。晓畅、萧疏，乃初发笔时之至宝也！”（《范雎见秦王》评）“气最遒，调最婉。婉与遒本相背，今却又遒又婉，须细寻其婉在何处，遒在何处。又不得云此句遒，此句婉，须知其句句遒，句句婉也。”（《子产论币重》评）

但终归，孔子又说了：“先进（早期、先来的学生）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

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看样子，孔子他老人家在文、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还是宁可“质胜文”的。“但得本，不愁末”。

转了一大圈，话又说回来了，宗平看圣叹是宗平心眼，天下万世锦绣才子看圣叹是天下万世锦绣才子心眼——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宗平

北京香山晴斋

二〇〇六年孟冬

增补才子书引

古文之有选，始自昭明。选之有评注不一家，大略以月峰、鹿门、伯敬诸公是法。至于章栉字比、标新导微，莫妙乎明卿之《奇赏》，侗初之《正宗》。故十余年来宇内习学者自四书、五经之外，喜博者读《奇赏》，求约者读《正宗》，举世皆然，师生一辙。独圣叹才子书出，而慧心浚发，彩笔澜翻，如尘鉴之复朗，画龙之点睛，别开古人生面，孰不钦其神识，快其高论，诚千古不易之选，后贤必读之书也。

吾浙初刻甚精，奈为祝融所毁，豫刻舛伪之极，苦无善本。兹缘坊人之请，遂增以遗稿诸篇，再三校订，允称全璧。如《水浒》、《西厢》之妙，不过先生游戏笔墨之文耳，岂若是书之大有裨于名教哉！

时康熙丁巳孟春望日
西冷陈枚简侯氏识
(原载康熙十六年灵兰堂刊本卷首)

目 录

卿本佳人——金圣叹（代序） / 1

增补才子书引 / 9

以下《左传》

《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	/ 1
	庄公戒饬守臣	/ 6
	宫之奇谏假道	/ 9
	阴饴甥对秦伯	/ 12
	子鱼论战	/ 14
	介子推不言禄	/ 16
	展喜犒师	/ 18
	烛之武退秦师	/ 20
	子家与赵宣子书	/ 22
	楚子问鼎	/ 25
	楚归晋知罇	/ 27
	晋使呂相绝秦	/ 29
	戎驹支不愿与会	/ 34
	子产论币重	/ 37
	晏子不死君难	/ 39
	子产论尹何	/ 41
	子围逆女以兵	/ 43
	吴许越成	/ 46

以下《国语》

- | | | |
|------|------------|------|
| 《国语》 | 召公谏厉王止谤 | / 49 |
| | 周襄王弗许晋文公请隧 | / 52 |
| | 单子知陈必亡 | / 55 |
| | 敬姜教子逸劳 | / 60 |
| | 叔向贺贫 | / 64 |
| | 王孙圉对简子 | / 67 |

以下《战国策》

- | | | |
|-------|--------|------|
| 《战国策》 | 范雎见秦王 | / 70 |
| | 唐雎不辱使命 | / 73 |
| | 邹忌谏齐威王 | / 76 |
| | 触龙说赵太后 | / 78 |
| | 鲁共公择言 | / 82 |
| | 乐毅报燕王书 | / 84 |

以下《楚辞》 秦文

- | | | |
|------|--------|------|
| 《楚辞》 | 屈原卜居 | / 89 |
| 李 斯 | 李斯谏逐客书 | / 92 |

以下西汉文

- | | | |
|------|------|-------|
| 贾 谊 | 过秦论 | / 96 |
| 司马相如 | 上书谏猎 | / 102 |
| 司马迁 | 报任安书 | / 105 |

以下《史记》

- | | | |
|------|-------|-------|
| 《史记》 | 项羽本纪赞 | / 116 |
| | 孔子世家赞 | / 118 |
| | 伯夷列传 | / 120 |
| | 酷吏列传序 | / 125 |
| | 太史公自序 | / 127 |

以下三国文 晋文

- | | | |
|-----|------|-------|
| 诸葛亮 | 前出师表 | / 133 |
| 王羲之 | 兰亭集序 | / 137 |
| 陶潜 | 归去来辞 | / 140 |

以下唐文

- | | | |
|-----|---------|-------|
| 李华 | 吊古战场文 | / 143 |
| 韩愈 | 原毁 | / 147 |
| | 送孟东野序 | / 150 |
| | 送李愿归盘谷序 | / 154 |
| | 祭十二郎文 | / 157 |
| 柳宗元 | 种树郭橐驼传 | / 162 |
| | 桐叶封弟辩 | / 165 |

以下宋文

- | | | |
|-----|---------|-------|
| 欧阳修 | 五代史伶官传序 | / 167 |
| | 朋党论 | / 170 |
| | 梅圣俞诗集序 | / 173 |
| | 秋声赋 | / 176 |
| | 醉翁亭记 | / 179 |

苏 轼	留侯论	/ 182
	前赤壁赋	/ 186
	后赤壁赋	/ 189
苏 轼	六国论	/ 192
王安石	同学一首别子固	/ 195
	读《孟尝君传》	/ 197
范仲淹	岳阳楼记	/ 199
金圣叹	附录: 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 202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隐公元年》

通篇，要分认其前半是一样音节，后半是一样音节。前半，狱在庄公，姜氏只是率性偏爱妇人，叔段只是娇养失教子弟。后半，功在颍考叔，庄公只是恶人到贯满后，却有自悔改过之时。

初，郑武公^①娶于申^②，曰武姜^③，生庄公及其叔段^④。（“初”字起，后仍至“初”字结。）庄公寤生^⑤，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⑥。（一“遂”字，写恶得无理。）爱共叔段，欲立之。亟^⑦请于武公。公弗许。（妇人率性，往往遂成家国之祸，如此类甚多。）及庄公即位，为^⑧之请制^⑨。公曰：“制，岩^⑩邑也，虢^⑪叔^⑫死焉^⑬。佗邑唯命。”（一路写庄公，俱是含毒声。其辞，音节甚短。）请京^⑭，使居之，谓之京城大^⑮叔。（谁与作此名，定是庄公自作之。盖故若尊宠之，以生其骄心。庄公处心积虑杀其弟，此日便早定计。）

祭仲^⑯曰：“都城^⑰过百雉^⑱，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⑲不过参国之一^⑳，中，（省“都”字。）五之一；（省“国”字。）小，九之一。今京不度^㉑，非制^㉒也。君将不堪。”（一梦中人。）公曰：“姜氏欲之，焉^㉓辟^㉔害？”（子称母姜氏，是含毒声。）对曰：“姜氏何厌^㉕之有？不如早为^㉖之^㉗所^㉘，无使滋蔓，蔓，（句。）难图也。（句。）蔓，（句。）草，（句。）犹不可除，（百忙中，又入喻。）况君之宠弟乎？”（梦中。）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㉙待之。”（含毒如此，人自不觉。）

既而^㉚大叔^㉛命西鄙^㉜、北鄙^㉝贰^㉞于己。（不敢便收，故且贰也。只须禁之，便止。）公子吕^㉞曰：“国不堪贰^㉟，君将若之何？欲与^㉟大叔，臣请事之^㉟；（曲折。）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又一梦中人。）公曰：“无庸^㉟，将自及^㉟。”（曰“自毙”，曰“自及”，含毒如此，人自不觉。）

大叔又收贰^㉟以为己邑，至^㉟于廪延^㉟。（盖庄公听之。）子封曰：“可矣。厚^㉟，（句。）将得众^㉟。”（梦中）公曰：“不义不昵^㉟，厚，（句。）将崩^㉟。”（含毒如此，人自不觉。庄公语，段音节甚短。）

大叔完^㉟聚^㉟，缮甲兵，具^㉟卒^㉟乘^㉟，（诗有两叔于田，则此自为田猎，未可知。）将袭郑。夫人^㉟将启之^㉟。（此二“将”字，明明疑狱，连坐姜氏，妙。）公闻其期^㉟，曰：“可矣！”

(祭仲不闻，子封不闻，偏是公闻。)命子封帅^⑯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⑯鄢。(经书。)五月辛丑，大叔出奔^⑯共。(经不书。)

书^⑯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⑯；(依经释，一。)如二君，故曰克^⑯；(依经释，二。)称郑伯，讥失教也；(依经释，三。)谓之郑志^⑯，(谓郑庄公之志也，志言心之所之也。)不言出奔，难之也。(释经不书也。)

遂寘^⑯姜氏于城(二“遂”字，写真得无理。)颍^⑯(城，高墙也。颍，寘城之地，在颍。特注明以为考叔来因也。)而誓之^⑯曰：“不及黄泉^⑯，无相见也！”(含毒声，至此，始尽畅。)既而悔之。(天性。以上，一篇地狱文字；以下，一篇天堂文字。)颍考叔^⑯为颍谷^⑯封人^⑯，闻之，(闻其悔，非闻其城。)有献^⑯于公。公赐之食。食，(句。)舍^⑯肉。(特挑其问。)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只四字，直刺入耳，从耳直刺入心，下俱美文耳。)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⑯，请以遗^⑯之。”公曰：“尔有母遗，繄^⑯我独无！”(哀哀之音，宛然孺子失乳而啼，非复已前毒声短节。)颍考叔曰：“敢^⑯问何谓也？公语^⑯之故，(故，所以城之故也。)且告之悔。(悔，又多誓之悔也。)对曰：“君何患焉！(轻轻便解，更无难事。)若阙地^⑯及泉，(句。)隧^⑯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天大难事，到圣贤手中，只如儿戏便解。)公从之。公入而赋：(入便赋也，乐故也。)“大隧之中，(赋之首句也。)其乐也融融。”(融融，则知其前之阴毒也。)姜出而赋：(出然后赋也。)“大隧之外，(赋之首句也。)其乐也泄泄^⑯。”(泄泄，则知其前之隐忍也。)遂为母子如初。(三“遂”字，“初”字结。)

君子^⑯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⑯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⑯，永锡^⑯尔类。’其是之谓乎^⑯！”(一篇郑庄公文字，却以颍考叔结，是以颍考叔为孝子，而以郑庄公，为尔类也。左氏用君子曰，例如此，严矣哉！)

注释：

- ①郑武公：庄公之父。 ②申：国名。 ③武姜：“武”是丈夫武公的谥号，“姜”是娘家的姓。 ④共叔段：郑庄公之弟。共：音 gōng。 ⑤寤生：胎儿脚先出。 ⑥之：指庄公。 ⑦亟：音 qì，屡次。 ⑧为：音 wèi。 ⑨制：地名。 ⑩岩：险要。 ⑪虢：音 guó。 ⑫叔：东虢国国君，周成王之弟。 ⑬死焉：死在那里。 ⑭京：地名。 ⑮大：音 tài。 ⑯祭仲：郑大夫。祭，音 zhài。 ⑰城：城墙。 ⑱雉：量词。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⑲都：都邑。 ⑳参国之一：国都的三分之一。参同“三”。 ㉑不度：不合法度。 ㉒制：先王的制度。

㉓焉：哪里。 ㉔辟：通“避”。 ㉕厌：满足。 ㉖为：安排。 ㉗之：指共叔段。
 ㉘所：处所。 ㉙姑：姑且。 ㉚既而：随后。 ㉛大叔：即共叔段。 ㉜鄙：边地城邑。
 ㉝贰：两属。 ㉞公子吕：郑大夫，字子封。 ㉟贰：有两属之心者。
 ㉟与：把国家给。 ㉞事之：为他效劳。 ㉟庸：同“用”。 ㉙自及：将会自己赶上
 祸害。 ㉞贰：指前两属的地方。 ㉛至：到。 ㉟廉延：地名。 ㉛厚：指土地扩
 大。 ㉛众：民心。 ㉞不义不昵：不义于君，不亲于兄，就不能笼住民心。 ㉞崩：
 崩溃。 ㉞完：修成城郭。 ㉞聚：聚集百姓。 ㉞具：准备。 ㉞卒：步兵。
 ㉞乘：音 shèng，战车。 ㉞夫人：指武姜。 ㉞启之：开城门。 ㉞期：段袭击郑的
 日期。 ㉞帅：通“率”。 ㉞诸：之于。 ㉞出奔：避难。 ㉞书：指《春秋》。
 ㉞段不弟，故不言弟：叔段不遵弟道，所以《春秋》不以弟称他。 ㉞如二君，故曰
 克：庄公与叔段如同对立的两国国君，所以《春秋》用“克”字。 ㉞郑志：郑伯之
 志。 ㉞寘：同“置”，弃置。 ㉞颍：地名。 ㉞誓之：向她发誓。 ㉞黄泉：这里指
 墓。 ㉞颍考叔：郑大夫。 ㉞颍谷：地名。 ㉞封人：管理疆界的官。 ㉞有猷：
 有所猷，或猷谋，或猷物。 ㉞舍：放旁边。 ㉞羹：肉汁，这里指肉食。 ㉞遗：音
 wèi，留给。 ㉞繄：音 yì，句首语气词。 ㉞敢：表谦敬。 ㉞语：音 yù，告诉。
 ㉞阙地：掘地。庄公之父名掘突，所以颍考叔有意不用掘字。 ㉞隧：挖隧道。
 ㉞泄泄：音 yì yì，和“融融”都是形容和乐的样子。 ㉞君子：作者的假托，《左传》
 中习惯用的发表评论的方式。 ㉞施：音 yì，即为“扩大影响”。 ㉞匱：音 kui，断
 绝，缺乏。 ㉞锡：同“赐”，给予。 ㉞其是之谓乎：大概是说这种情况吧。

译文：

早先，郑武公在中国娶了个妻子，叫武姜，她生下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的时
 候脚先出来，武姜因而受到了惊吓，因此给他取名叫“寤生”，并很厌恶他。武姜偏爱
 共叔段，三番五次地向武公请求立共叔段为太子，但是，武公没有答应。到庄公即位
 的时候，武姜就请求将共叔段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从前
 虢叔就死在那里。把他分封到那里我不放心。若是把他分封到其他的城邑，我都可以
 照办。”武姜便请求把京邑分封给共叔段，庄公答应了。从此共叔段便住在京邑，人

们称他为“京城大叔”。

大夫祭仲说：“封地都城的城墙高度如果超过三百丈，那就会是国家的隐患。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最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它的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城墙不合规定，这就有违先王的制度，这样下去事情会不可收拾的。”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呢？”祭仲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处置，别让祸根滋长蔓延，一旦滋长蔓延就难办了。蔓延开来的野草尚且不能铲除干净，何况是您受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情，自己必定会垮台，我们先等着瞧吧。”

过了不久，共叔段吞并了原来属于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边邑。公子吕说：“国家不能使土地有两属的情况，现在您打算怎么办？您如果打算把郑国交给共叔段，那么我就去辅佐他；如果不给，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人民产生两属的心理。”庄公说：“不用除掉他，他自己将要遭到灾祸的。”

共叔段又把两属的边邑完全据为己有，使自己的土地一直扩展到廪延。子封说：“我们可以对他采取行动了！他的土地扩大了，恐怕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庄公说：“多行不义之事，别人就不会亲近他，土地虽然扩大了，他还是会垮台的。”

这个时候，共叔段修治城廓，聚集百姓，整理盔甲武器和兵马战车，准备偷袭郑国。武姜打算开城门作内应。庄公打听到公叔段偷袭的情报后，说：“可以出击了！”于是命令子封率领战车二百辆，去讨伐京邑。京邑的人民背叛共叔段，共叔段战败，逃到鄢城。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五月辛丑，共叔段逃到共国。

《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没能够好好管教；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便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这么处理含有责难郑庄公的意思。

庄公把武姜安置在颍城，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之下，我们也不再见面！”但是过了些时候，庄公又后悔了。有个叫颍考叔的，是颍谷管理疆界的官吏，听到这件事，就献贡品给郑庄公。庄公赐给他饭食。颍考叔在吃饭的时候，把肉留着。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颍考叔答道：“小人母尚在，我吃的东西她都尝过，只是从未尝过君王的肉羹，请让我带回去送给她吃。”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唉，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庄公把原因告诉了他，还告诉他后悔的心情。颍考叔答道：“您有什么担心的！只要挖一条地道，挖出了泉水，从地道中相见，谁还说您违背了誓言？”庄公依了他的话。庄公走进地道去见武姜，赋诗道：“大隧之

中相见啊，多么和乐相得啊！”武姜走出地道，赋诗道：“大隧之外相见啊，多么舒畅快乐啊！”从此，他们又恢复了从前的母子关系。

有见识的人都说：“颍考叔是位真正的孝子，他不仅孝顺自己的母亲，而且把这种孝心推广到郑国的国君身上。《诗经·既醉》篇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意思是孝子不断地推行孝道，永远能感化你，让你也跟着学。大概就是对颍考叔而说的吧？”

庄公戒饬守臣

《左传·隐公十一年》

细细读，其计又远，心又孤，极欲瞒人，更瞒不得。于是乎遂成曲曲折折、袅袅婷婷之笔。

郑伯^①入许，许庄公奔卫^②。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③以居许东偏，(已弟叔段何在？而爱许庄公之弟耶？一片纯是奸猾，毋为其妙文所欺也。)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④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自瞒云，非己欲伐许也。一片纯是奸猾，文却妙绝！)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⑤，其^⑥敢以许自为功乎？(军兴必有供亿，甚言伐许以供亿，烦父兄，极不得已也。)寡人有弟^⑦，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看他怕人说，便自开口先说，奸极！然的是妙文。)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⑧也佐吾子。(笔笔老奸，心事吞吐，然的是妙文。)若寡人得没^⑨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⑩，(天或佑许也，看他说在自己身后者，明明自己在时，必不使许得悔祸也。笔笔老奸，心事吞吐。)无宁^⑪(无宁，宁也。三十字为句，与下无兹他族三十三字为句，心口相商也。)兹许公复奉^⑫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⑬媾^⑭，其能降以相从^⑮也。(兹，此也。言若他族来逼，则不如此许公复国。奸口奸心，不露自露也。)无滋^⑯他族实逼处此^⑰，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⑱祀许^⑲乎？(犹俗言连根俱丧，岂但丧许也。奸口奸心如此。)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⑲，亦聊以固吾圉^⑳也。”(说至此，老奸不免尽露。然计远者心孤，亦自不得不露矣。)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㉑器用财贿^㉒，无寘^㉓于许。(而，汝也。计远者心孤如此。)我死，乃亟^㉔去之！(只是极忧死后，可见生前更不容许吐气。)吾先君新邑^㉕于此，王室^㉖而既卑^㉗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㉘。(旧郑在京兆，新郑在此河南。看他心孤语。)夫许，大岳^㉙之胤^㉚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看他心孤语，凡老奸至尽头日，都比常人更怯。)君子谓^㉛：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㉜而伐之，服而舍^㉝之，度^㉞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于是乎有礼者，言郑庄一生无礼，彼善于此而姑许之。)

注释：

①郑伯：郑庄公。 ②卫：国名。 ③许叔：许庄公之弟。 ④逞：满意，快意。 ⑤共亿：相安。 ⑥其：表反诘。 ⑦弟：共叔段。 ⑧获：公孙获，郑国大夫。 ⑨没：死。 ⑩悔祸于许：后悔加于许国祸害。 ⑪奉：主持，掌管。 ⑫昏：同“婚”。 ⑬媾：结亲。 ⑭从：屈尊将就。 ⑮滋：使。 ⑯实逼处此：逼近、占据这里。 ⑰禋：音 yīn。 ⑱祀许：主持许国的祭祀，意思为占有许国。 ⑲为：需要。 ⑳圉：音 yǔ，边境。 ㉑而：你。 ㉒财贿：财物。 ㉓寘：音 zhì，通“置”。 ㉔亟：速。 ㉕新邑：新郑。 ㉖王室：周王室。 ㉗卑：衰微。 ㉘序：同“绪”，所继承的功业。 ㉙大岳：相传为神农之后，为尧时的四岳之一，姜姓。大，音 tài。 ㉚胤：后代。 ㉛谓：评论。 ㉜刑：法度。 ㉝舍：赦免。 ㉞度：音 duó，推测。

译文：

郑伯进了许城，许庄公早已逃到卫国去了。郑伯派许国大夫百里辅佐许叔，驻扎在许国的东部边境上。郑伯告诫百里说：“上天降祸于许国，鬼神也对许国国君不满，所以要借助我们的力量来惩罚他。但是我也确实不敢把征服许国当作自己的功绩。我有一个兄弟，我跟他不能和睦相处，而让他到处奔波乞讨，哪里还有能力长久地占有许国的地盘呢？你要好好辅佐许叔安抚这里的百姓，我将派公孙获来帮助你。假如我能善终，上天也许会依照礼法撤回对许国的惩罚，愿意让许公再来治理国家。那个时候，要是我们郑国有什么困难，希望许国也还会像亲戚那样，能帮帮忙。不要让别的国家来占据这里，他们一来就必然同我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郑国的子孙挽救自己国家的危亡还来不及，哪里还有能力管理许国的山川呢？我之所以将你留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巩固我的边防。”同时，郑伯派公孙获驻守在许国的西部边境上，说：“凡是你的私人财产，都不要放在许国。我一死，你就赶紧离开这里。这里是我的祖先新建的城池，而周王室已经衰微了，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一天一天地失去了所应继承的事业。那许国，却是太岳的后代，上天既已厌弃了周王室，我哪里还敢同许国争夺疆土啊？”有识之士都认为郑庄公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合乎“礼”的要求的。所谓“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治理人民，造福后代的。许国没有按照“礼”来办事，诸侯就讨伐它，它一旦服罪了，就赦免它。郑伯按自己德行的多少来处理是非，按自己力量的大小来施行政策，看准时机采取行动，做事不连累后代子孙，可以说他是懂得礼法的。

宫之奇谏假道

《左传·僖公五年》

事险，便作险语，看其段段俱是峭笔、健笔，更不下一宽句宽字。古人文，必照事用笔，每每如此。

晋侯^①复假道^②于虞^③以伐虢^④。(下一“复”字，便有一不可再语也。通篇文字在叙事时，如此。)宫之奇^⑤谏曰：“虢，虞之表^⑥也；虢亡，虞必从之。(事急，故陡作险语，峭甚、健甚。)晋不可启，寇^⑦不可玩^⑧，一之谓^⑨甚^⑩，其可再乎？(在昔为晋，在今为寇；在昔为启，在今为玩。晋不可启，故一为甚；寇不可玩，故不可再也。)谚所谓‘辅^⑪车^⑫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事急，故再作险语，虢存则辅车相依，虢灭则唇亡齿寒。)

公曰：“晋，吾宗^⑬也，岂害我哉？”(亦是人情。)对曰：“大伯、虞仲，大王^⑭之昭^⑮也，(太王于周为穆，穆生昭，故太王之子为昭。)大伯不从^⑯，是以^⑰不嗣^⑯。(此句，只说虞固出于太王。)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昭生穆，故王季之子为穆。)为文王卿士^⑯，勋在王室，藏于盟府^⑯。(此句，乃说虢更亲于虞仲。)将虢是灭，何爱于虞？(承上“吾宗”句，破得甚辣。)且虞能亲于桓、庄^⑯乎？其^⑰爱之也，(句法妙，谓之补注法。若顺笔写之，则将云：且晋爱虞，能过于桓庄乎？)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⑯逼^⑯乎？(桓叔庄伯，皆晋献从祖昆弟，恶其逼，尽杀之。)亲以宠^⑯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辣语，险语。)

公曰：“吾享祀^⑯丰^⑯洁，神必据^⑯我。”(写大愚人到尽头，如画。)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⑯是依。(通篇悉作峭笔、健笔。)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⑯。’(‘德’字，引书一。)又曰：‘黍稷^⑯非馨^⑯，明德惟馨。’(‘德’字，引书二。)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⑯物。’(‘德’字，引书三。连引三书，“德”字三见，皆是峭健之笔。)如是，(总三书。)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又作冷语，愈益峭。)神所冯^⑯依，将在德矣。(愈益冷，愈益峭。)若晋取^⑯虞，而明德^⑯以荐^⑯馨香^⑯，神其吐^⑯之乎？”(妙语，随笔转出，冷峭乃不可言。)

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⑯，曰：“虞不腊^⑯矣。在此行也，晋不更^⑯举^⑯矣。”(到底作险语，峭甚健甚。言虞不及腊祭，与虢俱灭，晋不必再起兵也。)

冬，晋灭虢。师还，馆^⑯于虞，遂袭虞，灭之。执^⑯虞公。

注释：

①晋侯：晋献公。晋是姬姓侯爵国，故国君称为“侯”。 ②假道：借道。 ③虞：国名，姬姓。 ④虢：音 guó，国名，姬姓。 ⑤宫之奇：虞大夫。 ⑥表：屏障。 ⑦寇：凡兵作于内为乱，作于外为寇。 ⑧玩：放松警惕。 ⑨谓：通“为”。 ⑩甚：厉害过分。 ⑪辅：面颊。 ⑫车：牙床骨。 ⑬宗：同姓，同一宗族。晋、虞、虢都是姬姓国，同一祖先。 ⑭大王：周太王。 ⑮昭：和下文的“穆”都是指宗庙神主的位次。始祖的神主居中，子在左，为昭；子之子在右，为穆。顺次往下排列，大伯、虞仲、王季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称昭；而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儿子，称穆。 ⑯不从：不听从父命。 ⑰是以：因此。 ⑱嗣：继承。 ⑲卿士：执掌国政的大臣。 ⑳盟府：主管明誓典策的政府部门。 ㉑桓、庄：桓即桓叔，晋献公的曾祖；庄即庄伯，晋献公的祖父。 ㉒其：晋。 ㉓唯：因为。 ㉔逼：威胁。 ㉕宠：在尊位。 ㉖祀：泛指一切祭祀。 ㉗丰：丰富，指祭品盛多。 ㉘据：依。 ㉙德：有德性的人。 ㉚辅：佑。 ㉛黍稷：在这里泛指五谷，为祭祀的物品。 ㉜馨：远处可以闻到的香气。 ㉝繄：音 yī，是。 ㉞冯：音 píng，通“凭”。 ㉟取：指灭掉。 ㉞明德：使德明。 ㉟荐：献，这里指向神献。 ㉞馨香：指黍稷。 ㉟吐：不食所祭之物。 ㉟族行：指率领全族离开虞。 ㉟腊：年终举行的一种祭祀，这里指举行腊祭。 ㉟更：音 gèng，再。 ㉟举：举兵。 ㉟馆：住宿。 ㉟执：俘获。

译文：

晋侯又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对虞公说：“虢国，是虞国的邻国，虢国灭亡了，虞国也一定跟着灭亡。晋国贪心不足，不能给它开这个头。这支侵略别人的军队不可小看。一次借路已经过分了，怎么可以有第二次呢？俗话说‘唇齿相依，嘴唇没了，牙齿就会寒冷’，虞、虢两国互相依存，就是这样的关系。”

虞公说：“晋国与我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难道会加害我们吗？”宫之奇回答说：“大伯、虞仲是大王的长子和次子，大伯不听从父命，因此不让他继承王位。虢仲、虢叔都是王季的第二代，是文王的执掌国政的大臣，在王室中有功劳，因功受封

的档案还藏在盟府中。现在虢国都要灭掉，对虞国还怜惜什么呢？再说晋献公与虞国的关系，能比桓、庄这两个族更亲密吗？桓、庄这两个家族有什么罪过？可晋献公把他们杀害了，还不是因为近亲对自己有威胁吗？近亲的势力威胁到自己尚且要加害，更何况一个国家呢？”

虞公说：“我的祭品丰盛、整洁，神必然保护我。”宫子奇回答说：“我听说，鬼神不是随便亲近某人的，而是依从有德行的人。所以《周书》里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不同，只有有德的人上天才保护他。’又说：‘黍稷这类祭品不算芳香，只有美德才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都是相同的，但是只有有德行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祭品。’如此看来，没有德行，百姓就不和，神灵也就不管用了。神灵所凭依的，就在于德行了。如果晋国消灭虞国，崇尚德行，以芳香的祭品奉献给神灵，神灵难道会吐出来吗？”

虞公没有听从劝阻，答应了晋国使者借路的要求。宫之奇带着全族的人离开了虞国。他说：“虞国年底祭祀之前就要灭亡了。晋国不必再出兵，只需这一次杀个回马枪，虞国就完蛋了。”

冬天晋灭掉虢国。晋军回师途中安营驻扎在虞国，乘机突然发动进攻，灭掉了虞国，捉住了虞公。

阴饴甥对秦伯

《左传·僖公十五年》

看他劈空吐出不和二字，却便随手分作小人君子。凡我有唐突秦伯语，便都放在小人口中；有哀求秦伯语，便都放在君子口中，于是自己只算述得一遍，既是不曾唐突，又不曾哀求，真措辞入于甚深三昧者也。

十月，晋阴饴甥^①会秦伯，盟于王城^②。秦伯曰：“晋国和平？”对曰：“不和。（对得奇煞人，真是使人吃惊！后来宋人争献纳字，岂复有此精彩。）小人^③耻失其君^④而悼丧其亲，不憚征缮^⑤以立^⑥圉^⑦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⑧。’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整整二扇，说出“不和”之故。看他句句挺特，字字精神，妙绝，妙绝。上初读“不和”二字，只谓尽露其短；今详读此，始知正炫其长，煞是奇事。）以此不和^⑨。”（二扇下，又用“不和”字结，正笔法精整。不和在“必报仇”、“必报德”两句，看他句上，一样双加“不憚征缮”四字，乃是其制缚秦伯之要着也。上再加君亲下再加“宁事戎狄”、“有死无二”，真是一字千椎，二字百炼。）

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⑩，谓之不免；君子怨，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看他通篇用整整二扇之法，又用接连四扇，一气写成，奇，奇！妙，妙！）贰^⑪，（句。）而执^⑫之，（句。）服^⑬，（句。）而舍^⑭之，（句。）德，（句。）莫厚焉，（句。）刑，（句。）莫威焉。（句。）服者，（句。）怀德，（句。）贰者，（句。）畏刑。（句。）此一役^⑮也，秦可以霸^⑯。（明明笼络。）纳^⑰而不定^⑱，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⑲。’”（明明笼络。须知秦伯之受此明明笼络，全是上文两“不憚征缮”夺气。）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⑳晋侯，馈七牢^㉑焉。

注释：

①阴饴甥：晋大夫，姓瑕吕，名饴甥，字子金，食邑于阴。 ②王城：秦地，在今陕西大荔东。 ③小人：普通老百姓。 ④君：晋惠公，在秦晋韩原之战中被秦国俘虏。 ⑤征缮：征赋治兵。 ⑥立：拥立。 ⑦圉：音 yǔ，晋惠公之子姬圉。 ⑧戎狄：戎和北狄，当时的少数民族。 ⑨不和：所以想法不一致。 ⑩戚：忧愁。 ⑪贰：有二心。 ⑫执：抓起来。 ⑬服：服罪。 ⑭舍：释放。 ⑮一役：秦晋韩原一战。 ⑯霸：成霸业。 ⑰纳：指秦国帮助晋惠公继位。 ⑱定：安定。 ⑲然：这样。 ⑳改馆：更换住所。 ㉑七牢：牛、羊、猪各一头，称为一牢，当时接待诸侯的礼节。

译文：

(晋国和秦国交战，被秦国俘虏了国君。)召公十五年十月，晋国大夫阴饴甥会见秦穆公，在王城谈判，并订立盟约。秦穆公问道：“你们晋国人的意见一致吗？”阴饴甥回答说：“不一致。百姓为丢掉自己的国君而羞愧，为失去自己的亲人而悲痛，所以不惜征召兵卒，修缮城防，立太子圉做国君。他们说：‘一定要报仇，宁可因此而屈从于少数民族。’君子虽爱国君，但是知道他有罪责，也不惜征召兵卒，修缮城防，以等待秦国释放晋国国君的命令。他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情，即使死了，也没有二心。’因此意见不协调。”

秦穆公说：“国内怎样议论你们的国君？”阴饴甥回答说：“百姓忧愁，说他不免一死；君子放心，以为一定会回来。百姓说：‘我们得罪了秦国，秦国怎么肯归还我们的国君？’君子说：‘我们已经认罪了，秦国必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背叛了就抓起来，服罪了就释放他，恩德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刑罚也没有比这个更威严的了。服罪的人感念恩德，背叛的人畏惧刑罚。仅是这一桩，秦国就可以成就霸业了。当初送他回晋为君，现在使他不得在位，过去把他抓起来，现在认罪了却不放他回去立为国君，这样把过去的恩德变为现在的怨仇，秦国是绝不会这样做的。”秦穆公说：“这正是我的想法。”于是把晋侯送到国宾馆去住，赠他牛、羊、猪各七头，表示尊敬。

子鱼论战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笔快，却如剪刀快相似，愈剪愈疾，愈疾愈剪。胸中无数关隔噎歎之病，读此文，便一时顿消。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①。(先一句，总。)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②济^③。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写宋公鬼怪。)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④。公曰：“未可。”(鬼怪。)既陈^⑤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⑥，门官^⑦歼^⑧焉。

国人皆咎公^⑨。公曰：“君子不重^⑩伤^⑪，不禽^⑫二毛^⑬。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⑭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鬼怪。)子鱼曰：“君未知战。(一句断尽。)勍^⑮敌之人，隘而不列^⑯，天赞^⑰我也。阻而鼓之^⑱，不亦可乎？(快论，又快笔。)犹有惧焉。(加一句，更透更快。以下，一句接一句，一句快一句，如乱刀疾斫相似。)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⑲胡耇^⑳，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快论，又快笔。)明^㉑耻、教^㉒战，求^㉓杀敌也。(快，快！妙，妙！更有何说。)伤未及死，如何勿重^㉔？若爱^㉕重伤，则如^㉖勿伤；(快，快！妙，妙！更有何说。)爱其二毛，则如服^㉗焉。(快，快！妙，妙！更有何说。)三军以^㉘利用也，(快，快！妙，妙！)金鼓以声气^㉙也。(快，快！妙，妙！)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快，快！妙，妙！妙论，又快笔。)声盛致志，鼓儳^㉚可也。”(快，快！妙，妙！妙论。又快笔。)

注释：

①泓：音 hóng，水名。②既：已。③济：过河。④告：报告。⑤陈：音 zhèn，通“阵”，列阵。⑥股：大腿。⑦门官：守门之官，师行则在君左右。⑧歼：尽

杀。 ⑨咎公：归咎襄公不用子鱼之言。 ⑩重：音 chóng，再次。 ⑪伤：伤害受伤的人。 ⑫禽：擒。 ⑬二毛：头发斑白的老人。 ⑭阻隘：迫人于险。 ⑮勍：音 qíng，强劲有力。 ⑯隘而不列：厄于险隘而未成阵。 ⑰赞：帮助。 ⑱阻而鼓之：迫而攻击他们。 ⑲及：碰到。 ⑳胡耇：元老。 老，音 gǒu。 ㉑明：说明。 ㉒教：教导。 ㉓求：要求。 ㉔如何勿重：为什么不再伤而死之。 ㉕爱：爱惜。 ㉖如：还不如。 ㉗服：服从。 ㉘以：因。 ㉙声气：振作士气。 ㉚儳：音 chán，不整齐。此指没有摆好阵势之敌人。

译文：

宋襄公与楚军在泓河作战。宋军摆好阵势的时候，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河。担任司马的子鱼对宋襄公说：“对方人多而我们人少，趁着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河，我们可以下令进攻，打它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说：“不行。”楚国的军队已经全部渡过泓河但还没有摆好阵势，子鱼又建议宋襄公下令进攻。宋襄公还是回答说：“不行。”等楚军摆好了阵势以后，宋军才向楚军发起进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了伤，他的随身警卫也被杀死了。

宋国人都责备宋襄公。宋襄公说：“有道德的人在作战时，不杀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俘虏头发白了的老年人。古时候指挥战斗，是不凭借险要的地势的。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但也还是要坚守古人的规则，绝对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子鱼说：“您不懂得作战的道理。强大的敌人因地形不利而没有摆好阵势，那是老天爷在帮助我们。敌人在地形上受到限制，我们向他们发动进攻，难道不可以吗？还怕不能取胜？战场上那些和我们对阵的，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年纪很老的，能抓得到干吗不抓呢，头发花白的人难道就值得怜惜吗？我们使士兵明白什么是耻辱，以此来鼓舞斗志，奋勇作战，为的是消灭敌人。敌人受了伤，还没有死，为什么不能再杀他们呢？不忍心再去杀他们，就等于根本没有伤着他们；可怜年纪大的敌人，就等于屈服于敌人。军队凭着有利的战机来进行战斗，鸣金击鼓是用来助长声势、鼓舞士气的。既然军队作战要抓住有利的战机，那么敌人处于困境时，正好可以利用。既然声势壮大，充分鼓舞起士兵斗志，那么，攻击未成列的敌人，当然是可以的。”

介子推不言禄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最是清绝、峭绝文字。写其母三段语，是三样文字，细细玩味之。

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①不言禄；禄亦弗及。(先正责推，借正言以泄私怨，非也。看此叙事，先书“不言禄”三字，便知推本自过人一等。)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一，非二三子力。)惠、怀无亲，外内弃之。(二，非二三子力。)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三，非二三子力。)主^②晋祀^③者，非君而谁？(妙，妙！说得雪淡。)天实置^④之，而二三子^⑤以为己力，不亦诬^⑥乎？(断得倒，二三子更何对？)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再痛骂之，本落得骂也。)下义^⑦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⑧，难与处矣。”(直是断尽晋国后来，奈何诬其为怨言耶？)其母曰：“盍^⑨亦求之？以死，谁怼^⑩？”(母特试之也，为上不言禄也。)对曰：“尤^⑪而效^⑫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⑬。”(尤，罪也。既已罪之，又复效之也。看推自亦认有“怨言”字，何劳后人又责其怨。)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母特再试之也。)对曰：“言，身之文^⑭也。(妙！)身将隐，焉用文之？(妙，妙！)是求显^⑮也。”(妙，妙！)其母曰：“能如是乎？(细读此四字，知母上二番为试之也。)与汝偕隐。”(奇母。)遂隐而死。(方信龙蛇之诗非推笔。)晋侯求^⑯之不获。以绵上^⑰为之田^⑱，曰：“以志^⑲吾过，且旌^⑳善人。”(天理人心，不足为好。)

注释：

- ①介子推：晋国贵族，曾随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 ②主：主持。 ③祀：祭祀。
 ④置：立。 ⑤二三子：其他随从晋文公流亡者。 ⑥诬：欺骗。 ⑦义：当作正义。
 ⑧蒙：欺骗。 ⑨盍：音 hé，何不。 ⑩怼：音 duì，怨恨。 ⑪尤：过错。

⑫效：仿效。 ⑬食：俸禄。 ⑭文：纹饰。 ⑮显：显达。 ⑯求：访求。 ⑰绵上：地名，在今山西省介休县东南四十里介山之下和灵石县接界处。 ⑱田：祭田。 ⑲志：记载。 ⑳旌：表扬。

译文：

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赏赐那些曾经跟他一起逃亡在外的患难大臣。介子推没有要求什么高官厚禄，高官厚禄也就没有轮到他头上。介子推说：“献公当时的九个儿子，现在只有我们的国君一人在世了。惠公、怀公没有亲人，国内国外的人都厌弃了他们。上天没有断绝晋国的后代，晋国也一定会有君主。上天注定主持晋国祭祀的人，不是国君是谁？其实是上天立的国君，而那几个人却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功劳。这不是骗人吗？盗窃别人的财物，尚且叫作小偷，何况把上天的功劳窃为己有的人呢？下面的人赞美他们的罪过，上面的人奖励他们的欺诈，上下相互蒙骗，叫我怎么和这些人相处？”他的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去要求奖赏呢？你明明有功劳，却甘心这样清贫到死，怨谁？”介子推回答说：“我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对，却非要做，罪过就更加重了。而且我发过誓，不吃国君的俸禄。”他的母亲说：“那也得把这事跟国君说说，好让他知道呀。你说是吗？”介子推回答说：“言语，是身上的装饰品。我整个身体都想隐藏起来，哪里还要用言语去装饰它呢？这样做，就是为了显露自己了。”他的母亲说：“你真的能够像你说的这样去做吗？要是能，我愿意和你一块儿隐居。”于是母子俩隐居到死。晋文公苦苦寻找他们，没有找到，就以绵上作为介子推的封地，并说：“以此铭记我的过失，同时表彰善良的人。”

展喜犒师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只是短幅，却有无数奇妙：如斗按恃字作突兀一句，一也；并举二祖事同先王，二也；赐盟至今在府，三也；忽然感颂桓公，四也；诸侯共望率桓之功，不止鲁之望之，五也；自写无恐，裊裊二十五字只作一句，六也。

齐孝公伐我^①北鄙^②。公^③使展喜^④犒师，(人来伐我，却往迎劳之。便妙。)使受命于展禽^⑤。(下皆柳下辞也。圣之和者，其辞侃侃又如此。)齐侯未入竟^⑥，展喜从之，(妙，应后“乃还”二字。)曰：“寡君闻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⑦。”(此即柳下辞。)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⑧否。”(算来说恐又不得，说不恐又不得，忽分君子小人，奇妙无比。)齐侯曰：“室如县^⑨罄^⑩，野无青草，何恃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突兀大奇。)昔周公、(鲁祖。)大^⑪公(齐祖。并举二祖。)股肱^⑫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盟辞，即先王之命也。)载在盟府，太师^⑬职^⑭之。(如此二句，妙！言凜凜至今在。)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⑮其不协，弥缝其阙^⑯，而匡^⑰救其灾，昭^⑱旧职也。(“是以”字妙绝。三“其”字，皆指鲁也。)及^⑲君即位，(先之以桓公，妙！疾接及君位，更妙。)诸侯之望^⑳曰：‘其率^㉑桓之功！(不独写鲁，通写君侯。妙！)我敝邑用^㉒不敢保聚^㉓，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㉔，其若先君何？(二十五字，只成裊裊一句，妙绝，妙绝！)君必不然。’(再断一句。)恃此以不恐。”(直接到恃字。)齐侯乃还。

注释：

①我：指鲁国。 ②鄙：边境。 ③公：鲁僖公。 ④展喜：鲁国大夫。 ⑤展禽：展喜的哥哥，字禽。 ⑥竟：通“境”。 ⑦执事：指齐孝公的左右人员。 ⑧则：就。

⑨县：同“悬”。 ⑩磬：通“磬”，乐器，悬挂时为中间高出两边向下的形状，里边是空的。形容百姓家穷苦，家中不名一物。 ⑪大：音 tài。 ⑫股肱：即辅佐。肱，音 hōng。 ⑬太师：负责国家典籍的官员。 ⑭职：掌管。 ⑮谋：解决。 ⑯弥缝其阙：弥补其缺失。阙，通“缺”。 ⑰匡：匡正。 ⑱昭：显示。 ⑲及：到。 ⑳望：盼望。 ㉑率：遵循。 ㉒用：因此。 ㉓保聚：保城聚众。 ㉔弃命废职：弃王命，废旧职。

译文：

齐孝公领兵攻打鲁国北部边境。鲁僖公派遣展喜去犒劳齐国军队，并让他先向展禽请教犒赏时的辞令。齐孝公还没有进入鲁国国境的时候，展喜就出境迎接齐孝公了，展喜说：“我们国君听说您亲劳大驾，将要屈尊光临敝国，特派臣下来犒劳和赏赐您的侍从们。”齐孝公说：“我们的军队来了，鲁国人害怕吗？”展喜回答说：“平民百姓害怕，君子大人不害怕。”齐孝公说：“鲁国的百姓家中空空荡荡像挂起来的磬，田野里光秃秃的连青草都没有。你们凭什么不害怕呢？”展喜回答说：“凭借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和齐太公辅佐周王室，在左右协助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还赐给他们盟约，盟约上说：‘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要互相残害！’这个盟约保存在盟府里，由太师掌管着。齐桓公因此集合诸侯，商讨解决他们的纠纷，弥补他们的过失，救助他们的灾难，这是为了发扬光大齐太公的传统。等到您当上国君，诸侯们都盼望着说：‘他会继承桓公的功业！’所以，我国不敢保城聚众，人们会说：‘难道他继承桓公之位才九年，就放弃使命、放弃职责吗？他怎么向以前的国君交代呢？君王一定不会这样做的。’人们凭借这一点就不害怕。”齐孝公听了，就领兵回国了。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僖公三十年》

分明一段写舍郑之无害，一段写陪晋之有害，而其文皆作连锁不断之句，一似读之急不得断者。妙在其辞愈委婉，其说愈晓畅。

晋侯^①、秦伯^②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③于楚也。晋军^④函陵^⑤，秦军氾^⑥南。佚之狐^⑦言于郑伯^⑧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⑨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⑩曰：“臣之壮^⑪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早是婉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亦甚婉曲。）许^⑫之。

夜缒^⑬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⑭知亡矣。（最妙是此一句，使人气已先平一半。一折。）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⑮以烦^⑯执事^⑰。（二折。）越^⑯国以鄙^⑯远，君知其难也，（三折。）焉用亡郑以陪邻^⑯？邻之厚^⑯，君之薄^⑯也。（四折。一段四折。）若舍^⑯郑以为东道主^⑯，行李^⑯之往来，共^⑯其乏困^⑯，君亦无所害。（又一段。亦无所害，妙。）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⑯，朝济^⑯而夕设版^⑯焉，君之所知也。（一折。）夫晋，何厌^⑯之有？既东封^⑯郑，又欲肆^⑯其西封。若不阙^⑯秦，将焉取之？（二折。）阙秦以利晋，唯^⑯君图^⑯之。”（三折。一段三折。前段写舍郑之无害，后段写陪晋之有害。）

秦伯说^⑯，与郑人盟^⑯，使杞子、逢^⑯孙、杨孙戍^⑯之，乃还。

注释：

- ①晋侯：晋文公。 ②秦伯：秦穆公。 ③贰：两属，有二心。 ④军：屯兵。
 ⑤函陵：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县北。 ⑥氾：音 fàn，水名，此处指东氾水，今已淤没。
 ⑦佚之狐：郑大夫。 ⑧郑伯：郑文公。 ⑨烛之武：郑大夫。 ⑩辞：推

辞。 ⑪壮：壮年。 ⑫许：答应。 ⑬缒：音 zhuì，用绳子缚住烛之武从城墙上送下。 ⑭既：已经。 ⑮敢：表谦敬词。 ⑯烦：麻烦。 ⑰执事：办事人员。 ⑱越：超越。 ⑲鄙：边邑。 ⑳邻：指晋。 ㉑厚：加强。 ㉒薄：削弱。 ㉓舍：舍弃。 ㉔东道主：东方道上的主人。 ㉕行李：外交使节。 ㉖共：供应。 ㉗乏困：使者往来时馆舍资粮的不足。 ㉘焦、瑕：晋国二地名。 ㉙朝济：早上渡河。 ㉚版：防御工事。 ㉛厌：满足。 ㉜封：疆界；开辟……的疆界。 ㉝肆：延伸，扩张。 ㉞阙：削小。 ㉟唯：语气词。 ㉜图：考虑。 ㉞说：通“悦”。 ㉟盟：结盟。 ㉞逢：音 páng。 ㉟戍：音 shù，驻守。

译文：

晋文公、秦穆公联合围攻郑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氾南。

佚之狐对郑伯说：“郑国现在很危险了。但如果能派烛之武去见秦伯，一定能说服他们撤军。”郑伯同意了，于是请来烛之武。烛之武推辞说：“我年轻时，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做不成什么了。”郑文公说：“我早先没有重用您，现在在危急之中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不利啊！”烛之武就答应了。

夜晚，郑军用绳子将烛之武从城上放下去。烛之武见了秦伯，说：“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那就烦劳您手下的人了。越过晋国把远方的郑国作为秦国的东部边境，您也知道，这很困难，不好治理。您何必要灭掉郑国而增加晋国的土地呢？邻邦的国力雄厚了，您的国力也就相对削弱了。假如放弃灭郑的打算，而让郑国作为您秦国东边道路上的主人，秦国使者往来，经过郑国，也有个落脚和吃饭的地方，这对您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害处呀。况且，您曾经对晋惠公有恩惠，他也曾答应把焦、瑕二个地方割让给您。然而，他早上渡河回到晋国，晚上就筑起城墙提防秦国，这您是知道的。晋国贪得无厌啊，现在它已把郑国当作东部的疆界，又想扩张西部的疆界。如果不侵犯秦国，晋国从哪里取得它所企求的土地呢？秦国受损而晋国受益，您好好掂量掂量吧！”

秦伯听了觉得很受启发，就高兴地与郑国签订了盟约。并派杞子、逢孙、杨孙帮郑国守卫边疆，自己率军回国。

子家与赵宣子书

《左传·文公十七年》

前幅：缕述自己事晋惟谨，乃至陈蔡之事晋，皆出郑人之力，犹为战战畏大国之言。后幅：忽然开胸破喉，竟说不复能耐，又别述楚国宽大，以深讥晋之不知恤小，真目眦尽裂之文。

晋侯蒐于黄父^①，遂复合诸侯于扈^②，平宋^③也。公^④不与会，齐难^⑤故也。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⑥，以为贰于楚^⑦也。郑子家^⑧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⑨，（执讯，通问之官也。）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⑩而与之事君^⑪。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⑫。敝邑以侯宣多^⑬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⑭。十一月，克减^⑮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⑯。（一。郑穆即位之三年，郑召蔡庄，与同事晋。其年九月，蔡庄过郑，适郑有宣多作乱之事，不能同行。直至十一月，始同朝晋。）十二年六月，归生^⑰佐寡君之嫡夷^⑱，以请陈侯^⑲于楚，而朝诸君。（二。归生，即子家。言我又辅太子名夷，
请陈共朝晋。陈共畏楚，不敢来朝，太子夷又为先请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⑳陈事。（三。郑穆又亲朝，以成去年陈共之好。）十五年五月，陈侯^㉑自敝邑往朝于君。（四。陈灵新即位，又自郑入朝。）往年^㉒正月，烛之武^㉓往朝夷^㉔也。（五。郑又遣之武入朝，盖太子夷往，而之武辅之。）八月，寡君又往朝。（六。郑穆又亲朝。）以陈、蔡之密迩^㉕于楚，而不敢贰^㉖焉，则敝邑之故也。（妙，妙！不惟说自朝，乃至说陈、蔡之朝，皆出于郑。八字一句，十一字一句，勿读破。）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㉗？（一结。）在位之中^㉘，（言郑穆自即位至今。）一朝于襄^㉙，而再见^㉚于君^㉛。夷与孤^㉛之二三臣^㉛相及于绎^㉛。（再将上文结算一通，妙，妙！）虽我小国，则蔑^㉛以过之矣。（再结。）今大国^㉛曰：‘尔未逞^㉛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八字妙，妙！如有芒刃。）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㉛。’小国之事大国也，德^㉛，则其^㉛人也；不德，则其鹿也。（言以人视我，我还是人；若以鹿视我，我便是鹿。）铤而走险，急何能择？（笔笔芒刃。）命之罔极^㉛，亦知亡矣，（笔笔芒刃。）将悉敝赋^㉛以待于僚^㉛，唯执事命之。（僚，晋、郑之境也。）文公二年，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㉛。（贰楚，

忽反写楚之宽大以讽晋,更妙更奇。)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开胸放喉,竟自承认,又妙又妙。)大国若弗图^⑯,无所逃命。”(再结。)

注释:

①晋侯:晋灵公。蒐:音 sōu,打猎。黄父:晋地。②扈:音 hù,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原阳县。③平宋:平息宋国内乱。④公:鲁文公。⑤齐难:指齐懿公侵犯鲁国。⑥郑伯:郑穆公。⑦贰于楚:指郑国对晋国怀有二心,去同楚国亲近。⑧郑子家:郑国执政大臣。⑨赵宣子:即赵盾,晋国执政大夫。⑩蔡侯:蔡庄公。⑪君:晋襄公。⑫行:指朝见晋国。⑬侯宣多:郑国大夫,助郑穆公即位有功,在郑国专权,后作乱。⑭偕:一起来。⑮克减:稍稍平定。⑯执事:敬称,这里实际指晋襄公。⑰归生:就是郑子家,归生是名。⑱嫡夷:郑国的太子,名夷,即后来的郑灵公。⑲陈侯:陈共公。陈共公要去朝见晋国,又担心楚国不高兴,所以归生帮助郑太子夷去解释。⑳蒇:音 chǎn,完成。㉑陈侯:这里指陈灵公。㉒往年:去年。㉓烛之武:郑国大夫。㉔往朝夷:烛之武陪伴太子夷朝见晋国君。㉕密迩:亲近。㉖贰:对晋国怀有二心。㉗不免:不免于罪。㉘在位之中:指郑国国君在位期间。㉙襄:晋襄公。㉚见:音 xiàn。㉛君:晋灵公。㉜孤:国君对自己的谦称。㉝二三臣:指烛之武、子家等几个大臣。㉞绛:晋国的都城,在今山西翼城县东。㉟蔑:没有。㉟大国:指晋国。㉟逞:满足。㉟鹿死不择音:鹿将死,无暇择庇荫之所。音,通“荫”。㉟德:指大国有德。㉟其:指小国。㉟罔极:晋命过苛,没有穷极。㉟悉敝赋:拿出我们所有的军队。㉟脩:音 chóu,地名。㉟获成于楚:指和楚国讲和。蔡楚为盟国,郑攻打蔡,楚反而与郑讲和。㉟图:体谅。

译文：

晋侯在黄父打猎，然后在扈地举行诸侯会盟，为的是平定宋国内乱。因为齐懿公侵犯鲁国边境，鲁文公不来参加集会。当时，晋侯不肯和郑伯相见，以为他对晋国不忠，而同楚国亲近。郑国的子家派执政官送给他一封信，告诉晋国执政大夫赵宣子，信中说：“我国国君上任三年，就召请蔡侯来和他一道侍奉贵国国君。九月，蔡侯经过我国前往贵国。我国当时因为侯宣多叛乱，所以我国的国君没能和蔡侯一起去。十一月，侯宣多的事稍稍平定，我国国君就继蔡侯之后去向贵国国君朝见。十二年六月，我归生辅助寡君的嫡子夷，为了陈侯去朝见贵国国君而对楚国说好话。十四年七月，我国国君又去朝见，以完成陈侯朝见的事情。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前往贵国朝见贵国国君。去年正月，烛之武又陪同夷去朝见。八月，我国国君又去朝见。像陈、蔡两国贴近楚国，而不敢对晋有二心，这是由于我国的缘故啊。虽然我国这样侍奉贵国国君，为什么还不能免罪呢？我国国君在位期间，一次朝见贵国先君襄公，两次朝见贵国国君。夷和我的几个臣下一个接一个地到你们首都绛城。虽然我们郑国是小国，可是事奉贵国的礼节已经没有谁能超过我们了。现在大国却说：‘你们还没有满足我的愿望。’我国只有等着灭亡了，已经没有什么礼节可以增加的了。古人有话说：‘怕头怕尾，身子还能剩下多少？’又说：‘鹿快死的时候顾不上选择庇荫之所。’小国事奉大国呀，要是大国能用恩德相待，那它就会像人一样；要是大国不用恩德相待，那它就会像鹿一样。紧急关头哪里能选择道路呢？贵国的命令变化无常，我们也知道自己要灭亡了。只有准备征集全部可供军队使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我们家门口等待决一死战了，现在您下令进攻我们吧。文公二年，到齐国朝见。四年二月，帮助齐国攻打蔡国，也从楚国取得谅解。处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听从于强者的命令，难道这是我们的罪过吗？大国如果不考虑我们小国的处境，我们是没法逃出你们的讨伐而保全性命的。”

楚子问鼎

《左传·宣公三年》

与《国语》不许请隧篇千载对峙，彼特婉曲，此特劲激。

楚子^①伐陆浑之戎^②，遂至于雒^③，（“遂”字，便无礼。）观兵于周疆。（无礼。）定王^④使王孙满^⑤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无礼极矣。）对曰：“在德，（二字句。）不在鼎。（三字句。问鼎答德，笔力千钧。）昔夏之方有德也，（有德。）远方图物^⑥，贡金九牧^⑦，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⑧。（铸鼎。）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⑨。螭魅罔两^⑩，莫能逢之。用^⑪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⑫。（以上，有德有鼎。）桀^⑬有昏德，（无德。）鼎迁于商，（鼎迁。）载祀六百。商纣暴虐，（无德。）鼎迁于周。（鼎迁。以上，无德鼎迁。）德之休明^⑭，（四字句，德。）虽小，（二字句。）重也。（二字句，鼎。）其奸回^⑮昏乱，（五字句，德。）虽大，（二字句。）轻也。（二字句，鼎。）天祚^⑯明德，有所底止^⑰。成王^⑱定鼎于郏鄏^⑲，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奇语骇激。）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劲极，又能带曲折。）

注释：

①楚子：楚庄王。 ②戎：古代少数民族之一。 ③雒：通“洛”，河流名。 ④定王：周定王。 ⑤王孙满：周大夫，名满。 ⑥图物：把珍奇的东西绘成图。 ⑦九牧：天下九州的牧守。 ⑧神奸：鬼神、奸邪形状。 ⑨若：顺利。 ⑩螭魅罔两：音 chī mèi wǎng liǎng，通“魑魅魍魉”，各种妖怪。 ⑪用：因此。 ⑫休：保佑。 ⑬桀：音 jié，夏的最后一个国王。 ⑭休明：美好清明。 ⑮奸回：奸恶邪

气。
 ⑯祚：音 zuò，赐福。
 ⑰底止：固定，不是可随意更改的。底，音 zhǐ。
 ⑱成王：周成王。
 ⑲郏鄏：音 jiá rǔ，地名，在今河南洛阳。

译文：

楚庄王讨伐陆浑这个地方的少数民族，于是来到洛河，把军队驻扎在周王室的境内。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问起了周王室的象征——“九鼎”的大小和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大小、轻重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鼎。以前夏代，有德之君刚刚即位的时候，以全国九州进贡的金属铸成九鼎，描绘远方各种奇异事物的图像，将所画的事物铸在鼎上反映出来。鼎上各种事物都已具备，使百姓懂得哪些是神，哪些是邪恶的事物。所以百姓进入江河湖泊和深山老林，不会碰到不顺利的事情，不会碰到像山精水怪之类的怪物。因此能使上下和谐，而承受上天赐福。夏桀昏乱无德，于是九鼎到了商朝，达六百年。商纣残暴，九鼎又到了周朝。德行如果美好光明，九鼎虽小，也重得无法迁走。如果奸邪昏乱，九鼎再大，也轻得可以迁走。上天赐福有光明德行的人，是有个尽头的。成王将九鼎固定安放在王城时，曾预卜周朝传国三十代，享年七百载，这个期限是上天所决定的。周朝的德行虽然衰退，天命还未更改。九鼎的轻重，是不可以询问的。”

楚归晋知罿

《左传·成公三年》

四问，便有四段妙论，一段妙是一段，读之增添意气。逐段细看其起伏转折，直是四篇文字，四篇又是四样。

晋人归楚公子谷臣^①与连尹襄老^②之尸于楚，以求知罿^③。于是荀首^④佐中军^⑤矣，故楚人许之。王^⑥送知罿，曰：“子其怨我乎？”（问得妙。）对曰：“二国治戎^⑦，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⑧。执事^⑨不以衅鼓^⑩，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对得妙。）王曰：“然则德^⑪我乎？”（又问得妙。）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⑫其民，各惩^⑬其忿，以相宥^⑭也。两释累囚^⑮，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⑯，其谁敢德？”（对得又妙。）王曰：“子归，何以报我？”（问得更妙。）对曰：“臣不任^⑰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对得更妙。）王曰：“虽然，必告不穀^⑱。”（问得愈妙。）对曰：“以君之灵^⑲，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宾。）若从君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⑳首^㉑；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㉒，亦死且不朽。（宾。此虽二宾句，然显见晋之国法森然，家法森然。）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㉓，次及于事^㉔，而帅偏师^㉕以修封疆^㉖，虽遇执事，其弗敢违^㉗，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对得愈妙，妙绝，妙绝！此是千古第一等议论，第一篇文字。）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注释：

①谷臣：楚庄王之子。 ②连尹襄老：楚大臣，连尹是官名，襄老是人名。晋楚战于邲，晋国俘虏谷臣，杀死襄老。楚国则俘虏了知罿。 ③知罿：音 zhì yīng，晋国大夫，又叫荀罿。 ④荀首：晋国上卿，知罿的父亲。 ⑤佐中军：担任副统帅。

⑥王：指楚共王。 ⑦治戎：打仗。 ⑧俘馘：俘虏。馘，音 guó。 ⑨执事：指楚共王。 ⑩衅鼓：用血涂鼓，即指杀掉。 ⑪德：感激。 ⑫纾：音 shū，舒缓。 ⑬惩：克制。 ⑭宥：音 yòu，宽恕。 ⑮累囚：捆绑的囚犯。此指晋释谷臣，楚释知罿。 ⑯与及：相干。 ⑰不任：不应该。 ⑱不穀：诸侯自称。 ⑲灵：福气。 ⑳外臣：对别国君主称本国臣子。 ㉑首：荀首。 ㉒宗：宗族。 ㉓嗣宗职：继承家族世袭的官职。 ㉔次及于事：在军队里担任职务。 ㉕偏师：副将所带的军队。 ㉖修封疆：保卫边境。 ㉗违：躲避。

译文：

(在晋楚之战中，晋国俘虏了楚国的公子谷臣，杀了大将连尹襄老，楚国则俘虏了知罿。)晋国人想把楚国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的尸体归还给楚国，用来换回知罿。这时荀首已经担任晋国的中军副帅，所以楚国人答应了。楚共王为知罿送行时说：“你大概很恨我吧？”知罿回答说：“两国兴兵交战，臣下没有才能，不能胜任职务，所以成了你们的俘虏。您的左右不把我杀掉取血涂鼓，让我回晋国去接受刑罚，这是您的恩惠。臣下确实不中用，又敢怨恨谁呢？”楚王说：“那么你感谢我吗？”知罿回答说：“两国都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希望解除百姓的痛苦，互相忍让，以求相互谅解。双方释放囚禁的俘虏，以成全两国的友好关系。两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臣下没有参与这件事，又敢感激谁呢？”楚共王说：“你回到晋拿什么来报答我呢？”知罿回答说：“臣下无怨于君，君也无恩于我。无怨无恩，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说：“虽然这样，你也一定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知罿回答说：“托大王的福，我这个被俘之臣能把这把骨头带回晋国，就是敝国国君把我杀了，我死了也不朽。如果按照君王的好意而赦免了我，就把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荀首向我们国君请求按家法在宗庙里处死我，我也死而不朽。如果得不到我们国君杀戮我的命令，而让臣下继承祖宗的职位，逐渐让我承担军事要职，率领所属军队去治理边疆，即使遇上您的将帅也不敢违礼回避。我将尽心竭力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不会有别的想法，对晋王尽到为臣之礼，这就是我用来报答君王的。”楚共王说：“我们不能和晋国相争斗的。”于是，楚王隆重地礼待知罿，并把他放回晋国了。

晋使吕相绝秦

《左传·成公十三年》

饰辞驾罪何足道，止道其文字。章法、名法、字法，真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而又其中细条细里，异样密致；读万遍，不厌也。

晋侯^①使吕相^②绝^③秦，曰：

“昔逮^④我献公^⑤及穆公^⑥相好，戮力^⑦同心，申^⑧之以盟誓，重^⑨之以昏姻^⑩。（从秦晋好说起。）天祸晋国^⑪，文公^⑫如^⑬齐，惠公^⑭如秦。无禄^⑮，献公即世^⑯。穆公不忘旧德，俾^⑰我惠公用^⑱能奉祀于晋^⑲。（说秦德。）又不能成大勋^⑳，而为韩之师^㉑。（略曲。）亦悔于厥心^㉒，用集我文公^㉓，是穆之成也。（说秦德。）

文公躬^㉔擐^㉕甲胄，跋履^㉖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㉗、夏、商、周之胤^㉘而朝诸秦^㉙，则亦既^㉚报旧德矣。（说晋报德。）郑人怒^㉛君之疆场^㉜，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说晋德。）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㉝，擅及郑盟^㉞。诸侯疾^㉟之，将致命于秦^㉟。（略曲。）文公恐惧，绥靖^㉟诸侯，秦师克还无害^㉟，则是我有大造^㉟于西^㉟也。（说晋德，结住上文。）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㉟，蔑死我君^㉟，（一“我”字。）寡我襄公，（二“我”字。）迭^㉟我殷^㉟地，（三“我”字。）奸绝我好^㉟，（四“我”字。）伐我保城^㉟，（五“我”字。）殄^㉟灭我费滑^㉟，（六“我”字。）散离我兄弟，（七“我”字。）扰乱我同盟，（八“我”字。）倾覆我国家。（九“我”字。）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㉟，（不忘俾我惠公、集我文公也。）是以有殷之师^㉟。（我是以有，一。）犹愿赦罪于穆公。（曲，作波。）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㉟。（曲，作波。）天诱^㉟其衷^㉟，成王^㉟陨命，穆公是以^㉟不克^㉟逞志于我。（曲，作波。）

穆、襄即世，康^㉟、灵^㉟即位。康公，我之自出^㉟，（曲，作波。）又欲阙翦^㉟我公室，（一“我”字。）倾覆我社稷，（二“我”字。）帅我蠭贼^㉟，（三“我”字。）以来荡摇我边疆，（四“我”字。）我是以有令狐之役^㉟。（我是以有，二。）康犹不悛^㉟，入我河曲^㉟，（一“我”字。）伐我涑川^㉟，（水。二“我”字。）俘我王官^㉟，（地。三“我”字。）翦^㉟我羈马^㉟，（地。四

“我”字。)我是以有河曲之战^⑩。(我是以有,三。)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就手且结。)

及君^⑪之嗣^⑫也,我君景公引领^⑬西望曰:‘庶^⑭抚我乎!’(曲,作波。)君亦不惠^⑮称盟,利^⑯吾有狄难^⑰,入我河县^⑱,(一“我”字。)焚我箕^⑲、郜^⑳,(二“我”字。)芟夷^㉑我农功^㉒,(三“我”字。)虔刘^㉓我边陲,(四“我”字。)我是以有辅氏之聚^㉔。(我是以有,四。之师,之役,之战,之聚,各换字。)君亦悔祸之延^㉕,而欲徼^㉖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㉗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㉘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㉙。(曲,作波。)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㉚及君同州^㉛,君之仇雠^㉜,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一,说秦反侧。)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㉝憎,是用告我。(二,秦反侧。)楚人恶君之二三^㉞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㉟上帝、秦三公^㉟、楚三王^㉟曰:‘余虽与晋出入^㉟,余唯利是视。’(三,秦反侧。一段,秦与楚誓辞。)不穀^㉟恶其无成德,是用宣^㉟之,以惩不一^㉟。’诸侯备^㉟闻此言,斯是^㉟用痛心疾首,昵就^㉟寡人。(一路,备说秦恶,归到此句。)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辞讼好,身分好。)君若惠顾^㉟诸侯,矜哀^㉟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宾句。)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主句。)敢尽布^㉟之执事^㉟,俾^㉟执事实图^㉟利之。”

注释:

- ①晋侯:晋厉公。 ②吕相:晋国大夫魏锜之子,又称魏相。 ③绝:绝交。 ④昔逮:自从。 ⑤献公:晋献公。 ⑥穆公:秦穆公。 ⑦戮力:合力。 ⑧申:表示。 ⑨重:巩固。 ⑩昏姻:昏,通“婚”,指晋献公之女嫁与秦穆公。 ⑪天祸晋国:指前656年晋国骊姬之祸。 ⑫文公:晋文公。 ⑬如:到。 ⑭惠公:晋惠公。 ⑮无禄:不幸。 ⑯即世:去世。 ⑰俾:促成。 ⑱用:使。 ⑲奉祀于晋:成为晋国国君。 ⑳成大勋:坚持到底。 ㉑韩之师:指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后又被送回。 ㉒厥心:他的内心。 ㉓用集我文公:指秦穆公成全重耳为君。 ㉔躬:亲自。 ㉕擐:音 huán,穿。 ㉖跋履:跋涉。 ㉗虞:上古圣王。 ㉘胤:后代。 ㉙而朝诸秦:朝见秦国。 ㉚亦既:已经。 ㉛怒:侵犯。 ㉜疆场:边界。 場,音 yì。

㉓寡君：指国君。 ㉔擅及郑盟：私下和郑国盟约。 ㉕疾：痛恨。 ㉖致命于秦：和秦国拼命。 ㉗绥靖：安抚。 ㉘克还无害：平安回到秦国。 ㉙大造：大功，大成就。 ㉚西：秦国，秦在晋西方。 ㉛不吊：不来吊唁。 ㉜蔑死我君：即“蔑我死君”，蔑视我们死去的国君。 ㉝迭：通“轶”，突然侵犯。指秦穆公派孟明等三帅袭郑，过轶晋国事，并非侵晋殽地。 ㉞殽：音 xiáo，地名。 ㉟奸绝我好：断绝与我国的友好关系。奸，音 gān。 ㉟保城：保，通“堡”。城堡。 ㉟殄：音 tiǎn，绝。 ㉟费滑：指滑国，费为滑国都城，在今河南偃师附近。 ㉟陨：灭亡。 ㉟殽之师：指秦晋殽之战，晋大败秦。 ㉟楚谋我：指秦楚曾共同谋划伐晋。即，接近。 ㉟诱：显示。 ㉟衷：心愿。 ㉟成王：楚成王。 ㉟是以：所以。 ㉟克：成功。 ㉟康：秦康公。 ㉟灵：晋灵公。 ㉟我之自出：指秦康公是晋献公之女所生。 ㉟阙翦：音 quē jiǎn，损害。 ㉟蠹贼：比喻内奸。此指公子雍。蠹，音 máo。 ㉟令狐之役：晋败秦于令狐。 ㉟悛：音 quān，悔改。 ㉟河曲：晋地。黄河在此由南折东，故称“河曲”。 ㉟涑川：即涑水，黄河支流。涑，音 sù。 ㉟王官：晋地。 ㉟翦：占领。 ㉟羈马：晋地。 ㉟河曲之战：未分胜负。 ㉟君：指秦桓公。 ㉟嗣：继王位。 ㉟引领：伸长脖子。 ㉟庶：但愿。 ㉟惠：施恩惠。 ㉟利：乘机。 ㉟狄难：指晋灭赤狄潞氏之事。 ㉟河县：黄河一带的县邑，属晋国。 ㉟箕：音 jī。晋地。 ㉟郜：音 gào。晋地。 ㉟芟夷：割除。芟，音 shān。 ㉟农功：庄稼。 ㉟虔刘：杀害。 ㉟辅氏之聚：指辅氏之战，秦桓公伐晋，被晋军击败。辅氏，晋地，在今陕西大荔东。 ㉟延：蔓延。 ㉟徼：音 yāo，求。 ㉟伯车：秦桓公之子。 ㉟女：通“汝”。 ㉟令狐之会：晋厉公与秦国在令狐会盟。 ㉟白狄：狄族的一支。 ㉟州：指雍州。 ㉟仇雠：仇敌。雠，音 chóu。 ㉟且：但是。 ㉟二三：反复无常。 ㉟昊天：苍天。 ㉟秦三公：秦国的三位先公。指秦穆公、秦康公、秦共公。 ㉟楚三王：楚国的三位先王。指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 ㉟出入：来往。 ㉟不穀：王侯自称的谦辞。穀，音 gǔ。 ㉟宣：宣扬。 ㉟不一：指代言行不一的人。 ㉟备：都。 ㉟斯是：因此。 ㉟昵就：亲近。 ㉟惠顾：施恩。 ㉟矜哀：怜悯。 ㉟布：表白。 ㉟执事：尊称。 ㉟俾：请。 ㉟图：考虑。

译文：

晋厉公派吕相去跟秦国断交，说：

“从前我们先君献公与穆公关系那么好，齐心合力，用盟誓来明确两国关系，用婚姻来加深两国关系。上天降祸于晋国，文公逃到齐国，惠公逃亡秦国。不幸献公去世，穆公不忘从前的交情，使我们惠公能回晋国重新回复基业。此后却不敢坚持，同我们发生了韩原之战。事后穆公心里感到了后悔，因而成全了我们文公，让他回国为君王。这都是穆公的功劳。

文公亲自出征，跋山涉水，经历艰难险阻，征讨东方各个小国家，使虞、夏、商、周的后代都来朝见秦国君王，这就已经报答了秦国过去的恩德了。郑国人侵扰大王您的边疆，我们文公率领诸侯和秦国一起去包围郑国。但是秦国大夫却不和我们国君商量，擅自同郑国订立盟约。诸侯都痛恨这种做法，要同秦国拼命。文公担心这对秦国不利，就说服了诸侯，秦国军队才得以回国而没有全军覆没，这就是我们对秦国有大恩大德之处。

不幸文公去世，穆公不来吊唁，蔑视我们故去的国君，轻视我们襄公，侵扰我们的殷地，断绝同我国的友好，攻打我们的城堡，消灭我们的邻邦滑国，离间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扰乱我们的盟邦，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虽然没有忘记秦君以往的功劳，但也害怕国家灭亡，所以才在殷地跟你们秦国拼命。我们是希望穆公宽免我们的罪过，穆公没有同意，反而联合楚国来算计我们。老天有眼，楚成王丧了命，穆公因此没有使侵犯我国的图谋得逞。

穆公和襄公去世，康公和灵公即位。康公是我们的后代，却又想损害我们的公室，颠覆我们的国家，率公子雍回国争位，让他扰乱我们的边疆，于是我们才有令狐之战。康公还不肯悔改，入侵我们的河曲，攻打我们的涑川，劫掠我们的王宫，霸占我们的疆土，因此我们才有了河曲之战。晋国在东方道路上的不通，正是因为康公断绝了同我们的友好关系。

等到大王您即位之后，我们景公伸长脖子望着西边说：‘秦国说不定要关照我们呢！’但大王您还是不肯开恩同我国结为盟好，却趁我们同狄人作战时，入侵我们临河的县城，在我国的箕、郜两个地方杀人放火。你们毁坏我们的庄稼，屠杀我们的边民，所以我们才有辅氏之战。大王您也后悔两国战争愈演愈烈，因而想调停，派遣伯车来命令我们景公说：‘我们和你们相互友好，抛弃怨恨，恢复过去的友谊，以追悼从前先君的功绩。’盟誓还没有完成，景公就去世了，因此我们国君才有了令狐的盟

会。大王您又产生了不善之心，背弃了盟誓。白狄和秦国同处雍州，是君王的仇敌，却是我们的姻亲。您命令我们说：‘我们和你们一起攻打狄人。’我们国君不敢顾念姻亲之好，出于对您的威严的畏惧，接受了联合大王攻打狄人的命令。但后来大王您却又对狄人表示友好，对狄人说：‘晋国将要攻打你们。’狄人表面上答应了你们的要求，心里却憎恨你们的行为，因此告诉了我们。楚国人同样憎恨您反复无常，也来告诉我们说：‘秦国背叛了令狐的盟约，而来向我们要求结盟。他们向着苍天，向着秦国的三位先公和楚国的三位先王宣誓说：‘我们虽然和晋国有来往，但我们只关注利益。我讨厌他们反复无常，把这些事公开，以便惩戒那些用心不专一的人。’诸侯们全都听到了这些话，都感到痛心疾首，都来和我亲近。现在我国率诸侯前来听命，完全是为了请求盟好。如果大王您肯开恩顾念诸侯们，哀怜我们的国君，赐我们缔结盟誓，这就是我们国君的心愿，我国将安抚诸侯而退走，哪里敢自求祸乱呢？如果大王不施行大恩大德，那请原谅，我们也没办法，恐怕就不能率诸侯退走了。我的全部意思都向君王的左右说了，怎样才对秦国有利呢？你们看着办吧！”

戎驹支不愿与会

《左传·襄公十四年》

先读宣子语，真如拔剑斫案，骤莫可犯。既而读驹支语，乃如枪棍家门户相当，逐解开破，更无难处，甚至反有余勇相贾。斯为笔墨之出奇也。

十四年，会于向^①，将执^②戎^③子驹支^④，范宣子^⑤亲数^⑥诸朝，一曰：“来！姜戎氏。（先呼来，次补呼姜戎氏，便画出一面相凌之色。）昔秦人迫逐乃^⑦祖吾离^⑧于瓜州^⑨，（吾离，戎乃祖名。）乃祖吾离被^⑩苦盖^⑪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故添“被苦”六字，尽出其丑。）我先君惠公有不腆^⑫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剖分而食，妙。写加恩于戎，非复常等。）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⑬言语漏泄，则职^⑭女之由^⑮。（有何言语漏泄，宣子自纳败缺矣。“不如昔者”四字，亦蕴藉之至。）诘朝^⑯之事，尔无与^⑰焉，与，将执女。”（一段话，用“昔”字、“今”字、“诘朝”字，转笔。）对^⑱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⑲其大德，谓我诸戎，（第一段先辨戎祖吾离被逐瓜州，则秦人实恶，非戎之丑。）是四岳^⑳之裔胄^㉑也，毋是^㉒翦弃^㉓。（第二段，次辨惠公加德于戎，乃因戎本圣裔，礼应存恤，不为特惠。）赐我南鄙^㉔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㉕。（第三段，又辨晋分土田，至为敝恶，戎自开垦，非受实惠。亦故添“狐狸”等字相讥切。）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㉖与郑盟，而舍戍^㉗焉，于是乎有殽之师。（引一事。）晋御其上，戎亢^㉘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㉙。（第四段。又辨戎有大功于晋，亦足云报矣。）譬如捕鹿，晋人角之^㉚，诸戎掎^㉛之，与晋踣^㉜之。戎何以不免^㉝？（添“譬”，倍更明畅。“何以不免”，犹言已足报晋，何为尚蒙切责不休？）自是^㉞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㉟，犹殽志^㉟也，岂敢离^㉟？（第五段，又辨戎之有功于晋，殽师乃其大者，至于百役，岂可枚举。）今官之师旅^㉟无乃^㉟实有所阙^㉟，以携^㉟诸侯，而罪我诸戎！（第六段，终辨诸侯“不如昔者”，定是晋实有阙，与我戎则何与？官之师旅，妙！竟骂是宣子等之罪，文字乃如剑戟相撞。）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㉟币^㉟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索性放喉快吐，

妙不可言。)不与于会,亦无瞢^⑭焉。”(说得一场扯谈,妙不可言。)赋《青蝇》^⑮而退。(言宣子无信谗言也。)宣子辞^⑯焉,使即事^⑰于会,成恺悌^⑱也。(《青蝇》有“恺悌君子”也。)

注释:

①向:吴地。前559年晋国召集诸侯在此会盟,议伐楚。②执:逮捕。③戎:古族名,姜姓。姜戎是西戎的一支。④驹支:人名。⑤范宣子:晋大夫,名士匄。匄,音gài。⑥数:列举罪状。⑦乃:你的。⑧吾离:姜戎的国君,是驹支的祖先。⑨瓜州:古西戎地,在今甘肃敦煌。⑩被:通“披”。⑪苦盖:音shàn hé,茅草。⑫不腆:不丰厚,不多。⑬盖:表原因。⑭职:主要。⑮由:原因。⑯诘朝:明早。⑰与:参加。⑱对:回答。⑲蠲:音juān,明示。⑳四岳:尧之臣,羲和的四子,分管四方的诸侯。㉑裔胄:音yì zhòu,后代子孙。㉒毋是:不应当。㉓翦弃:灭绝。㉔鄙:边疆。㉕贰:怀有二心。㉖窃:私下。㉗舍成:留守。㉘亢:通“抗”。㉙实然:效力的结果。㉚角之:执其角。㉛掎:音jǐ,从后面拉住。㉜踣:音bó,倒毙。㉝不免:不免于罪。㉞是:指代殲之战。㉟执政:命令。㉜犹殲志:犹从战于殲,无变志。㉞遏:音tì,远。㉙师旅:将帅。㉙无乃:恐怕。㉛阙:过失。㉛携:背离。㉛贽:音zhì。古代初见长者所送的礼物。在此泛指礼物。㉛币:礼品,引申为礼仪。㉛瞢:音mēng,烦闷。㉜《青蝇》:《诗经·小雅》中的一篇,中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之句,讽刺范宣子听信谗言。㉝辞:道谢,犹道歉。㉞事:参加。㉟恺悌:音kǎi tì,和蔼可亲。

译文:

襄公十四年,晋国在一个叫“向”的地方同各国使臣聚会,准备在会上逮捕姜戎族首领驹支。范宣子亲自在盟会朝堂上列举驹支的罪状。他说:“过来,姓姜的蛮子!

过去，你们的先祖吾离被秦国人从瓜州赶出来，狼狈不堪，身披茅草衣，头戴荆棘帽，来投靠我们的先君。我们先君惠公当时土地很少，却也分给了你们一些，让你们也吃得上饭。现在诸侯们服侍我们君主不像从前那么恭顺了，大概是有人说我们的坏话了。这主要是由于你们的缘故，明天诸侯集会，你不要参加了！你若是参加，就逮捕你！”驹支回答说：“从前，秦国人仗恃着自己强大的武力，贪婪地扩展土地。驱逐我们戎人。惠公表现了高尚的品德，认为我们戎族人是羌时方伯的后代子孙，不应该这样被灭绝。所以，将南方边远地方的田地赐给我们。那是个狐狸居住、豺狼嗥叫的地方。我们戎人铲除了那里的荆棘、赶跑了那里的狐狸豺狼，从此成了你们先君忠实的臣子，不造反，也不叛乱，直至今天也没有二心。当初文公与秦国一起讨伐郑国，后来秦人私下与郑国结盟，留下戍守的将士就班师回国了，这样就发生了秦晋殽之战。当时晋国从前面抵御秦兵，我们戎人从后面抗击秦兵，使得秦军全军覆没。这也是由于我们戎人效力，才取得这样结果的。譬如捕捉一只鹿，晋人抓住它的角，戎人则拉住它的腿，是我们与你们一起把它拖倒的，那么，我们戎人为什么还不能免罪呢？从此以后，晋国多次征战，凡是交给我们戎人的事，我们都是一直随时听从你们的使令，如同殽之战一样，始终没有二话。我们又怎么敢同你们背离疏远呢？现在晋国的将帅大夫等可能是自己有过失，所以使诸侯有二心，您却责怪我们戎人！我们戎人吃的穿的，与你们华夏族不一样，礼仪不相同，言语不相通，怎么能去做那种坏事？不参加盟会，也没什么不安！”说完后，诵读了一首名为《青蝇》的诗，便告退了。范宣子自己马上感觉到说错了话，连忙赔罪，请驹支去参加盟会，这是为了成全自己恺悌君子的名声。

子产论币重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气最道，调最婉。婉与道本相背，今却又道又婉，须细寻其婉在何处，道在何处。又不得云此句道，此句婉，须知其句句道，句句婉也。

范宣子^①为政^②，诸侯之币^③重，郑人病^④之。二月，郑伯^⑤如^⑥晋。子产^⑦寓^⑧书于子西^⑨，以告宣子，曰：“子为^⑩晋国，（只此四字，落笔更妙，说甚道理。说道理，便不入耳矣。）四邻诸侯不闻令^⑪德，而闻重币。侨^⑫也惑之。（劈插“令德”字入来。）侨闻君子长^⑬国家者，非无贿^⑭之患，而无令名之难^⑮。（章法不宽不偏，句法既宕道。令名，即令德之闻于邻者也。又插“令名”入来。）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⑯，则诸侯贰^⑰。（竦然。）若吾子^⑱赖^⑲之，则晋国^⑳贰。（竦然。）诸侯贰，则晋国坏；（竦然。）晋国贰，则子之家坏，（竦然。）何没没^⑳也！（道甚，又逸宕甚。）将焉用贿？（四字又妙，不连上，不连下，只自躋躅。）夫^⑳令名，德之舆^⑳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从“名”转“德”，从“德”转“国家”，从“国家”转到“无坏”。是务，务令名也。）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引诗收“令德”，又宕又道。）‘上帝临女^㉑，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引诗收“令名”，又宕又道。）怨思^㉒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㉓之，是以远至迩安^㉔。（还宜如此乎。）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㉕我’，而谓‘子浚^㉖我以生’乎？（还欲如此乎。）象有齿以焚^㉗其身，贿也。（竦然，即又逸宕之甚！）宣子说^㉘，乃轻币。

注释：

①范宣子：晋大臣。 ②为政：执政。 ③币：礼物。 ④病：忧虑。 ⑤郑伯：郑简公。 ⑥如：到。 ⑦子产：公孙侨，郑大夫。 ⑧寓：托付。 ⑨子西：即公孙夏，

郑国大夫，当时随同郑简公去晋国。 ⑩为：治理。 ⑪令：善、美。 ⑫侨：自称已名。 ⑬长：通“掌”，执掌。 ⑭贿：财货。 ⑮难：担心。 ⑯公室：朝廷。 ⑰贰：有二心。 ⑱吾子：您。 ⑲赖：私自占有。 ⑳晋国：晋国人民。 ㉑没没：沉迷而不悟。 ㉒夫：发语词。 ㉓舆：音 yú，车。 ㉔临女：察看你。女，通“汝”。 ㉕恕思：以宽厚的心去考虑。 ㉖行：传播。 ㉗远至迩安：远者闻德而至，近者赖德而安。 ㉘生：养育。 ㉙浚：音 jùn，榨取。 ㉚焚：毁。 ㉛说：通“悦”。

译文：

晋国由范宣子执政的时候，诸侯被迫向晋国交纳很重的贡品，郑国人对此事深为不满。二月，郑简公到晋国去，子产托随行的子西给范宣子捎去一封信，信上说：“您治理晋国，周边诸侯没有听说您的美德，却听说收很重的贡品，我对此感到困惑。我听说君子掌管国家和大夫家室事务的，不担心没有财货，而是担心没有美德。诸侯的财货聚集在晋国国君的宗室，诸侯却离晋国远了；而如果您自己贪图这些财货，晋国人民就会离你越来越远。诸侯离心，晋国就垮台了；晋国人民离心，您的家室就垮台了。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呢？财货有什么用呢？但说到美名，它是传播德行的工具；德行，是国家和家室的基础。有基础就不致垮台，您不也应当致力于这件事吗？有了德行就快乐，快乐就能长久。《诗经·大雅·大明》说：‘快乐的君子，国家的基石’，说的是有美德啊！‘上天监视着你，不要使你的心背离’，说的是有美名啊！用宽宏大量的心胸来显示德行，美名就会载着德行走向四方，因此远方的人闻风而至，近处的人也可以安下心来。宁可使人说，‘您的确养活了我们’，也不要让人说‘您榨取了我们来养活自己’。大象因为有象牙而使自身招致祸患，就是由于财货的缘故。”范宣子看了信，很高兴，于是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晏子不死君难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注眼看定社稷二字，便于君臣生死之际，处之夷然自如。此本严毅之论，而出之以犹夷之调，最是脱俗文字。

崔子弑^①庄公。晏子^②立于崔氏之门外^③，其人^④曰：“死^⑤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奇语，妙文。）曰：“行^⑥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愈奇，愈妙！）曰：“归乎？”曰：“君死，安归？（上二妙语，得此句始定。）君民者^⑦，岂以陵^⑧民？社稷是主^⑨。（陵，居其上也。妙言，至言。）臣君者^⑩，岂为其口实^⑪，社稷是养^⑫。（口，禄也。妙言，至言。一眼只注社稷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⑬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⑭，谁敢任^⑮之？（斩斩截截，磊磊落落，此等文字，与日月争光，可也。）且人^⑯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忽又作滑稽语，妙，妙！）而焉得亡之？将庸何^⑰归？”（但无语可归耳，滑稽，妙，妙！）门启而入，枕尸股^⑱而哭。兴^⑲，三踊^⑳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㉑也，舍^㉒之，得民^㉓。”

注释：

①弑：音 shì，臣杀君、子杀父为弑。崔子是齐国大夫，因为自己的国君齐庄公与自己的妻子私通而杀死了齐庄公，故用此字。②晏子：晏婴，齐大夫，曾任齐卿，历仕灵、庄、景三公。③立于崔氏之门外：庄公死于崔家，其门未开，故晏子立于门外。④其人：晏子的随从。⑤死：指为国君殉死。⑥行：逃走。⑦君民者：做人民君主的人。⑧陵：凌驾。⑨主：主持。⑩臣君者：做臣子的人。⑪口实：俸禄。⑫养：供奉，扶持。⑬己：自己。指淫乱之事。⑭私昵：个人亲近宠爱的

人。¹⁵任：承担责任。¹⁶人：别人，指崔武子。¹⁷庸何：哪里，怎么，表反问。¹⁸枕尸股：以尸枕己股。¹⁹兴：起来。²⁰踊：跳跃。²¹民之望：人民仰望的人。²²舍：放过。²³民：民心。

译文：

崔武子杀死了齐庄公。晏子正站在崔家的门外。手下人问：“我们也要死吗？”晏子说：“他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他死了我为什么也要去死？”手下人又：“那我们逃跑吧？”晏子说：“这是我的罪过吗，我为什么逃跑？”手下人说：“那我们回去吗？”晏子说：“国君死了，我们回哪儿去？做一国之主的人，不可凌驾于百姓之上，而是要管理国家。做国君臣子的人，也不单为了自己的俸禄，而是要保卫国家。所以，国君为国家而死，臣子就得跟着他去死；为国家而逃亡，臣子就得跟着他逃亡。如果为自己而死，或为自己而逃亡，不是国君的特别亲信，谁敢承担这些事？况且人家拥立了国君又杀掉他，我怎能为他而死？怎能为他而逃亡？又回到哪里去呢？”这时，崔家的大门开了，晏子就进去，把庄公的尸首枕在自己的大腿上，失声痛哭。哭完了就起来，蹦了三次，然后走出去。有人对崔武子说：“一定要杀掉晏子。”崔武子说：“他是百姓所仰望的人，放了他吧，这样能得到民心。”

子产论尹何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欲作缠绵帖肉之文，须千遍烂读此文。非贵其文辞，贵其心地也。此文，只是一片心地。

子皮^①欲使尹何^②为邑^③。子产曰：“少，未知可否。”(此篇，纯作婉爱之调。)子皮曰：“愿^④，吾爱之，(逐句婉爱。)不吾叛也。使夫^⑤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婉爱之调。)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段段婉爱。)今吾子^⑥爱人则以政^⑦，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一喻。)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妙语解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⑧崩，侨将厌^⑨焉，敢不尽言？(二喻。夹入一句。又婉爱。)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三喻。)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⑩美锦，不亦多乎？(纯作婉爱之调。)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⑪，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⑫是惧，何暇思获？”(四喻，纯是婉爱之调。随手出喻，一喻尹何，二喻自己，三喻子皮，四喻尹何。初无定法，手便即喻。)子皮曰：“善哉！虎^⑬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便援前喻。)微^⑭子之言，吾不知也。(纯作婉爱之调。)他日^⑮我曰：‘子为郑国，(妙！四字句。)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妙！十字句。)今而后知不足。(妙！六字句。)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妙！十字句，纯是婉爱。)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⑯心所谓危，亦以告也。”(妙，妙！纯是婉爱之调。)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

注释：

①子皮：郑上卿，名罕虎。 ②尹何：子皮的年轻家臣。 ③为邑：治理自己的封邑。 ④愿：老实。 ⑤夫：他。 ⑥吾子：您。 ⑦以政：使之为政。 ⑧棖：音 cuī，椽。 ⑨厌：通“压”，翻车。 ⑩为：比。 ⑪贯：通“惯”。 ⑫厌覆：翻车被压。 ⑬虎：自称。 ⑭微：无。 ⑮他日：前日。 ⑯抑：不过。

译文：

子皮想派尹何担任自己封地的长官。子产说：“他年纪轻，不知道能不能胜任。”子皮说：“尹何忠厚老实，我很喜欢他，他是不会背叛我的。我让他去学习学习，他也就更加懂得处理政事了。”子产说：“不能这么办。大凡爱护一个人，总想给他一点好处。现在您爱护一个人，却把政事交给他，就好比让一个不会拿刀子的人去割东西，那他肯定要伤到自己。您这样爱护人，只能伤了他，以后还有谁敢来求得您的爱护呢？您对于郑国来说，好比国家的栋梁。栋梁折断了，屋顶自然要崩塌，我也将被压在下面。所以我不敢不把这些话全说出来。您有一块美丽的丝绸，不会让人拿它去学做衣服吧。高级官员和重要的城池，是您一生的事业，你却要学徒管理。它们比起那块漂亮的丝绸来不是更重要吗？我只听说学习好了然后去管理政事，没有听说过拿政事去叫人学习的。如果真的这样做，一定有危害。譬如打猎，只有习惯于射箭、驾车，才能获取禽兽。要是从没有上阵射过箭，驾过车，那他只会担心翻车被压，哪有什么心思去考虑猎获禽兽呢？”子皮说：“说得真好啊！我没有才能。我听说君子务必懂得大的、远的事情；小人只懂得小的、近的事情。我，是一个小人，衣服穿在我的身上，我知道小心爱护它；高级官员和重要封地是我一生的寄托和依靠，我却把它疏忽了，看轻了。不是你这么一说，我还不知道啊。前些时候，我曾经说过：‘你治理郑国，我只治理我的家邑，使我的身子有所寄托，也就足够了。’现在听了你说的这番话之后，才知道这样不行。从现在起，纵然是我家族内部的事，也听从你的意见去办！”子产说：“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正如每个人的脸面一样。我难道敢认为您的脸面就像我的脸面吗？我不过是心里觉得您这样做很危险，就实话对您说了。”子皮认为子产很忠诚可靠，就把郑国的政事全交给他。子产因此能治理郑国。

子围逆女以兵

《左传·昭公元年》

子产从直叫破，妙绝！乃州犁语，亦甚腴、甚苍、甚委、甚劲。

楚公子围^①聘^②于郑，（楚将为虢之会也。）且^③娶于公孙段氏^④。（围娶子石女也。）伍举^⑤为介^⑥。（聘之副使为介。此先叙伍举者，为后垂橐之请也。）将入馆^⑦，郑人恶之，使行人子羽^⑧与之言，乃馆于外^⑨。（入馆者，入郑而馆也。馆于外，则不入郑也。子羽语不载。）既聘，将以众逆^⑩。（子羽不使入馆，于是楚将以兵逆女。）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⑪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⑫听命。”（请于城外除地为墠，以成婚礼。）令尹^⑬命太宰^⑭伯州犁^⑮对曰：“君辱覩^⑯寡大夫围^⑰，（句。）谓围：（句。）‘将使丰氏^⑲，（句。子石女也。）抚有而室^⑳。’（句，腴之甚。）围布几筵^㉑，告于庄、共^㉒之庙而来。（十二字句，腴之甚。）若野赐^㉓之，是委君覩于草莽也，（一“是”字。）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二“是”字。）不宁唯是^㉔，（又转笔疾撇上二“是”字。）又使围蒙^㉕其先君，将不得为寡君老^㉖，（十四字句，言既欺先君，则不得为今君大夫。）其蔑^㉗以复矣，唯大夫图^㉘之。”（言无颜以归国矣。）子羽曰：“小国无罪，恃^㉙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已，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只用一句，直直叫破，妙绝，妙绝！更妙于将欲叫破，却先倒装一“恃”字；将欲倒装“恃”字，却又先倒装一“罪”字，又先倒装一“无罪”字。）小国失恃，而惩^㉚诸侯，使莫不憾者，距^㉛违君命，而有所壅^㉜塞不行是惧。（上二十六字为一句，只是“无乃”二字；二十六字为一句，只是“是惧”二字。）不然，（句。）敝邑，（句。）馆人之属^㉝也，（句。）其敢爱丰氏之祧^㉞？”（句。上两二十六字为句，何等气急。此四短句，何等安闲。）伍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橐^㉟而入。许之。

注释：

①楚公子围：楚共王之子，名围。时掌军政大权。 ②聘：访问。 ③且：将要。 ④公孙段氏：郑大夫，字子石，又字伯石。 ⑤伍举：楚大夫。 ⑥介：副使。 ⑦馆：宾馆。 ⑧行人子羽：即公孙挥，字子羽。行人是管理外交事务的官。 ⑨馆于外：住宿在城外。 ⑩将以众逆：将派兵众入郑迎亲。 ⑪褊：音 biǎn，狭小。 ⑫𫮃：音 shàn，清除场地为坛场。 ⑬令尹：指公子围。 ⑭太宰：楚国掌宫廷内外事务的官。 ⑮伯州犁：楚国当时的太宰。 ⑯贶：音 kuàng，赐。 ⑰寡大夫围：指公子围。 ⑱丰氏：指公孙段的女儿。 ⑲抚有而室：将丰氏成为你妻子。抚，占有。而，尔，指公子围。 ⑳布几筵：摆设宴席。 ㉑庄、共：楚庄王、楚共王，公子围的祖父、父亲。 ㉒野赐：在野地受赐成婚。 ㉓不宁唯是：不仅如此。 ㉔蒙：蒙骗。 ㉕老：大臣。 ㉖蔑：无。 ㉗图：考虑。 ㉘恃：依仗大国而毫无防备。 ㉙惩：警戒。 ㉚距：通“拒”，抗拒。 ㉛壅：音 yōng，阻塞。 ㉜馆人之属：就如同楚国宾馆里的服务人员。 ㉝祧：音 tiāo，祖庙。 ㉞垂橐：倒垂装弓箭的袋子，表示没有带武器。橐，音 gāo。

译文：

楚国公子围到郑国访问，同时准备迎娶公孙段家的女儿。伍举担任副使，带了很多人，他们正准备住进城内的宾馆，郑国人怀疑这帮人不可靠，于是派外交官子羽用婉言谢绝了他们。伍举一行人只好住在城外的宾馆里。访问结束以后，公子围准备带领军队前去迎亲。子产担心这件事，派子羽去拒绝，说：“由于敝国地方狭小，容纳不下随从的人，请允许我们在城外开辟一个地方，让您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听候命令。”公子围派太宰伯州犁回答说：“辱蒙贵国国君赏赐敝国的大夫围，告诉围说‘将让国君丰姓的女儿做你的妻子’。围摆设了祭宴，在庄王、共王的宗庙祭奠了一番之后才前来。如果让围在野外接受贵国的赏赐，这就等于贵国将赏赐抛在了草丛里，让我们去捡。这就是瞧不起敝国大夫围了。不仅是这样，而且还使围欺骗自己的先君，不能再做敝国国君的大臣，甚至无法向敝国国君复命。希望大夫考虑这件事。”

子羽说：“小国没有罪，依赖大国才真正是它的罪过。本来打算依赖大国安定自己，但若大国包藏祸心想吞并小国又该如何呢？会让小国失去依赖，致使诸侯心怀戒备，使他们莫不怨恨大国，抗拒违背君王的命令，从而使大国的命令不能贯彻，无法施行。要不是这个原因，敝国是替贵国看守馆舍的，岂敢爱惜本国的宗庙而不让你们进去呢？”伍举知道郑国有了防备，就请求让军队放下武器、垂下箭囊，空手入城。郑国同意了。

吴许越成

《左传·哀公元年》

详写少康，便可略写勾践。后三段，句句字字精神。

吴王夫差^①败越于夫椒^②，报槜李^③也。(定十四年越败吴于槜李，至是三年矣。)遂入越。越子^④以甲楯^⑤五千保于会稽^⑥，使大夫种^⑦因^⑧吴太宰嚭^⑨以行成^⑩。吴子^⑪将许之。伍员^⑫曰：“不可。(二字断。)臣闻之：‘树德莫如滋^⑬，去疾莫如尽。’(先引格言，次引古事。)昔有过浇^⑭杀斟灌^⑮以伐斟𬩽^⑯，(二“斟”，同姓国，相所依。)灭夏后相^⑰，后缗^⑱方娠^⑲，(缗，相妻。)逃出自窦^⑳，归于有仍^㉑，(母家。)生少康^㉒焉。为仍^㉓牧正^㉔，惎^㉕澆能戒之。(惎，音忌，毒也。)澆使椒^㉖求^㉗之，(椒，澆臣。)逃奔有虞^㉘，(舜后封国。)为之庖正^㉙，以除^㉚其害。(除，免也。)虞思^㉛于是妻之以二姚^㉜，(思，虞君名。)而邑诸纶^㉝，有田一成^㉞，(方十里。)有众一旅^㉟，(五百人。)能布^㉟其德，而兆^㉛其谋，以收夏众^㉛，抚^㉛其官职；使女艾^㉛谋^㉛澆，(女艾，臣名。)使季杼^㉛诱^㉛縕^㉛。(杼，少康子。縕，澆之弟。)遂灭过、戈^㉛，(灭澆于过，灭縕于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㉛，不失旧物^㉛。(引少康事毕。)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出语精神之至。)或^㉛将丰^㉛之，不亦难乎！(第一段，语语精神之至。)勾践能亲^㉛而务施^㉛，(一。)施不失人，亲不弃劳^㉛，与我同壤^㉛，(二。)而世为仇讎^㉛。(三。)于是乎克^㉛而弗取^㉛，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㉛。(第二段，语语精神之至。食，言也，食今日之许成也。)姬^㉛之衰也，日可俟^㉛也。(泛一句。)介在蛮夷^㉛，而长寇雠，以是求伯^㉛，必不行矣。”(第三段，语语精神之至。)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㉛，而十年教训^㉛，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㉛乎！”(精神之至。)

注释：

①吴王夫差：春秋末年吴国国君。 ②夫椒：越国地名。 ③槜李：地名。槜，音 zùi。前 496 年，越国曾在这里打败吴国，并杀死夫差的父亲阖闾。 ④越子：越王勾践。 ⑤甲楯：指士兵。楯，音 dùn。 ⑥会稽：指会稽山。 ⑦大夫文种：越大夫文种。 ⑧因：通过。 ⑨吴太宰嚭：吴大臣伯嚭，太宰是官名。嚭，音 pì。 ⑩行成：求和。 ⑪吴子：夫差。 ⑫伍员：伍子胥，本是楚人，因父兄被杀害而逃至吴，当时是吴国的大夫。 ⑬滋：滋长。 ⑭过浇：音 guō ào，夏朝时过国的国君，名叫浇。 ⑮斟灌：夏朝时一个诸侯国。 ⑯斟𬩽：夏朝时一个诸侯国。𬩽，音 xún。 ⑰夏后相：夏朝的国君，是大禹的曾孙。 ⑱后缗：相的妻子。缗，音 míng。 ⑲娠：怀孕。 ⑳窦：墙洞。 ㉑有仍：夏朝时一个诸侯国，是后缗的娘家。 ㉒少康：相的儿子，后来恢复了夏朝。 ㉓仍：指有仍国。 ㉔牧正：管理畜牧的官。 ㉕惎：音 jì，以……为毒害。 ㉖椒：浇的大臣。 ㉗求：捉拿。 ㉘有虞：夏朝时的诸侯国。 ㉙庖正：管理做饭饮食的官。 ㉚除：免。 ㉛虞思：有虞国的国君，名叫思。 ㉜二姚：即虞国国君的两个女儿。 ㉝邑诸纶：把纶这个邑分给他。纶，在今河南虞城东南。 ㉞成：方圆十里叫做一成。 ㉟旅：古代五百个兵叫一个旅。 ㉞布：发扬。 ㉟兆：开始。 ㉞夏众：夏的遗民。 ㉟抚：安抚。 ㉛女艾：少康的大臣。 ㉜谍：刺探敌情或秘密。 ㉟季杼：少康的儿子。杼，音 zhù。 ㉞穜：音 xī，浇的弟弟。 ㉞过、戈：指浇的过国和穜的戈国。 ㉞祀夏配天：祀夏祖宗以配天帝。 ㉞旧物：夏朝的天下。 ㉟或：如果。 ㉞丰：壮大。 ㉛亲：亲人民。 ㉞施：施恩惠。 ㉞劳：有功者。 ㉞同壤：相邻。 ㉞雠：音 chóu。 ㉞克：打败。 ㉞取：占领。 ㉞不可食已：来不及了。 ㉞姬：吴国姓姬。 ㉞俟：音 sì，等待。 ㉞蛮夷：指吴国处在越、楚之间。 ㉞伯：通“霸”，称霸。 ㉞生聚：生养和积聚。 ㉞教训：教育和训练。 ㉞沼：变成沼泽地，指消灭。

译文：

吴王夫差在夫椒打败了越国，报了槜李之战的仇。于是长驱直入，占领了越国。越王勾践带领五千名精锐的士卒，退守会稽山，并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嚭向吴

王求和。吴王夫差准备答应他。伍子胥说：“不可以。我听说，‘树立品德，最好是日积月累，治疗疾病，最好是彻底除根。’古时过国的国君浇，杀了斟灌，打败了斟𬩽，消灭了夏王相。当时相后缗正怀孕，从墙洞里逃出，回到有仍的娘家后生了少康。少康长大后在有仍做了主管畜牧的官吏。少康特别憎恨浇，并能对他有所戒备。浇派臣子椒四处搜寻少康，少康逃到虞国，做了主管膳食的官，从而避免了这场灾难。虞国的国君思就把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并把纶这个地方分封给他做根据地。于是，少康有了一片土地和一支军队。他广布恩德，开始实行他的计划，招集夏朝的遗民，给他们封官定爵，他又派出女艾刺探浇的情况，还让季杼去引诱雠，终于灭了过国和戈国，恢复了夏禹的功业，祭祀夏代的祖先，以配享天帝，保全了夏朝的典章制度。现在吴国不如过国强大，而越国却比少康强大。如果让越国强盛起来，岂不成了吴国的灾难吗？一方面勾践能够亲近臣民，注意奖赏和施舍，这样就不失民心；亲近臣民就不会忽略有功劳的人。另一方面越国与吴国土地相连，而又世世代代都有仇。这个时候战胜了它而不消灭它，反而打算保全它，这样违背天意而助长仇敌，将来即使后悔，也不可能把它消灭了。吴国的衰亡，是指日可待了。处在蛮夷之间而又帮助敌人，想用这种办法来谋求霸主地位，必定是不能成功的。”吴王不听劝告。伍子胥下来告诉别人说：“越国将用十年时间养育百姓，聚集财富，再用十年教育人民和训练军队。二十年以后，吴国的宫室恐怕将要变成沼泽地了！”

召公谏厉王止谤

《国语·周语上》

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凡作两番比喻。后贤务须逐番细读之，真乃精奇无比之文，不得止作老生常诵习而已。

厉王^①虐，国人谤^②王，召公^③告曰：“民不堪命^④矣！”（命虐，故也。）王怒，得卫巫^⑤，使监谤者。（巫有神灵，知谁曾谤也。）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⑥。（四字，写愈“不堪”，愈益谤，如画。）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⑦谤矣，乃不敢言。”（大愚人语。为此四字，所以必画“以目”四字。）召公曰：“是障^⑧之也，（一字断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民比川。）川壅^⑨而溃，伤人必多，（独写川。）民亦如之。（独写民。）是故为^⑩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⑪之使言。（双写川、民。数句川、民，本意明白，所以分注之者，要学其笔下凿凿然。）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⑫献诗，瞽^⑬献典^⑭，史^⑮献书^⑯，师^⑰箴^⑱，瞍^⑲赋^⑳，矇^㉑诵，百工^㉒谏，庶人传语^㉓，近臣尽规，亲戚补察^㉔，瞽、史教诲，耆、艾^㉕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故”字起，“之”字止，“而后”字转，“是以”字证，只是一句文字。）民之有口也，犹土^㉖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㉗出，犹其有原^㉘隰^㉙衍^㉚沃^㉛也，衣食于是乎生。（上曰民口犹川，言谤口也；此曰民品犹山川原隰，言斟酌之口也，不惟不犯重，须知正欲如此用笔，以力辨民口必宜敬听，不宜怒而监之。）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㉜败，所以阜^㉝财用、衣食者也。（上二句，本是精奇之论，故必须特与作释，此特与作释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二语，说谤之可宝如此，真是精奇无比！）成而行之^㉞，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㉟？”（“其与”，言其教诲我，即上“王然后斟酌”也，皆精奇之语！）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㉟王于彘^㉙。

注释：

①厉王：周厉王。 ②谤：指责。 ③召公：召穆公，周厉王的大臣，后辅佐周宣王。召，音 shào。 ④命：命令。 ⑤得卫巫：找着一个卫国的巫师。 ⑥以目：以眼神示意。 ⑦弭：音 mǐ，制止。 ⑧障：阻塞。 ⑨壅：堵塞。 ⑩为：治理。 ⑪宣：引导，开放。 ⑫公卿至于列士：公卿大臣直至大小官吏。周王室官职分为公、卿、大夫、士各级。士为下层官员，又分上士、中士、下士。 ⑬瞽：音 gǔ，乐官，又称太师。 ⑭典：乐典。 ⑮史：史官。 ⑯书：三皇五帝之书。 ⑰师：少师。 ⑱箴：针砭王阙，以正得失。 ⑲瞍：音 sǒu，没有眼眸的盲人，闭眼瞎子。 ⑳赋：背诵所献的诗。 ㉑矇：有眼睛而看不到东西的盲人。 ㉒百工：各种工匠艺人。 ㉓传语：把意见辗转传达以达周王。 ㉔补察：补过察政。 ㉕耆、艾：师、傅，太师、太傅。耆，音 qí。 ㉖土：地。 ㉗于是乎：从那里。 ㉘原：广阔而平坦之地。 ㉙隰：音 xí，低湿之地。 ㉚衍：低而平坦之地。 ㉛沃：有水灌溉之地。 ㉜备：预备。 ㉝阜：增多，增加。 ㉞成而行之：当成其美而见之施行。 ㉞其与能几何：其与我者能有多少。 ㉞流：放逐。 ㉞彘：音 zhì，古地名，在今山西霍县。

译文：

周厉王当政的时候，非常暴虐，国都里的人公开指责他。召穆公说：“百姓已经受不了您了！”厉王生气了，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派他监视公开指责自己的人。巫师将这些人报告给厉王，厉王就杀掉他们。从此，国都里的人人都不敢说话了，在路上熟人彼此遇见也只敢使眼神打个招呼。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止住怨言了，大家终于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是堵他们的口。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厉害。河水堵塞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冲破堤坝，那样伤害的人就多了，百姓也像河水一样。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通它，使它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放任他们，让他们讲话。因此，古时候的天子治理政事，命令公、卿以至列士献诗，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少师指正缺失，闭眼瞎子朗诵诗歌，睁眼瞎子背诵典籍，各类工匠在工作中规谏，百姓请人传话，近臣尽心规劝，亲戚查缺补漏，太师、太史进行教诲，元老大臣整理阐

明，然后君王考虑实行。所以政令总能得到推行而不违背事理。百姓有嘴，好像土地有高山河流一样，财富就从这里出来；好像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原和沃土一样，衣食就从这里产生。嘴用来发表言论，政策的好坏就建立在这上面。实行好的而防止坏的，这是丰富财富衣食的基础。百姓心里考虑的，嘴里就公开讲出来，天子要成全他们，将他们的意见付诸实行，怎么能堵住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嘴，那么这样的政权就维持不了多久了。”厉王不听。于是国都里的人再不敢讲话。三年以后，周厉王被流放到一个叫“彘”的地方去了。

周襄王弗许晋文公请隧

《国语·周语中》

其理甚直，其辞甚曲，其态甚婉，其旨甚辣。

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①，王劳^②之以地，辞，请隧^③焉。王弗许，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天下，大物，乃先王有之，曾无所利也；止是服物采章，稍与公、侯、伯、子、男有轻重之分，然亦实为临长百姓不得不尔，此不可以奸也。起得正大、明白，不难，难在又离奇，又疏快。）规方千里，以为甸服^④，（止于此耳。）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⑤兆民^⑥之用，以待不庭^⑦、不虞^⑧之患。（有此许多用处。）其余^⑨（甸服之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⑩宇^⑪，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不惟至公，又见至恩。）先王岂有赖^⑫焉。（完上语。）内官^⑬不过九御^⑭，外官不过九品^⑮，足以供给神祇而已，岂敢猷^⑯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⑰？（将写服物采章，先写九御、九品以为顿挫。要细看其“不过”字、“足以”字、“而已”字、“岂敢”字。）亦惟是死生之服物^⑱采章^⑲，以临长^⑳百姓而轻重^㉑布^㉒之，（“亦惟是”妙！始入正题也。隧为死之服物采章，今带一“生”字，且为大概之论也。百忙中，又特下“临长百姓”四字，分明将先王心事都说破。）王何异之有？（“异之”，为言希罕也。以上，先将隧说透毕。以下，反覆写弗许。）今天降祸灾^㉓于周室，余一人仅亦守府^㉔，又不佞以勤^㉕叔父^㉖，（叙子带启翟入周，襄王出居汜上事。）而班^㉗先王之大物^㉘以赏私德^㉙。其叔父实应^㉚且憎，以非^㉛余一人，（反如此说转来。妙，妙！）余一人岂敢有爱也？（又疾接此句，妙，妙！以上，写弗许已毕。以下，纯是刀斧剑戟之文。）先民^㉜有言曰：‘改玉改行^㉝。’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㉞，以创制天下，自显庸^㉟也，而缩取^㉟备物^㉞以镇抚百姓。余一人其流^㉞辟^㉞于裔^㉞土，何辞之有与？（直发出如许说话，不顾饿死人。就中最精细又是“更姓”二字，便有“流辟裔土”之句也。）若犹是姬姓^㉞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㉞，大物^㉞其未可改也。（看他一振一落，是何等笔墨。）叔父其懋^㉞昭^㉞明物，物^㉞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㉞变前之大章^㉞，以忝^㉞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又一振一落，此非重叠之文。盖上一振落，是为隧；此一振落，是为请。）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又直说至此，真尽情尽事之文。）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注释：

①晋文公：名重耳。曾平定周的内乱，迎取周襄王复位，以“尊王”相号召。 ②襄王：周襄王，其弟叔带谋夺王位，襄王逃往郑国。晋文公受其请求，支持其复位。 ③鄭：音 jiá，东周王都，在今河南洛阳。 ④劳：酬谢。 ⑤请隧：请求用天子的隧葬之礼。隧，墓道。只有天子可用墓道入葬。 ⑥甸服：王都直辖地。 ⑦百姓：百官有世功者。 ⑧兆民：万民。 ⑨不庭：庭，通“廷”。不服从朝廷。 ⑩虞：意外之变。 ⑪其余：除甸服以外的地方。 ⑫宁：安。 ⑬宇：居。 ⑭赖：利。 ⑮内官：宫中女官。 ⑯九御：九嫔。嫔主祭祀。 ⑰九品：九卿。卿主祭祀。 ⑱厭：音 yàn，通“餍”，满足。 ⑲度：法度。 ⑳服物：衣服器物。 ㉑采章：指颜色花纹的配合，古代等级制度在衣服器用及其颜色花纹上都有严格体现。 ㉒以临长：以此来监临。 ㉓轻重：尊卑的区别。 ㉔布：显示。 ㉕天降祸灾：指叔带之乱。 ㉖府：收藏国家文书的库府，这里代指国家固有的规章制度。 ㉗勤：劳。 ㉘叔父：天子称同姓诸侯。 ㉙班：通“颁”。 ㉚大物：指隧礼。 ㉛赏私德：酬谢别人给自己的恩德。 ㉜应：接受。 ㉝非：责怪。 ㉞先民：前人。 ㉞改玉改行：佩玉换了，行进的节奏也就有所不同。 ㉞更姓改物：更改姓名，改变历法和服色。指改朝换代。 ㉞创制天下，自显庸：为天子创建制度，自显用于天下。庸，通“用”。 ㉞缩取：收取。 ㉞备物：指死生之服物采章。 ㉞流：流放。 ㉞辟：戮，代指刑罚。 ㉞裔：远。 ㉞若犹是姬姓：指仍然是周朝的天下，周朝天子姓姬。 ㉞职：尊卑职分的规定。 ㉞大物：制度。 ㉞懋：音 mào，勤勉。 ㉞昭：光大。 ㉞物：指隧。 ㉞私劳：私德。 ㉞大章：典章制度。 ㉞忝：音 tiǎn，玷辱。

译文：

晋文公使周襄王在鄭邑重新登上王位，襄王非常感激，想拿土地来酬谢他，晋文公婉言推辞，却要求允许他死后用天子灵柩享受墓道埋葬的隧葬礼。襄王不允许，说道：“当年我们的先王掌管天下，划出方圆千里的土地作为王都直辖地，用来供奉天神和地神，用来给百姓万民提供衣食，以便对付不服从朝廷的诸侯和不能预料到

的患难。其余的土地，平均分给公、侯、伯、子、男各级贵族，使他们安居乐业，从而安分守己，不致因触犯社会制度而犯罪。先王哪里得到了什么特别的好处呢？他的内宫只有九个妃子，外官只有九种官员，足够用来供奉天地神灵，用来举行祭祀就行了，哪里胆敢尽情满足他自己的各种爱好和欲望，而破坏各种法度呢？天子和庶人，只有生前的衣服和死后的祭物的色彩花纹不同，这是用来表示谁是治理百姓的君长，并表示尊卑贵贱的区别，除此之外，天子和其他人还有什么两样呢？现在上天给周王室降下灾祸，寡人也只是看守住先王留下的老规矩而已，没有什么大的作为。现在自己无能，以致烦劳您前来帮忙，如果分出先王的葬礼，用来报答您对我的恩德，恐怕您即使接受它，也会感到不妥，甚至会责备我，我个人怎么敢存吝惜的心情呢？前人有句话说：“换了佩玉，就要改变步伐”。如果您能使自己的伟大德行发扬光大，更换姓氏和制度，创建掌管天下的大业，显示了自己的功劳，那么，您就穿起天子的衣服，来统治安抚百姓，我个人即使被处罚流放到边远的地方，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您还姓姬，就仍将处于诸侯的地位，仍然遵守先王规定的职分，那么，只有天子才能用的隧葬礼您就不能享受了。您还是努力做好事立功立德吧，天子的隧葬礼将会不招自来，我怎么敢为了酬谢您对我的恩德，就改变从前的庄严规章，玷辱天下的人民，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先王和百姓呢？还要政令干什么呢？假如不是这样，您有自己的土地，就开墓道行隧葬礼，我又哪里能知道呢？”晋文公于是不敢再提请隧葬的要求，接受了土地就回去了。

单子知陈必亡

《国语·周语中》

此篇，篇法不论，只细看其字法。

定王^①使单襄公^②聘^③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火朝觌矣^④，道茀^⑤不可行也，(一。)候^⑥不在疆，(二。)司空^⑦不视涂^⑧，(三。)泽不陂^⑨，(四。)川不梁^⑩，(五。为下辰角见一段案。)野有庾积^⑪，(六。)场功未毕^⑫，(七。)道无列树，(八。)垦田若蓺^⑬，(九。为下周制有之一段案。)膳宰^⑭不致饩^⑮，(十。)司里^⑯不授馆^⑰，(十一。)国^⑱无寄寓，(十二。)县无旅舍，(十三。为下周之秩官一段案。)民将筑台^⑲于夏氏^⑳。(十四。)及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㉑南冠^㉒以如^㉓夏氏，留宾弗见。(十五。为下先王之令一段案。)

单子归，告王曰：“陈侯不有大咎^㉔，国必亡。”王曰：“何故？”对曰：“夫辰角见^㉕而雨毕，天根^㉖见而水涸，本^㉗见而草木节解^㉘，驷^㉙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㉚。故先王之教曰：(引古。)‘雨毕而除道^㉛，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㉜，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再引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㉝曰：‘收而^㉞场功，侍^㉟而畚^㉟揭^㉟，胥室^㉟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㉟于司里^㉟。’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陈国，(入今陈。)火朝觌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一结。)

“周制有之曰：(引古。)‘列树以表道^㉟，立鄙食^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㉟，薮有圃草，圃^㉟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余无非谷土^㉟，民无悬耜^㉟，野无奥草^㉟，不夺农时，不蔑^㉟民功。有优^㉟无匮，有逸无罢^㉟。国^㉟有班事，县有序民^㉟。’今陈国(入今陈。)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㉟而不收，民罢于逸乐，是弃先王之法制也。”(二结。)

“周之《秩官》有之曰：(引古。)‘敌国^㉟宾至，关尹^㉟以告，行理^㉟以节^㉟逆^㉟之，候人为导，卿出郊劳^㉟，门尹除门^㉟，宗祝^㉟执祀，司里授馆，司徒^㉟具徒^㉟，司空视

涂^⑧，司寇^⑨诘奸^⑩，虞人^⑪入材^⑫，甸人^⑬积薪，火师^⑭监燎^⑮，水师^⑯监濯^⑰，膳宰致飧^⑱，廪人^⑲献饩^⑳，司马^㉑陈刍^㉒，工人^㉓展^㉔车，百官各以物至^㉕，宾入如归。是故小大^㉖莫不怀爱。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而皆官正^㉗莅事^㉘，上卿监之。若王巡守^㉙，则君亲监之。’今虽朝^㉚也不才，(入今陈。)有分族^㉛于周，承王命以为过宾^㉜于陈，而司事^㉝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三结。)

“先王之令有之曰：(引古。)‘天道赏善而罚淫^㉞，故凡我造国，无从匪彝^㉟，无即慆淫^㉟，各守尔典，以承天休^㉟’。今陈侯(入今陈。)不念胤续之常^㉟，弃其伉俪妃嫔，而帅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殃姓矣乎？(四结。)陈^㉟，我大姬^㉟之后也。弃袞冕^㉟而南冠以出，不亦简^㉟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再结。)

“昔先王之教，茂^㉟帅^㉟其德也，犹恐陨越^㉟。若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将何以守国？居大国^㉟之间，而无此四者，其能久乎？”(总收。)

六年^㉟，单子如^㉟楚。八年，陈侯杀于夏氏。(纪是年，以见其验之速也。)九年，楚子入陈。

注释：

- ①定王：周定王。 ②单襄公：名朝，又称单子，周定王的大臣。单，音 shàn。
 ③聘：访问。 ④火朝觌矣：心星早上出现了，指时间到了夏历十月。觌，音 dí，出现。
 ⑤茀：音 fú，草多。 ⑥候：掌管迎送宾客的官员。 ⑦司空：管理道路的官员。
 ⑧涂：通“途”，道路。 ⑨不陂：不筑堤坝。陂，音 bēi，堤坝。 ⑩不梁：不架桥。梁，桥。
 ⑪庾积：露天堆放粮食。庾，音 yǔ。 ⑫场功未毕：禾场未曾修完。
 ⑬蕡：音 yì，茅草芽。 ⑭膳宰：掌管饮食的官。 ⑮致饩：不致送牲畜。饩，音 xì，活性口；生肉。
 ⑯司里：掌管客馆的官员。 ⑰馆：宾馆。 ⑱国：都城。 ⑲台：楼台。
 ⑳夏氏：指陈国大夫夏征舒家。 ㉑孔宁、仪行父：陈国的大夫。 ㉒南冠：戴着楚国的帽子。
 ㉓如：往。 ㉔咎：音 jiù，灾难。 ㉕辰角见：角星早上出现，指时间到了夏历九月初。辰，通“晨”。角，大角星，现名角宿一。见，通“现”。 ㉖天根：天根星。
 ㉗本：氐星。氐，音 dī。 ㉘节解：枯黄凋落。 ㉙驷：房星。 ㉚戒寒：预警天寒。
 ㉛除道：修整道路。 ㉜备藏：准备收藏。 ㉝儆：音 jǐng，警告。
 ㉞而：通“尔”。 ㉟待：音 zhì，准备。 ㉟畚：音 běn，用竹篾编成的盛土器具。

③7揭:音 jū, 抬土工具。 ③8营室:星名, 夏历十月的黄昏运行到天空正中, 古人认为这时可以营造宫室。 ③9期:汇集。 ④0司里:官名。 ④1表道:标识道路的远近。 ④2鄙食:在郊外路边向行人供应饮食的房屋。 ④3寓望:寄宿的寓所和候望的人。 ④4囿:音 yòu, 园林。 ④5谷土:种谷之土。 ④6耜:音 sì, 一种用于翻土的农具。 ④7奥草:很深的草。 ④8蔑:弃。 ④9优:宽裕。 ⑤0罢:通“疲”, 劳累。 ⑤1国:城邑。 ⑤2序民:劳役交替有序。 ⑤3功成:庄稼成熟。 ⑤4故国:相等之国。 ⑤5关尹:把守关口的官吏。 ⑤6行理:掌管接待宾客的官员。 ⑤7节:符节。 ⑤8逆:欢迎。 ⑤9劳:慰问。 ⑥0除门:扫除门庭。 ⑥1宗祝:负责礼仪的官员。 ⑥2司徒:负责征发徒役的官员。 ⑥3具徒:分派服务人员。 ⑥4视涂:巡视道路。 ⑥5司寇:负责治安的官员。 ⑥6诘奸:盘问有无坏人。 ⑥7虞人:掌管山泽的官员。 ⑥8入材:供应木材。 ⑥9甸人:负责照明柴薪的官员。 ⑦0火师:负责灯烛火事的官员。 ⑦1监燎:监视照庭大烛。 ⑦2水师:负责各种用水事务的官员。 ⑦3濯:音 zhuó, 洗濯的事务。 ⑦4飧:音 sūn, 熟食。 ⑦5廪人:负责粮仓的人。 ⑦6饩:谷米。 ⑦7司马:管养马人。 ⑦8陈刍:拿出草料。 ⑦9工人:负责手工业的人。 ⑧0展:摆出。 ⑧1各以物至:各自把自己掌管的物资拿出。 ⑧2小大:大小官吏。 ⑧3官正:官长。 ⑧4莅事:亲自办事。 莅, 音 lì。 ⑧5巡守:到各诸侯国视察。 ⑧6朝:单子自称。 ⑧7分族:周王的同姓。 ⑧8过宾:借路经过。 ⑧9司事:负责有关事情的人。 ⑨0淫:淫恶。 ⑨1匪彝:违背常规的行为。彝, 常规。 ⑨2无即慆淫:不迁就怠惰纵乐。即, 迁就。慆, 音 tāo, 怠慢。 ⑨3休:福禄。 ⑨4胤续之常:子孙后代之常理, 这里指伦理常情。 ⑨5陈:陈国国君。 ⑨6大姬:周武王的女儿, 嫁给陈国国君的始祖为妻。大, 通“太”。 ⑨7袞冕:音 gǔn miǎn, 帝王的礼服和帽子。 ⑨8简:怠慢。 ⑨9茂:努力, 尽力。 ⑩0帅:通“率”, 遵行。 ⑩1陨越:堕落。 ⑩2大国:指晋、楚。 ⑩3六年:周定王六年。 ⑩4如:到。

译文:

周定王派单襄公访问宋国, 顺便向陈国借路, 以便到楚国访问。那时已是早晨能见到火星的时节, 但在陈国, 路上长满了杂草, 难以通行, 外交人员不在边境迎接宾

客，司空不巡视道路，湖泊不设堤坝，河上不架桥梁，田野有露天堆积的谷物，禾场未曾修完，路旁没有种树，田地里的作物小得像茅草芽。膳夫不供应食物，司里不提供客馆，国都没有寄宿的寓所，县城没有旅舍，百姓还要给夏氏修筑楼台。到了陈国都城，陈侯和他的两个大夫孔宁和仪行父戴了楚冠到夏姬家里，丢下客人不见。

单襄公回来报告给周定王说：“陈侯即使没有杀身之祸，陈国也一定要灭亡。”周定王说：“这是什么缘故呢？”单襄公回答说：“当大角星在早晨出现的时候，便到了枯水季节；天根星在早晨出现的时候，水沟中的水便枯竭了；氐星在早晨出现的时候，草木便凋落了；房星在早晨出现的时候，便要下霜了；心星在早晨出现的时候，凉风便预告严寒的到来。所以，先王的教导说：‘没有雨水了，就要修理道路；河水枯干了，就要造好桥梁；草木凋落了，就要储备收藏谷物；下了霜，就要置办好冬衣；凉风吹来，就要修整城郭房屋。’所以夏代的月令说：‘九月修道路，十月建桥梁。’它及时警告人们说：结束你的场院的农事，备齐你的盛土和抬土的工具，定星到了天空正中，开始营造房屋，火星刚在早晨出现的时候，就把建筑工具汇集到司里处。这是先王之所以不花费财物，就能给天下百姓普遍地施予恩德的原因啊！现在在陈国早晨能见到火星了，可是道路好似被堵塞一样，田野、场院里的谷物就好像已被扔在那儿，湖泊不设堤坝，水上没有船只和桥梁，这是废弃先王的教导啊！”

“《周制》有这样的话：‘种植树木，用来标明道路的远近；在郊外沿途设立供应饮食的房屋，接待来往的客人；都城的近郊有牧场；边境有客舍和迎送宾客的人；洼地里长有茂盛的野草；范围中有树林和水池；都是用来防备灾害的啊。其余的地方，也没有不种五谷的，百姓不把农具挂起来，田野里没有深草，不耽误农耕季节，不浪费农民的劳力。百姓生活富裕而不致困乏，生活安乐而不觉疲劳；都城的劳役有一定的安排，郊县的劳役交替有序。’而今，陈国的路程无从计算，田地埋没在乱草中间，谷物成熟却不收获，百姓由于陈侯腐化享乐的行为而疲惫不堪，这是丢掉先王法规制度的表现啊！”

“周代的《秩官》有这样的说法：‘具有同等地位的国家的宾客来访，关尹便报告国君，行理拿着符节去迎接他，候人充当向导，卿士到郊外慰劳，门尹扫除门庭，宗伯和大祝陪同宾客到宗庙执行祭仪，司里安排馆舍，司徒调派仆役，司空视察道路，司寇负责治安，虞人供应木材，甸人积聚柴薪，火师监察门庭的火烛，水师监察盥洗事宜，膳夫送上熟食，廪人进献粮食，司马摆出喂牲口的草料，匠人检修客人的车辆，百官各自送来供应的物品。宾客来了，好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宾客不论身份高低，没有哪个不感激盛情的。如果大国的宾客到来，就依照序列提高一等，更加敬

重。若是天子的使臣到宋，就派主管部门的长官亲临接待，使上面监察他们。如果天子来巡视，那么国君就得亲自手执接待文书，进行迎接。’我虽然没有才能，但毕竟与周王室有着亲族关系，秉承天子的命令作为过路的宾客到了陈国，然而主管宾客的官吏没有谁来照面，这是蔑视先王的制度啊！”

“先王的遗训有这样的活：‘天道奖赏善良，惩罚淫邪。所以凡是我们治理国家，都不许发生非法的事情，不迁就怠懈和淫乱的人；人人各自遵守自己的常规，才能获得上天的保佑。’现在陈侯不考虑伦理常情，抛弃他的后妃，反而率领他的左右大臣到夏氏那里纵情淫乐，不是亵渎自己的姓氏吗？陈国是我们大姬的后代啊，陈侯扔下礼服礼冠，反而戴着楚冠出去，不是轻忽正常礼法了吗？这又是违犯先王的命令啊！”

“从前先王教导，尽力遵行德政，还害怕坠落。如果废弃先王的教导，抛开先王的制度，轻视先王的臣子而冒犯先王的法令，而又依仗什么来保住国家呢？陈国夹在大国中间，而不依照以上四条治国之本，能长久得了吗？”

定王六年，单襄公到楚国。八年，陈灵公被夏征舒所杀。九年，楚庄王攻入陈国。

敬姜教子逸劳

《国语·鲁语下》

极参差，极严整，极径直，极曲折。读其参差，须学其严整；读其径直，须学其曲折。

公父文伯^①退朝，朝^②其母，其母方^③绩^④，（奇！）文伯曰：以歎^⑤之家（只四字，便写尽淫心。）而主^⑥犹绩，惧干^⑦季孙^⑧之怒也，其以歎为不能事^⑨主乎！”（无多句，却有三四折，便要细读，不止读下文也。）

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僮子^⑩备官^⑪而未之闻^⑫邪？（通篇谈论，看他如此起笔，读之瞿然失惊。妙，妙！）居^⑬，吾语女^⑭。昔圣王之处^⑮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⑯其民而用之，故长王^⑰天下。（头。瘠土劳民，长王天下，千载至言。）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⑱，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双释劳民。“思”字，妙理！“忘”字，妙理！）沃土之民不材^⑲，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双释“瘠土”、“不材”，妙理！“莫不向义”，妙理！）是故天子大采朝日^⑳，与三公、九卿祖^㉑识地德^㉒；（春分，朝日。）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㉓、惟旅^㉔、牧^㉕、相^㉖，宣序^㉗民事；（日中。）少采夕月^㉘，与太史^㉙、司载^㉚纠虔^㉛天刑^㉛；（秋分，夕月。）日入监九御^㉛，使洁奉禘^㉛、郊之粢盛^㉛，（日入。）而后即安^㉛。（第一段，天子劳。）诸侯朝修天子之业^㉛命^㉛，（朝。）昼考^㉛其国职^㉛，（昼。）夕省其典刑，（夕。）夜儆^㉛百工^㉛，使无慆^㉛淫，（夜。）而后即安。（第二段，诸侯劳。）卿大夫朝考其职，（朝。）昼讲其庶政，（昼。）夕序^㉛其业，（夕。）夜庀^㉛其家事，（夜。）而后即安。（第三段，卿大夫劳。）士朝而受业^㉛，（朝。）昼而讲贯^㉛，（昼。）夕而习复，（夕。）夜而计过^㉛无憾，（夜。）而后即安。（第四段，士劳。）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明。）晦^㉛而休，（晦。）无日以怠。（第五段，庶人劳。）王后亲织玄紝^㉛，（王后绩，一。以下，皆女工。）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紩^㉛、綖^㉛。（公侯夫人绩，二。）卿之内子^㉛为大带^㉛，（卿内子绩，三。）命妇^㉛成祭服，（命妇绩，四。大夫妻也。）列士^㉛之妻加之以朝服。（士妻绩，五。）自庶士^㉛以下，皆衣^㉛其夫。（庶民妻绩，六。）社^㉛而赋事^㉛，烝^㉛而献功^㉛，（二句，总上女工。）男女效绩，愆^㉛则有辟^㉛，（二句，总前男女。）古之制也。（总住。）君

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重申心力必劳。）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⑥，（曲折。）朝夕处事^⑥，犹恐忘先人之业。（曲折。）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曲折。）吾冀而^⑥朝夕修^⑥我，曰：‘必无废先人。（曲折。）’尔今曰：‘胡不自安？’（曲折。）以是承^⑥君之官，余惧穆伯^⑥之绝祀^⑥也。”（曲折。看他十数曲折。）

仲尼闻之曰：“弟子志^⑥之，季氏之妇不淫矣！”（季氏之妇，季氏合族诸妇也。不淫，皆勉力于劳也。）

注释：

- ①公父文伯：即公父歔，公父穆伯与敬姜之子，春秋时鲁国大夫。歔，音 chū。
- ②朝：问候。 ③方：正在。 ④绩：绩麻，搓麻线。 ⑤歔：文伯的名字。 ⑥主：主母，即敬姜，早寡，“敬”是谥号。 ⑦干：冒犯。 ⑧季孙：季康子，鲁国正卿。敬姜是其叔祖母。 ⑨事：供养。 ⑩僮子：无知童子。 ⑪备官：做官。 ⑫未之闻：没有告知做官的道理。 ⑬居：坐下。 ⑭女：通“汝”。 ⑮处：安置。 ⑯劳：使勤劳。 ⑰王：音 wàng，统治。 ⑱淫：邪恶。 ⑲材：成材。 ⑳大采朝日：穿五彩礼服祭祀太阳。 ㉑祖：效法。 ㉒地德：古人认为地生万物，有德于人。 ㉓师尹：大夫官。 ㉔惟旅：众士。 ㉕牧：州牧。 ㉖相：国相。 ㉗宣序：全面安排。 ㉘少采夕月：穿三彩礼服祭祀月亮。 ㉙太史：古代掌管史书历法的官员。 ㉚司载：掌管天文的官员。 ㉛纠虔：恭敬。 ㉜刑：法。 ㉝九御：九嫔，宫中的九种女官。 ㉞禘：音 dì，古时天子祭祀祖先的大典。 ㉟粢盛：音 zī chéng，古代盛在礼器内以供祭祀用的谷物。 ㉞安：休息。 ㉞业：事业。 ㉞命：命令。 ㉞考：考察。 ㉞国职：国家事务。 ㉞儆：音 jǐng，警戒。 ㉞工：官。 ㉞慆：音 tāo，怠慢。 ㉞序：检点。 ㉞庀：音 pǐ，治理。 ㉞受业：受事于朝。 ㉞貫：事。 ㉞计过：审察自己的言行。 ㉞晦：天黑。 ㉞玄紼：王冠两旁用来悬挂分垂于两耳侧的玉饰的黑色丝绳。紼，音 dǎn。 ㉞紩：音 hóng，冠冕上的带子。 ㉞綰：音 yán，盖在冠冕上的布。 ㉞内子：嫡妻。 ㉞大带：用黑帛做的束腰带。 ㉞命妇：大夫之妻。 ㉞列士：元士，上士。 ㉞庶士：下士。 ㉞衣：音 yì，给……做衣服。 ㉞社：春分时祭祀土地神。 ㉞赋事：向神祈祷农桑之事。 ㉞烝：音

zhēng, 冬天的祭祀。 ⑥2 献功: 贡献出劳动的成果。 ⑥3 懈: 音 qiān, 过失。 ⑥4 辟: 处罚。 ⑥5 下位: 这里指大夫, 地位不高。 ⑥6 处事: 置身于做事。 ⑥7 而: 通“尔”, 你。 ⑥8 修: 警告。 ⑥9 承: 担任。 ⑦0 穆伯: 指文伯的父亲。 ⑦1 绝祀: 指家族灭亡。 ⑦2 志: 记。

译文:

鲁国大夫公父文伯退了朝, 去拜见他母亲, 看见母亲正在纺麻。文伯说: “像我们这样的官宦人家, 您还纺麻, 恐怕国君季孙见了都会生气吧? 他以为我不孝敬您呢。”

他的母亲叹口气说: “鲁国怕要灭亡了吧? 让你这样的孩子做官, 你还没听过做官的道理吗? 坐下, 我告诉你。从前圣明的君主总是把人民安置在土地贫瘠的地方, 使他们保持勤劳, 便于驱使, 这样, 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了。人民勤劳了就会想到节俭, 想到节俭就会有善良的心; 人们安逸了就会纵欲放荡, 纵欲放荡就会忘记善良, 忘了善良就会生出坏心肠。土地肥沃之地的人民不成材, 是由于过于纵欲放荡啊。土地贫瘠地方的人民没有一个不向往正义的, 是由于勤劳啊。所以天子每年在春分的早晨, 都要穿着五彩的礼服去朝拜太阳, 和三公、九卿效法、了解地德; 到了日中的时候, 考察国家的政治, 以及百官有关施政的一切事务; 大夫和各级地方长官辅助天子全面安排百姓的事情; 天子在每年秋分的傍晚, 穿着三色的礼服, 去祭祀月亮神, 和太史、司载恭恭敬敬地观看由天上变化所显示出来的征兆; 日落的时候, 去监察九嫔, 让她们整洁地准备好禘祀、郊祀用的祭品, 然后才去安睡。诸侯早上办理天子交代下的事情和命令, 白天考察自己国内的工作, 傍晚检查自己执行法令和刑罚的情形, 夜里告诫官员, 教他们不要怠慢放荡, 然后去安歇。公卿大夫早上考察自己的工作, 白天商讨各种政务, 傍晚一件一件地检查工作, 夜里治理封地里的事情, 然后才去安寝。士人早上接受任务, 白天讲习, 傍晚复习, 夜里省察一天来有没有过失, 没有过失, 然后安歇。从庶人以下, 天亮做事, 天黑了休息, 没有一天懒惰。王后亲自编织各种官服上的花纹, 公爵侯爵的夫人还要编织用于冠冕上的带子和布, 卿的妻子做束腰带, 大夫的妻子做祭服, 列士的妻子还要做朝服。从庶士以下的妻子,

都给自己的丈夫做衣裳。春分社日布置农桑的事情，冬祭的时候献出自己的劳动成果，男男女女都尽力做出成绩，有过失就要定罪。这是古代的规矩。官员从事脑力劳动，百姓从事体力劳动。这是先王传下来的教训。从上到下，谁敢游手好闲？现在我是个寡妇，你又做着下大夫的官儿，从早到晚做事情，还怕忘记祖先的业绩。现在竟然生出这种懒惰的心思，怎么能逃脱惩罚呢？我希望你早晚都能提醒我说：‘一定不要忘记祖宗！’你今天却说：‘为什么不自己安乐安乐？’用这种怠懈的心思接受国君派你做的官职，我怕你父亲要绝后啊！”

孔子听到这件事说：“弟子们记住这些话，季家的妇人从不贪图安逸啊！”

叔向贺贫

《国语·晋语八》

读柳子厚贺失火，不如先读此。看他写栾家三世，有许多转折；写郤家，却又是一直，极尽人事天道。

叔向^①见韩宣子^②，宣子忧贫，叔向贺之。（奇文。）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③，无以从二三子^④，吾是以忧，子贺我何故？”（好。）对曰：“昔栾武子^⑤（更不说甚道理，竟直举一家。）无一卒之田^⑥，其官^⑦不备其宗器^⑧，（贫。）宣^⑨其德行，顺^⑩其宪则^⑪，使越^⑫于诸侯。（德。）诸侯亲之，戎、狄怀^⑬之，以正晋国，行刑^⑭不疚^⑮，以免于难^⑯。（岂非可贺，举验贫之宜贺已毕。下，又曲折详写其子孙，妙，妙！）及桓子^⑰，骄泰^⑱奢侈，贪欲无艺^⑲，略则行志^⑳，假贷居贿^㉑，（不贫，又无德。）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编写其事之反。）及怀子^㉒，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改桓”，是贫；“修武”，是德。）可以免于难，而离^㉓桓之罪，以亡^㉔于楚。（“桓”之免难，是贫之可贺，乃又及其子孙；“怀”之离罪，是不贫之可吊，若不于其身，又必于其子孙也。以上，举一家以验贫之宜贺。）夫郤昭子^㉕，（又直举一家。）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富。）恃其富宠^㉖，以泰^㉗于国。（无德。）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㉘。（岂非可吊，举验富之宜吊已毕。下，亦作曲折。）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五大夫，三卿，为八也。）其宠大矣，一朝而灭，莫之哀也，惟无德也。（以上，再举一家，以验富之宜吊。）今吾子（入正文。）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㉙不暇，何贺之有？”（反，又奇文。）

注释：

①叔向：羊舌肸，晋国大夫。肸，音 xī。②韩宣子：名起，晋国的卿。③实：指财产。④二三子：指同时当卿和大夫的人。⑤栾武子：栾书，晋国上卿。⑥一卒之田：一百顷地。⑦宫：通“宫”，住的房子。⑧宗器：祭宗庙的礼器。⑨宣：宣扬。⑩顺：遵守。⑪宪则：法度。⑫越：传播。⑬怀：人心归向。⑭行刑：执行国家法律。⑮疚：音 jiù，诟病。⑯以免于难：指栾武子曾杀晋厉公，以立晋悼公。因栾武子德行好，故未被治弑君之罪。⑰桓子：栾黡，栾书的儿子，晋国大夫。黡，音 yǎn。⑱骄泰：骄纵。⑲艺：极限。⑳略则行志：忽略宪则，而行贪欲之志。㉑贿：财物。㉒怀子：栾盈，栾黡之子，晋国的下卿。㉓离：通“罹”，遭受。㉔亡：逃奔。㉕郤昭子：晋国的卿。郤，音 xī。㉖宠：尊荣。㉗泰：骄纵。㉘绛：晋国都城。㉙吊：哀伤。

译文：

叔向去见韩宣子。宣子正为自己贫困而发愁，叔向反而祝贺他。宣子说：“我有公卿的名义，而没有做公卿的财产，没有钱跟诸位卿大夫交际应酬，我为这事忧虑。您反倒祝贺我，这是什么缘故啊？”叔向回答说：“从前，晋国的栾武子的田地还不到一百顷，他的宫室中甚至置办不起祭祀的礼器；但他能传播美德，顺从法度，使他的德行远扬到诸侯各国。诸侯们与他亲近，戎、狄也都归顺他，故而能治好晋国。他执行法令很公正，没有什么毛病，故而他杀了国君别人也不能拿他怎么办。到了桓子，他骄横恣肆，非常奢侈，贪欲没有止境，违反法度，任意妄行，借贷货币，聚敛钱财；他是应当遭到灾难的，可是他依靠父亲栾武子的美德声誉，平安地过完了一辈子。到了怀子，他改变了桓子的做法，而修行祖父栾武子的美德；本来可以免于灾难，然而他遭受桓子的罪恶的连累，而逃亡到楚国。至于郤昭子，他的财富抵得上国家的一半，他家的臣仆抵得上全国军队的一半，他仗恃他的财富与宠荣，在国中骄横跋扈。结果，他自身死于朝廷之上，他的宗族又在绛城全部被杀。要不这样，那八位姓郤的贵族，五位是大夫，三位是卿，他们的恩荣宠禄可就大极了。但一朝被诛灭，没有人

怜悯他们，只是由于他们没有德行啊。现在，你有栾武子那样的清贫，我以为您也能奉行他的美德，因此，我向您祝贺。如果您不忧虑自己道德不能建立，却忧虑财物不足，那么，我想哀吊您还唯恐来不及，还能祝贺您什么呢？”

王孙圉对简子

《国语·楚语下》

以二贤人为宝，固是正论，然已被后人盗袭至烂腐。其又以云连徒洲为宝，即后人至今未见临摹也。可见后人只是口头依样乱说，古人则尽是真实见识，真实本事。看他三样宝串成一片，便可信。

王孙圉^①聘^②于晋，定公^③飨之，赵简子^④鸣玉以相^⑤，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⑥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几何世也。）曰：“未尝为宝。（一句答，最辣手。）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⑦，（奇妙！又无腐状。）能作训辞^⑧，以行事^⑨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最要此句，所以无腐状。）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⑩百物，以朝夕献^⑪善败^⑫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⑬；（最要此句。）又能上下^⑭说^⑮乎鬼神，顺道^⑯其欲恶^⑰，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最要此句。上一“使”字，此二“使”字，参差。）又有薮^⑯曰云连徒洲^⑰，（宋人能作上二语，不能作此一语，是以有腐状也。）金^⑲、木、竹、箭^⑳之所生也。（句法参差。）龟^㉑、珠、角^㉒、齿^㉓、皮、革、羽、毛，所以备赋^㉔，以戒不虞^㉕者也。（句法参差。）所以共^㉖币帛^㉗，以宾^㉘享^㉙于诸侯者也。（句法参差。）若诸侯之好币具^㉚，（云连徒洲。）而导之以训辞，（观射父。）有不虞之备，而皇神相^㉛之，（左史倚相。又将三段串作一片。）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诸侯，而国民保焉。此楚国之宝也。（奇妙！收。）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焉？（再答白珩毕。）“圉闻国之宝，六而已（重起奇文，以刺其鸣玉，与白珩无复干。）：圣^㉝能制议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㉞，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㉟足以宪^㉟臧否^㉟，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㉟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若夫咤噭^㉟之美，（鸣玉声也。）楚虽蛮夷，不能宝也。”

注释：

①王孙圉：楚国大夫。圉，音 yǔ。②聘：访问。③定公：晋定公。④赵简子：晋国的卿。⑤鸣玉以相：鸣其佩玉以相礼，指陪同招待。相，音 xiàng。⑥白珩：楚国的一块贵重的玉。珩，音 héng。⑦观射父：楚国大夫。射父，音 yì fǔ。⑧训辞：外交文件。⑨行事：交往。⑩叙：解说。⑪献：提供。⑫善败：善恶成败。⑬业：功业。⑭上下：天地。⑮说：通“悦”。⑯道：通“导”。⑰欲恶：爱恶。⑲薮：音 sǒu，湖泽。⑲云连徒洲：指沼泽云梦泽。⑳金：铜、铁等金属。㉑箭：小竹。㉒龟：龟甲。㉓角：牛角。㉔齿：象牙。㉕赋：军用物资。㉖不虞：没有料到的灾难。㉗共：通“供”，供应。㉘币帛：做为礼物的丝绢，这里泛指礼物。㉙宾：招待。㉚享：赠送。㉛具：齐备。㉜相：保佑。㉝圣：贤明有才能的人。㉞嘉谷：好的收成。㉟龟：龟甲，古人用龟甲占卜吉凶。㉟宪：表明。㉟臧否：音 zāng pǐ，好坏；善恶。㉟金：金属，主要指兵器。㉟哗嚣：浮华不实。

译文：

王孙圉到晋国访问，晋定公设宴招待他，赵简子陪同招待，鸣其佩玉以相礼。他问王孙圉道：“楚国的白珩还在吗？”王孙圉回答说：“还在。”简子说：“它作为宝贝，有多长时间呢？”王孙圉说：“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宝贝。楚国所视为宝贝的，叫做观射父。他善于辞令，能到各诸侯国办事，使人家无法拿我们国君做话柄。又有左史倚相，能根据古代典籍，来说明各种事物，时时对我们国君提供前人的成败事例，使我们国君不忘记先王的业绩，他还能上下博得天地神灵的欢心，顺应它们的好恶之情，使神灵对楚国没有怨恨。此外，又有一个大沼泽，叫做云连徒洲，那是金、木、竹、箭、龟、珠、角、齿、皮、革、羽、毛等物产的来源，这些物产可以提供兵赋，预防意外事件。可以作为礼物，供招待和馈赠诸侯之用。如果诸侯喜欢的礼物备齐了，再用辞令来加以疏通，有了预防意外事件的准备，又得到天神的保佑，我们国君也许可以不得罪诸侯，而国家和人民也得以保全了。这些才是楚国的宝贝，至于那白珩，不过是先

王的一个小玩意，它有什么可宝贵的呢？”“我听说国家的宝贝，不过六种：有才德能创造、评判各种事物，并能辅佐治理国家的人，就把它作为宝贝；玉器可以用来保佑好收成，使农作物不受水旱灾害，就把它作为宝贝；龟甲能表明吉凶，就把它作为宝贝；珍珠足以防御火灾，就把它作为宝贝；金属做成武器，可以防御战乱，就把它作为宝贝；山林湖泽足以供给财物用品，就把它作为宝贝。至于那浮华不实的美玉，楚国虽然是落后的蛮夷之邦，也不能把它当成宝贝。”

范雎见秦王

《战国策·秦策》

最是宽衍之调，选之者，欲后贤学其晓畅，学其萧疏耳。晓畅、萧疏，乃初发笔时之至宝也！

秦昭王^①见范雎^②于离宫^③，敬^④执^⑤宾主之礼。范雎辞让。……秦王屏^⑥左右，宫中虚无人，(写此为深言地也。)秦王跪而进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⑦。”(好写。)有间，秦王复请，范雎曰：“唯唯。”(好写。)若是者三。秦王跽^⑧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三句凡三换。)

范雎谢曰：“非敢然也。(好写。下方启齿。)臣闻始时^⑨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⑩之滨耳。若是者^⑪，交疏^⑫也。(交疏，作半句写。)已^⑬，一说而立为太师^⑭，载与俱归^⑮者，其言深^⑯也。(已，已而也。言深，作半句写。)故文王果^⑰收功^⑱于吕尚，卒擅^⑲天下而身立为帝王。(交疏言深，其利如此。)即使^⑳文王疏吕望而弗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㉑，而文、武无与成其王^㉒也。(反覆最快，此是笔下宾句，却是意中主句。)今臣，羁旅^㉓之臣也，交疏于王，(因上先引入自意，便见婉贴之甚。)而所愿陈^㉔者，皆匡^㉕君臣之事，处^㉖人骨肉之间^㉗，愿以陈臣之陋忠^㉘，而未知王心^㉙也，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㉚也。(措辞婉贴之甚。)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上意已尽。此句忽然飏开，遂成曼衍之篇。)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㉛于后，然臣弗敢畏也。(紧紧翻过，下别生“患”、“忧”、“耻”三字，开下三段。)大王信行^㉜臣之言，死不足以^㉝臣患^㉞，(不足患。)亡^㉟不足以^㉟臣忧，(不足忧。)漆身^㉟而为厉^㉟，被^㉟发而为狂，不足以^㉟臣耻。(不足耻。下逐段应。)五帝之圣而死，三王^㉟之仁而死，五伯之贤而死，乌获^㉟之力而死，奔、育^㉟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处^㉟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㉟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臣何患^㉟乎？(应不足患。)伍子胥^㉟橐载^㉟而出昭关^㉟，夜行而昼伏^㉟，至于陵水^㉟，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㉟，乞食于吴市，卒兴^㉟吴国，阖闾为霸。使^㉟臣得进谋^㉟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㉟不复见，是臣说之行^㉟也，臣何忧乎？(应不足忧。)箕子^㉟、接舆^㉟，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无益于殷、

楚。使臣得同行于⁵⁸箕子、接舆，可以补所贤⁵⁹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又何耻乎？（应不足耻。）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尽忠而身蹶⁶⁰也，因以杜口裹足，莫肯即⁶¹秦耳。（正说一段，臣之所恐提在上。）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⁶²；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⁶³之手；终身暗惑⁶⁴，无与照奸⁶⁵；大者⁶⁶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再正说一段，臣之所恐押在下。）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⁶⁷，贤于生也。”（又缴。）

注释：

- ①秦昭王：秦昭襄王。 ②范雎：战国时魏人。雎，音 jū。 ③离宫：行宫。
 ④敬：敬重。 ⑤执：采用。 ⑥屏：音 bǐng，让……退下。 ⑦唯唯：应诺之声。
 ⑧跽：音 jì，长跪。 ⑨始时：当初。 ⑩渭阳：渭水北岸。 ⑪若是者：像这样。
 ⑫交疏：交往少。 ⑬已：随后。 ⑭太师：军事统帅。 ⑮载与俱归：同乘一辆车
 回去。 ⑯其言深：交谈很深。 ⑰果：果然。 ⑱收功：取得成功。 ⑲擅：独
 占。 ⑳即使：如果。 ㉑德：德行。 ㉒王：王业。 ㉓羁旅：长久旅居异乡。
 ㉔陈：陈述。 ㉕匡：纠正。 ㉖处：涉及。 ㉗人骨肉之间：指昭王同宣太后、魏冉
 之间的关系。 ㉘陋忠：粗浅的忠言。 ㉙王心：大王的心思。 ㉚是：这个缘故。
 ㉛伏诛：被杀死。 ㉜信行：果真实行。 ㉝为：成为。 ㉞患：祸患。 ㉟亡：逃亡
 在外。 ㉜漆身：用漆涂身，是一种刑法。 ㉞厉：音 lài，通“癞”，生恶疮。
 ㉞被：音 pī，披。 ㉙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 ㉞乌获：秦力士。 ㉛奔、育：孟
 奔、夏育，都是卫国的勇士。 ㉜处：处于。 ㉝少有补：稍有补益。 ㉞患：忧虑。
 ㉜伍子胥：吴国大将。 ㉜橐载：用口袋装着载在车上。橐，音 tuó。 ㉜昭关：楚国
 关口，在今安徽含山县北。 ㉜伏：躲藏。 ㉜蒗水：也称溧水，在今江苏。 ㉜蒲伏：
 匍匐。 ㉜兴：复兴。 ㉜使：如果。 ㉜进谋：献计。 ㉜幽囚：幽禁起来。
 ㉜行：实现。 ㉜箕子：商纣王的叔父。箕，音 jī。 ㉜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
 ㉜同行于：跟……有同样的行为。 ㉜贤：贤明。 ㉜蹶：音 jué，僵。 ㉜即：靠近。
 ㉜态：媚态。 ㉜保傅：辅弼帝王的太保、太傅。 ㉜暗惑：受蒙蔽迷惑。
 ㉜无与照奸：没有人协助察明奸邪的人。 ㉜大者：大则。 ㉜治：强盛起来。

译文：

范雎来到秦国，秦昭王在宫廷里迎接他，恭敬地执行宾主的礼节。范雎表示辞让……秦王叫左右退下，等宫中没有别人了，就跪着请求说：“先生拿什么来教导寡人？”范雎说：“嗯，嗯。”过了一会儿，秦王再次请求，范雎依然是嘻嘻哈哈地应付。三次都是如此。秦王依然跪着说：“先生不肯赐教寡人吗？”

范雎表示歉意说：“不是臣敢这样啊。臣听说当初姜子牙遇到文王的时候，只是个在渭水北岸垂钓的渔父。像这种情况，关系可说是生疏的。结果一谈就任他做太师，请他同车一起回去，这是他们交谈得深啊。所以文王果真得到姜子牙为他建立的功勋，终于据有天下而自身成了帝王。假如文王因为跟姜子牙生疏而不跟他深谈，这样周朝就没有天子的德行，文王、武王也就不能成为王了。现在臣是个客处他乡的人，与大王关系疏远，而我想当面说的，又都是纠正国君偏差错失的事，处在人家骨肉矛盾之间，臣愿意献上一片浅陋的忠诚，却不知大王的心意如何，所以大王连问三次而不回答，就是这个原因。臣并不是不敢说，即使知道今天说了，明天就受死刑我也不怕。大王真能听进去臣的话并照着做，那么死不足成为臣的祸殃，流亡不足成为臣的忧虑，浑身涂漆像生癞疮，披头散发装作发狂，不足成为臣的耻辱。五帝这样的圣人要死，三王这样的仁人要死，五伯这样的贤人要死，乌获这样的力士要死，孟奔、夏育这样的勇士也要死。死，是人无法逃避的。处在难免一死的形势下，可以对秦国稍为有些益处，这就是臣子最大的希望了，臣子还担心什么呢？伍子胥藏在袋子里混出昭关，夜间赶路，白天隐蔽，到了蓼水，没东西可吃，匍匐前行，在吴市讨饭，最后振兴了吴国，吴王阖闾成为霸主。假如臣子进献谋略能像伍子胥那样，就是把我禁闭起来，终身不再见大王，只要臣子的主张实行了，臣子还忧虑什么呢？箕子、接舆他们，浑身涂漆像生癞疮，披头散发装作发狂，可是对殷朝、楚国并无好处。假如臣子可以跟箕子、接舆有相同的行为，浑身涂漆能对我认为贤明的君主有所帮助，这就是臣子最大的荣耀了，臣子又有什么耻辱呢？臣子所怕的，只怕臣子死了以后，天下人看到臣子尽了忠而身体倒下，从此锁住了嘴，裹住了脚，没有人再愿到秦国来罢了。大王上怕太后的严厉，下受奸臣的伪装迷惑，居住在深宫之中，离不开辅臣的手，终生受到蒙蔽，没法洞察奸佞，大则王室覆灭，小则自身陷于孤立危险的境地。这才是臣子所怕的！至于那些被困受辱的事，死刑流亡的祸殃，臣子不敢害怕。臣子死了而秦国能够治理好，比活着更有意义。”

唐雎不辱使命

《战国策·魏策》

俊绝，宕绝，峭绝，快绝之文。

秦王^①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②，安陵君其许寡人！”（看他用笔，另是一样调。）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一折。）虽然^③，受^④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一正。一折一正，真另是一样调。）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以“何也”押过上句，下细说，真另是一样调。）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⑤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⑥于君，而君逆^⑦寡人者，轻寡人与？”（另是一样调。）唐雎对曰：“否，（一字直撇。）非若是也。（再用三字轻撇。）安陵君受^⑧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⑨直^⑩五百里哉？”（故增一句，妙！真另是一样调。）秦王怫然^⑪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斗来。）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缓接。）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⑫百万，流血千里。”（八字，自写天子之怒，丑甚。）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妙，妙！最突兀之语，却又最调笑之笔也。）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⑬，以头抢^⑭地耳。”（八字，写布衣之怒，又加“亦”字、“尔”字，丑甚。）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⑮之怒也。（驳去“免冠”八字。）夫专诸^⑯之刺王僚^⑰也，彗星袭^⑱月；（举一骇人事。）聂政^⑲之刺韩傀^⑳也，白虹贯^㉑日；（再举一骇人事。）要离^㉒之刺庆忌^㉓也，苍鹰击^㉔于殿上。（再举三骇人事。）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将三上半句束一笔。）怀^㉕怒未发，休^㉖祲^㉗降于天，（将三下半句束一笔。）与臣而将四矣。（疾接，骇杀人。）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㉘，今日是也。”（又将“伏尸”“流血”二句，翻作一笑。如“天下”八字二句，骇杀人。）挺剑而起。秦王色挠^㉙，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妙！活写。）何至于此！（妙！活写。）寡人谕^㉚矣。（妙！活写。）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存者，徒以有先生也。”（妙！活写。）

注释：

①秦王：秦始皇。 ②安陵：小国，属魏。 ③虽然：虽然这样。 ④受：赐封，继承。 ⑤错意：打主意。 ⑥广：扩大。 ⑦逆：拒绝。 ⑧受：继承。 ⑨岂：何况。 ⑩直：仅，只。 ⑪怫然：盛怒的样子。 ⑫伏尸：横尸。 ⑬免冠徒跣：扔掉帽子，光着脚。跣，音 xiǎn。 ⑭抢：撞。 ⑮士：有胆识的人。 ⑯专诸：吴国刺客。 ⑰王僚：吴君。 ⑱聂政：齐刺客。 ⑲韩傀：韩相。 ⑳贯：直冲。 ㉑要离：吴刺客。要，音 yāo。 ㉒庆忌：吴王僚之子。 ㉓击：扑击。 ㉔怀：胸中。 ㉕休：吉征。 ㉖祲：音 jìn，妖氛。 ㉗缟素：白色的丧服。 ㉘挠：屈服。 ㉙谕：明白。

译文：

秦始皇派人对安陵君说：“我要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可要答应我！”安陵君说：“大王给予恩惠，用大的交换小的，这很好；虽然如此，但我还是愿意始终守着从先王那里继承的封地，不敢交换！”秦王不高兴。安陵君因此派唐雎出使到秦国，交涉此事。秦王对唐雎说：“我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不愿意，这是为什么呢？况且秦国灭了韩国和魏国，然而安陵君却凭借方圆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下来，是因为我把安陵君当作忠厚老实的人，所以不加注意。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让安陵君扩大领土，但是他违背我的意愿，难道不是瞧不起我吗？”唐雎回答说：“不，不是这样的。安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并且保卫它，即使是方圆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难道仅仅用五百里的土地就能交换吗？”秦王怒了，气势汹汹地对唐雎说：“您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没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怒，便有百万尸体倒下，血流千里。”唐雎说：“大王曾经听说过普通平民发怒吗？”秦王说：“普通平民发怒，也不过是摘掉帽子赤着脚，用头撞地罢了。”唐雎说：“这是见识浅薄的人发怒，不是有胆识的人发怒。从前，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的光芒冲击了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一股白色的云气穿过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突然扑击到宫殿上。这三个人都是出身平民的有胆识的人，心里的怒气还

没发作，祸福的征兆就从天上降下来了，现在，专诸、聂政、要离同我一起将要成为四个人了。如果有胆识的人一定发怒，就要使两个人的尸体倒下，使血只流五步远，使全国人都穿孝服。今天就是这样。”于是拔出宝剑站立起来。秦王的脸色马上变软了，长跪着向唐雎道歉说：“先生请坐！怎么会这样呢！我明白了为什么韩国、魏国灭亡，然而安陵却凭借五十里的土地却幸存下来，只是因为有先生啊。”

邹忌谏齐威王

《战国策·齐策》

一段问答孰美，一段暮寝自思；一段入朝自述，一段讽王蔽甚；一段下令受谏，一段进谏渐稀；段段简峭之甚。

邹忌^①修^②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③。朝服衣冠，(朝，晨也。服，着也。)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问法一。)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答法一。)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疾忙下一闲笔，妙。)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问法二，省“城北”字。)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答法二，省“君美甚”字。)旦日^④，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问法三。)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答法三。)明日，徐公来。孰^⑤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直直三句，更无枝蔓，最是简峭。)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更无枝蔓，最是简峭。)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⑥甚矣！”(更无枝蔓，最是简峭。)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⑦寡人之过者，受^⑧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⑨于市朝^⑩，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简峭。)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⑪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简峭。)燕、赵、韩、魏闻之，皆朝^⑫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只为有此一结于胸中，便凭空撰起此一篇文字。)

注释：

①邹忌：齐威王时任齐相。 ②修：身长。 ③昳丽：光艳美丽。昳，音 yì。 ④旦日：第二天。 ⑤孰：细。 ⑥蔽：受蒙蔽。 ⑦刺：批评。 ⑧受：给予。 ⑨谤议：指责，议论。 ⑩市朝：公共场合。 ⑪间：音 jiàn，间或。 ⑫朝：朝拜。

译文：

邹忌身高八尺以上，容貌俊美。这天，他穿戴整齐照着镜子，问他的妻子：“我跟城北徐公相比，谁更美？”他妻子说：“您美极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呀！”城北徐公，是齐国著名的美男子。邹忌不太相信，又问他的侍妾：“我跟徐公哪个美？”侍妾也说：“徐公哪能比得上您啊！”第二天，一位客人来访，邹忌和他聊天时，又问客人说：“我跟徐公谁美？”客人也说：“徐公不如您美。”次日，徐公来访。邹忌仔细端详他，自以为不如；再照镜子看自己，更感觉差得很远。夜晚躺着，心里在想这件事：“我妻子说我美，是偏爱我；侍妾说我美，是害怕我；客人说我美，是想有求于我啊！”于是，他上朝见威王说：“我确实知道自己没有徐公美。可是我的妻偏爱我，我的妾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骗我，说我比徐公美。现在齐国土地方圆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邑，大王的后宫妃嫔左右亲信，没一个不偏爱大王；满朝大臣，没一个不怕大王；一国之内，没一个人不有求于大王。从这点看来，大王您所受的蒙蔽就更多了！”威王说：“说得好。”就发布命令：“当官的、当差的、当老百姓的，能当面指责我过错的，得上等奖；呈上书信劝谏我的，得中等奖；能在公共场所说坏话传到我耳中的，得下等奖。”命令刚发下时，臣子们纷纷上朝进谏，从宫门到殿堂好像集市一样。几个月以后，还经常有人断断续续地来提意见。一年以后，即使想说，也没什么意见可提了。燕国、赵国、韩国、魏国听到这件事，都来朝拜威王。这就是所谓内政修明、不动干戈便战胜敌国于朝廷之内。

触龙说赵太后

《战国策·赵策》

此篇，琐笔碎墨，于文中最为小样。然某特神会其自首至尾，寸寸节节，俱是妙避“长安君”三字。如“太后盛气而揖之”，“太后之色稍解”，“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其间苦甘浅深，一一俱有至理。其文乃都在笔墨之外，政未易于琐碎处尽之也。

赵太后^①新用事^②，(叙一事。)秦急攻之。(叙一事。)赵氏求救于齐。(叙一事。)齐曰：必以长安君^③为质，兵乃出。(叙一事。一句各叙一，并不得连作一事读过。)太后不肯，大臣强^④谏。太后明谓^⑤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此始叙今事也。)

左师^⑥触龙^⑦愿见。(“见”上，加“愿”字，画。)太后盛气而揖^⑧之。(“揖”上，加“盛气”字，画。)入而徐趋，(“趋”上，加“徐”字，画。)至而自谢，曰：(“自谢”上，加“至”字，画。)“老臣病足，曾^⑨不能疾走，(先谢足病。)不得见久矣。窃自恕^⑩，(次谢因不见久，故自恕足病。)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⑪也，故愿望见。”(三谢愿见。看他全不提长安君。)太后曰：“老妇恃^⑫辇而行。”(言亦病足。)曰：“日饮食得无^⑬衰^⑭乎？”(看他恣意只说老态，更不提长安君。)曰：“恃鬻^⑮耳。”(粥也。)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先说不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次说调身。绕室中行，可三四里也。)少^⑯益嗜食，和^⑰于身。”(次说能食，看他终不提长安君。)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老妇老臣喃喃既久，老妇入老臣玄中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⑱舒祺，(看他渐渐来。)最少，(妙！)不肖。(妙！)而臣衰，(妙！)窃爱怜之。(又妙，又不肖，又自衰，妙，妙！)愿令补黑衣^⑲之数，以卫王宫。没死^⑳以闻^㉑。”(看他只不提长安君，却又渐渐来，加四字，奏疏体。)太后曰：“敬诺^㉒。年几何矣？”(先诺请，后问年，自入玄中故也。)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㉓而托之。”(既答年，再勤请，看他明是渐渐来逼，却只不提。)太后曰：“丈夫^㉔亦爱怜其少子乎？”(妙，妙！诉然而合。)对曰：“甚于妇人。”(妙，妙！加一倍法。)太后曰：“妇人异

甚。”(妙,妙!老妇此时,已无不罄倒矣。)对曰:“老臣窃以为媪^㉔之爱燕后^㉕贤^㉖于长安君。”(妙,妙!已擒矣,又故纵之。此时“长安君”三字,谁敢轻出诸口,看他轻轻出口。)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老妇罄倒。)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㉗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㉘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㉙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忽舍长安君,别说一燕后,文又曲折,淋漓满志。)太后曰:“然。”(只是舍长安说燕后,便蘧然心开,甚矣!进说之勿犯其所逆也。)左师公曰:“今三世^㉚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㉛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㉜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㉝厚而无劳^㉞,而挟^㉟重器^㉟多也。(舍燕王,又只说赵;舍赵,又别说诸侯,终不犯长安君。然而苦切之言,已毕得入。)今媪尊长安之位^㉟,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㉟,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苦切之言,已毕得入,却反找到燕后,始终未尝提及长安君者。)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诺”字,快!“恣君”字,更快!岂易得此于老妇哉!)于是为长安君约^㉟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㉟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以守^㉟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通篇琐屑之笔,临了忽作曼声收之,此文章相救法也。)

注释:

- ①赵太后:赵威后,孝成王的母亲。 ②用事:执政。 ③长安君:太后幼子,孝成王之弟。 ④强:音 qiǎng,极力。 ⑤明谓:明告。 ⑥左师:官名。 ⑦触龙:曾有书写“触詟”,但据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策》帛书残本作“触龙”。《史记》、《说苑》亦作“触龙”。应作“触龙”为是。 ⑧揖:等待。 ⑨曾:加强否定语气。 ⑩自恕:原谅自己。 ⑪郄:音 xiè,不适当。 ⑫恃:音 shì,依靠。 ⑬得无:该不会。 ⑭衰:减少。 ⑮鬻:同“鬻”。 ⑯少:音 shǎo,稍稍。 ⑰和:舒适。 ⑱贱息:对人谦称自己的儿子。 ⑲黑衣:王宫卫士。 ⑳没死:冒死。没,音 mò。 ㉑闻:稟告。 ㉒敬诺:可以。 ㉓填沟壑:死的谦言。 ㉔丈夫:男人。 ㉕媪:音

ǎo, 对老年妇女的敬称。 ㉚燕后: 太后女, 嫁燕为后。 ㉛贤: 胜。 ㉜计: 考虑。 ㉝持: 握。 ㉞哀: 难过。 ㉟三世: 三代。 ㉞继: 后嗣。 ㉞微独: 不仅。 ㉞奉: 傅金。 ㉞劳: 功劳。 ㉞挟: 持。 ㉞重器: 金玉珍宝。 ㉞位: 地位。 ㉞山陵崩: 赵太后死去的委婉说法。 ㉞约: 准备。 ㉞子义: 赵贤士。 ㉞守: 保住。

译文:

赵太后刚刚掌权的时候, 秦国猛烈进攻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说: “必须把长安君带到齐国做人质, 才出兵。”赵太后不同意他去做人质, 大臣极力劝谏。太后明确告诉左右: “有再说让长安君做人质的, 我老婆子一定朝他的脸吐唾沫。”

左师触龙求见太后, 太后怒容满面地接待了他。触龙进来后慢步走向太后, 到了跟前请罪说: “老臣脚有病, 已经丧失了快跑的能力, 好久没能来拜见了, 私下里原谅自己, 可是怕太后玉体欠安, 所以很想来看看太后。”太后说: “我老婆子行动全靠车子。”触龙说: “每天的饮食该不会减少吧?”太后说: “只能喝点粥罢了。”触龙说: “老臣现在胃口很不好, 就自己坚持着步行, 每天走三四里, 稍微增进一点食欲, 对身体也能有所调剂。”太后说: “我老婆子可做不到。”太后的脸色稍为和缓些了。

左师公说: “老臣的那个不肖的儿子舒祺, 年纪最小, 不成才。臣子老了, 偏偏疼爱他, 希望能派他到侍卫队里凑个数, 来保卫王宫, 所以冒着死罪来求告您。”太后说: “好的。年纪多大了?”回答说: “十五岁了, 虽然还小, 希望在老臣没死的时候先托付给太后。”太后说: “做父亲的也疼小儿子吗?”回答说: “比做母亲的更疼。”太后笑道: “妇道人家特别喜爱小儿子。”回答说: “老臣个人以为, 老太后爱女儿燕后, 要胜过长安君。”太后说: “您错了, 比不上对长安君爱得深。”左师公说: “父母爱子女, 就要为他们考虑得深远一点。老太后送燕后出嫁的时候, 抱着她的脚为她哭泣, 是想到可怜她要远去, 也是够伤心的了。送走以后, 并不是不想念她, 每逢祭祀一定为她祈祷, 祈祷说: ‘一定别让她回来啊! ’难道不是从长远考虑, 希望她有了子孙可以代代相继在燕国为王吗?”太后说: “是这样。”左师公说: “从现在往上数三代, 到赵氏建立赵国的时候, 赵国君主的子孙凡被封侯的, 他们的后代还有能继承爵位的吗?”太后说: “没有。”左师公说: “不只是赵国, 其他诸侯国的子孙有吗?”太后说:

“我老婆子没听说过。”左师公说：“这是他们自己惹的祸，这些祸害殃及他们自身，还殃及他们的子孙。难道是君王的子孙就一定不好吗？没什么功绩，地位却高人一等，未尝有所操劳，俸禄却特别优厚，金玉珠宝却拥有很多。现在老太后给长安君以高位，把富裕肥沃的地方封给他，又赐予他大量珍宝，却不曾想到目前使他对国家做点贡献，有朝一日太后百年之后，长安君在赵国凭什么使自己安身立足呢？老臣认为老太后为长安君考虑得太短浅了，所以我以为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太后说：“行啊。任凭你派遣他到什么地方去。”于是为长安君套马备车一百乘，到齐国去做人质，齐国出兵救赵国。

子义听到这件事，说：“君王的儿子，与君王有着骨肉之亲，尚且不能安享没功勋的高位和没劳绩的俸禄，不能占有着金玉珍宝等贵重的东西，更何况做臣子的呢？”

鲁共公择言

《战国策·魏策》

整炼之文，却是疏越之文；严重之文，却是点染之文。

梁王魏婴^①觞^②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③举觞。鲁君兴^④，避席择言^⑤曰：“昔者，（“昔者”，领下四事。）帝女令仪狄^⑥作酒，（句。）而美，进之禹，禹饮，（句。）而甘之，遂疏^⑦仪狄，绝^⑧旨^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一。）齐桓公夜半不嫌^⑩，易牙^⑪乃煎、熬、燔^⑫、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句。）而饱，至旦不觉，（句。）曰：‘后世必有以味^⑬亡其国者。’（二。）晋文公得南之威^⑭，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三。）楚王^⑮登强台^⑯而望崩山^⑰，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⑱，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⑲池亡其国者。’（四。）今（“今”，领下四句。）主君之尊^⑳，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㉑而右闾须^㉒，南威之美也；前夹林^㉓而后兰台^㉔，强台之乐也。（疏疏举起四事，不意历历皆应，章法甚整而绝奇。）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㉕与？”（再翻一句。）梁王称善相属。

注释：

①梁王魏婴：梁惠王。 ②觞：音 shāng，设酒宴。 ③鲁君：鲁共公。 ④兴：站起。 ⑤择言：择善而言。 ⑥仪狄：始造酒者。 ⑦疏：疏远。 ⑧绝：戒。 ⑨旨：甘美。 ⑩嫌：音 qiè，通“慊”，满意。 ⑪易牙：宠臣，善烹调。 ⑫燔：音 fán，烧烤。 ⑬味：美味。 ⑭南之威：美女名。 ⑮楚王：楚庄王。 ⑯强台：章华台。 ⑰崩山：

山名，即巫山。 ⑯彷徨：流连。 ⑰陂：水池。 ⑲尊：酒樽。 ⑳白台：美女名。
 ㉑闾须：美女名。 ㉒夹林：地名。 ㉓兰台：宫苑名。 ㉔戒：警惕。

译文：

梁王在范台请诸侯饮酒，正在酒兴酣畅的时候，他请鲁共公举杯。鲁共公起身，离开座席，巧妙地说：“当年帝的女儿叫仪狄酿酒，酒味甜美，献给夏禹，禹喝了，认为味道好，因此就疏远仪狄，戒绝美酒，说：‘后代君主一定会有因贪酒而断送他的国家的。’齐桓公有一天的半夜里感到不舒服，易牙便或煎或熬或烧或烤，五味调和，献给桓公；桓公吃得很饱，到了天明还没有睡醒，他说：‘后代君主一定会有因贪图美味而断送他的国家的。’晋文公得到美人南之威，连续三天不上朝，于是疏远南之威，不再接近她，说：‘后代君主一定会有因好女色而断送他的国家的。’楚王登上章华台，眺望群山，左边有长江，右边有大湖，登山临水，流连忘返，那种快乐足以使人忘却死亡的来临，于是他发誓永不再登章华台，说：‘后代君主一定会有因流连高台湖泊而断送他的国家的。’现在主君的酒杯里，是仪狄酿造的美酒；主君吃的，是易牙烹调的美味；左边有白台，右边有闾须，都是南之威那样的美女；前边有夹林，后边有兰台，使人有登章华台那样的快乐。这种情况中有一项，便足以断送他的国家，现在主君却兼有这四项，能不引起警惕吗？”梁王听了，连声称好。

乐毅报燕王书

《战国策·燕策》

善读此文者，必能知其为诸葛《出师》之蓝本也。其起首、结尾，比《出师》更自胜无数倍。

昌国^①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②之兵而攻齐，下七十余城，尽^③郡县之以属^④燕。(叙事次第。)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叙事次第。)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⑤，疑乐毅，而使骑劫^⑥代之将^⑦。(叙事次第。)乐毅奔^⑧赵，赵封以为望诸君^⑨。(叙事次第。)齐国田单^⑩诈^⑪骑劫，卒败燕军，复收七十余城以复齐。

燕王悔，(叙事次第。)惧赵用乐毅乘燕之敝^⑫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让^⑬乐毅，且谢^⑭之(叙事次第。)曰：“先王举国而委^⑮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⑯，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辞令好。)会^⑰先王弃群臣^⑱，寡人新即位，左右误^⑲寡人。(辞令好。)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⑳于外，故召将军且^㉑休^㉒计事。(辞令好。)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㉓，遂捐^㉔燕而归赵。(辞令好。)将军自以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只此一段，辞令先自妙绝！)

望诸君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臣不佞^㉕，不能奉^㉖承^㉗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㉘之罪，以伤先王之明^㉙，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叙得甚婉、甚峭、甚详、甚省。)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今王使使者数^㉚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㉛幸臣之理，而又不白^㉜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叙得甚婉、甚峭、甚详、甚省。)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㉝私其亲^㉞，功多者授^㉟之；不以官随其爱^㉟，能当者处^㉟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㉟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成功立名，通篇注意。)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错^㉟，有高世之心，(遥识先王。一。以下，一路看他陈叙。)故假节^㉟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自魏来燕。二。)先王过举，擢^㉟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特蒙超擢。三。)臣自以

奉令承教，可以幸^⑫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⑬。（量力受命。四。）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⑭。’（深谈肝鬲。五。）臣对曰：‘夫齐，霸国之余教也，而骤^⑮胜之遗事也，闲于甲兵，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则必举天下而图^⑯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⑰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赵、宋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定谋结赵。六。）先王曰：‘善。’（言听计从。七。）臣乃口受令^⑱，具符节^⑲，南使臣于赵。顾反命^⑳，起兵随而攻齐。（受命使赵。八。）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㉑。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㉒走莒，仅以身免。（大破齐国。九。）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㉓陈于元英^㉔，故鼎反乎历室^㉕，齐器设于宁台。薊丘^㉖之植^㉗，植于汶篁^㉘。（尽有齐宝。十。）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结归大功。十一。）先王以为愬其志，以臣为不顿^㉙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受封昌国。十二。）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㉚辞。（量功受命。十三。有意无意，如应非应，妙！以上，一路陈叙，感慨淋漓。）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㉛，故著于春秋；蚤知^㉜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又提功立名成。）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㉝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先王功立。）及至弃群臣之日，余令诏后嗣之遗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㉞法令、顺庶孽者^㉘，施及萌隶^㉙，皆可以教于后世。（先王名成。以上，自述已与先王功立名成。）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谓是调笑可，谓是恸哭可，谓是愤辞可，谓是至理可。妙妙，妙妙！）昔者伍子胥听说乎阖闾^㉚，故吴王远迹^㉛至于郢^㉜。（善作善始。）夫差弗是也，赐之鷗夷^㉝而浮之江。（不必善成善终。）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燕王有之也。）子胥不蚤^㉗见主之不同量^㉘，故入江而不改。（自言几不免也。）夫免身全功^㉙，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功。）离^㉚毁辱之非^㉛，墮^㉜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㉝也。（名。）临不测^㉞之罪，以幸^㉚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反明之。以上，自述所以奔赵。）

臣闻古之君子，交^㉚绝^㉛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㉜左右之说，而不察^㉝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㉞报，唯君之留意^㉚焉。”（收得甚婉、甚峭、甚详、甚省。）

注释：

①昌国：地名。 ②五国：赵、楚、韩、魏、燕五国。 ③尽：尽收。 ④属：归属。
 ⑤反间：离间。 ⑥骑劫：人名。 ⑦代之将：当将军。 ⑧奔：逃到。 ⑨望诸君：
 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望诸君。 ⑩田单：齐国的大将军。 ⑪诈：诱骗。 ⑫敝：危
 难。 ⑬让：向……道歉。 ⑭谢：向……赔罪。 ⑮委：托付。 ⑯振动：震惊。
 ⑰会：正好，恰巧。 ⑱弃群臣：离开人世。 ⑲左右误：左右，指侍臣；误，误导。
 ⑳暴露：风餐露宿，指受苦。 ㉑且：暂时。 ㉒休：停止。 ㉓隙：嫌隙。 ㉔捐：放
 弃。 ㉕不佞：这里是谦称。 ㉖奉：遵奉。 ㉗承：继承。 ㉘斧质：刀斧与砧板，
 代指刑罚。 ㉙明：英明。 ㉚数：数说。 ㉛畜：供养。 ㉜白：明白。 ㉝禄：俸
 禄。 ㉞亲：亲近的人。 ㉟授：奖励。 ㉞爱：喜爱的人。 ㉟处：任命。 ㉞行：品
 行。 ㉞错：措。 ㉞假节：假，持；节，使者的凭信。 ㉞擢：提拔。 ㉞幸：幸免。
 ㉞辞：推辞。 ㉞事：对……生事，作战。 ㉞骤：数次。 ㉞图：图谋。 ㉞结：结
 交。 ㉞受令：接受命令。 ㉞符节：符，兵符。节，信节。 ㉞顾反命：很快返回，
 交令。 ㉞于济上：济水的西边，齐国的交界处。 ㉞逃遁：仓皇逃命。 ㉞大吕：
 齐钟名。 ㉞元英：燕国的官名。 ㉞历室：燕国宫名。 ㉞蓟丘：燕国都城。
 ㉞植：旗帜。 ㉞汶篁：汶，水名。篁，音 huáng，竹田。 ㉞顿：坠落。 ㉞弗：
 不。 ㉞废：消失。 ㉞蚤知：早见，先知。 ㉞夷：对齐国的蔑称。 ㉞循：遵循。
 ㉞顺庶孽者：指王族王位争夺，不是嫡系获胜。 ㉞萌隶：普通老百姓。 ㉞阖闾：
 吴王，夫差的父亲。 ㉞远迹：踪迹。 ㉞郢：楚国都城。 ㉞鸱夷：革囊，夫差杀了
 伍子胥，把尸首放在革囊中，投入江中。鸱，音 chī。 ㉞蚤：通“早”。 ㉞不同量：
 指不信任自己。 ㉞免身全功：指既能保全性命，又能完成大功。 ㉞离：通
 “罹”，遭。 ㉞非：责难。 ㉞堕：坠落。 ㉞恐：恐惧。 ㉞不测：难以测量。
 ㉞幸：幸免。 ㉞交：交往。 ㉞绝：坚决。 ㉞亲：听信。 ㉞察：体察。 ㉞书：
 书信。 ㉞留意：仔细阅览。

译文：

昌国君乐毅，替燕昭王联合五国军队攻打齐国，攻下七十多座城池，全部划为郡县，归属于燕国。还有三座城没攻下的时候，燕昭王去世了，燕惠王即位，中了齐国人的反间计，开始怀疑乐毅，便派骑劫代替他统兵。乐毅逃到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齐国田单用计欺骗骑劫，终于打败燕军，又收回七十余座城池，恢复了齐国的领土。

燕惠王后悔了，害怕赵国任用乐毅，乘燕国疲惫的时候进攻。于是就派人责备乐毅，并对他表示歉意，说：“先王把整个国家托付给将军，将军为燕国破齐国，报了先王的仇，天下无人不受震动，寡人岂敢忘记将军的功劳呢？恰巧先王刚刚去世，寡人即位始受了小人的欺骗。寡人之所以派骑劫代替将军，是因为将军长期在外风餐露宿，所以想把您召回来休息休息，并商量国事。将军误信流言，于是和寡人有了隔阂，抛弃燕国，投奔赵国。将军为自己打算是可以的，然而又怎样报答先王对将军的一片心意呢？”

望诸君于是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燕王，信是这样写的：“臣不才，不能秉承先王的教导，来顺从您的心意，又恐怕犯死罪，而伤害先王知人的明察、损害您的正义，所以逃奔到赵国。自己背着不肖的罪名，所以不敢做解释。现在大王派使者来列举您自己的过错，我怕您不能体察先王之所以留住心爱的臣子的道理，又不明白臣怎样为先王办事的用心，所以敢用书信来作答复。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用俸禄来养他的亲人，而是将俸禄给予有才能的人。所以通过才能来授予官位的，是成功的君主；通过操行来结交朋友的，是有美名的义士。臣根据自己的所学知识来分析，先王的举动，有高出世俗的想法，所以借着魏昭王的使节，亲自到燕国来考察。先王过分推举，把我从宾客中选拔出来，提升到群臣之上，不跟父辈同辈商量，却命我作为次卿。我自以为接受命令，秉承教导，可以侥幸无罪了，所以接受了命令，并没有辞让。

先王对我说：‘我对齐国久已有深仇大恨，不考虑燕国的弱小，而打算对齐国报仇。’臣答道：‘齐秉承霸国的一些教导，留有屡次战胜的遗迹，熟悉兵事，熟习战争。大王倘要攻击它，那一定要发动天下来攻击它，那首先就要联合赵国。况且淮北和宋国的地方，楚国和魏国都愿意得到的。赵国倘使赞同，约楚国和魏国尽力帮助，合四国力量来攻打它，齐国可以彻底打败的。’先王说：‘好。’臣才接受命令，准备了兵符令箭，使臣向南出使到赵国。臣很快回来复命，起兵跟着去攻打齐国。靠着老天的

帮助和先王的英明，齐国黄河北面的土地，随着先王进兵到济水上都占有了。在济水上的军队，接受命令攻击齐军，大破齐军。拿着精锐武器的轻装大军，长驱直达齐国都城。齐王逃奔到莒，幸免一死。珠玉财宝、车子、盔甲、宝器，全都被缴获运回燕国。大吕钟陈列在元英殿，燕国的旧鼎运回到历室殿，齐国的宝器陈设在宁台，燕国蓟丘竖立的旗帜插在齐国汶水上的竹田里。自从五霸以来，功业没有超过先王的。先王认为满足了他的志愿，认为臣不废他的命令，所以分地来封臣，使臣的封地可以跟小国诸侯相比。臣不才，自认为接受命令，秉承教导，可以侥幸地无罪了，所以接受封爵的命令，没有推辞。

臣听说贤明的君主，功业建立了就不会废掉，所以记载在《春秋》里；有先知的士子，声名确立了就不会毁坏，所以被后世所称赞。因为先王的报怨雪耻，平定万乘强国，收缴齐国八百年的积蓄，到了去世的时候，留下告诫后人的遗嘱诏书，管事的大臣秉承遗教，所以能够安抚庶孽，推及百姓徒隶，都可以传教到后代。

臣听说善于创造的不一定善于完成，善于开始的不一定善于终结。从前伍子胥的话得到阖闾的听信，所以吴王的足迹远到楚国的郢都；夫差听不进伍子胥的话，赐给他革囊，让他的尸体在江里漂浮。吴王夫差不懂得伍子胥的预见可以建立功业，所以把子胥沉在江里而不后悔。子胥不能预见两位君主的气度不同，所以被投入江内仍怨愤不已。使自身免于祸患，保全功名，来彰显先王英名，这是臣的上策。遭受侮辱的错误处置，毁坏先王的声名的，这是臣所非常担心的。面临不测之罪，以侥幸不死为利的，是按照‘仁义’来行事的人不敢做的。

臣听说古代的君子，绝交时也不发出恶毒的攻击言语；忠臣的出走，不想勉强保全他的好名声。臣虽不才，已多次受到君子的教导了。怕您轻信旁边人的话，不考察疏远的臣子的行为，所以敢于用书信来回报，只望您能留意。”

屈原卜居

《楚辞》

忽然端策而请，忽然释策而谢，正如空中云舒云卷。文人从无生有，自来如此矣，痴人便谓屈平真正曾往问卜。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①于谗^②；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③见太卜^④郑詹尹^⑤（竭智尽忠，竭智以尽忠也。“心烦”二句，所谓“竭智”也。“乃往见太卜”，亦竭智后始出此也。）曰：“余有所疑，愿因^⑥先生决^⑦之。”詹尹乃端策^⑧拂龟^⑨（四字，画。）曰：“君将何以教之？”（写肯卜，妙！）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⑩，朴^⑪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⑫乎？宁诛锄草茆^⑬以力耕乎？将游大人^⑭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⑮乎？将从^⑯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⑰高举^⑱，以保真^⑲乎？将昵訾^⑳栗斯^㉑，嚦嚦嚅嚅^㉒，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㉓，如脂如韦^㉔，以洁楹^㉕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氾氾^㉖若水中之鳧^㉗乎？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多一句，参差入妙！）宁与骐骥^㉘亢^㉙轭^㉚乎？将随驽马^㉛之迹乎？宁与黄鹄^㉜比翼乎？将与鸡鹜^㉝争食乎？（以上，须细察并无一句重沓。）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祝文毕。下是诉詹尹，别为一篇。）世溷^㉞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㉟为轻；黄钟^㉟毁弃，瓦釜^㉟雷鸣；谗人高张^㉟，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写得又似要卜，又似不要卜，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如画。）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写不肯卜，又妙！）：“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㉟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㉟有所不逮^㉟，神有所不通。用^㉟君之心，行^㉟君之意^㉟。（六“有所”字，本接末句。横插此二句八字，文特奇峭之甚！）龟策诚^㉟不能知此事！”（妙！妙！）

注释：

①蔽障：遮蔽阻隔。 ②谗：奸佞。 ③往：前去。 ④太卜：管占卜的官。 ⑤詹尹：太卜名。 ⑥因：通过。 ⑦决：决断。 ⑧端策：摆好蓍草。策，蓍草。 ⑨拂龟：拂拭龟壳。龟，龟壳。 ⑩悃悃款款：诚实忠信的样子。悃，音 kǔn。 ⑪朴：淳朴。 ⑫穷：穷困。 ⑬草茆：茅草。茆，通“茅”。 ⑭游大人：奔走于有权势的人之间。 ⑮危身：身遭不测。 ⑯从：屈从。 ⑰超然：飘然归隐。 ⑱高举：洁身自好。 ⑲真：通“贞”，节操。 ⑳昵訾：音 zú zǐ，阿谀奉承。 ㉑栗斯：献媚。 ㉒喔咿嚅唶：音 ō yī rú ér，强颜欢笑。 ㉓突梯滑稽：态度圆滑。 ㉔如脂如韦：柔软而没有骨气。 ㉕洁楹：圆滑、谄谀。 ㉖汙汙：音 fàn fàn，漂浮。 ㉗鳲：野鸭。 ㉘骐骥：千里马，喻贤者。 ㉙亢：通“伉”，并列，并驾。 ㉚轭：车辕前套在马颈上的人字形的曲木。 ㉛驽马：劣马。 ㉜黄鹄：天鹅。鹄，音 hú。 ㉝鹜：鸭。 ㉞溷：音 hún，通“混”。 ㉟钩：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钩。 ㉞黄钟：好乐器。 ㉟瓦釜：劣等乐器。 ㉞高张：窃居要位，飞扬跋扈。 ㉞物：指龟而言。 ㉞数：指卜筮的蓍草而言。 ㉞逮：预料。 ㉞用：凭借。 ㉞行：支配。 ㉞意：行为。 ㉞诚：实在。

译文：

屈原被放逐后，有三年没有再见到怀王。尽管为效忠国家竭尽了全力，可是受到小人的压制，他心烦意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于是去见太卜郑詹尹，说：“我有疑惑的事情，希望先生卜一卦，判断判断。”詹尹就摆出蓍草，擦去龟壳上的灰尘，说：“什么事？说吧。”屈原说：“我是应该忠心耿耿，始终坚贞不二呢，还是应当到处周旋逢迎，力求疏通人际关系呢？是应当斩除杂草，尽力耕作呢，还是应当和达官贵人交游，来沽名钓誉呢？是应当直言不讳，从而招灾惹祸呢，还是应当随波逐流，谋求富贵苟且偷生呢？是应当远离尘世，隐居山林，保持自己的本性呢，还是应当阿谀谄笑，唯唯诺诺，去迎合那个女人呢？我是应该廉洁正直，使自己清白无瑕呢，还是应当圆滑诡诈，像脂膏、熟皮那样毫无骨气地围着别人转呢？我是应该昂首挺胸，像那

日行千里的骏马呢，还是应当浮游不定，像那水中的野鸭随着波浪的起伏，苟且保全我的身躯呢？我是应当与千里马一起并驾齐驱呢，还是应当跟着劣马的脚印亦步亦趋呢？我是应当与黄鹄比翼高飞呢，还是应当和鸡鸭一起争食呢？所有这些，哪个吉利？哪个凶险？哪个对？哪个错？社会浑浊不清，以蝉翅为重，以千钧为轻；黄钟被毁弃，瓦锅却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小人高高在上，气焰嚣张，贤士却不被人称道。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谁了解我的纯洁和坚贞？”詹尹于是放下蓍草，表示抱歉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事物都难免有欠缺，智慧也有它固有的疑惑；占卜并非能预见一切，神灵也并不是什么都知道。你还是按照你的心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占卜实在不能解决这些事情。”

李斯谏逐客书

李斯

自首至尾，落落只写大意。初并无意为文，看他起便一直径起，住便一直径住，转便径转，接便径接。后来文人无数笔法，对此一毫俱用不着，然正是后来无数笔法之祖也。

臣^①闻吏议逐客，窃^②以为过矣。（劈手叙事，劈口断之。）昔缪公^③求士，西取由余^④于戎^⑤，东得百里奚^⑥于宛，迎蹇叔^⑦于宋，求丕豹^⑧、公孙支^⑨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缪公，一。）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⑩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⑪用^⑫，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⑬地千里，至今治强^⑭。（孝公，二。）惠王^⑮用张仪^⑯之计，拔^⑰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⑱九夷，制^⑲鄢、郢^⑳，东据成皋^㉑之险，割膏腴之壤，遂^㉒散六国之从^㉓，使之西面事^㉔秦，功^㉕施^㉖到今。（惠王，三。）昭王得范雎，废^㉗穰侯，逐华阳，强^㉘公室^㉙，杜私门^㉚，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昭王，四。劈手下断后，接此四段，略不裁剪，落落只写大意。）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莽莽大笔，落落大意，忽然结，忽然转，全不以文为意。）向使四君却^㉛客而不内^㉜，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所谓忽然结，忽然转，不以文为意也。）

今陛下致^㉝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㉞，垂明月之珠，服^㉟太阿^㉛之剑，乘纤离^㉛之马，建^㉛翠凤之旗，树^㉛灵鼍^㉛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莽莽大笔，忽说别事，看他下去，如连如断，凡提两“必秦而后可”，却又不整，又不数，总是先秦笔墨如此。）必^㉛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㉛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㉛，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㉛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㉛不为采。所以^㉛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㉛之簪、傅^㉛玑^㉛之珥^㉛、阿^㉛缟^㉛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㉛化^㉛、佳冶^㉛窈窕赵女^㉛不立于侧也。（如此文字，不知其为顺、为倒、为连、为断、为正、为喻、为整、为散，总是先秦笔墨如此。）夫击^㉛瓮叩缶^㉛，弹筝搏髀^㉛，而歌舞呜呜、快耳目者，

真秦之声^①也；《郑》、《卫》、《桑间》^②、《韶虞》^③、《武象》^④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⑤《郑》、《卫》，退^⑥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总是落落自写大意，何暇分色分声。）今取人则不然。（忽然转。）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⑦乐^⑧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⑨也。此非所以跨^⑩海内、制诸侯之术也。（忽然结。）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⑪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⑫细流，故能就^⑬其深；王者不却众庶^⑭，故能明^⑮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⑯充美^⑰，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落落大意。）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⑱诸侯，使天下之士退^⑲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⑳寇兵^㉑而赍^㉒盗粮”者也。（忽然又结，下忽然又转。）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㉓者多；（结喻。）士不产于秦，而愿忠^㉔者众。（结客。）今逐客以资敌国，损^㉕民以益仇^㉖，内自虚^㉗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忽然结，便住。）

注释：

- ①臣：此处指李斯。 ②窃：私下。 ③缪公：秦穆公。 ④由余：西戎人。 ⑤戎：西部少数民族。 ⑥百里奚：楚人，任秦相。 ⑦蹇叔：任秦国上大夫。蹇，音 jiǎn。 ⑧丕豹：晋国人，任大将。 ⑨公孙支：任大夫。 ⑩以：因此。 ⑪乐：乐于。 ⑫用：效力。 ⑬举：占领。 ⑭治强：安定强盛。 ⑮惠王：孝公之子。 ⑯张仪：魏国人，为相。 ⑰拔：攻占。 ⑱包：吞并。 ⑲制：控制。 ⑳郿、郿：音 yān yǐng。指楚地。 ㉑成皋：又名虎牢，军事要塞。 ㉒遂：由此。 ㉓从：通“纵”。 ㉔事：服从。 ㉕功：功业。 ㉖施：音 yì，延续。 ㉗废：废黜。 ㉘强：巩固。 ㉙公室：国家。 ㉚杜私门：杜绝私家的权力。 ㉛却：拒绝。 ㉜内：通“纳”。 ㉝致：得到。 ㉞随、和之宝：随侯珠、和氏璧。 ㉞服：佩带。 ㉞太阿：古剑名。 ㉞纤离：古骏马名。 ㉞建：竖立。 ㉞树：架起。 ㉞灵鼍：扬子鳄，皮可蒙鼓。鼍，音 tuó。 ㉞必：必须。 ㉞则：那么。 ㉞玩好：玩物。 ㉞駢騤：音 jué tí，古时良马名。 ㉞丹青：颜料。 ㉞所以：用来。 ㉞宛珠：宛地所产之珠。 ㉞傅：通“附”，缀有。 ㉞玑：不圆的珠子。 ㉞珥：耳环。 ㉞阿：音 ē，山东东阿。

⑤②缟：音 gǎo。 ⑤③雅：典雅。 ⑤④化：改变服饰。 ⑤⑤佳冶：美好艳丽。 ⑤⑥赵女：赵国以出善舞的美女著称。 ⑤⑦击：敲。 ⑤⑧缶：音 fǒu，一种陶制乐器。 ⑤⑨搏髀：拍着大腿打拍子。 ⑤⑩声：音乐。 ⑤⑪《桑间》：指卫国桑间之地的音乐。 ⑤⑫《韶虞》：舜乐。 ⑤⑬《武象》：周乐。 ⑤⑭就：取。 ⑤⑮退：停止。 ⑤⑯色：女色。 ⑤⑰乐：音乐。 ⑤⑱人民：人才。 ⑤⑲跨：统一。 ⑤⑳让：舍弃。 ⑤㉑择：排斥。 ⑤㉒就：成。 ⑤㉓庶：臣民。 ⑤㉔明：显示。 ⑤㉕四时：四季。 ⑤㉖充美：物产丰美。 ⑤㉗业：成就……的事业。 ⑤㉘退：退缩。 ⑤㉙藉：借。 ⑤㉚兵：武器。 ⑤㉛賈：音 jī，送给。 ⑤㉜宝：珍贵。 ⑤㉝忠：效忠。 ⑤㉞损：损害。 ⑤㉟仇：仇人。 ⑤㉟虚：削弱。

译文：

臣听说官吏们在议论赶走外国来的大臣，我私下认为这是错的。从前穆公求取人才，在西边的西戎得到由余，在东边的宛地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接蹇叔，从晋国求得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不生在秦国，穆公任用他们，并吞了二十个部落，得以在西戎称霸。孝公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百姓富裕兴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于听命，诸侯国亲近服从。这样，我国俘虏了楚魏的军队，开拓千里疆土，直到现在国家治理强盛。惠王用张仪的计策，攻取了三川的土地，西面并吞巴蜀；北面取得上郡；南面占有汉中，吞并众多少数民族，控制楚国国都鄢郢；东面占据成皋的险要地区，割据膏腴的土地。于是离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服从西面的秦国，功业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去了穰侯，赶走了华阳君，加强了王朝，杜绝了私家的弄权，侵占了诸侯国，使秦国建成了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外国大臣的功劳。从此看来，外国大臣有什么对不起秦国啊？假使四位君主辞退他们而不接纳，疏远贤人而不任用，那就没有秦国富裕的今天，也没有秦国强大的声望。

现在大王得到昆冈的宝玉，有宝贵的随侯珠、和氏璧，挂着明月珠，佩着太阿剑，驾着纤离马，竖立着翠凤旗，架起了鼉皮鼓。这几样宝物，没有一件是秦国出产的，大王却喜欢它们，为什么一定要秦国生产的然后可用？那么夜光璧不能装饰朝廷，犀牛角、象牙制的器物不能成为玩好，郑魏的美女不能住在后宫，駢駢好马不能放在宫外的马棚，江南的金锡不能用，西蜀的丹青不能作为颜料。用来装饰后宫、充实

后列、娱乐心意、满足耳目的，一定要秦国生产的然后可用，那么嵌着宛珠的簪子、配上珠玑的耳饰、东阿丝织的衣服、锦绣的修饰品都不能进用，而化俗为雅、艳丽美好的赵国女子也不立在旁边。敲着瓮击着缶、弹着筝、拍着大腿呜呜唱以满足视听的，是真正秦国的音乐；而郑卫桑间的民间音乐、韶虞武象的朝廷乐舞，都是别国的音乐。现在抛弃击瓮接近郑卫的音乐，不用弹筝而用韶虞的雅乐，这是为什么？因为后者更适合愉悦视听，更适合于使人情意酣畅。现在录用人才却不这样，不问可不可用，不论是非，不是秦国人就不要，是外国人就赶走，那么这意味着您所看重的在于女色音乐珠宝玉器，所看轻的在于人才，这不是统一海内、制服诸侯的方法。

臣听说土地广大的粮多，国家大的人多，军队强盛的战士勇敢。因此泰山不放过一点点泥土，所以能够成就它的大；黄河和大海不摈弃细流，所以能够成就它的深广；王者不拒绝众民，所以能够宣扬他的德教。因此，土地不论四方，百姓不分国别，四季物产丰厚，鬼神都会保佑，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天下无敌的原因。现在却抛弃人民来帮助敌国，辞退宾客去为诸侯建功立业，使得天下的贤士不敢朝西看，停步不进秦国，这就是所谓给敌人提供兵器和粮食啊！

东西不产在秦国而有很多都是宝贝，贤士不生在秦国而有很多人愿意效劳。现在赶走外国人来帮助敌国，减少百姓来增多敌国的力量，对内，国家就虚弱了，对外，与其他诸侯国也会建立怨仇。这样，要想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

过秦论

贾 谊

《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只看得中间“然而”二字一转。未转以前，重叠只是论秦如此之强；既转以后，重叠只是论陈涉如此之微。通篇只得二句文字：一句只是以秦如此之强，一句只是以陈涉如此之微。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

秦孝公^①据殽^②函^③之固，拥^④雍州^⑤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⑥；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意思只要论始皇之过，此是追叙其积强之所由始，非历论秦世世有过也。“天下”、“宇宙”、“四海”、“八荒”，只是一样字，所以必叠。叠写之者，乃为“席卷”、“包举”、“囊括”、“并吞”，却是四样字，盖极写秦先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当是时也，商君^⑦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⑧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⑨之外。（秦之始强如此。）

孝公既没^⑩，惠文^⑪、武^⑫、昭襄^⑬蒙^⑭故业，因^⑮遗策^⑯，南取汉中，西举^⑰巴蜀，东割膏腴^⑯之地，北收要害之郡。（秦之又强如此。）诸侯恐惧，会盟而谋^⑯弱^⑯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⑯天下之士，合从^⑯缔交^⑯，相与为一。（忽用闲笔写诸侯，作反衬。）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⑯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不是赞四君，是说如此四君，曾无所加于秦。）约从离^⑯横，兼韩、魏、燕、赵、齐、楚、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⑯、徐尚^⑯、苏秦^⑯、杜赫^⑯之属为之谋，齐明^⑯、周最^⑯、陈轸^⑯、召滑^⑯、楼缓^⑯、翟景^⑯、苏厉^⑯、乐毅^⑯之徒通^⑯其意，吴起^⑯、孙膑^⑯、带佗^⑯、兒良^⑯、王廖^⑯、田忌^⑯、廉颇^⑯、赵奢^⑯之朋制^⑯其兵。（此段只是详写“以致天下之士”一句。）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⑯关^⑯而攻秦。（此正接前“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句成文。只因中间详写“天下之士”一段夹断耳。不是夸诸侯，只说诸侯如此，曾无所加于秦。）秦人开关延^⑯敌，（上写诸侯何等忙，此写秦人何等闲。）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⑯矢遗^⑯镞^⑯之费，而天下诸

侯已困矣。于是从^⑨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⑩弊^⑪，追亡逐北^⑫，伏尸百万，流血漂橹^⑬；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⑭，弱国入朝^⑮。（不是笑诸侯，只是说秦之强如此。）施^⑯及孝文王^⑰、庄襄王^⑱，享国^⑲日浅，国家无事。（不好空过，故笔带之。）

及至始皇^⑲，奋六世^⑳之余烈^㉑，振长策^㉒而御宇内，吞二周^㉓而亡诸侯，履^㉔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㉕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其强至于如此！）南取百越^㉖之地，以为桂林、象郡^㉗。百越之君，俯首系颈^㉘，委命^㉙下吏。（其强至于如此！）乃使蒙恬^㉚北筑长城而守藩篱^㉛，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㉜怨^㉝。（其强至于如此！）于是废先王之道^㉞，燔^㉟百家之言^㉟，以愚黔首^㉟。隳^㉟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㉟，聚之咸阳^㉟，销^㉟锋^㉟镝^㉟，铸以为金^㉟人十二，以弱^㉟天下之民。（先写“以愚”，“以弱”。）然后践华^㉟为城，因河^㉟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㉟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㉟？（“谁何”，言人无可奈何也。次写“以为固”，“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㉟之固，金城^㉟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次写“自以为”，只此一段共一百十六字，真秦之过也。看来，秦过亦只是一味大愚，更无别说。）

秦王既没，余威震于殊俗^㉟。（下文“然而陈涉”四字，笔势且作大转，此是再带一句。）然而陈涉^㉟，瓮牖绳枢^㉟之子，氓^㉟隶^㉟之人，而迁徙之徒^㉟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㉟、猗顿^㉟之富，（极写陈涉既非其人，又无其资。）蹑足行伍^㉟之间，而俛起^㉟阡陌^㉟之中，率罢^㉟弊^㉟之卒，将^㉟数百之众，（不成军旅。）转^㉟而攻秦。斩木为兵^㉟，揭竿为旗，（不成器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㉟粮而景^㉟从，山东^㉟豪俊遂并起而亡^㉟秦族矣。（前写诸侯如彼难，此写陈涉如此易，真是可发一笑。）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㉟棘^㉟矜^㉟，非铦^㉟于钩戟、长铩^㉟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㉟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㉟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再将今日之秦，与前日之秦；今日之陈涉，与前日之陈涉，比对一番，文字最是精神。）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㉟而朝同列^㉟，百有余年矣。（收前半。）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㉟隳，身死人手^㉟，为天下笑者，（收后半。）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只用一句便论尽。上一百十六字一段，是一论之案。此“仁义不施”四字，是一论之断。其余前写秦之强，后写陈涉之微，悉是论之波澜。）

注释：

①秦孝公：姓嬴，名渠梁，战国时秦国国君。 ②殽：音 xiáo，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北。 ③函：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南，是当时秦国的东关。 ④拥：拥有。 ⑤雍州：古代天下分为九州，雍州为其中之一，相当于今陕西西部、北部及甘肃、青海的部分地区。 ⑥周室：周王室。 ⑦商君：商鞅。 ⑧衡：通“横”。 ⑨西河：魏国的属地，在黄河西岸。 ⑩没：通“歿”，死。 ⑪惠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 ⑫武：秦武王，惠文王之子。 ⑬昭襄：秦昭襄王，武王之弟。 ⑭蒙：继承。 ⑮因：遵循。 ⑯遗策：指商鞅留下的策略。 ⑰举：攻占。 ⑱膏腴：肥沃。 ⑲谋：谋划。 ⑳弱：削弱。 ㉑致：招纳。 ㉒合从：合纵。 ㉓交：盟约。 ㉔四君：指前四人，均为战国时著名的公子，以招纳贤士著称。 ㉕离：瓦解。 ㉖宁越：赵人。 ㉗徐尚：宋人。 ㉘苏秦：东周洛阳人，曾任“合纵长”。 ㉙杜赫：周人。 ㉚齐明：东周臣。 ㉛周最：东周君的儿子。 ㉜陈轸：音 zhěn，楚人。 ㉝召滑：楚臣。 ㉞楼缓：魏相，赵人。 ㉟翟景：魏人。 ㉞苏厉：苏秦之弟。 ㉞乐毅：燕臣，中山国人。乐，音 yuè。 ㉞通：传递。 ㉞吴起：卫人，事楚，著名军事家。 ㉞孙膑：齐人，著名军事家。 ㉞带佗：楚将。 ㉞兒良：赵将，兒，音 ní。 ㉞王廖：齐将。 ㉞田忌：齐将。 ㉞廉颇：赵将。 ㉞赵奢：赵将。 ㉞制：掌握。 ㉞叩：进攻，攻打。 ㉞关：函谷关。 ㉞延：延纳。 ㉞亡：失去。 ㉞遗：失去。 ㉞镞：音 zú，箭头。 ㉞从：纵。 ㉞其：指六国。 ㉞弊：弱点。 ㉞北：军败曰北。 ㉞櫨：大盾牌。 ㉞服：投降。 ㉞入朝：朝指朝堂，入朝在北指称臣。 ㉞施：音 yì，传，延续。 ㉞孝文王：秦昭襄王的儿子，名柱，在位仅三天就死了。 ㉞庄襄王：秦孝文王的儿子，名子楚，在位三年即死。 ㉞享国：在位。 ㉞始皇：秦始皇，秦庄襄王之子，名政。 ㉞六世：秦国六代。 ㉞烈：功业。 ㉞策：马鞭。 ㉞二周：指战国末年的东西二周。西周建都洛阳，东周建都巩。 ㉞履：登上。 ㉞敲朴：杖棒，短的叫“敲”，长的叫“朴”。 ㉞百越：也称“百粤”。南方国名。 ㉞象郡：秦时置的郡名，在今广西一带。 ㉞系颈：以绳系颈，表示投降。 ㉞委命：把性命交给。 ㉞蒙恬：秦国将领。始皇时曾率三十万将领渡黄河北逐匈奴，修筑长城。 ㉞藩篱：边疆屏障。 ㉞报：报复。 ㉞怨：仇怨。 ㉞道：政令。 ㉞燔：音 fán，焚烧。 ㉞言：书籍。 ㉞黔首：百姓。 ㉞隳：音 huī，毁坏。 ㉞兵：兵器。 ㉞咸阳：秦都城。 ㉞销：熔化。 ㉞锋：兵器的尖端。 ㉞镝：箭尖。 ㉞金：铜。 ㉞弱：削弱。

⑨华：华山。 ⑩河：黄河。 ⑪不测：深不可测。 ⑫谁何：谁能奈何。 ⑬关中：居四关——东有函谷关，南有峣关、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之中，故曰关中。 ⑭金城：坚固的城池。 ⑮殊俗：风俗不同的边远地区。 ⑯陈涉：即陈胜，阳城人。 ⑰瓮牖绳枢：用瓮口作窗户，用绳子栓门轴，指家赤贫。 ⑱氓：种田人。 ⑲隶：对贱民的称呼。 ⑲迁徙之徒：指谪罚到边境作戍守的士卒。在此指秦二世元年陈胜被征调去渔阳戍边。 ⑳陶朱：即范蠡，原为越王勾践的大夫。后弃官经商于陶，成巨富，号称“陶朱公”。 ㉑猗顿：春秋时鲁国巨富。猗，音 yī。 ㉒行伍：军队。行，音 háng。 ㉓俛起：不得已而举事。俛，音 miǎn，通“勉”。 ㉔阡陌：指代村野百姓。 ㉕罢：音 pí，通“疲”。 ㉖将：率领。 ㉗转：掉转头来。 ㉘兵：兵器。 ㉙羸：背负。 ㉚景：通“影”。 ㉛山东：崤山以东原六国的广大地区。 ㉜亡：消灭。 ㉝耰：音 yōu，锄柄。 ㉞棘：通“戟”。 ㉟矜：音 qín，矛柄。 ㉟铦：音 xiān，锋利。 ㉚铩：音 shā，古时一种长矛。 ㉛曩：音 nǎng，以前，从前，过去。 ㉚絜：音 xié，度量物的粗细。 ㉛八州：古代天下分为九州，秦据其中之一的雍州，余下八州。 ㉚朝同列：诸侯本与秦同列，后皆入朝事秦。 ㉚七庙：天子的宗庙。 ㉚身死人手：指秦二世被赵高所杀，子婴被项羽所杀。

译文：

秦孝公倚仗着崤山和函谷关的天险，又拥有雍州的土地作为大后方，他们君臣固守疆土，暗中窥探东周王朝的虚实，怀有吞并天下的野心。当时，商鞅辅佐秦孝公，对内建立法规制度，鼓励农民种田和织布，改善攻城作战的武器装备；对外推行连横政策，挑起诸侯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争斗。于是，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

秦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王继承祖上的事业，遵循既定的政策，向南兼并了汉中，向西攻取了巴、蜀，在东面占据了肥沃的土地，取得了地势险要的州郡。诸侯们很害怕，共同结盟来设法打垮秦国：他们毫不吝惜地拿出珍奇的器具、贵重的宝物、肥沃的土地，用以招纳普天下的贤才，通过合纵，结成同盟，相互连成一体。在这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君子都聪

明、忠诚、讲信用，对人宽厚而友爱，尊重贤士，相约用“合纵”来瓦解秦国的“连横”，借此，他们联合了韩国、魏国、燕国、楚国、齐国、赵国、宋国、卫国、中山国的兵力。于是，东方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这班人替他们出谋划策；有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这班人替他们互通消息；有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班人替他们统率军队，常常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作后方，率领百万大军，逼近函谷关进攻秦国。秦人大开关门，引敌入境，但九国的将士徘徊犹豫，结果逃之夭夭而不敢进攻。秦国既未丢失土地、又不花费兵力，而各诸侯国却陷入了困境。于是“合纵”失败了，盟约解除，各国争着割让土地去讨好秦国。秦国于是可以轻松地控制各诸侯，并利用他们的弱点，反击人心涣散的各国军队，杀害了几百万人，血流成河，几乎可以漂浮起盾牌。秦国乘胜利的机会，宰割天下的土地，分裂各国的河山，迫使强国请求投降，弱国入秦朝拜。孝文王、庄襄王在位的时间短，国家没有重大的战事。

到了秦始皇，他继承了六世祖先积聚的功业，挥动长鞭，驾驭天下，吞并了周王朝，又灭亡了六国诸侯，终于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统治了天下四方。秦国的官吏手执棍棒，鞭挞天下百姓，威震四海。此后，秦国又向南攻取了百越的土地，将其设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把绳索套在脖颈上前来投降，听命于秦朝的官吏。与此同时，又派遣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以防守边境，把匈奴击退了七百多里。匈奴人不敢再南下放马，士兵也不敢有任何怨言。于是，秦始皇完全废除前代君王治国的原则：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以使百姓愚昧无知。又毁坏六国的名城，杀害六国的豪杰俊才。为了削弱百姓的力量，秦始皇把全国的兵器收集起来集中到咸阳，全部销毁，铸成钟鼓，又制作了十二个铜人。然后，秦国把华山作为咸阳的城墙，把黄河作为咸阳的护城河。有了这样亿丈高的城墙和深不可测的护城河，秦国以为自己固若金汤了。同时，秦始皇还派遣良将手持硬弓，驻守要害之处，派遣忠的大臣率领精锐的士兵，手执锐利的兵器盘问过往的行人。这样，天下已经安定了，秦始皇的心里，自以为关中地势的坚固，就像千里铜墙铁壁，是子孙后代称帝万世的基业。

秦始皇死后，他的余威依然在往偏远地区传播。然而，世上出了个叫陈涉的，他只不过是贫穷人家的子弟，是卑贱的农夫，后来是征发到边疆去的士卒；他才能不如一般人，既不像孔子、墨子那样有贤德，又不像陶朱、猗顿那样富有；他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名士兵，却在队伍中脱颖而出，率领疲惫散乱的士兵，统领着数百人的队伍，辗转推进，攻打秦朝。他们斩断树木做兵器，撑起竹竿当旗帜，天下人迅速云集，纷纷响应，身背粮食像影子一样跟着陈涉。紧接着，殽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也一哄而起，

把秦朝消灭了。

秦朝的实力并没有减小和削弱，雍州的土地、殽山和函谷关的险固，仍然和过去一样。陈涉的地位，也不比齐国、楚国、燕国、赵国、宋国、卫国、中山国的君主尊贵；他手中的锄头和木棍，并不比刀矛剑戟锋利；征发守边的士卒，战斗力并不比九国的军队强；他们的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战略战术，又比不上过去六国的谋士。然而，他们却胜利了，建立了功业。如果比较一下殽山以东的诸侯国与陈涉的强弱，比较二者的权势和实力，那就不可以同日而语了。然而，当初秦国凭借小小的国土和千辆兵车的国力，却迫使八州诸侯称臣，使原先位处同列的诸侯入秦朝拜，达一百多年。然后以天地四方为家，把殽山和函谷关当作宫墙。谁料陈涉一人起来发难，秦朝的社稷就毁灭了，国君死在别人的手里，被天下人嘲笑，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不施行仁义，而攻守的形势也就不同了。

上书谏猎

司马相如

一段，出色写兽之骇发；一段，出色写人之不意；并不作一儒生蒙腐之语，后始反复切劝之。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①，捷言庆忌^②，勇期贲^③、育^④。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不作款曲，奋进直入，陈说于英主之前，此为耸听。）今陛下好陵^⑤阻险，射猛兽，（入事。）卒然^⑥遇逸材^⑦之兽，骇不存^⑧之地，犯属车^⑨之清尘^⑩，舆^⑪不及还^⑫辕，人^⑬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⑭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⑮矣。是胡^⑯、越^⑰起于穀下^⑱，而羌^⑲、夷^⑳接轸^㉑也，岂不殆^㉒哉！（一笔所写，如有数层，最是精神。一段，写兽之骇发。）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转落而下。）

且夫清道^㉓而后行，中路^㉔而驰，犹时有衡概之变^㉕。况乎涉丰草^㉖，骋邱墟^㉗，前有利^㉘兽之乐，而内无存变^㉙之意，其为害也不亦难矣！（一段，写人之不意。）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㉚出万有一危之涂^㉛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㉜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㉝。”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反复明切，到底无一蒙腐语。）

注释：

①乌获：秦武王时的大力士，传说能力举千钧，后来也用作力士的统称。 ②庆忌：春秋时吴王僚的儿子，以勇武著称。传说阖闾用马追赶他但没有追上。 ③贲：音bēn，孟贲，秦武王时的勇士，传说他走水路不避蛟龙，走陆路不避虎狼。 ④育：战

国时的勇士,传说可力拔牛尾。 ⑤陵:登上。 ⑥卒然:即“猝然”,突然。 ⑦逸材:也作“逸才”,才智出众。在此指野兽中异常凶猛者。 ⑧不存:不能安全存留。 ⑨属车:随从的车辆。 ⑩清尘:车扬起的尘土。 ⑪舆:车。 ⑫还:音 xuán,旋转。 ⑬人:指卫士。 ⑭逢蒙:古代擅于射箭的人,也作“逢门”。 ⑮难:障碍。 ⑯胡: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 ⑰越: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 ⑱轂下:车下,指身旁。轂,音 gǔ。 ⑲羌:古代西部少数民族之一,在此泛指西部少数民族。 ⑳夷:对东部少数民族的统称。 ㉑接轂:车轮相衔接而行,比喻接近。轂,车箱底部后面的横木。 ㉒殆:危险。 ㉓清道:古代帝王或大官出巡要清理道路,禁止行人来往。 ㉔中路:大道。 ㉕衡櫓之变:车马在急速奔驰时,衡和櫓可能会发生意外的情况,在此指车马倾覆的灾祸。櫓,音 jué。 ㉖丰草:荒林草莽。 ㉗邱墟:废墟,荒地。邱,通“丘”。 ㉘利:贪图。 ㉙存变:防备意外。 ㉚乐:喜欢。 ㉛涂:通“途”,道路。 ㉜知:通“智”。 ㉝堂:堂屋檐下。因檐瓦落下可能会伤人,所以这是危险的地方。

译文:

臣听说同类事物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是武士,力气大的要属乌获,最敏捷的要属庆忌,最勇敢要属孟贲、夏育。依我的愚见,私下认为人确实有这种出类拔萃的,野兽也应该是这样。现在陛下喜欢登险峻难行之处,射猎猛兽,要是突然遇到特别凶猛的野兽,在绝境之下狗急跳墙,朝着皇上车马扬起的尘土猛扑过来,冒犯了您圣驾车骑的正常前进,车子来不及掉头,人来不及随机应变,即使有乌获、逢蒙的武艺也施展不开,而四周的枯树朽枝全都成了障碍。这就像蛮荒之地的敌人突然从车轮下窜出,紧跟在车子后面,岂不危险啊!即使一切都安全不会有危险,但这类事本来都不应该发生在皇上身边啊。

况且,纵然事先派人清扫了道路然后您的车马才到,在大路中间奔驰,尚且不时会出现拉断了马嚼子、滑出了车轂心之类的事故。何况在密层层的草丛里穿过,在小丘陵堆里奔驰,前面有猎获野兽的快乐在引诱,心里却没有应付事故的准备,这样就很容易出危险了。不在乎天下的重任,却乐于外出到可能发生万一的危险道路

上去找乐子，臣以为陛下这样不可取。

聪明的人在事情尚未萌发之前就能预见到，机智的人在危险还未露头时就能避开它，灾祸一般都是躲在人们注意不到的地方，爆发在人忽视它的时候。所以俗话说：“家中有千金，不坐屋檐下。”是怕屋檐上的瓦掉下来伤了人。这说的虽是小事，却可以引申到大的问题上。臣子希望陛下留意明察。

报任安书

司马迁

学其疏畅，再学其郁勃；学其迂回，再学其直注；学其阔略，再学其细琐；学其径遂，再学其重复。一篇文字，凡作十来番学之，恐未能尽也。

太史公^①牛马走^②司马迁再拜言，（看他自称，必本其父，便是作《史记》之本。）少卿^③足下：（任安字。）曩^④者辱^⑤赐书，教以慎^⑥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二句，任安来书。）意气勤勤恳恳，若望^⑦仆不相师^⑧，而用流俗人之言。（望，怨也。二句，任安书中意。）仆非敢如此也。（一句辨过，下更详辨。）仆虽罢驽^⑨，（“虽”，一曲。）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亦尝”，一曲。）顾自以为身残处秽^⑩，动而见尤^⑪，欲益反损^⑫，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是以”，一曲。）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⑬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谚曰”，一曲。）何则？士为知己者用^⑭，女为说^⑮己者容^⑯。（“何则”，一曲。）若仆大质^⑰已亏缺矣，虽材怀随^⑱、和^⑲，行若由^⑳、夷^㉑，终不可以为荣^㉒，适足以见笑而自点^㉓耳。（“若仆”，一曲。看他先作如许多曲。）书辞宜答^㉔，会东^㉕从上^㉖来，又迫^㉗贱事^㉘，相见日浅^㉙，卒卒^㉚无须臾之间^㉛得竭^㉜志意。（说前所以不答之故。）今少卿抱不测^㉝之罪，涉^㉞旬月，迫^㉟季冬^㉛，（安为戾太子事，更旬日后便当就刑。“季冬”，言刑日也。）仆又薄从上雍^㉛，恐卒然不可讳^㉛，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说今所以答之故。）请略陈固陋^㉛。（今答。）阙然久不报，（前不答。）幸勿为过！（以上，先作如许多曲，妙！看他一片心事更无处明，而欲明向将死之友。此等处，可以想见古人交情。）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㉛也；爱施^㉛者，仁^㉛之端也；取予^㉛者，义^㉛之表^㉛也；耻辱者，勇之决^㉛也；立名者，行之极^㉛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㉛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先特标五者，言有此，始得列于士林，以反己之无复有此，是为大辱极愤，发笔最是有势。）故祸莫憯^㉛于欲^㉛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㉛莫大于宫刑^㉛。（急承此四语，与上五者正极反。）刑余之人^㉛，无所比数^㉛，非一世也，所从来远^㉛矣。（独缕缕切恨宫刑。）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㉛，孔子适^㉛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

心；同子^⑨参乘，袁丝^⑩变色：自古而耻之。（缕缕切恨官刑。）夫以中材之人^⑪，事有关于宦竖^⑫，莫不伤气^⑬，而况慷慨之士乎！（缕缕切恨官刑。）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⑭荐天下豪俊^⑮哉！（缕缕切恨官刑。此非辞来书推贤进士一语，正借书语，以发其心中切恨官刑耳。）

仆赖先人绪业^⑯，得待罪辇毂下^⑰，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⑱：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上之。）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⑲；（次之。）外之，不能备行伍^⑳，攻城野战，有斩将搴^㉑旗之功；（外之。）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㉒。（下之。）四者无一遂^㉓，苟合^㉔取容，无所短长之效^㉕，可见于此矣。向^㉖者，仆^㉗亦常厕^㉘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㉙。不以此时引纲维^㉚，尽思虑^㉛，（此一段，是自咎未被官刑前。）今已亏形^㉜为扫除之隶^㉝，在闥茸^㉞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㉟是非，不亦轻^㉟朝廷，羞^㉟当世之士邪！（此一段，仍是切恨官刑。因切恨故，言之缕缕，非反复辞推贤进士也。）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加此一笔，切恨之至！）

且^㉟事本末未易明也。（重发笔起。）仆少负不羁之材^㉟，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㉟，使得奏^㉟薄伎^㉟，出入周卫^㉟之中。仆以为戴盆^㉟何以望天，故绝^㉟宾客之知^㉟，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㉟，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㉟于主上，（自明初意如许。）而事乃有大谬不然^㉟者。（落。）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㉟，素^㉟非能相善^㉟也，趋舍异路^㉟，未尝衔杯酒^㉟接殷勤^㉟之余欢。（先明与陵无旧好。）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㉟，事亲孝，与士信^㉟，临财廉^㉟，取与义，分别有让^㉟，恭俭下人^㉟，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㉟也，仆以为有国士^㉟之风。（次明于陵有独赏。）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㉟公家之难^㉟，斯已奇矣。（一振。）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㉟，仆诚^㉟私心痛^㉟之。（一落。此先略叙，下更详叙。）且李陵（又振。）提步卒^㉟不满五千，（详。）深践戎马之地^㉟，足历王庭^㉟，垂饵^㉟虎口，横挑^㉟强胡，仰^㉟亿万^㉟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㉟救死扶伤不给。（详。）旃裘^㉟之君长咸震怖^㉟，乃悉征^㉟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㉟，一国共攻而围之。（详。）转斗^㉟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㉟。（详。）然陵一呼劳^㉟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㉟饮泣，更张^㉟空眷^㉟，冒白刃，北向争死敌^㉟者。（详。）陵未没^㉟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㉟上寿。（详。故意写出公卿王侯丑态。）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㉟，大臣忧惧，不知所出。（详。故意写出。以上详叙李陵。）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㉟，诚^㉟欲效其款款之愚^㉟，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㉟，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㉟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㉟于天下矣。（详。）仆怀欲

陈^④之而未有路^⑤,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⑥陵之功,欲以广^⑦主上之意,塞睚眦^⑧之辞。(详。)未能尽明^⑨,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⑩,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⑪。(详。)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⑫,因为诬上,卒^⑬从吏议^⑭。(详。)家贫,货赂^⑮不足以自赎,交游^⑯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详。悉是故意写出。)身非木石,独与法吏^⑰为伍,深幽囹圄^⑱之中,谁可告诉者!(详。以上详叙自己。)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又落。)李陵既生降^⑲,颓^⑳其家声,而仆又佴^㉑之蚕室^㉒,重^㉓为天下观笑^㉔。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㉕为俗人^㉖言也。(又写陵与己,一样不能与俗人说,结尽上许多详叙之文。)

仆之先非有剖符^㉗、丹书^㉘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㉙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㉚,流俗^㉛之所轻也。(此非自谦,乃再发笔起,明所以不自引决有故。)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㉜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㉝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㉞,卒就死耳。何也?素^㉟所自树立^㉛使然也。(假令引决,则人不过云云。)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㉛异^㉛也。(结过不肯引决。下重叙被辱,说终不引决。)太上^㉛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㉛,其次不辱辞令^㉛,其次诎体^㉛受辱,其次易服^㉛受辱,其次关木索^㉛、被箠楚^㉛受辱,其次剔毛发^㉛、婴金铁^㉛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㉛受辱,最下腐刑^㉛极矣!(层次而下,说已被辱为极。)传曰:“刑不上大夫^㉛。”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曲一笔,言此是太师之言,乃非今日之谓。)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本是常理。)及在槛阱^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㉛之渐也。(无奈至此。)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㉛于鲜^㉛也。(本是常理。)今交^㉛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㉛,幽于圜墙^㉛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㉛,视徒隶则心惕息^㉛,何者?积威约之势也。(无奈至此。)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㉛耳,曷^㉛足贵乎!(结上,言引决亦无及。)且西伯^㉛,伯也,拘于羑里^㉛;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㉛,王也,受械^㉛于陈;彭越、张敖^㉛,南面称孤,系狱^㉛抵罪;绛侯^㉛诛诸吕,权倾^㉛五伯,囚^㉛于请室^㉛;魏其,大将也,衣赭衣^㉛,关三木^㉛;季布为朱家钳奴^㉛;灌夫^㉛受辱于居室^㉛。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㉛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历引被辱古人自证。)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㉛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㉛自裁绳墨^㉛之外,已稍陵夷^㉛,至于鞭箠^㉛之间,乃欲引节^㉛,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㉛为此也。(何贵引决。以上,言不必引决,其文止此。下再发笔起,说不引决,乃更有所欲为。)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㉛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此特表引决,人能如此。)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㉛,何处不勉^㉛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

何至自沉溺缧绁^①之辱哉！且夫臧^②获^③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此特表已，亦非不能引决者。）所以隐忍苟活，幽^④于粪土^⑤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⑥不表于后世也。（说出作《史记》一段意思。）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⑦非常之人称^⑧焉。（先虚提一笔。）盖文王拘^⑨而演^⑩《周易》；仲尼厄^⑪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⑫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⑬；不韦迁^⑭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⑮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⑯，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广引被辱著书之人。）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⑰，退而论书策^⑱以舒其愤，思^⑲垂空文以自见。（又独举左氏、孙子者，上是广引，此是特因其废与己同，因遂言著书宜与之一例也。）仆窃不逊^⑳，近自托于无能之辞^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㉒其事，综其终始，稽^㉓其成败兴坏之纪^㉔，上计轩辕^㉕，下至于兹^㉖，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㉗，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说出不肯引决，本心如此。）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㉘，通邑大都，则仆偿^㉙前辱之责，虽万^㉚被戮^㉛，岂有悔哉！（快意语，言之自豪。）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再加一句，总是骂尽俗人。）

且负下^㉕未易居，下流多谤议^㉖。（再发笔起。）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㉗，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㉘父母之丘墓^㉙乎？虽累^㉚百世，垢^㉛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㉜，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言如此，便应逃遁远去。）身直为闺阁之臣^㉝，宁得自引^㉞深藏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㉟，与时俯仰，以通^㉟其狂惑^㉛。（言不得逃遁远去者，只因久系闺阁之臣，故不能自主耳，岂真得位行道于斯？）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刺谬^㉛乎？（答任安毕。）今虽欲自雕琢，曼辞^㉛以自饰，（句。）无益，（句。）于俗不信^㉛，祇^㉛取辱耳。（自注“无益”。）要之^㉛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仍是自豪语。）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㉛。（胸中郁勃多，故如此反复明畅，尚自谓略陈不悉。）谨再拜。

注释：

①太史公：司马迁自称。 ②牛马走：仆人，是当时习语，对自己的谦称。 ③少卿：任安。 ④曩：音 nǎng，从前。 ⑤辱：屈尊。 ⑥慎：谨慎。 ⑦望：埋怨。

⑧相师：遵从您的话。 ⑨罢弩：音 pí nǔ，才能庸劣。 ⑩身残处秽：指受宫刑后身体残疾、地位低下。 ⑪尤：责难。 ⑫损：损害。 ⑬谁为为之？孰令听之？：为谁做呢？又让谁听呢？ ⑭用：效力。 ⑮说：通“悦”。 ⑯容：打扮。 ⑰大质：身体。 ⑱随：随侯珠。 ⑲和：和氏璧。 ⑳由：许由。 ㉑夷：伯夷。 ㉒荣：光荣。 ㉓点：通“玷”，受辱。 ㉔宜答：应该答复。 ㉕东：东巡。 ㉖上：汉武帝。 ㉗迫：忙于。 ㉘贱事：烦琐的事务。 ㉙浅：少。 ㉚卒卒：匆忙。 ㉛须臾之间：片刻空闲。 ㉜竭：详尽说明。 ㉝不测：无法揣测。 ㉞涉：经过。 ㉟迫：逼近。 ㉞季冬：刑日。 ㉟薄从上雍：迫从天子将祭祀于雍。 ㉟卒然不可讳：死的委婉说法。卒，音 cù。 ㉛固陋：孤陋之见。 ㉛符：象征。 ㉛爱施：乐于施舍。 ㉛仁：仁德。 ㉛取予：索取与给予。 ㉛义：道义。 ㉛表：标志。 ㉛决：标准。 ㉛极：最高准则。 ㉛托：立足。 ㉛懵：通“惨”，悲惨。 ㉛欲：贪欲。 ㉛诟：音 gòu，耻辱。 ㉛宫刑：古代割除男性生殖器的一种刑罚。 ㉛刑余之人：受过宫刑的人。 ㉛比数：相提并论。 ㉛远：遥远，久远。 ㉛载：乘车。 ㉛适：到。 ㉛同子：汉武帝宦官赵谈。 ㉛袁丝：袁盎。 ㉛中材之人：一般人。 ㉛宦竖：宦官。 ㉛伤气：羞辱。 ㉛刀锯之余：指宦官。 ㉛豪俊：豪杰俊士。 ㉛绪业：遗业。 ㉛待罪辇毂下：京师任职。辇毂，皇帝坐的车。 ㉛自惟：私下思虑。 ㉛岩穴之士：指隐士。 ㉛备行伍：参与军队。 ㉛搴：音 qiān，拔取。 ㉛光宠：增光得宠。 ㉛遂：成功。 ㉛苟合：苟且取合。 ㉛短长之效：建树。 ㉛向：过去，从前。 ㉛仆：我。 ㉛厕：居于，夹杂在。 ㉛末议：微末的意见。 ㉛引纲维：伸张国家的法度。 ㉛尽思虑：为国竭尽谋智。 ㉛亏形：身体残废。 ㉛隶：奴隶。 ㉛阘茸：音 tà róng，地位卑微或品格卑鄙的人。 ㉛论列：评论。 ㉛轻：轻蔑。 ㉛羞：羞辱。 ㉛且：况且。 ㉛不羁之材：才志高远，不可束缚。 ㉛故：关系。 ㉛奏：贡献。 ㉛伎：才能。 ㉛周卫：官禁。 ㉛戴盆：顶着盆子。 ㉛绝：断绝。 ㉛知：交往。 ㉛不肖之才力：微薄的才力。 ㉛亲媚：信任和宠信。 ㉛大谬不然：大错特错。 ㉛俱居门下：同为侍中。 ㉛素：平时。 ㉛善：友好。 ㉛趋舍异路：志趣不同，路也不一样。 ㉛衔杯酒：一起喝酒。 ㉛殷勤：情谊深切。 ㉛自守奇士：自守节操的出众人物。 ㉛信：讲信用。 ㉛廉：廉洁。 ㉛分别有让：分别尊卑长幼，谦让有礼。 ㉛下人：甘居人下。 ㉛蓄积：修养。 ㉛国士：国家杰出人才。 ㉛赴：奔赴。 ㉛难：危难。 ㉛媒蘖其短：酿成其祸。媒，通“酶”，酒酵。蘖，音 niè，酿酒的曲。 ㉛诚：实在。 ㉛痛：痛心。 ㉛步卒：步兵。 ㉛戎马之地：

胡人的地方。¹¹⁹王庭：单于的王庭。¹²⁰垂饵：设诱饵。¹²¹横挑：勇猛地挑战。¹²²仰：面对。¹²³亿万：众多。¹²⁴虏：敌人。¹²⁵旃裘：兽毛做的皮衣，此处代替匈奴。旃，音 zhān。¹²⁶震怖：震惊害怕。¹²⁷征：征调。¹²⁸引弓之人：拉弓射箭的人。¹²⁹斗：战斗。¹³⁰如积：堆积如山。¹³¹一呼劳：一声号召。¹³²沫血：脸上沾血。沫，音 huì，通“颓”，洗脸的意思。¹³³张：举。¹³⁴券：音 guān，弩弓。¹³⁵争死敌：争着与敌人决死搏斗。¹³⁶没：覆没。¹³⁷觞：音 shāng，酒杯。¹³⁸不怡：不高兴。¹³⁹惨怆怛悼：音 cǎn chuàng dá dào，悲痛忧伤。¹⁴⁰诚：实在。¹⁴¹款款之愚：诚恳的愚昧见识。¹⁴²绝甘分少：同甘共苦。¹⁴³当：适当的机会。¹⁴⁴暴：音 pù，显示。¹⁴⁵陈：陈说。¹⁴⁶路：机会。¹⁴⁷推言：论说。¹⁴⁸广：宽慰。¹⁴⁹睚眦：音 yá zì，发怒时瞪眼睛；比喻极小的仇恨。¹⁵⁰明：表达明白。¹⁵¹沮贰师：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¹⁵²下于理：下狱。理，治狱官。¹⁵³自列：表白。¹⁵⁴卒：终于。¹⁵⁵议：判决。¹⁵⁶货赂：钱财。¹⁵⁷交游：朋友。¹⁵⁸法吏：执法的官吏。¹⁵⁹囹圄：监狱。¹⁶⁰生降：活着投降。¹⁶¹颓：败坏。¹⁶²佴：相次，随后。¹⁶³蚕室：腐刑怕风，得入不透风的密室。它像密而温的养蚕之室，所以叫蚕室。¹⁶⁴重：音 chóng，再一次。¹⁶⁵观笑：讥笑。¹⁶⁶未易一二：原原本本地。¹⁶⁷俗人：世俗的人。¹⁶⁸剖符：剖分开的符，君臣各执一半，作为凭信。¹⁶⁹丹书：帝王颁给功臣的一种证件，其上有用朱砂写的誓词，作为后代子孙免罪的凭信。¹⁷⁰固：本是。¹⁷¹畜：豢养。¹⁷²流俗：世俗的人。¹⁷³世：世俗。¹⁷⁴特：只是。¹⁷⁵自免：自脱。¹⁷⁶素：平素。¹⁷⁷树立：立身的职业。¹⁷⁸趣：通“趋”。¹⁷⁹异：不同。¹⁸⁰太上：最好。¹⁸¹理色：脸面。¹⁸²辞令：言辞，教令。¹⁸³诎体：长跪。¹⁸⁴易服：换上罪人的衣服。¹⁸⁵关木索：戴刑具。¹⁸⁶箠楚：被杖打。¹⁸⁷剔毛发：剃头发。¹⁸⁸嬰金铁：戴铁圈。¹⁸⁹断肢体：截断肢体。¹⁹⁰腐刑：宫刑。¹⁹¹刑不上大夫：刑罚不能加在士大夫身上。¹⁹²槛阱：笼子和陷坑。¹⁹³威约：威势为人所制约。¹⁹⁴定计：决定。¹⁹⁵鲜：态度鲜明。¹⁹⁶交：捆住。¹⁹⁷榜箠：杖打。¹⁹⁸圜墙：牢狱。¹⁹⁹头抢地：叩头。²⁰⁰惕息：惊恐而喘气。²⁰¹强颜：勉强厚着脸皮。²⁰²曷：音 hé，何。²⁰³西伯：周文王。²⁰⁴羑里：在今河南汤阴一带。羑，音 yǒu。²⁰⁵淮阴：韩信。²⁰⁶受械：戴上了刑具。²⁰⁷张敖：刘邦的女婿，封赵王。²⁰⁸系狱：被捕入狱。²⁰⁹绛侯：周勃。²¹⁰倾：超过。²¹¹囚：囚禁。²¹²请室：请罪之室。²¹³赭衣：赭色囚衣。²¹⁴三木：加于颈及手足的木枷械。²¹⁵钳奴：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的奴仆。²¹⁶灌夫：汉武帝时为太仆，平七国之乱有功。²¹⁷居室：汉朝官署名，囚禁

犯人的地方。²¹⁸罔：同“网”，法网。²¹⁹审：明白。²²⁰蚤：早。²²¹绳墨：法律。²²²陵夷：受挫颓唐。²²³鞭箠：鞭笞杖打。²²⁴引节：为节气而死。²²⁵殆：大概。²²⁶顾：挂念。²²⁷慕义：仰慕节义。²²⁸勉：勉励。²²⁹沉溺缧绁：陷入囚禁。缧绁，音 léi xiè，捆绑犯人的绳索，引申为牢狱。²³⁰臧：音 zàng，对家奴的贱称。²³¹获：对婢女的贱称。²³²幽：囚禁。²³³粪土：污秽的监狱。²³⁴文采：文章著述。²³⁵倜傥：音 tì tǎng，洒脱。²³⁶称：为人称道。²³⁷拘：拘禁。²³⁸演：推演。²³⁹厄：受困厄。²⁴⁰厥：乃，才。²⁴¹修列：编写完成。²⁴²迁：迁居。²⁴³大抵：大都。²⁴⁴郁结：抑郁闷结。²⁴⁵用：重用。²⁴⁶退而论书策：退隐著书。²⁴⁷思：期望。²⁴⁸不逊：不自量力。²⁴⁹无能之辞：拙劣的文辞。²⁵⁰考：考订。²⁵¹稽：考察。²⁵²纪：规律。²⁵³轩辕：黄帝。²⁵⁴兹：汉武帝时期。²⁵⁵祸：指李陵事。²⁵⁶其人：指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知我的人。²⁵⁷偿：偿还。²⁵⁸万：一万次。²⁵⁹戮：杀。²⁶⁰负下：背负低下的名声。²⁶¹谤议：诽谤、责难。²⁶²戮笑：耻笑。²⁶³上：到。²⁶⁴丘墓：坟墓。²⁶⁵累：延续。²⁶⁶垢：耻辱，蒙受的耻辱。²⁶⁷忽忽若有所失：恍恍惚惚，若有所失。²⁶⁸闺阁之臣：宦官。²⁶⁹自引：自我引退。²⁷⁰从俗浮沉：随世俗浮沉。²⁷¹通：抒发。²⁷²狂惑：内心的慷慨和惑乱。²⁷³刺谬：违背。²⁷⁴曼辞：美好的言辞。²⁷⁵信：信任。²⁷⁶祇：同“只”。²⁷⁷要之：总之。²⁷⁸固陋：鄙陋之见。

译文：

您的仆人太史公司马迁再拜陈说，少卿足下：以前，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要顺应时世来处理事情，把推举贤人、引进才士当作责任。来信的辞意和语气诚恳而真挚，好像在抱怨我不听从您的指教，却随着一般人的意见而改变主张，我是不敢这样做的呀！我虽然无才无德，但也曾听说品德高尚的长者遗风。只是自以为身体残缺、地位下贱，一行动就遭人指责，想做点贡献却反把事情搞坏，所以才心情抑郁，无人诉说。俗话说：“为谁而做呢？又让谁来听呢？”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为什么呢？因为士人只为知己者效力，女子只为喜欢自己的人梳妆。至于我身体已经残缺，即使怀抱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珠玉之才，行为又像许由、伯夷那样高

洁,还是不可自以为光彩,这样反而会使人感到可笑以致自取侮辱。您的来信本该及时答复,但正碰上我跟从皇上东巡归来,又忙于低贱的琐事,彼此相见的机会很少,忙忙碌碌没有片刻的空闲可以让我倾诉衷肠。现在,您背着后果不堪设想的罪名,再过一个月,就到冬末了,而我又需将跟从皇上到雍地去,担心您会突然遭到不幸,那样我就永远不能把满腔悲愤向您诉说,而您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抱恨无穷的,故请让我简略地陈述一些偏狭、浅陋的意见。这么长时间不给您回信,请不要责备。

我曾听说:“增加自身的修养是智慧的象征;乐于施舍是仁的开端;获取和给予恰当是守义的标志;以耻为辱是具备勇敢的先决条件;建立功名是行动的最高目标。”士人具备了这五种品德,然后可以立身处世,跻身于君子的行列。所以,祸害没有比贪利更悲惨了,悲哀没有比伤心更痛苦了,行为没有比祖先受辱更难堪了,而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巨大了。受过宫刑的人,不能同正常人相提并论,这不仅当今之世如此,历史上由来已久。从前,卫灵公和宦官同车,孔子就出走陈国;商鞅靠景监被秦孝公召见,赵良就替他担忧;赵谈陪汉文帝坐车,袁盎就勃然变色;自古以来就是鄙视宦官的。一般人,只要行事同宦官有关,没有不自感气馁的,更何况慷慨激昂之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又怎么会让受过宫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英俊呢?

我依靠先人的遗业,才得以在京师做官,至今已二十多年了。所以我想:对上,不能献纳自己的忠信,得到有才华、能力的肯定,从而取得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为皇上拾遗补漏、招纳贤才、引进能人,使山岩洞穴之士扬名于世;对外,不能参加军队行列,攻打城池,作战野外,建立斩杀敌将、拔取敌旗的功勋;最次,不能累积年资和功劳,获取高官厚禄,以此为宗族和朋友增光。这四条没有一条实现,不过是勉强容身,没有尺寸之功,也就由此可见了。过去,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奉陪于外廷发表一些微末的意见。不在这时伸张国家的法度,竭尽智谋,到现在形体已经亏缺,当了一名打扫台阶的差役,身处下贱之辈的行列,却要昂首扬眉,评论谁是谁非,不是也太轻视朝廷、太羞辱当今的士人了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说什么呢?还说什么呢?

而且事情的本末是不容易搞清楚的。我少年时自恃才志高远,但长大后并没有在故乡获得好名声。幸亏皇上因为我祖先的缘故,使我得以奉献微薄的技能,在宫廷里进出。我以为头上带了木盆怎么能够望见天空呢?所以谢绝宾客的交往,忘记家庭的私事,日日夜夜思考竭尽自己并不出色的才干和能力,一心一意地恪尽职守,以求得皇上的亲近和好感。但是,事情却远远不是这样。

我与李陵同在侍中曹任职，素来不是好朋友。彼此的好恶不同，所以未曾在一起喝酒，尽情地欢乐。然而，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的确是一个奇士，他侍奉父母很孝顺，与士人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廉洁奉公，获取和给予都符合礼义，懂得名分和差别而能谦让，恭敬节俭，甘居人后，常想奋不顾身地去排解国家的急难。他这些长期养成的好品德，我以为有国士的风貌。一个大臣出于宁肯万死而不求一生的意念，奔赴国家的危难之地，这已经很难得了。现在，他办事一有不妥当，那些只会保全自己的身躯和妻儿的大臣紧跟着就夸大他的短处，我实在私下感到痛心。况且李陵带领的步兵不足五千人，深入敌方阵营，到达匈奴王驻地，在虎口垂饵诱敌，气势凌厉地向强悍的匈奴挑战，向匈奴大军发起进攻，与匈奴王接连战斗了十多天，杀伤敌兵超过了自己将士的人数，以至敌寇救护伤员都来不及。匈奴的君主、长官们都感到震惊和恐怖，于是全数调集了左、右贤王的军队，征发擅长弓箭的百姓，全国一起进攻和围困李陵。李陵转战数千里，箭矢用尽，兵退绝境，而援军迟迟不至，死伤的士卒堆积遍地。但只要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兵，士兵没有不强撑起身体，流着眼泪，以血洗脸，以泪解渴，拉开没有箭的空弓，冒着寒光闪闪的锋刃，争着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还没有覆没时，有信使来报捷，朝中的公卿王侯都向皇上祝贺胜利。几天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食不甘味，上朝听政也闷闷不乐。大臣们担心害怕，不知如何奏对。我心里不再多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苦，实在想要献上自己诚恳的意见。我以为李陵对待部下向来先人后己，因此能赢得别人以死力效劳，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比不上他。他虽因兵败而身陷匈奴，但看他的用意，是想要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报效汉朝。这件事已经无可奈何，但他曾击败强敌，功劳也足以颁布天下了。我心里想陈述给皇上听，但却没有机会。正逢皇上召见，我就用这些意思来推崇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舒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怨恨李陵的言辞。我没能彻底表达清楚，以致英明的皇上不能进一步了解，反以为我在诋毁贰师将军，而有意为李陵说好话，于是就把我交司法官审判。耿耿忠心，终于无法自我表白，因而指责我欺蒙皇上，皇上终于听从了狱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困，钱财不足以自己赎罪，朋友无力救援，皇上的左右亲信也不为我说一句求情的话。我不是木块、石头，却偏要让我同执法的狱吏一起相处，被关押在重重监狱里，心中的痛苦可以向谁诉说呢？这些正是您亲眼看到的，我的行为处事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既然已经活着投降了匈奴，败坏了他家族的声誉，而我关在蚕室里，又被天下的人看着耻笑。可悲啊，可悲！这些事情是不容易一一述说给一般人听的。

我先前并没有获得封王赐侯的功勋，只是掌管文史书籍和天文历法，地位接近

于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官员，本来就是被皇上消遣、像乐工伶人一样养着，为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受到法律的制裁被杀，就像在九头牛身上去掉一根牛毛，与杀死一只蝼蚁有什么区别呢？而世人又不会把我比之于坚持节操而死的人，只认为我是想不出办法而又罪大恶极，实在无法避免，终于受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职业历来就被人瞧不起。人必然有一死，有的死比泰山还要重，有的死比鸿毛还要轻，这是因为死的目的不同。首先，不使祖先受辱；其次，不使自己身体受辱；又次，不让自己脸面上受辱；又次，不在言辞上受辱；又次，被捆缚受辱；又次，被囚禁受辱；又次，戴上木枷绳索被人抽打受辱；又次，或剃光了头、或头颈上戴着铁链受辱；又次，毁坏肌肤、截断四肢受辱；最下等的，就是遭受宫刑，这是达到极点了！《礼记》中说：“刑罚不能加于大夫以上。”这是说士大夫的节操不可以不勉励。猛虎处在深山之中，百兽为之震惊、恐怕，等到它落进了陷阱、关进了笼子，就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长期威力渐渐制约它的结果。所以，既使在地上画圈为牢，气节之士势必不肯进去；用木头削成狱吏，气节之士也认为不能受它审讯：他们的打算非常地明确。现在，手足交叉，戴着木枷、绳索，肌肉、皮肤暴露在外，遭受竹鞭和棍棒的抽打，被关押在监狱之中。在这个时候，见到狱吏就叩头触地，见到狱卒就战战兢兢不敢喘息。为什么呢？这是受到威压逼迫而逐渐形成的局面啊。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说没有遭受侮辱，就是所谓的“厚脸皮”，还有什么尊贵可言呢？况且，西伯，是一位霸主，却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秦朝的丞相，却受遍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楚王，却在陈地被拘捕；彭越、张良，曾南面封王，却下狱判罪；绛侯周勃诛杀了诸吕，权力超过了春秋“五霸”，却被关进请罪之室；魏其侯窦婴，身为大将，却穿上囚衣，戴上了三枷；季布卖身为朱家家奴；灌夫关进囚室蒙受侮辱。这些人都位至王侯将相，名声远播邻国，等到犯罪以至法网加身，不能果断自杀，结果落在肮脏的尘埃之中。古代和今天是一脉相承的，怎么能不受到侮辱呢？由此而言，勇敢和胆怯，坚强和懦弱，都是具体形势造成的。我终于明白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在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就已自杀，已经有点卑下了，到了遭受鞭打的时候，才想到要以自杀来保持节操，这不是已经走得更远了吗？古人之所以加刑于大夫时极为慎重，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人天生的感情都是热爱生命，害怕死亡，思念父母，顾及妻儿的。至于被正义和真理激励起来的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现在，我很不幸，双亲早亡，没有兄弟姐妹，独自一人孤单地生活。您看我对妻儿的态度怎样？况且勇敢的人不必为了名节而死，懦夫仰慕高义，又何处不在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弱，想苟活偷生，但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界限，怎么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的侮辱之中呢？就

是奴婢还能够下决心自杀，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不得已呢？我之所以暗暗地忍受，苟活偷生，关在粪土般污秽的监狱里而不肯去死，就因为抱恨自己心中还有未实现的理想，如果在屈辱中死去，我的文章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自古以来，富贵而名声埋没不传的人，多得无法记载，只有豪迈不受拘束、非同寻常的人才能流芳百世。西伯被拘囚而推演出《周易》；孔子处于困境而写成了《春秋》；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于是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才完成了《国语》；孙子膝盖骨被挖去，撰修了《孙子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吕氏春秋》却流传于世；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这才有了《说难》、《孤愤》；《诗经》共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为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情意郁结，不得舒展，所以才追述往事，而寄希望于将来的。至于像左丘明眼瞎，孙子腿断，他们认为永远不可能被起用了，退下来著书立说以抒发心中的愤懑，想借助留传后世的文章来表现自己。我私下里不自量力，最近靠着拙劣的文字，收集记载了散失于天下的旧说遗闻，考证其中的事件，推穷历史上成败、兴衰的道理。上从轩辕黄帝开始，下到当今为止。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也就是想要探究天道人世的关系，弄通自古至今的变化规律，成为一家之言。草稿还没有完成，正好遇上那场大祸，我痛惜全书未完，所以即使受最严厉的刑罚也毫无怨色。如果我著成那本书，就要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传给能够理解它的后人，在四通八达的都市里散布。这样，我从前被侮辱的旧债就能偿还了，即使被千刀万剐，也不后悔！然而，这些话只能对有知识的人说，难以同一般人谈的。

再说，背着污辱之名的人不容易安生，地位卑贱的人常常被诽谤、议论。我因为多说了几句话遭到了这次灾祸，深深地被故乡人耻笑，侮辱了祖先，又有什么脸面去给父母亲上坟呢？即使百代之后，这种侮辱也只会加重！所以我天天痛苦至极、愁肠百转，居家则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门则不知要到哪里去。每当我想起那种耻辱，冷汗就从背上渗出、浸湿了衣服。我简直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身而退、深藏到山林岩穴中去呢？所以暂且只好随波逐流，见机行事，以自我宽解内心的愤怒与矛盾。现在您少卿却教我推举贤人，引进才士，不正与我内心的想法相反吗？时至今日，我即使想要修饰打扮，用美妙的言辞为自己解脱，也无济于事，一般人不会相信，只不过自取侮辱罢了。总而言之，到我死后才能确定谁是谁非。信中不能尽情表达心意，所以简略地陈述我偏狭浅陋的意见。谨再次叩首。

项羽本纪赞

《史记》

此断项羽全不师古，其亡固宜。只是起于暴兴，却是何故？凡作一扬三抑。注意正在豪杰“不可胜数”句。言除却重瞳，更不可解。

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①重瞳子^②”，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③邪？何兴之暴^④也！（《项羽本纪》，通篇何等声势！至作赞，却陡然只说其目重瞳。犹言除非重瞳上，若论才略，乃一无足取。）夫秦失其政^⑤，陈涉首难^⑥，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⑦，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⑧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⑨，号为“霸王”。位虽不终^⑩，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一段，承写其兴之暴，扬。）及羽背关^⑪怀楚，放逐义帝^⑫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抑。）自矜功伐^⑬，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⑭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⑮而不自责，过矣。（再抑。）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又抑。凡作一扬三抑。）

注释：

- ①盖：大概。 ②重瞳子：双瞳孔。 ③苗裔：后代子孙。 ④暴：迅猛。 ⑤失其政：政治腐败。 ⑥难：发难，起义。 ⑦尺寸：尺寸的地盘。 ⑧将：率领。 ⑨出：制订发出。 ⑩终：保持。 ⑪背关：放弃关中。 ⑫义帝：熊心，楚怀王孙。 ⑬功伐：功劳。 ⑭力征：武力征伐。 ⑮寤：通“悟”。

译文：

我听周生说，舜的眼睛有两个瞳人，又听说项羽的眼睛也有两个瞳人。项羽难道是舜的后代么？为什么他崛起得这样迅猛呢？那秦王朝政治差失、混乱的时候，陈涉首先发难反秦，一时间英雄豪杰纷起，争夺天下的人数也数不清。但是项羽并没有一尺一寸可以依靠的权位，只不过奋起于民间，三年的时间，就发展到率领五国诸侯一举灭秦，并且分割秦的天下，自行封赏王侯，政令都由项羽颁布，自号为“霸王”。虽然他霸王的地位并没有维持到底，但近古以来未曾有过他这样的人物。后来，项羽放弃关中要塞而眷恋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反而怨恨王侯们叛离了他，这就说不过去了。以功自负，强逞个人智慧而不效法古人，认为自己干的是霸王的事业，想凭着武力征讨来谋夺、统治天下，五年的时间便丢掉了国家政权，自身也死在东城，还不醒悟，又不自我责备，这就大错特错了。却说什么“上天要使我灭亡，不是我用兵的过错”，这难道不荒谬吗？

孔子世家赞

《史记》

赞孔子，又别作异样淋漓之笔，一若想之不尽，说之不尽也，所谓观海难言也。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①行^②止。”虽不能至^③，然心乡^④往之。(先引诗，笔态便淋漓无限。)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读书，一。)适^⑤鲁，观仲尼^⑥庙堂，车服^⑦、礼器，(观庙堂车服礼器，二。)诸生以^⑧时习礼^⑨其家，(观习礼诸生，三。)余低回^⑩留之，不能去云。(总上又吐下，笔态淋漓无限。)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⑪矣，当时则荣^⑫，没^⑬则已^⑭焉。(笔态淋漓无限。)孔子布衣^⑮，传十余世，学者宗^⑯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⑰者折中^⑱于夫子，(笔态淋漓无限。)可谓至圣矣！

注释：

- ①景行：音 jǐng háng，大道，喻指行为光明正大。 ②行：音 xíng，效仿。
- ③至：达到。 ④乡：通“向”。 ⑤适：到。 ⑥仲尼：孔子的字。 ⑦车服：车子和衣服。 ⑧以：按照。 ⑨礼：举行礼仪，祭神求福。 ⑩低回：徘徊。 ⑪众：很多。 ⑫荣：荣耀。 ⑬没：死亡。 ⑭已：停止。 ⑮布衣：平民。 ⑯宗：尊崇。
- ⑰六艺：指《易》、《礼》、《乐》、《诗》、《书》、《春秋》。 ⑱折中：取正，断其至当之理。

译文：

《诗经》有这样的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思是品德崇高就有人景仰，行为光明正大则有人效仿。尽管我不能回到孔子的时代，然而内心却非常向往。我阅读孔氏的书籍，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到了鲁国地面，看到仲尼的宗庙厅堂、车辆服装、礼乐器物，看到儒生们按时在孔子故居演习礼仪，我流连忘返以至于留在那里无法离去。天下从君王直至贤人，是很多很多了，生前都荣耀一时，死后也就完了。孔子是个平民，传世十几代，学者尊崇他，上起天子王侯，中原凡是讲习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艺时都要以孔夫子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孔子可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伯夷列传

《史记》

每见从来论此文者，多将“怨”“不怨”字，说天道无准，以为史公自抒其愤，此用大谬。不知此文虽以伯夷名篇，其实乃言自古至今，如伯夷其人，正不知有千千万万，只为不曾经孔子大圣之所表章，便老死于水边林下，竟以湮没不传。如此等辈，真可叹息。今伯夷，则又幸而独遭孔子三番四复说不置口，因而史公亦遂搜拾轶诗，与之立传也。他如许由，明明有冢，而止为不经孔子论列，便到底不辨其人有无，何况卞随、务光而外，连姓名皆不传者，知有何限何限？至于后幅，则又特地与此一辈人洗发心地，言世间往往见盗跖以寿终，颜回卒短命。天之为天，从来颠倒。然则彼其积仁洁行，何曾是有意徼天，实则各人禀性不同，立志又别，固有宁甘枵腹槁项以死，而断断不肯少损其洁白者。此自是各人意思所至，并非他人所得而强，故又有“道不同”一段议论，只是此一辈人，便湮没无人传说者多矣，真是可惜！

夫学者载籍^①极博，犹考^②信于六艺。《诗经》、《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③咸荐^④，乃试之于位，(一难。)典^⑤职^⑥数十年，功用既兴^⑦，然后授政^⑧，(二难。)示^⑨天下重器^⑩。王者大统^⑪，传天下若斯之难也。(先述《诗》《书》之难如此，作宾。)而说者^⑫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⑬之逃隐。(次述说者之易如此，作主。)及^⑭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又不止一许由。)何以^⑮称^⑯焉？(与《诗》《书》之文大反，何耶？岂世本无许由，而说者妄称耶？作翻。)太史公曰：余登箕山^⑰，其上盖有许由冢^⑱云。(又真有许由，作证。)孔子序列^⑲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⑳至高^㉑，其文辞不少概见^㉒，何哉？(此乃正文，非疑辞，乃是深痛由、光不曾被孔子论列。)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㉓是用希^㉔。”“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此是深幸伯夷，却受孔子论列。)余悲^㉕伯夷之意^㉖，睹^㉗轶诗^㉘可异^㉙焉。其传^㉚曰：(轶诗，

即《采薇》之诗也。其传，即《诗传》也。）

伯夷、叔齐，孤竹君^②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③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④。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⑤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⑥，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⑦而谏^⑧曰“父死不葬，爰^⑨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⑩之，太公^⑪曰：“此义^⑫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⑬周，而伯夷、叔齐耻之^⑭，义^⑮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⑯，采薇^⑰而食之。及^⑱饿且^⑲死，作歌。其辞^⑲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⑳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㉑焉没^㉒兮，我安适归^㉓矣？于嗟^㉔徂^㉕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诗与传毕。）由此观之，怨邪？非邪？（此特作滑稽之笔，言孔子亦不必论得伯夷果然，只是名姓却是亏他传了。）

或^㉖曰：“天道无亲^㉗，常与^㉘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㉙行如此而饿死！（以上是说幸而传，不幸而不传。以下是说此一辈人，立志屹然，不同流俗，虽天道亦不为动。）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㉚颜渊^㉛为好学。然回也屡空^㉜，糟糠不厌^㉝，而卒蚤^㉞夭。（陪一许由，又陪一卞随、务光，此又陪一颜回。）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只是言立志屹然，天亦不能动之，非置天之辞也。）盗跖^㉞日杀不辜^㉟，肝人之肉^㉟，暴戾恣睢^㉟，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言盗跖所遵何德？）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此句意言只应从跖，不应如夷、渊所行。）若至^㉟近世，操行不轨^㉟，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㉟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㉟之，时^㉟然后出言，行不由径^㉟，非公正^㉟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㉟所谓天道^㉟，是邪？非邪？（只此一段，带入自己怨愤，然只是说人生世上，有何天道？惟有富贵寿考，当尽力取之耳，如何乃有夷、渊一辈人？）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㉟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㉟。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㉟。（至方正言。无奈志士仁人，立志屹然，必出于此。）岂以其重若彼^㉟，其^㉟轻若此^㉟哉？（其重，求仁也；其轻，天下也。）

“君子疾^㉟没世而名不称^㉟焉。”贾子^㉟曰：“贪夫徇财^㉟，烈士徇名^㉟，夸者死权^㉟，众庶冯生^㉟。”“同明相照^㉟，同类相求。”“云从龙^㉟，风从虎^㉟，圣人作^㉟而万物睹^㉟。”（又概论人各其志，言志士仁人，只贵名存天壤也。）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㉟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㉟舍^㉟有时若此，类名堙灭^㉟而不称^㉟，悲夫！（此特深痛操行如伯夷而不遇孔子论列，遂终不传，乃一篇之正文也。）闾巷之人，欲砥行^㉟立名者，非附^㉟青云之士^㉟，恶能施^㉟于后世哉！（此又略作怨愤，为余波。）

注释：

①载籍：书籍。 ②考：核实。 ③岳牧：四岳九牧，即各地的首领。 ④荐：推荐。
 ⑤典：掌管职务。 ⑥职：试行执政。 ⑦兴：显示。 ⑧授政：把摄政权给他。
 ⑨示：出示。 ⑩重器：象征国家权力的宝物，如鼎。 ⑪王者大统：帝王的最高权力。
 ⑫说者：诸子杂记。 ⑬耻：以之为耻。 ⑭及：到。 ⑮何以：根据什么。
 ⑯称：说。 ⑰箕山：河南登封南。 ⑱冢：坟墓。 ⑲序列：论述。 ⑳义：德义。
 ㉑高：高尚。 ㉒概见：简略记载。 ㉓怨：怨恨。 ㉔希：很少。 ㉕悲：同情。
 ㉖意：兄弟互相让位，不食周朝粮食而饿死的意志。 ㉗睹：看。 ㉘轶诗：即下文的《采薇》。 ㉙异：诧异。 ㉚传：传文。 ㉛孤竹君：孤竹国国君，姓墨胎。
 ㉜命：决定。 ㉝中子：二儿子。 ㉞西伯昌：周文王姬昌，当时是西方诸侯之长，所以称西伯。 ㉞木主：西伯的牌位。 ㉟叩马：拉住武王马缰绳。 ㉛谏：劝说。
 ㉜爰：音 yuán，乃，竟然。 ㉙兵：杀掉。 ㉚太公：姜太公。 ㉛义：节义。
 ㉜宗：归附。 ㉛耻之：以之为耻。 ㉛义：坚持节义。 ㉛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南。 ㉜薇：一种野菜。 ㉛及：等到。 ㉛且：将要。 ㉛辞：歌词。 ㉛暴：暴虐、暴力。 ㉛忽：匆匆。 ㉛没：过去。 ㉛归：归向、依托。 ㉛于嗟：吁嗟。
 ㉜徂：音 cù，同“殂”，死亡。 ㉛或：有人。 ㉛亲：偏私。 ㉛与：帮助。 ㉛洁：纯洁。 ㉛荐：推荐。 ㉛颜渊：颜回。 ㉛屡空：遭受贫困之苦。 ㉛糟糠不厌：连糟糠都吃不饱。厌，足。 ㉛蚤：早。 ㉛盜跖：大盗柳跖。 ㉛不辜：无辜的人。
 ㉛肝人之肉：吃人的肝。 ㉛暴戾恣睢：粗暴强横，任意横行。 ㉛若至：至于。
 ㉛操行不轨：操行不合规范。 ㉛富厚：财产富厚。 ㉛蹈：下脚。 ㉛时：到了时辰。 ㉛由径：走小路。 ㉛公正：公正的事情。 ㉛傥：音 tǎng，倘使。 ㉛天道：上天对人事的观点。 ㉛志：志向。 ㉛为：做。 ㉛见：音 xiàn，显现。 ㉛其重若彼：指“操”不轨”以下。 ㉛其：高洁之士。 ㉛此：指“择地而蹈”以下。 ㉛疾：痛恨，害怕。 ㉛名不称：名声不被人称道。 ㉛贾子：贾谊，西汉初年杰出的政治家。 ㉛徇财：为财而死。 ㉛徇名：为名献身。 ㉛夸者死权：夸耀权势的人死于争权。 ㉛众庶冯生：普通的百姓贪求生存，冯，音 píng，依仗，倚托。 ㉛同明相照：同是具有光芒的，便会互相映照。 ㉛云从龙：龙兴致云。 ㉛风从虎：虎啸风烈。 ㉛作：兴起。 ㉛睹：随之兴起。 ㉛夫子：孔子。 ㉛趋：进取。 ㉛舍：舍弃，湮没无闻。 ㉛堙灭：埋没。 埋，音 yīn。 ㉛称：被人称道。 ㉛砥行：锻炼德行。 ㉛附：依附。 ㉛青云之士：对贤立言传世者。 ㉛施：音 yì，延续。

译文：

有学问的人，阅览的书籍极为广博，但写文章的时候仍然要从“六艺”中查考可信的依据。《诗经》、《尚书》虽残缺不全，然而有关虞、夏史实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的。唐尧将要退位的时候，决定禅让给虞舜。而虞舜以及后来的夏禹，四岳九牧都一致推荐，才让他们试任官职，管理政事几十年。等到他们立了大功，然后才把帝位传给他们。这表明，江山是最珍贵的东西，帝王是最大的继续，传交帝位是这样的难啊！但是，有的人却说：尧要将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并以此为耻而逃避隐居起来。到了夏代，又有卞随、务光两个人不肯接受帝位，双双投水而死。这些，又怎么说呢？太史公说：我曾经登上箕山，那上面居然有许由的墓呢。孔子列举论述古代的仁人、圣人和贤能之人，像吴太伯、伯夷一类，记载十分详尽。我所听说的许由、务光，他们的德性和仁义都是极高的，而有关他们的文字经书里记载得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此很少有怨言。”又说，他们“追求仁而得到了仁，又为什么怨恨呢？”我同情伯夷的心意，读到他们留下的诗篇，然而，事实却始终令我迷惑不解。因而，我在他们的传记里写道：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想立叔齐为君，孤竹君死后，叔齐又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说：“立你为君这是父亲的意愿。”于是就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而逃走了。国中的人就只好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正当这个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敬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用车载着灵牌，尊他为文王，正向东进发，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战马而劝阻说：“父亲死了尚未安葬，就领兵到处打仗，能说得上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而杀害君王，能说得上是仁吗？”武王身边的人想杀死他们，太公姜尚说：“这是两位义士啊！”扶起他们，送走了。武王平定殷乱以后，天下都服从归顺于周朝，而伯夷、叔齐以此为耻，坚持大义和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于首阳山，采集薇蕨来充饥。待到饿到快要死了的时候，他们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首阳山，采薇来就餐，残暴代残暴，不知错无边？神农虞夏死，我欲归附难！可叹死期近，生命已衰残！”就这样，他们饿死在首阳山。从这种情况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

有人说：“上天对人从来不偏心，它总是向着善人。”那么，像伯夷、叔齐，可以叫做善人呢，还是不算善人呢？他们聚仁积德、修为和品行达到这般地步，而最终却被

饿死！再说在七十个弟子中间，孔子仅仅称举颜渊是好学的人，但颜渊却永远穷困潦倒，即使吃糟糠都没有吃饱过，终于过早地夭亡了。那种认为上天总是报答、恩赐善人的说法，究竟可信不可信啊？盗跖每天都杀害无辜的人，吃人的心肝，他凶横残暴，纠集了歹徒数千人横行于天下，竟然能得到长寿的善终。他是遵行什么原则呢？这都是些特别重大而且明白显著的例子。如果说到了近世，有些人行为不端，目无法纪，却终身享受安逸和快乐，子孙都拥有丰厚的产业。那选好了道路才举步，看准了时机才说话，从不走邪道，不是公平正当的事绝不贸然去做、反而遭受祸殃的人，是多得没法数的。我是非常怀疑的，如果说这便是天道，那这天道究竟是合理呢？还是不合理呢？

孔子说过：“见解不同的人是不能共同谋划事情的。”那就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所以他说：“富贵如能追求到手，那么，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我也愿意干。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每年只有到了严冬，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落的。”整个世道都浑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脱颖而出。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最怕的是死后没有名声传扬出去。”贾谊说：“贪婪的人为钱财而丧命，壮烈之士为名誉而献身，自命不凡者为权势而死，普通老百姓爱惜自己的性命。”《易经·乾卦》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互相辉映，同样种类的事物则互相应求”。“云跟从龙而生，风伴随虎而起，圣人出现，万物也因之而引人注目。”伯夷、叔齐虽是贤人，不过是因为孔子的赞扬而声名更为昭著。颜渊虽然专心好学，也不过因为追随于孔子之后而德行越发显露。那些在岩穴之中隐居的人，取舍是如此明确，但他们的名声却被岁月淹没，再也没有人提起，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民间的普通人，想磨砺德行，建立名声，如果不依附那名望、地位极高的人，哪能留名于后世呢？

酷吏列传序

《史记》

短幅，却作三段文字：第一段，引孔老本论，以“信哉是言”结；第二段，痛亡秦密网，以“非虚言也”结；第三段，颂汉兴尚宽，以“由是观之”结，笔态奇特之甚！

孔子曰：“道^①之以政^②，齐之以刑^③，民免^④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⑤。”（引孔本论。）老氏^⑥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⑦章^⑧，盗贼多有。”（引老本论。）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⑨之具^⑩，而非制治清浊之源^⑪也。（总赞孔老本论，慨然有味其言。）昔^⑫天下之网尝^⑬密矣，（昔天下，秦天下也。自此至“非虚言也”，乃是一气转落成句，并无正反曲折。）然奸伪萌起^⑭，其极^⑮也，上下相遁^⑯，至于不振^⑰。（验网密之祸如此。）当是之时，（“当是之时”秦时也。）吏治若救火扬沸^⑱，（秦吏治也。）非武健^⑲严酷，恶^⑳能胜^㉑其任而愉快^㉒乎？（下“胜任”字，已可恨；又下“愉快”字，写尽秦吏治之惨酷。）言道德者，溺^㉓职矣。（言当秦时，孔老之言，岂复信哉！）故曰：“听讼^㉔，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㉕也。（杂引二圣人语合作一句，妙！犹言若说无讼便大笑之也，盖当秦时真有如此。）汉兴，破觚而为圜^㉖，斫雕而为朴^㉗，（此言道之以德，上德不德。）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㉘，不至于奸^㉙，黎民艾安^㉚。（妙，妙！言宁漏奸，此汉之宽，然终驯至于无奸。）由是观之，在彼^㉛不在此^㉜。（妙，妙！言有尽而味无穷，孔老本论，胡可忽耶？）

注释：

①道：引导，通“导”。 ②政：政令。 ③刑：刑法。 ④免：免于犯罪。 ⑤且格：而且心服。 ⑥老氏：老子。 ⑦滋：益，愈加。 ⑧章：明显，彰明。 ⑨治：治理

国家。⑩具：工具。⑪源：本源。⑫昔：秦始皇时代。⑬尝：曾经。⑭萌起：发生。⑮极：极点。⑯遁：逃避。⑰振：振兴。⑱救火扬沸：指抱薪救火，扬汤止沸。比喻劲没用在点子上，不解决根本问题。⑲武健：勇武刚健。⑳恶：音wū，何，怎么。㉑胜：完成。㉒愉快：偷少顷之快。愉，通“偷”。㉓溺：失职。㉔听讼：审案。㉕虚言：假话。㉖破觚而为圜：指汉代废除秦代的严法。觚，音gū，有棱角的酒具。圜，同“圆”。㉗斫雕而为朴：去浮华，崇质朴。斫，音zhuō，砍削。㉘烝烝：音zhēng zhēng，兴盛。㉙奸：邪恶。㉚艾安：安定。艾，音yì。㉛彼：用德。㉜此：用刑。

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人们，用刑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老百姓就只求侥幸地免于犯罪而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老百姓就有羞耻之心而且能自动地走上正道。”老子声称：“道德最高尚的人，根本不考虑什么是道德，所以他是真正有道德的；道德不高尚的人总想着不能失去道德，所以他其实没有道德。国家的法律越是森严，盗贼也就越来越多。”太史公说：这些话讲得真对啊！法律是治理国家的一种工具，而非治理世风的根本。从前秦朝的法网是很严密的，然而奸恶欺诈的事情还是不断发生，发展到极点，从上到下都互相欺蒙，以至于国势衰弱不可救药。在这种时候，官吏行使职权进行治理就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根本不得要领，如果不是勇武刚健、严峻冷酷的人，怎么能胜任呢？主张道德教育的人，就会失职。所以孔子说：“审理诉讼之事，别人会我也会，但我却要设法做到没人告状才好。”老子说：“下等人听人说‘道德’，哈哈大笑。”讲的都不是空话。汉朝兴起，就像除去方觚的棱角把它改为圆形，砍掉浮华的雕刻使之归于质朴一样，废除秦朝法律繁琐严酷的条款，使法令趋向简易，法网宽大，从中可以逃漏一口能吞下一条船的大鱼，然而官吏行使职权进行治理却淳厚忠实，不至于有奸恶欺诈的行为，老百姓的生活也太平无事。从这一点看来，治国之道还是在于提倡道德，而不在于推行严酷的法律。

太史公自序

《史记》

此篇，于《史记》为序，于太史公，便是自己列传也。故其大旨，只须前两行已尽。后与壶遂两番往复毕，却又忽然叙事者正是其列传体也。

太史公曰：“先人^①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推尊孔子，却从周公起者，孔子空言，周公实事，空言本即实事也。)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②，正^③《易传》，继^④《春秋》，本^⑤《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⑥乎！意在斯乎！小子^⑦何敢让^⑧焉。”(妙，妙！只得一句话，矢口吐出，便是一篇文字已毕。下乃与壶大夫反复耳。)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余闻董生^⑨曰：(又必本之董生，犹孔子之必连左氏为辞。)‘周道^⑩衰废，孔子为鲁司寇^⑪，诸侯害^⑫之，大夫壅^⑬之。孔子知言之不用^⑭、道之不行^⑮也，是非^⑯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⑰，贬^⑱天子，退^⑲诸侯，讨^⑳大夫，以达王事^㉑而已矣。’(一句，断尽《春秋》。以下，极叹《春秋》一书之大。)子曰：‘我欲载^㉒之空言，不如见^㉓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㉔也。’夫《春秋》，上明^㉕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㉖，别^㉗嫌疑，明是非，定^㉘犹豫，善善恶恶^㉙，贤贤^㉚贱不肖，存^㉛亡国，继^㉜绝世^㉝，补敝起废^㉞，王道之大者也。(极叹《春秋》一书之大。)《易》著^㉟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㉟。(陪说《易》。)《礼》纪人伦^㉟，故长于行^㉟；(陪说《礼》。)《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㉟；(陪说《书》。)《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㉟；(陪说《诗》。)《乐》乐^㉟所以立，故长于和^㉟；(陪说《乐》。)《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㉟。(正说到《春秋》。)是故《礼》以节^㉟人，《乐》以发和^㉟，《书》以道事^㉟，《诗》以达意^㉟，《易》以道化^㉟，《春秋》以道义^㉟。(再将众经与《春秋》结束一通。)拨乱世反之正，莫近^㉟于《春秋》。(以下，独说《春秋》。)《春秋》文^㉟成数万，其指^㉟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隐括《春秋》全部文字。)《春秋》之中，弑君^㉟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㉟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㉟，皆失其本^㉟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⑦矣。’（隐括《春秋》全部事迹。）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⑧《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极叹《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⑨事而不知其宜^⑩，遭变事而不知其权^⑪。（极叹《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⑫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⑬之诛，死罪之名。（添四字，句法更健。）其实皆以为善^⑭，（妙！）为之不知其义^⑮，被之空言而不敢辞^⑯。（妙！犹言实本为善，而不知其义则陷于咎也。）夫不通礼义之旨^⑰，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⑱，臣不臣则诛^⑲，父不父则无道^⑳，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㉑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㉒。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㉓也。（妙，妙！极叹《春秋》至此，方是宣尼心事。）夫礼禁^㉔未然之前，法施^㉕已然之后；法以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读此，方悟周公制礼，乃《春秋》粉本。妙哉，妙哉！）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㉖空文以断^㉗礼义，当^㉘一王之法^㉙。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㉚，万事既具^㉛，咸各序^㉜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再反复，必须反复。不然，后来终是被人点检。）

太史公曰：“唯唯^㉖，否否，不然。（叠用“唯唯”、“否否”、“不然”，妙！“唯唯”，姑应之也；“否否”，略折之也；“不然”，重特伸明之也。）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㉗，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㉘之，礼乐作^㉙焉；汤、武之隆^㉚，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㉛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㉜而已也。’（此言《春秋》与众经一体，俱为至纯厚、至隆盛之书，先非刺讥之文。）汉兴以来，至明^㉝天子，获符瑞^㉞，建封禅^㉟，改正朔^㉟，易服色，受命于穆清^㉟，泽流罔极^㉟，海外殊俗，重译^㉟款塞^㉟，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㉟尽其意。（言不可不载。）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㉟之耻；（此句，宾。）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㉟，有司^㉟之过也。（此句，主。）且余尝掌^㉟其官，废^㉟明圣盛德不载，（一。）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㉟，（二。）堕^㉟先人所言，（三。）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㉟，整齐^㉟其世传^㉟，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自言《史记》纯厚。）

于是论次^㉟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可见太史公未遭祸前，已作《史记》，特未卒业。）幽于缧绁^㉟。（忽叙事。）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㉟不用矣。”（至此，只三四行，叙得却最曲折。）退而深惟^㉟曰：“夫《诗》、《书》隐约^㉟者，欲遂其志之思^㉟也。昔西伯拘羑里^㉟，演^㉟《周易》；孔子厄^㉟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㉟有《国语》；孙子膑脚^㉟，而论^㉟兵法；不韦迁^㉟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㉟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㉟，不得通其道也。故述^㉟往事，思来者。”于是卒^㉟述陶唐^㉟以来，至于麟止^㉟，自黄帝始。（何等笔力！）

注释：

①先人：司马迁称其父司马谈。 ②绍明世：继承发扬古代盛世之业。绍，继承，接续。 ③正：订正。 ④继：续作。 ⑤本：重新衡量。 ⑥斯：这里。 ⑦小子：我。 ⑧让：谦让。 ⑨董生：董仲舒。 ⑩道：制度。 ⑪司寇：官名，掌管刑罚、监狱。 ⑫害：危害。 ⑬壅：设置障碍。 ⑭用：采用。 ⑮行：施行。 ⑯是非：评论，褒贬。 ⑰仪表：法则。 ⑱贬：贬责。 ⑲退：斥退。 ⑳讨：声讨。 ㉑王事：王道。 ㉒载：提出。 ㉓见：蕴涵。 ㉔深切著明：深刻切实清楚清白。 ㉕明：阐明。 ㉖人事之纪：人世的伦理纲常。 ㉗别：判别。 ㉘定：判定。 ㉙善善恶恶：表彰善良，贬斥丑恶。 ㉚贤贤：推荐贤良。 ㉛存：恢复。 ㉜继：接续。 ㉝世：世系。 ㉞补敝起废：弥补残缺，振兴衰废。 ㉟著：说明。 ㉟变：变化。 ㉞经纪人伦：安排人世伦常。 ㉟行：行动。 ㉟政：政务。 ㉟风：讽喻。 ㉟乐：音lè，怡悦之情。 ㉟和：和乐。 ㉟治人：教育人民。 ㉟节：节制。 ㉟发和：抒发和乐之情。 ㉟道事：指导政事。 ㉟达意：表达心意。 ㉟道化：推演事物变化。 ㉟道义：引导人遵守道义。 ㉟近：切合。 ㉟文：字数。 ㉟指：要旨。 ㉟弑君：杀死国君。 ㉟社稷：国家。 ㉟所以：原因。 ㉟本：根本。 ㉟渐久：逐步发展。 ㉟知：通晓。 ㉟经：常。 ㉟宜：合适。 ㉟权：相机应付。 ㉟义：大义。 ㉟篡弑：篡位弑上。 ㉟善：好事。 ㉟义：义理。 ㉟辞：推卸。 ㉟旨：要旨。 ㉟犯：为臣下所冒犯。 ㉟诛：诛杀。 ㉟无道：抛弃人伦之道。 ㉟四行：四种行为。 ㉟辞：推辞。 ㉟宗：根本。 ㉟禁：防止。 ㉟施：施行。 ㉟垂：用。 ㉟断：判断。 ㉟当：作为。 ㉟法：法典。 ㉟守职：固定职守。 ㉟具：齐备。 ㉟序：合。 ㉟唯唯：啊啊。 ㉟纯厚：淳朴厚道。 ㉟载：记载。 ㉟作：兴。 ㉟隆：兴隆。 ㉟三代：夏商周三代。 ㉟刺讥：讽刺。 ㉟明：圣明。 ㉟符瑞：指麒麟，吉祥的象征。 ㉟封禅：封是泰山上筑土而成的坛，用以祭天；禅是泰山下的小山上整地而成的坛，用以祭山川。 ㉟正朔：帝王新颁的历法。 ㉟穆清：指天。 ㉟罔极：无边，无极。罔，音wǎng。 ㉟译：口译的人，通士。 ㉟款塞：叩塞门。 ㉟宣：表达。 ㉟有国者：当权者。 ㉟布闻：宣扬天下。 ㉟有司：有关官员。 ㉟掌：担任。 ㉟废：废弃。 ㉟述：述说。 ㉟堕：泯灭。 ㉟故事：历史事实。 ㉟整齐：整理归纳。 ㉟世传：社会传闻。 ㉟论次：论定编排。 ㉟缧绁：音lēi xiè，监狱。 ㉟毁：残废。 ㉟深惟：深思。 ㉟隐约：含蓄隐约。 ㉟思：考虑。 ㉟羑里：音yǒu lǐ，地名。 ㉟演：推演。 ㉟厄：困厄。 ㉟厥：因而。

⑪膑脚：挖去膝盖骨。 ⑫论：论著。 ⑬迁：因罪迁居。 ⑭大抵：大概。
 ⑮郁结：抑郁闷结。 ⑯述：追述。 ⑰卒：终于。 ⑱陶唐：即唐尧。 ⑲麟止：武帝获麟。

译文：

太史公司马迁说：“先父曾对我说：‘周公去世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去世后到现在又是五百年了，现在政治清明，是能继承古代盛世之业，整理《易传》、续作《春秋》、以《诗》、《书》、《礼》、《乐》为本的时候吗？’他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我怎敢推让这个历史重任呢。”

上大夫壶遂问：“以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的呀？”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过：‘周朝统治衰落以后，孔子做鲁国的司寇，被诸侯所忌恨，被大夫所排挤。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能被采用，政见无法实行，就在《春秋》中评论历史是非，为天下定出标准，批评帝王，指斥诸侯，声讨大夫，目的在达成王道而已。’孔子说：‘与其仅仅通过义理进行说教，还不如通过讲述历史事实更能深刻地表达观点。’《春秋》一书，从思想高度来说，表明了三王之道，就一般内容而言，分辨了人事的纪纲，分辨嫌疑，明确是非，排除犹豫，奖善惩恶，尊重贤人排斥小人，记载已经灭亡的国家，记录已经绝后的家族，查缺补漏，振兴前人事业，这些都是王道最重要的内容。《易》主要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变化的道理；《礼》整顿人伦，所以长于行为的规范；《书》记载先王事实，所以长于政治的宣传；《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所以长于讽喻的内容；《乐》在于自立其乐，所以长于和乐的主题；《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处理人事的原则。因此可以说，《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启发人的和乐，《书》用来记述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阐明变化，《春秋》用来发挥道义。整顿乱世使其重返太平，只有依赖《春秋》最合适。《春秋》文字只几万，要旨有几千，一切事物都综合于《春秋》。《春秋》之中，被弑的君主三十六人，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流亡不能保有其国家的很多很多。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都在于抛弃了根本。所以《易》说‘有一点过失，接着就会产生巨大的差错’。所以说‘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长久地酝酿发展起来的’。所以国家的

君主不可以不知《春秋》，如果不知，就不能看清站在前面的谗邪小人，就不能察觉跟在后面的乱臣贼子。做臣下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如果不知，就会遇到常事不能适当处理，遇到事变不能随机应变。做君主的做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大义，一定蒙受罪魁的恶名。做臣下的做儿子的如果不通晓大义，一定落入篡弑的法网，蒙受死罪的声名。都以为做得很对，做了又不知是不是符合大义，受到舆论谴责便咎无可辞。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产生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情况。君不像君就会有人犯上，臣不像臣就会身遭诛杀，父不像父就没有恩情，子不像子就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拿天下最大的过错戴在头上，只能承受而没法推辞。所以《春秋》这部经典，确是礼义的大宗。礼可以预先制止事故发生，法是施行于事情发生之后；依法制裁的事情容易看到，以礼制止的事故不易察觉。”

壶遂再问：“孔子的时代，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他自己又不被重用，所以作《春秋》，写出史书使之流传，以评判礼义，当作王者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面有了明君，您自己又在朝廷供职，国家万事俱备，上下各得其所，先生所论述的，打算说明什么呢？”

太史公回答：“啊，啊，不是这样。我听先人说过：‘伏羲的思想最纯正厚重，作《易》《八卦》。尧舜的崇高德行，《尚书》予以记载，后世制礼作《乐》予以表扬。汤王、武王的丰功伟绩，诗人予以歌颂。《春秋》褒善贬恶，推考三代的美德，赞扬周代，不仅专事讽刺讥弹而已。’汉朝建国以来，到了当今圣明的皇帝，获得祥瑞的征兆，进行封禅大典，修改历法，更换服饰的颜色，承受天命，恩德无边无际，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经过几重翻山过关前来朝贡的，多得无法说清楚。臣下百官尽力颂扬皇帝的大恩大德，总是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况且贤能之士而不被任用，这是掌国家权力者的耻辱；主上英明圣智而大德没有广泛宣传，这是主管官吏的过错。何况我是个太史令，抛开明圣盛德不进行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进行传述，忘却先人的遗嘱，罪责再大不过了。我只是所谓叙述故事，整理先辈的传授，并不是所谓创作，而您拿来比做《春秋》，就错了。”

于是，太史公开始撰写《史记》。过了七年，太史公遭到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牢。叹息着说：“这是我的罪孽啊！是我的罪孽啊！身体毁坏而不可用了。”又冷静地深思，说：“《诗》《书》言简义深，是想表达它们一定的思想。从前西伯被囚在羑里，推演《周易》；孔子厄困于陈蔡，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于外，写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编了《国语》；孙子受了膑刑，写了兵书；吕不韦流放蜀地，传下了《吕氏春秋》；韩

非囚禁于秦国，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基本上都是先圣先贤发愤创作的结晶。这些人都是内心积愤无处发泄，所以才叙述往事，启示未来的人。”于是太史公文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经陶唐氏，直至汉武帝打猎获得麒麟为止的历史。

男
态
指
光
世
尽
者

以
后
军
处，
和

前出师表

诸葛亮

此文，自来读者，皆叹其矢死伐魏，以为精忠，殊不知此便是了没交涉也。看先生自云：“临表涕泣。”夫伐魏即伐魏耳，何用涕泣为哉？正惟此日国事实当危急存亡之际，而此日嗣主方在醉生梦死之中。“知子莫如父”，惟“不才”之目，固已验矣；岂“知臣莫如君”，而“自取”之语，乃遂敢真蹈也。于是而身提重师，万万不可不去；心牵钝物，又万万不能少宽。因而切切开导，勤勤叮咛，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母。盖先生此日此表之涕泣，固自有甚难甚难于嗣主者，而非为汉贼之不两立也。后日杜工部有诗云：“千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岂天意。”正是此一副眼泪矣。哀哉！哀哉！

臣亮^①言：先帝^②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③。（落笔更不着半句闲言语，只用八字恸哭先帝，早使读者精神发越。）今天下三分^④，益州^⑤疲敝^⑥，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笔态一体。）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⑦，忠志之士忘身于外^⑧者，盖追^⑨先帝之殊遇^⑩，欲报之于陛下^⑪也。（笔态一起。一面读其妙文，一面记其口口先帝。）诚宜开张圣听^⑫，以光^⑬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宜。）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⑭，以塞忠谏之路也。（不宜。宜不宜二语，发起一篇。妄自菲薄是子弟大病，引喻失义又是子弟大病，此特说尽。）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⑮，不宜异同^⑯。若有作奸犯科^⑰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⑱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⑲之治^⑳，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宫中昵，府中疏。出师表，全为此一段，可知。）

侍中、侍郎^㉑郭攸之^㉒、费祎^㉓、董允^㉔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㉕以遗陛下。（重之以先帝，句句不脱先帝。）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㉖阙漏^㉗，有所广益。（切嘱宫中。）将军向宠，性行淑^㉘均^㉙，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重之以先帝。）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㉚。（看此处，入“众议”二字，嫌疑不小。）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㉛和睦，优劣得所也。（切嘱府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㉜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

贤臣，此后汉^⑨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⑩也。（明明龟鉴之言，亦必重以先帝，哀哉！）侍中、尚书^⑪、（陈震。）长史^⑫、参军^⑬，（蒋琬。）此悉贞良死节^⑭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此二臣先生所进，恐出师后未必用，故又另嘱。）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自叙，最悲苦。）先帝不以臣卑鄙^⑮，猥自枉屈^⑯，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⑰。（自叙，最悲苦。）后值倾覆^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⑲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⑳也。（自叙，最悲苦。）受命以来，夙夜^㉑忧叹，恐托付不效^㉒，以伤^㉓先帝之明^㉔。故五月渡泸^㉕，深入不毛^㉖。（自叙，最悲苦。）今南方已定，兵甲^㉗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㉘竭驽钝^㉙，攘除奸凶^㉚，兴复汉室，还于旧都^㉛。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㉜陛下之职也。至于斟酌损益^㉝，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自叙，最悲苦。此非以师保推三臣，盖自既解任，去而出师，则必使之自代耳。）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㉞；不效^㉟，则治臣之罪，以告^㉟先帝之灵。若无兴德^㉟之言^㉟，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㉟。（说自出师，必连三臣裨补者，此表所忧，不在外贼，而在内蠹也，哀哉！）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㉟善道，察纳雅^㉟言，深追先帝遗诏，（要其纳言，亦必重之以先帝。）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㉟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注释：

- ①亮：诸葛亮。 ②先帝：刘备，三国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字玄德。 ③崩殂：指帝王之死。刘备 221 年称帝，第三年即死去，没有统一全国，所以说“创业未半”，“中道崩殂”。殂，音 cù，死亡。 ④三分：指当时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⑤益州：指蜀汉所在地。汉时置益州，大致为今四川省及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的部分地区。 ⑥疲敝：困苦穷乏。 ⑦内：内政。 ⑧外：防御外敌。 ⑨追：追怀。 ⑩殊遇：特别恩遇。 ⑪陛下：这里指刘备的儿子，蜀汉后主刘禅。 ⑫开张圣听：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 ⑬光：光大。 ⑭引喻失义：引用不合理的譬喻。 ⑮陟罚：升降官员。陟，音 zhì。 ⑯臧否：评论人物。臧，音 zāng，善。否，音 pǐ，恶。 ⑰异同：

有所区别。¹⁸科：刑法。¹⁹有司：有关机构。²⁰平明：公平圣明。²¹治：决断。²²侍中、侍郎：官名，均为皇帝的近臣。²³郭攸之：侍中。²⁴费祎：侍中。祎，音 yī。²⁵董允：黄门侍郎。²⁶简拔：选拔。²⁷裨补：弥补。²⁸阙漏：过失，疏漏。²⁹淑：善良。³⁰均：公平。³¹督：督都。³²行阵：军队。行，音 háng。³³先汉：西汉。³⁴后汉：东汉。³⁵桓、灵：东汉末年的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³⁶尚书：陈震。³⁷长史：张裔。³⁸参军：蒋琬。³⁹死节：能为节义而死。⁴⁰卑鄙：卑微。⁴¹猥自枉屈：降低身份，委屈自己。猥，音 wěi。⁴²驱驰：驱遣效力。⁴³倾覆：兵败失利。在此指在当阳长坂被曹操打败一事。⁴⁴尔来：至今。⁴⁵临崩寄臣以大事：刘备临死时曾要诸葛亮辅佐刘禅，并委以重权，要求刘禅像对父亲一样尊重诸葛亮。⁴⁶夙夜：早晚。⁴⁷效：实现。⁴⁸伤：损害。⁴⁹明：圣明。⁵⁰泸：泸水。⁵¹不毛：不生长草木，指土地贫瘠或未经开发。⁵²兵甲：军队武器。⁵³庶：我。⁵⁴驽钝：低能，愚钝。⁵⁵奸凶：指曹丕。⁵⁶旧都：指两汉的都城长安和洛阳。⁵⁷忠：效忠。⁵⁸损益：利弊。⁵⁹效：重任。⁶⁰效：实现。⁶¹告：告慰。⁶²兴德：光大德政。⁶³言：谏言。⁶⁴慢：怠慢。⁶⁵咨诹：音 zī zōu，询问。⁶⁶雅：正确的。⁶⁷当：即将。

译文：

臣诸葛亮说：先帝创业还未完成一半就中途死去，现在天下三国鼎立，汉相对弱小，我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啊！然而朝廷里侍奉和护卫陛下的大臣们毫不懈怠；忠贞的将士们在外作战奋不顾身，那是因为大家在怀念先帝对他们的特殊恩遇，要向陛下表示报答之情啊！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以此来光大先帝留下的德行，发扬大臣们坚贞为国的正气；不可妄自菲薄，言谈训谕时有失大义，以致把臣民尽忠劝谏您的机会都堵塞了。宫里的侍臣和相府官吏，都是一样为陛下效力的，凡是有所奖惩，不应该有差异。如果有触犯法令做了坏事或忠心做好事的，都应该交由有关官员评审，给予适当的处罚或赏赐，以此来显示陛下处事的公正贤明；不可有所偏袒，使得宫中府中法令不一。

郭攸之、费祎、董允侍卫之臣，都是善良诚实的人，都是忠心耿耿的，所以先帝选

拔出来留给陛下任用。臣下认为宫廷中事，无论大小，全都要询问他们，然后再执行，必定能够补救疏漏，扩大效益。向宠将军品性善良公正，通晓军事，当初曾被任用过，先帝称赞他是个能人，所以大家酝酿着要推举他做中部督。臣下认为禁卫部队的事务，无论大小，全都由他过问，一定能使军队协调齐心，处置合宜，各得其所。亲近贤良的臣子，疏远奸佞小人，汉朝前期因此而兴旺强盛；亲近小人，疏远贤良的臣子，汉朝后期因此而衰败覆灭。先帝活着的时候，每逢与臣谈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的作为表示痛恨，没有一次不仰天长叹。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令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都是坚贞坦诚、能以死报国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家天下的兴旺，就指日可待了。

臣本来是个平民百姓，在南阳耕田为生，只求在乱世中能保全生命，不想向诸侯谋求高官厚禄和显赫的名声。先帝不因臣出生低贱和孤陋寡闻，不惜降低身份而三顾茅庐，向臣询问天下大事。因此臣下为之感动，就答应为先帝效力。后来战事失败，臣下在败亡之际，接受了挽救危局的重任，到现在已有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下处事谨慎，所以在临死时把辅助陛下兴复汉室的大事交给了我。接受先帝遗命以来，我日日夜夜担心叹息，唯恐所托无所成就，从而有损先帝的英明；所以臣在炎热的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不毛之地。现在南方已平定，兵员装备已充足，该带领三军，向北进攻中原，也许可以扫除凶残的奸贼，光复汉家江山，使长安、洛阳仍旧成为大汉王朝的首都。这就是臣下用来报答先帝，效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权衡得失、掌握分寸，向陛下进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把讨伐曹魏，兴复汉室的大事交付给我，如果无所成就，就治臣下的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陛下听不到劝勉您发扬圣德的忠言，那就要追究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惰之罪，公布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该自作打算，探求高明的道理，了解并接受忠正的言论，牢牢不忘先帝的遗愿，臣下这就感恩不浅了。而今快要去远征，面对表文，不禁流下泪来，真不知自己说的是什么。

兰亭集序

王羲之

此文，一意反复生死之事甚疾。现前好景可念，更不许顺口说有妙理妙悟，真古今第一情种也。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①山阴之兰亭，(叙亭。)修禊^②事也。(自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通篇眼光，在此八字。)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③，(写妙地。)引以为流觞曲水^④，列坐其次^⑤；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⑥一咏^⑦，亦足以畅叙幽情。(承妙地写乐。)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写妙天。)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⑧之盛，所以游目骋怀^⑨，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承妙天写乐。写妙地，以“此地”二字领，写妙天，以“是日”二字领，最明整。)

夫人之相与^⑩，俯仰一世，(始发胸前之感。)或取诸怀抱，晤言^⑪一室之内；(一种人。)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一种人。)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不必分别。)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贤愚大小，一样得意。)及其所之^⑫既倦^⑬，情随事迁，感慨系^⑭之矣。(至此又一样兴尽。此只就一时一事论。)向之所欣，俯仰之间^⑮，已为陈迹^⑯，犹不能不以之兴怀^⑰；(再牒上，方转下。)况修短随化^⑱，终期^⑲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⑲哉！(此所谓胸前之感，方是一篇正文也。)

每览^⑲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亦只畏生死。)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无数古人，既合一契；吾独何人，又能超然？)固知一死生(佛说也。)为虚诞，(妙。)齐彭^⑲殇^⑲(道说也。)为妄作。(妙。撇去二种闲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言瞽眼吾已杳无踪影，犹如今日之古人杳无踪影也。此只将今日古人身后，譬即日吾身后，非言后人视我也。)故列^⑲叙时人，录其所述，(此是通篇眼光，与前八字正应。)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览”，即前“每览”之“览”字。“文”，即前“临文”之“文”字。言后人独不畏生死哉，然则览我斯文，亦当同我斯感。因此一结，遂令直至今日，我亦欲哭！)

注释：

①会稽：今浙江绍兴。 ②修禊：每年三月初三，人们在水边祭拜、洗濯，以除不祥。禊，音 xì。 ③映带左右：环绕左右。 ④流觞曲水：因曲水而饮酒开杯。 ⑤列坐其次：依次坐在水边。 ⑥觞：音 shāng，饮酒。 ⑦咏：赋诗。 ⑧品类：万物。 ⑨游目骋怀：放眼远览，舒展胸怀。 ⑩相与：相处。 ⑪晤言：倾谈。 ⑫之：经历。 ⑬倦：厌倦。 ⑭系：跟随。 ⑮俛仰之间：顷刻之间。俛，音 fǔ，同“俯”。 ⑯陈迹：往事。 ⑰兴怀：发生感慨。 ⑱修短随化：寿命有长有短，随着天地间变化。 ⑲期于：归于。 ⑳痛：悲痛。 ㉑览：看到。 ㉒彭：长寿。 ㉓殇：夭折。 ㉔列：一一记下。

译文：

晋穆帝永和九年，正是癸丑年。暮春三月初，我们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聚会，进行修禊活动。众多的贤能之士都来了，老老少少的都聚集在一起。这地方有崇山峻岭，茂密的树林和挺拔的翠竹，又有清澈的溪水，急泻的湍流，波光辉映，萦绕在亭子左右。我们把水引来，在那弯曲的水道上飘流酒杯。大家列坐在水边，虽然没有音乐伴奏而稍显冷清，可是一面饮酒一面赋诗，也足以酣畅地抒发内心的感情。这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拂拂，温暖舒畅。抬头仰望宇宙空间之广大，低头俯察万物种类之繁多，因而放眼纵览，舒展胸怀，也足以尽情享受所见所闻带来的乐趣，确实是很快活的啊。

人们就这样你来我往，转瞬之间就度过一辈子。有的人襟怀坦荡，在家里与朋友倾心交谈；有的人把情趣寄托在某些事物上，不受世俗礼法拘束而纵情游乐。虽然人们对生活的取舍千差万别，性情也有沉静和急躁的差异，但当他们遇到欢乐事情的时候，心里就会感到暂时的得志，就会喜悦满足，甚至忘了有衰老的那一天。等到他们对平生所追求的事物感到厌倦的时候，心情也随之而起变化，感慨就跟着发生了。从前所感到欢乐的，顷刻之间已成为往事，每当回忆起来总是空有感慨。更何况人的寿命有长有短，难以预料，但终有到头的那一天。古人说：“死生是人生一件大

事！”这岂不很可悲哀吗？

我每次看到前人兴怀感慨的原因，与我所感叹的总像符契一样吻合。每次看着这些文章，我就不由得叹息悲伤，心里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一向认为，把死和生当作一回事是错误的，把长寿和短命等量齐观也是荒谬的。后世人看现代人，正如现代人看古代人一样，可悲啊！因此我一一记下这次兰亭集会者的名字，抄录下他们吟咏的诗篇。即使时代会不同，世事会变化，但人们抒发情怀的原因，其基本点是一致的。后世的读者，也将对这些诗文产生一番感慨。

归去来辞

陶 潜

凡看古人长文，莫以其汪洋一篇便阁过。古人长文，皆积短文所成耳。即如此辞本不长，然皆是四句一段。试只逐段读之，便知其逐段各自入妙。古人自来无长文能妙者，长文之妙，正妙于中间逐段逐段纯作短文耳。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①惆怅而独悲！（一解。归计初决。看他“胡”字、“奚”字，一片自怨自艾。固知古来高人，亦无纵心之事。）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二解。归心一畅。）

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②。（三解。离彼。）乃瞻^③衡宇^④，载欣载奔^⑤。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四解。到此。）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五解。所需裕如，有松有菊，有幼有室，有酒有樽，如此大足矣。）引^⑥壶觞以自酌，眄^⑦庭柯^⑧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⑨容膝^⑩之易安。（六解。受用安然。）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⑪以流憩^⑫，时矫首^⑬而遐观。（七解。莫往莫来。）云无心以出岫^⑭，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⑮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⑯。（八解。随时不违。）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⑰。世与我而相遗^⑱，复驾^⑲言兮焉求？（九解。与世永绝。重提归去来者，既已归来，又不绝交游，即不如不归之愈也。）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⑳，将有事于西畴^㉑。（十解。静侣自携。）或命巾车^㉒，或棹^㉓孤舟。既窈窕^㉔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十一解。纵心自在。）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㉕。（十二解。指物呈悟。）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㉖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句。）欲何之？（句。十三解。委命爱正。若七字为句，乃不成句。）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此二句本与末二句成解，看他恣意插入四句，后来杜工部每每学之。）怀良辰以孤往^㉗，或植杖而耘耔^㉘，登东皋^㉙以舒啸^㉚，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㉛以归尽^㉜，乐夫天命复奚疑！（十四、十五解。既不为官，亦不为仙，得日过日，快然自足也。）

注释：

①奚：为什么。 ②熹微：朦胧不清。 ③瞻：望见。 ④衡宇：房屋。 ⑤载欣载奔：喜悦状。 ⑥引：举起。 ⑦眄：音 miǎn，斜视。 ⑧柯：古木。 ⑨审：深知。 ⑩容膝：小屋。 ⑪策扶老：拄杖。 ⑫流憩：周游休息。 ⑬矫首：抬头。 ⑭岫：音 xiù，山峰。 ⑮景翳翳：日光渐变暗淡。景，太阳。翳翳，音 yì yì，光线暗弱。 ⑯盘桓：流连忘返。 ⑰息交、绝游：断绝和外界的交往。 ⑱相遗：意志不合。 ⑲驾：驾车。 ⑳春及：春天来到。 ㉑畴：田地。 ㉒巾车：小车。 ㉓棹：音 zhào，划着。 ㉔窈窕：音 yǎo tiǎo，幽深曲折。 ㉕行休：老将至。 ㉖曷：音 hé，为什么。 ㉗孤往：独自出游。 ㉘植杖而耘耔：种植。耔，音 zǐ，培土。 ㉙皋：音 gāo，高地。 ㉚舒啸：舒气长啸。 ㉛乘化：顺应自然规律。 ㉜归尽：至死。

译文：

回去吧，田园都快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呢！既然让自己的心灵受形体的驱使，干嘛还要犹豫不决，独自伤悲呢？我知道，过去做错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我还可以通过未来来弥补呀。我虽然走入迷途但还不是太远，好在已经明白现在的决定是对的，过去的是错误的。

船在水中轻快地漂荡，微风吹动着我的衣裳。我想向行人询问前面的路程，只恨早晨天色朦胧，还不十分明亮。我一看到自己的简陋家门，就高兴地跑过去。家中的童仆前来迎接，孩子们都在门口等候。庭院中的小路已经荒芜，只有松树和菊花丰姿依旧。我挽起孩子们的手进入屋里，酒已摆好了。端起酒壶来自斟自酌，看着院子里的树木，我感到非常高兴。倚靠在南面的窗户旁边，望着窗外的松树寄托自己傲岸的情怀，深知小屋内生活的安逸。每天到园子里散散步自有乐趣，屋子虽然有门却经常关着。拄着手杖到处游逛，走走停停，有时抬起头来望望远处。天空的云彩自然地从山峰边飘出，鸟儿飞倦了也知道自己回来。日光慢慢暗下去太阳快要落山了，我还抚摸着独立的松树徘徊着不愿离开。

回去吧，让我断绝与世俗的交游。既然世俗与我的情志相违背，我还要驾车出游追求些什么呢？跟亲戚们谈谈知心话使我感到愉快，弹琴读书能够使我消愁解忧。农人们告诉我春天到了，将要到西边的田地里去耕种。有时乘了小车，有时划一条小船。有时经过曲折幽深的山沟，有时经过高低不平的山丘。看到树木欣欣向荣，泉水涓涓地流淌。我真羡慕自然界万物正生机勃勃，感叹自己老之将至。

算了吧！人生寄身于天地之间又能有多少时候，为什么不随着自己的心意而任其自然？为什么整天心神不定，想要什么呢？富贵荣华不是我的心愿，神仙境界也是我们这些人达不到的。遇到好天气就一个人独自出去玩玩，或者把手杖放在一边做些除草培苗的事。有时登上东边的高岗放声长啸，有时在清澈的水边吟咏赋诗。姑且随着大自然的变化以了结此生，我一心乐天安命，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吊古战场文

李 华

人但惊其字句组练，不知其只是极写亭长口中“常覆三军”一句。先写未覆时，次补写欲覆未覆时，次写已覆之后。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②。黯兮惨悴，风悲日曛^③。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④亡^⑤群。(先写空场。)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⑥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亭长语止此。)伤心哉！秦欤？汉欤？将^⑦近代欤？(只用“伤心哉”三字一接，却以秦、汉连问，下即紧问近代。妙！)

吾闻夫齐、魏徭戍，荆、韩召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寄身锋刃，膚臆^⑧谁诉？(此一段写三军初合未覆时，字字酸苦。)秦、汉而还^⑨，多事^⑩四夷。中州耗斁^⑪，无世无之。(上云“秦欤？汉欤？”此仍从秦、汉嗟怨起。)古称戎夏不抗王师。文教^⑫失宣，武臣用奇^⑬。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呜呼噫嘻！(胡可胜怨？)

吾想夫北风振漠，胡兵伺便，主将骄敌，期门受战^⑭。野竖旄旗，川回组练^⑮。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利镞^⑯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⑰，声析^⑱江河，势崩雷电。(此写初战未覆时，字字酸苦。)至若穷阴^⑲凝闭^⑳，凛冽海隅，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㉑，征马踟蹰，矰纩无温^㉒，堕指裂肤。当此苦寒，天假^㉓强胡，凭陵杀气^㉔，以相剪屠。(加写苦寒。)径^㉕截辎重，横^㉖攻士卒。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㉗，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此写三军正覆时也。)鼓衰兮力尽，矢竭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㉘兮生死决。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骨暴沙砾。(此重写三军欲覆未覆时。)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此写三军已覆之后也。)

吾闻之：牧^㉙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㉚千里，遁逃^㉛匈奴。(赵。)汉倾^㉜天下，财殚力痛^㉝。任人而已，其在多乎？(汉。重怨。赵，即秦也。)周逐猃狁^㉞，北至太原，既

城^⑨朔方^⑩，全师而还。饮至策勋^⑪，和乐且闲，穆穆棣棣^⑫，君臣之间。(叹周。)秦起长城，竟^⑬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⑭。(秦。)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汉。再怨秦、汉。看他叠叠只怨秦、汉，即近代不言可知。)

苍苍烝民^⑮，谁无父母？提携捧负^⑯，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父母，作四句押韵，一解。兄弟、夫妇，各作二句押韵，亦一解。)生也何恩？杀之何咎？(以至情至理断之。)其存其没^⑰，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悄悄^⑱心目，寝寐见之。布奠倾觞^⑲，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⑳何依？(写其家中，字字酸苦。)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怨之至，怒之至，为嫌出于沮矣。)为之奈何？(一问。)守在四夷。(一答。忽作一问一答，文便寂然而住。奇极！)

注释：

- ①夐：音 xiòng，辽远。 ②纠纷：交错杂乱。 ③曛：昏暗。 ④铤：音 tǐng，快跑。 ⑤亡：失。 ⑥覆：覆灭。 ⑦将：还是。 ⑧膴膴：音 bì yì，郁闷的心情。 ⑨还：以来。 ⑩多事：征伐用兵。 ⑪中州耗斁：中原凋敝破坏。斁，音 dù，败坏。 ⑫文教：礼乐教化。 ⑬奇：奇谋。 ⑭受战：在军门仓皇应战。 ⑮川回组练：沿着河岸往来飞奔。 ⑯镞：音 zú，箭头。 ⑰眩：迷乱。 ⑱析：崩裂。 ⑲阴：天色阴沉。 ⑳凝闭：浓云密布。 ㉑鸷鸟休巢：凶猛的鸟，歇巢不出。 ㉒缯纩无温：丝布和丝绵絮不能保暖。缯纩，音 zēng kuàng。 ㉓假：帮助。 ㉔杀气：严寒天气。 ㉕径：正面。 ㉖横：侧面。 ㉗巨港之岸：河流两岸。 ㉘蹙：相迫。 ㉙牧：李牧。 ㉚开地：开辟疆土。 ㉛遁逃：使逃跑。 ㉜倾：动用。 ㉝痛：音 pū，疲。 ㉞猃狁：少数民族名。 ㉟城：筑城。 ㉟朔方：北方。 ㉛饮至策勋：告祭祖先记载功勋。 ㉝穆穆棣棣：彼此相敬相安。棣棣，音 dì dì。 ㉞竟：至。 ㉟朱殷：流血。 ㉟苍苍烝民：众多的老百姓。烝：音 zhēng，众多。 ㉟提携捧负：全心供养。 ㉛没：死。 ㉛悄悄：音 juàn juàn，忧闷。 ㉝布奠倾觞：设酒祭奠。觞，音 shāng。 ㉝精魂：战死者的灵魂。

译文：

辽阔得无边无际的旷野啊，极目远望也看不到人影。河水像一条带子弯曲萦绕，远处无数的山峰交错重叠。这是一片阴暗凄凉的景象：寒风悲啸，日色昏黄，蓬蒿断落，野草枯萎，寒气凛冽有如严霜皓皓的冬晨。鸟儿飞过也不肯落下，离群的野兽奔窜而过。亭长告诉我说：“这儿就是古代的战场，曾经覆没过整整一支军队。鬼哭的声音时常有，每逢阴天就会听到。”真令人伤心啊！这场战争是秦朝、汉朝，还是近代的事情呢？

我听说战国时期，齐国和魏国征集壮丁服役，楚国和韩国招募兵员备战。士兵们奔走万里边疆，年复一年露宿在外，早晨寻找沙漠中的水草放牧，夜晚跋涉在结冰的河流之中。地远天长，不知道哪里是归家的路。他们把性命寄托于刀枪之间，他们苦闷的心情向谁倾诉？自从秦汉以来，四方边境上战争频繁，中原地区，朝朝代代都要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战火的浩劫。上古时据说外夷内中都不与天子的军队为敌。后来，朝廷不再宣扬礼乐教化，武将们就使用奇兵诡计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奇兵不符合仁义道德，王道被认为迂腐不切实际，而不被实行。唉！

我想：当北风摇撼沙漠的时候，胡兵乘机来袭我们。而我们的主将却骄傲轻敌，直到敌兵到了营门才仓卒迎战。原野上各种战旗在飘扬，河畔、山谷里奔突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严酷的军法使人心惊胆战，当官的重权在握，士兵的性命微贱地在号令和军法的恐吓下舍身向前。锋利的箭穿透骨头，飞扬的沙粒直扑人的脸面。敌我两军激烈搏斗，山川也被震得暗无天日。那巨大的声势，足以使江河分裂，雷电奔掣。何况正值隆冬，空气凝结，天地间混沌一片，寒气凛冽的海边，积雪陷没了小腿，坚冰冻住了胡须。凶猛的鸷鸟躲在巢里休息，惯战的军马也徘徊不前。棉衣毫无暖气，人冻得手指都快掉下来了，肌肤也开裂了。在这苦寒之际，老天假借强大的胡兵，凭仗寒冬肃杀之气，来屠杀我们的士兵。敌人半途中截取军用物资，拦腰冲断士兵队伍。都尉刚刚投降，将军接着战死。尸体僵仆在大河沿岸，鲜血淌满了长城下的每一个缝隙。无论高贵的人还是卑贱的人，同样成为枯骨。凄惨之巨怎能说完！当鼓声微弱了的时候，战士已经精疲力竭了。箭已经射尽了，弓弦也断了。在白刃相交的肉搏中，宝刀已经折断了，可敌我两军还在步步进逼，准备决一死战。投降吧，那将终生沦为异族的奴隶；战斗吧，那就将死在这荒郊野外！鸟儿没有声响，群山在不远处巍然沉寂，长夜漫漫，悲风渐渐。人们仿佛看到阴魂凝结在一起，天色昏暗，那厚厚的阴云就像鬼神聚集。惨淡的日光映着浅浅的草，凄苦月色罩着冷冷的霜。人间

还有像这样令人伤心惨目的景况吗？

我听说过，李牧统率赵国的士兵，一举打破了林胡的入侵，开辟疆土千里，匈奴望风而逃。而汉朝倾全国之力和匈奴作战，反而民穷财尽，国力削弱。关键是任人得当，哪在于兵的多少呢！周朝驱逐猃狁，一直追到太原，在北方筑城防御，而后全军凯旋回京，在宗庙举行祭祀和饮宴，记功封赏，大家在一起真的好高兴啊。君臣之间，端庄和蔼，恭敬有礼，其乐融融。而秦朝修筑长城，直到海边都建起边关，残害了无数的人民，鲜血把万里大地染成了赤黑。汉朝出兵攻击匈奴，虽然占领了阴山，但阵亡将士骸骨遍野，实在是得不偿失。

苍天所生众多的人民，谁没有父母？从小拉扯，抱着背着，唯恐他们夭折。谁没有亲如手足的兄弟？谁没有相敬如宾的妻子？他们活着受过什么恩惠？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战场上遭到杀害呢？他们在战场上是生是死，家中也无从知道；即使听到有人传信，也是疑信参半。家人整日忧愁郁闷，夜间音容入梦。在不得已的时候只好陈列祭品，酌酒祭奠，望远痛哭。天地也在为他们忧愁，草木也为他们含着悲伤。这样不明不白的祭奠，死者的在天之灵哪能知道呢，他们的灵魂依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何况战争之后，一定会出现灾荒，人民难免流离失所。唉！这些苦难到底是时代造成的，还是命运造成的呢？从古以来就是如此！怎样才能避免战争呢？唯有宣扬教化，施行仁义，才能使四方民族为天子守卫疆土啊。

原 毁

韩 愈

原毁，乃始于责己者，其责己则怠，怠则忌，忌则毁，故原之必于此焉始，并非宽套之论也。此文段段成扇，又宽转，又紧峭，又平易，又古劲，最是学不得到之笔，而不知者乃谓易学。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①，其待人也轻以约^②。（劈空先写古之君子一大扇，作宾。）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段段成扇。）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一扇中，又成二扇。）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段段成扇。）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③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以上一小扇。）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④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⑤其新，不究其旧^⑥。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⑦。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以上一小扇。）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再写今之君子一大扇，作主。）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⑧也少。（段段成扇。）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一扇中，又成二扇。以上一小扇。）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⑨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以上一小扇。）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独承后一扇。）

虽然，（急转。）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⑩，而忌者畏人

修。(方到本题,此为毁之根也。)吾尝试之矣。(又将笔端抛开。)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⑩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一扇,作宾。文法从《战国策》或为齐献书赵王偷来。)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⑫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一扇,作主。)是故事^⑬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⑭、道德之行^⑮,难已!(收住。)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⑯之,其国家可几而理^⑰欤!(再收,使通篇有加倍力。)

注释:

①重以周:既严格又全面。②轻以约:既宽容又平易。③病:缺陷。④艺人:有技能的人。⑤即:肯定。⑥旧:过去。⑦利:好处。⑧取:得益。⑨闻:声望。⑩修:上进。⑪与:好朋友。⑫说:通“悦”。⑬事:事业。⑭光:光显。⑮行:推行。⑯存:牢记在心。⑰理:治理好。

译文:

古时候的君子,对自己的要求严格而全面,对待别人却宽容又简约。严格而全面,所以从来不懒惰懈怠;宽容又简约,所以人家都乐意做好事。听说古代的圣人舜,是个仁义的人。探究舜所以成为圣人的道理,责备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早晚都在思考,改掉那不如舜的行为,像舜那样做事。听说古代的圣人周公,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探究他所以成为圣人的道理,就责备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我却不能这

样！”早晚都在思考，改掉那不如周公的，像周公那样做事。舜，是大圣人，后代没有能及得上他的；周公，是大圣人，后代没有能及得上他的。这些人却说：“及不上舜，及不上周公，是我的缺点。”这不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全面吗？他对待别人，说道：“那个人啊，能有这点，这就够得上是善良的人了；能擅长这个，就算得上是有才能的人了。”肯定他一个方面，而不苛求他别的方面，看他今天的表现，就不计较他的过去，小心谨慎地唯恐别人得不到做好事应得的表扬。一件好事是容易做到的，一种技能是容易学得的，他对待别人，却说：“能有这样，这就够了。”又说：“能擅长这个，就不错了。”岂不是要求别人宽容又简约吗？

现在的君子可不同，他对别人要求得非常周详，而对自己要求得简约。对别人要求得周详，所以老是觉得人家难以做好事；对自己要求简约，所以自己进步就少。自己没有什么优点，说：“我有这优点，就够了。”自己没有什么才能，说：“我有这本领，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己欺骗良心，还没有多少收获就止步不前，岂不是要求自身太少了？他们要求别人，说：“他虽然能做这个，但他的人品不值得赞美，他虽然擅长这个，但他的其他才能不值得称道。”举出他一方面的欠缺不考虑他多方面的长处，只追究他的过去，不考虑他的今天，心中惶惶不安，只怕别人有好的名声。岂不是责求别人太周全了吗？这就叫不用常人的标准要求自身，却用圣人的标准希望别人，我看不出他是尊重自己的啊！

尽管如此，这样做是有他的根源的，就是所谓怠惰和忌妒啊。怠惰的人不能自我修养，而忌妒的人害怕别人修身。我不止一次地试验过，曾经对大家说：“某人是贤良的人，某人是贤良的人。”那些随声附和的，一定是他的同伙；要么，就是和他疏远没有相同利害的人；要么，就是怕他的人。不然的话，强横的定会厉声反对，软弱的定会满脸不高兴。我又曾经试着对大家说：“某人不是贤良的人，某人不是贤良的人。”那不随声附和的人，一定是他的同伙；要么，就是和他疏远没有相同利害的人；要么，就是怕他的人。不这样的话，强横的定会连声赞同，软弱的定会喜形于色。因此，事业成功诽谤便随之产生，威望高了恶言就接踵而来。唉！读书人生活在当今世界上，希望名誉的光大、德行的推广，真是难极了！

在位的人想有所作为，听取我的说法记在心中，那国家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

送孟东野序

韩 愈

拉杂散漫，不作起，不作落，不作主，不作宾，只用一“鸣”字跳跃到底。如龙之变化屈伸于天，更不能以逐鳞逐爪观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突然发笔，似为一篇头，又不为一篇头，直是恣意荡漾，不顾世人。）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草木一。）水之无声，风荡之鸣。（水二。）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水段独加三句，恣心恣手之文哉！）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金石三。）人之于言也亦然，（突然收到人，又不收到人。下又放开。）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①者乎！（人言四。）

乐^②也者，郁于中而泄^③于外者也，（突然说乐。）择其善鸣者而假^④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⑤八者，物之善鸣者也。（乐五。）维天之于时也亦然，（突然说天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⑥，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天、四时六。）

其于人也亦然。（突然又收到人，始真收到人矣。下又放开。）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文辞，提。以下始说人。）其在唐^⑦、虞^⑧、咎陶^⑨、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咎陶、禹，一。）夔^⑩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⑪以鸣。（夔，二。）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⑫。（五子，三。）伊尹^⑬鸣殷，（伊尹，四。）周公鸣周。（周公，五。）凡载于《诗》、《书》六艺^⑭，皆鸣之善者也。（略结。）周之衰^⑮，孔子之徒^⑯鸣之，其声大而远。传^⑰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⑱。”其弗信矣乎？（孔子之徒，六。）其末^⑲也，庄周^⑳以其荒唐^㉑之辞鸣。（庄周，七。）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屈原，八。）臧孙辰^㉒、孟轲^㉓、荀卿^㉔，以道鸣者也。（臧孙辰、孟轲、荀卿，九。）杨朱^㉕、墨翟^㉖、管夷吾^㉗、晏婴^㉘、老聃^㉙、申不害^㉚、韩非、慎到^㉛、田骈^㉜、邹衍^㉝、尸佼^㉞、孙武^㉟、张仪^㉟、苏秦^㉟之属，皆以其术^㉟鸣。（杨朱十四人，十。）秦之兴，李斯^㉟鸣之。（李斯，十一。）汉之时，司马迁、相如^㉟、扬雄^㉟，最其善鸣也。（二司

马、扬雄,十二。)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④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⑤以浮^⑥,其节^⑦数^⑧以急^⑨,其辞淫^⑩以哀^⑪,其志弛^⑫以肆^⑬,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⑭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魏晋,十三。)

唐之有天下,(唐,提。以下始说唐人。)陈子昂^⑮、(一。)苏源明^⑯、(二。)元结^⑰、(三。)李白、(四。)杜甫、(五。)李观^⑱、(六。)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⑲(孟东野,一篇之主,七。妙在纵横汗漫,宾主不辨。)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⑳而及于古,其他浸淫^㉑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㉒、张籍^㉓其尤也。(李翱八,张籍九。又添二人于后,纵横汗漫极矣。)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㉔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只此一段,正文。)

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注释:

- ①弗平:不平。②乐:音乐。③泄:发泄。④假:凭借。⑤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古代做乐器的八种材料,在此泛指古代各种乐器,称为“八音”;金,指钟;石,指磬;丝,指琴、瑟;竹,指箫、管;匏,指笙、竽;土,指埙;革,指鼓;木,指柷、敔。⑥推夺:推移变化。⑦唐:唐尧。⑧虞:虞舜。⑨咎陶:音 gāo yāo,又作“皋陶”,相传为舜臣,掌刑法,曾制定法律条文。⑩夔:传说舜时的乐官。⑪《韶》:乐曲名,相传为夔所作。⑫五子以其歌鸣:传说夏王太康荒淫失国,他的五个弟弟作歌表示心中的怨恨。⑬伊尹:商朝初年的贤相。名伊,官职为尹。⑭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⑮衰:衰落。⑯徒:徒弟,弟子。⑰传:指《论语》。⑱木铎:是古代发布政令时用来召集群众的铃,舌为木质的。⑲末:末年。⑳庄周:即庄子。㉑荒唐:广大无边的样子。这里指汪洋恣肆,旨趣宏远。㉒臧孙辰:臧文仲,春秋时鲁国大夫。㉓孟轲:即孟子。㉔荀卿:荀子。㉕杨朱:字子居,战国时卫国人。㉖墨翟:即墨子。㉗管夷吾:即管仲,春秋时齐人,齐桓公之相。㉘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人,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正卿。㉙老聃:老子。㉚申不害:战国时期郑国人,法家创始人。㉛慎到:战国时赵人,著有《慎子》。㉜田骈:战国时齐人。㉝邹衍:战国末期齐人,阴阳

家。³⁴尸佼：战国时鲁人，著有《尸子》。³⁵孙武：春秋时齐人，著有《孙子兵法》。³⁶张仪：战国时魏人，纵横家。³⁷苏秦：战国时洛阳人，纵横家。³⁸术：政治主张。³⁹李斯：秦始皇丞相。⁴⁰相如：即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辞赋家。⁴¹扬雄：字子云，西汉辞赋家。⁴²未尝：未曾。⁴³清：清丽。⁴⁴浮：浮华。⁴⁵节：节奏。⁴⁶数：频繁。⁴⁷急：短促。⁴⁸淫：淫靡。⁴⁹哀：哀伤。⁵⁰弛：松弛。⁵¹肆：放纵。⁵²丑其德：憎恶其德行。⁵³陈子昂：唐代著名文学家。⁵⁴苏源明：字弱夫，唐代诗人。⁵⁵元结：字次山，文学家。⁵⁶李观：字元宾，唐代散文家。⁵⁷孟郊东野：姓孟，名郊，字东野，唐代著名诗人，韩愈的朋友。⁵⁸不懈：无懈可击，此处指文章精妙。⁵⁹浸淫：逐渐渗透，此处比喻接近。⁶⁰李翱：字习之，唐代散文家。⁶¹张籍：字文昌，唐代文学家。⁶²和：和谐。

译文：

一般说来，各种事物处在“不平”时候就会发出声音：草木本来没有声音，风摇动它就发出声响。水本来没有声音，风震荡它就发出声响。波涛跳动，就可能是有东西在阻遏水势；水流湍急，就有可能是有东西阻塞了水道；水花沸腾，就有可能是有火在煮它。金属石器本来没有声音，有人敲击它就发出音响。人的语言也同样如此，往往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才发言。人们唱歌是为了寄托情思，人们哭泣是因为有所怀恋，凡是从口中发出而成为声音的，大概都有其不能平静的原因吧！

音乐，是人们心中郁闷而抒发出来的心声，人们选择最适合发音的东西来奏乐。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这八种乐器，是各类物质中发音最好的。上天对于一年四季也是这样，选择最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来发声。因此春天让百鸟鸣啼，夏天让雷霆轰鸣，秋天让虫声唧唧，冬天让寒风呼啸。一年四季互相推移变化，也一定是因为某种“不平”吧！

对于人来说也是这样。人类声音的精华是语言，文辞对于语言来说，又是它的精华，所以尤其要选择善于发出声音的人，依靠他们来发出声音。在唐尧、虞舜时，咎陶、禹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因而借助他俩来发出声音。夔不能用文辞来发出声音，他就借演奏《韶》这种乐曲来发出声音。夏朝的时候，太康的五个弟弟用他们歌声来

发出声音。殷朝善于发出声音的是伊尹，周朝善于发出声音的是周公。凡是记载在《诗经》、《尚书》等儒家六种经典上的诗文，都是表达得很高明的。周朝衰落时，孔子和他的弟子表达看法，他们的声音洪大而传播遥远。《论语》上说：“上天将使孔子成为宣扬教化的人。”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周朝末年，庄周用他那荒诞不经的文辞来发出声音。楚国是大国，它灭亡时候的情景靠着屈原的创作来发出声音。臧孙辰、孟轲、荀卿等人用他们的学说来发出声音。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些人，都通过各自的主张来发出声音。秦朝的兴起，李斯是发出声音者。在汉朝，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其中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人。此后的魏朝、晋朝，能发出声音的人及不上古代，可是也并未绝迹。就其比较好的人来说，他们作品的声音清轻而虚浮，节奏短促而急迫，辞藻艳丽而伤感，志趣颓废而放旷；他们的文辞，杂乱而没有章法。这大概是上天厌弃这个时代的丑德败行而不愿照顾他们吧？为什么不让那些善于发出声音的人出来发出声音呢？

唐朝建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凭他们的出众才华来表达心声。其后还活着的人当中，孟郊开始用他的诗歌来表达感情。这些作品超过了魏晋，有些经过不懈的努力已达到了上古诗作的水平。其他作品也都接近了汉朝的水准。同我交往的人中间，李翱、张籍大概是最引人注目的。他们三位的文辞表达确实是很好的。但不知道上天将应和他们的声音，使他们作品表达国家的强盛呢？还是将让他们贫穷饥饿、愁肠百结，使他们作品表达自身的不幸遭遇呢？他们三位的命运，就掌握在上天的手里了。身居高位有什么可喜的？身沉下僚有什么可悲的？

东野将到江南地区去就任县尉，心里好像有想不开的地方，所以我讲这番命由天定的话来解开他心中的疙瘩。

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 愈

前只数语写盘谷，后只一歌咏盘谷。至于李之归此谷，只用李自己两段说话。自言欲为第一段人不得，故甘为第二段人。便见归盘谷者，乃是世上第一豪华无比人，非朽烂不堪人也。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下笔先写盘谷。)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忽讲“盘”字。一“或曰”。)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二“或曰”。)友人李愿居之。(只六字，题尽了。以下，全凭愿之言代行文。)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先总提大丈夫，下分二段。)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①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旄旄^②，罗弓矢^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④，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⑤中，飘轻裾^⑥，翳^⑦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⑧而闲居，妒宠^⑨而负恃^⑩，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⑪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极写世上有此一辈大丈夫，结以“不可幸致”。)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⑫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⑬；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⑭于其心。车服不维^⑮，刀锯^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⑰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极写世上又有此一辈大丈夫，结以“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⑱，足将进而趑趄^⑲，口将言而嗫嚅^⑳，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㉑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不能为前一辈大丈夫，又不肯为后一辈大丈夫者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㉒，与之酒而为歌曰：(愿之言毕，即是代行文毕。自只作歌，歌盘谷。)“盘之中，维^㉓子之宫^㉔。盘之土，可以稼^㉕。盘之泉，可濯可沿^㉖。盘之

阻，谁争子所？窈^②而深，廓^③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④。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⑤。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⑥吾车兮秣^⑦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⑧。”（送李，却说到自亦欲往，何等兴会！）

注释：

①进退：任免。 ②旗旄：旗帜。 ③罗弓矢：罗列弓箭。 ④塞途：堵塞了道路。
 ⑤惠：通“慧”。 ⑥裾：衣襟。 ⑦翳：音 yì，拖曳。 ⑧列屋：屋子一列列排列着。
 ⑨妒宠：妒忌别人受宠。 ⑩恃：依恃。 ⑪遇知：知遇。 ⑫濯：音 zhuó，洗涤。
 ⑬茹：音 rú，吃。 ⑭无忧：忧虑。 ⑮维：约束。 ⑯刀锯：刑罚。
 ⑰黜陟：音 chù zhì，贬谪升迁。 ⑱形势之途：权势之家的路上。 ⑲趑趄：音 zī jū，想前进又不敢前进，疑惧不决。 ⑳嗫嚅：音 niè rú，要说不说的样子。
 ㉑刑辟：刑法。 ㉒壮之：心气为之一壮。 ㉓维：是。 ㉔官：官室，房屋。
 ㉕稼：种庄稼。 ㉖沿：沿着水边走。 ㉗窈：幽静。 ㉘廓：空阔。 ㉙如往而复：好像走过去又绕回来。 ㉚遁藏：逃遁躲藏。 ㉛膏：音 gào，涂油。 ㉜秣：音 mò，用谷饲料喂饱。 ㉝徜徉：音 cháng yáng，安闲自在地行走。

译文：

太行山的南面有个盘谷。盘谷中间，泉水甘甜，土地肥沃，草木繁茂，人烟稀少。有人说：“因为这山谷环绕在两山之间，所以称作‘盘’。”也有人说：“这个山谷，位置幽僻而地理偏僻，是隐者盘桓逗留的地方。”我的朋友李愿就住在这里。

李愿说：“人们称为大丈夫的人，我是了解的。他们把利益恩惠施给别人，名声显扬于当世，在朝廷上参与政事，任免百官，辅佐皇帝发号施令。他们到了朝廷外面，走到哪里，哪里便树起旗帜，准备弓箭，武夫在前面呼喝，侍从塞满道路，负责供给

的仆役各自拿着物品，在路上前呼后拥。他们高兴时就随意赏赐，发怒时就任情处罚。他们跟前聚集着很多才能出众的人，论古说今，赞扬他们的美德，这些话叫人听在耳中而不感到厌烦。那些眉毛弯弯、面颊丰腴、声音清脆、体态美好、外貌秀丽、资质聪慧、起舞时轻薄的衣襟飘然而动、长长的衣袖遮掩面容、白粉搽脸、青黛画眉的女子，在一排排后房中清闲地住着，自恃貌美，忌妒别的姬妾得到宠爱；争着比美，一心要获取主人的怜爱。这就是受到皇帝的知遇，掌握了很大权力的大丈夫的所作所为啊！我并非厌恶这些而躲开的，只是命中注定而不能侥幸得到这些啊！家居穷困，住在山野，登上高处眺望远方，在繁茂的树下整日悠然静坐，在清澈的泉水里洗澡，洁身自好。从山上采来的果子，甜美可口；从水中钓来的鱼虾，鲜嫩可口。日常作息没有定时，只要感到舒适就好。与其当面受到赞誉，不如背后不受诋毁；与其肉体享受安乐，不如心中没有忧虑。既不受官职的约束，也不受刑罚的惩处；既不问天下的治乱，也不管官吏的升降。这些都是遭遇不好、不走运、不得志的人的所作所为，我只能这样去做。侍候在达官贵人的门下，在通往地位权势的路上奔走，想要举脚进门却行止不定，想要开口说话却欲言无声。处于污浊低下的地位而不知羞耻，触犯了刑法而受到诛杀。希冀着获得非分名利的微弱机会，直到老死才罢休。这样的人在为人方面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昌黎韩愈听了李愿的话，称赞他讲得有气魄。给他斟上酒，并为他作一首歌：“盘谷之中，是你的房屋。盘谷的土地，可以播种五谷。盘谷的泉水，可以用来洗澡，可以沿着它去散步。盘谷地势险要，谁会来争夺你的小屋？谷中幽远深邃，天地广阔足以容身；山谷回环曲折，像是走了很远，却又回到了原处。啊！盘谷中的快乐啊，快乐无穷。虎豹远离这儿啊，蛟龙快躲开吧。鬼神守卫保护这里啊，不祥之物被撵得远远的。有吃有喝啊长寿而健康，没有不满足的事啊，还有什么奢望？用油抹我的车轴啊，用粮草喂我的马，随着你到盘谷啊，终生在那里悠游徜徉。”

祭十二郎文

韩 愈

情辞痛恻，何必又说？须要看其通篇凡作无数文法，忽然烟波寥渺，忽然山径盘纡。论情事，只是一直说话，却偏有如许多文法者。由其平日戛戛乎难，汨汨乎来，实自有其素也。

年月日，季父^①愈^②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③哀致诚，使建中^④远具^⑤时羞^⑥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序。）

呜呼！吾少孤，（从自说起。）及长，不省^⑦所怙^⑧，惟兄嫂是依。（兄嫂，即十二郎父母。公于郎，虽叔侄，犹兄弟，其情谊尽在此。）中年^⑨，兄歿南方，吾与汝俱幼，（始入十二郎。“俱幼”，只二字，读之早酸从中动。）从嫂归葬^⑩河阳^⑪。既^⑫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叔侄犹兄弟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⑬者，在孙^⑭惟汝，在子惟吾。（只是直话，却甚精炼。）两世一身^⑮，形单影只。嫂尝抚汝（酸。）指吾（酸。）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画尽零丁孤苦。）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上说俱幼，此又略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虽略分，又不甚分，妙，妙。）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与郎别。）其后四年，而归视汝。（与郎会。）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⑯，（与郎别。）遇汝从嫂丧来葬。（与郎会。）又二年，吾佐董丞相^⑰于汴州，（与郎别。）汝来省吾。（与郎会。）止一岁^⑱，请归取^⑲其孥^⑳。（与郎别。）明年，丞相薨^㉑。吾去汴州，汝不果来。（与郎不复会。）是年，吾佐戎^㉒徐州，（与郎别。）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与郎不复会。）吾念汝从于东^㉓，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㉔家而致^㉕汝。（图与郎长会。）呜呼！孰谓汝遽^㉖去吾而歿乎！（与郎永别不会。）吾与汝俱年少，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㉗食^㉘京师，以求斗斛之禄^㉙。（曲折写出。）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㉚吾不以一日辍^㉛汝而就也。（曲折写出。）

去年，孟东野^㉜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㉝，而发苍苍，而齿

牙动摇。念诸父^⑨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反写作波澜，俱是至情、直话，却又妙文。）孰谓少者歿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跌，正。）呜呼！其信然^⑩邪？其梦邪？其传^⑪之非其真邪？（汉武《李夫人歌》变作无限烟波。）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⑫乎？汝之纯明而不克^⑬蒙^⑭其泽^⑮乎？少者强者而夭歿，长者衰者而存全乎？（纯是烟波，笔无停姿。）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⑯之报^⑰，何为而在吾侧也？（纯是烟波，笔无停姿。）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⑱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⑲，而寿者不可知矣！（纯是烟波，笔无停姿。凡作三、四翻，下方转。）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⑲或^⑲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⑲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又将前反写作正写，笔笔无停姿。）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妙。）其无知，悲不几时，（妙。）而不悲者无穷期矣。（妙，妙。）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⑲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忽然于郎前写自家不保，忽然又于郎后写二子不保，笔笔无停姿。）

汝去年书云：“比^⑲得软脚病^⑲，往往而剧^⑲。”吾曰：“是^⑲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又作一样曲折。）呜呼！其竟以此而殒^⑲其生乎？（曲折。）抑别有疾而至斯^⑲乎？（曲折。）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又作一样曲折。）东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曲折。）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曲折。）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⑲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曲折。）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⑲，则待终丧而取^⑲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⑲，然后惟其所愿。（一段，叙家事。）

呜呼！（自此以下，一往恸哭而尽。）汝病吾不知时，汝歿吾不知日^⑲；生不能相养^⑲以共居，歿不得抚汝以尽哀，敛^⑲不凭其棺，窆^⑲不临^⑲其穴。吾行负神明^⑲，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以生、相守^⑲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⑲相依，死而魂^⑲不与吾梦相接^⑲。吾实为之，其又何尤^⑲！“彼苍者天”，“曷^⑲其有极！”（更不能分句，何况分段、分字？直是一恸而尽。）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⑲、颍^⑲之上，以待余年。（再叙自家。）教吾子与汝子，幸^⑲其成^⑲；长^⑲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再叙后人。）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结。）汝其知也邪！（再结。）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⑲！

注释：

①季父：古称父亲最小的弟弟为季父。 ②愈：韩愈称己名。 ③銜：怀藏。 ④建中：人名，是韩愈家的仆人。 ⑤具：备办。 ⑥时羞：应时的美味食品。 ⑦省：音 xǐng，知。 ⑧怙：音 hù，父亲。 ⑨中年：哥哥才到中年。 ⑩葬：安葬。 ⑪河阳：地名，韩氏故籍，在今河南孟县。 ⑫既：不久，随后。 ⑬后：后嗣。 ⑭孙：孙子辈。 ⑮一身：独苗。 ⑯省坟墓：省，探视，查看。扫墓。 ⑰董丞相：指董晋，曾任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曾兼任汴州刺史。 ⑱止一岁：住了一年。 ⑲取：接。 ⑳孥：音 nú，妻子儿女的统称。 ㉑薨：音 hōng，去世。 ㉒戎：军务，军事。 ㉓东：汴、徐两地在韩氏老家河阳的东边。 ㉔成：建立。 ㉕致：接。 ㉖遽：音 jù，突然，骤然。 ㉗旅：旅居。 ㉘食：求食。 ㉙斗斛之禄：微薄的俸禄，古代量米的量器，唐代十斗为一斛。 ㉚万乘之公相：万乘之国的公卿宰相。 ㉛辍：离开。 ㉜孟东野：孟郊，字东野，唐代著名诗人。 ㉝视茫茫：两眼已经昏花。 ㉞诸父：父亲及叔伯。 ㉟信然：确实。 ㉞传：传来的信。 ㉞夭其嗣：使他的儿子短命。 ㉟克：能。 ㉞蒙：承受。 ㉟泽：遗惠。 ㉞耿兰：人名，可能也是仆人。 ㉟报：报告去世消息的信。 ㉞业其家：继承家业。 ㉟推：推测。 ㉞苍苍者：花白的头发。 ㉟或：有的。 ㉟志气：指精神。 ㉟成立：成长自立。 ㉟比：近来。 ㉞软脚病：脚气病。 ㉞剧：厉害。 ㉞是：这种。 ㉞殒：音 yǔn，丧失。 ㉞至斯：到这个地步。 ㉞妄称以应：随口乱说来应答。 ㉞终丧：古时，人死后，死者的妻子儿女要居丧，居丧期间要穿丧服，三年后除服称为终丧。 ㉞取：接。 ㉞兆：坟地，指河南祖茔。 ㉞日：日期。 ㉞养：互相照顾。 ㉞敛：通“殓”，为死者更衣叫小殓，入棺叫大殓。 ㉞窆：音 biǎn，葬时下棺入穴。 ㉞临：俯视。 ㉞神明：神灵。 ㉞相守：依傍。 ㉞形：形体。 ㉞魂：灵魂。 ㉞接：亲近。 ㉞尤：归咎，怨恨。 ㉞曷：何时，何日。 ㉞伊：伊水，在河南西部。 ㉞颍：颍水，在安徽西北部及河南东部。 ㉞幸：希望。 ㉞成：成才。 ㉞长：抚养。 ㉞尚飨：也作“尚享”，祭文常用的结束语，意思是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叔父韩愈在听到你去世消息后的第七天，才得以含着哀痛向你表达心意。打发建中从远路备办了应时佳肴做祭品，告慰于你十二郎的灵前：

呜呼！我幼年丧父，长大了还不知道父亲的模样，全是依靠着哥哥和嫂子。哥哥中年时，在南方去世。当时我和你年纪还都小，跟随嫂嫂送哥哥的灵柩回河阳安葬，随后又和你到江南谋生。我们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上面有三个哥哥，都不幸很早去世了。继承先父的后代，在孙辈里只有你，在儿辈里只有我，两代都只剩一个人，孤孤单单。嫂嫂常常一面抚摸着你一面指着我说：“韩家两代，只有你们这两个人了！”那时你还小，恐怕已记不得了；我那时虽能记得，但也不懂得她话中的辛酸。

我十九岁时，初次来到京城。此后四年，才回家看望你。又过了四年，我去河阳凭吊祖坟，遇到你送嫂嫂的灵柩来河阳安葬。又过了两年，我在汴州辅佐董丞相，你来看望我，只住了一年，你要求回去接家眷来。第二年，董丞相去世，我离开了汴州，你没能够来。那一年，我在徐州辅助军事，派去接你的人刚要启程，我又罢职离开了徐州，你又没能够来。我想，你跟随我到东边，东边也是异乡客地，不能久住；从长远打算，不如西归河阳老家，将家安顿好再接你来。唉！谁料到你竟骤然去世离开了我啊！当初，我与你都还年轻，以为虽然暂时分别，终究会长久与你在一起的，所以才离开你到京师谋食，为了求得微薄的俸禄。倘使早知如此，纵然是做王公宰相，我也不愿意一天离开你而去就职啊。

去年，孟东野前往江南，我托他带给你的信中说：“我还未到四十岁，而视力模糊，头发花白，牙齿松动。想到诸位叔伯父和各兄长，都是在健康壮盛时便过早去世，像我这样衰弱的身体，能够活得长久吗？我不能离开职守，你又不肯来。只怕我早晚死了，你将会有无穷无尽的忧伤。”谁料想到年少的死了，而年长的却反活着；身强的夭折，而病弱的却反保全了生命？唉！难道这是真的吗？是做梦呢？还是传递的消息不确实呢？如果是真的，为什么我哥哥德行那么美好却让他的儿子短命呢？你那么纯正贤明却不能承受他的遗惠？为什么年少身强的反而早死，年长衰弱的却反活着呢？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啊。如果这是梦，那么是传递的消息不真实吗？孟东野的来信、耿兰的丧报，却又为什么在我的身边呢？呜呼！这是真的了！我哥哥有那么美好的德行而他的儿子却短命！你那么纯正贤明本当继承家业的，竟不能承受他的遗泽！所谓天公啊，实在让人难以推测；神明啊，实在让人难以明白！这真是天理不

可推究，寿命不可预知啊！

虽说如此，我自从今年以来，花白的头发有的变成全白了，松动的牙齿有的已经脱落了。体质一天比一天衰弱，精神一天不如一天。不用多久，不就跟着你去死了么！如果死后能有知觉，那分离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如果死后没有知觉，那我也悲伤不了多少时候，而没有悲伤的日子倒是无穷无尽的。现在你的儿子才十岁，我的儿子刚五岁。年少身强的都不能保全，像这样的孩子，又怎么能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呢？呜呼，悲恸啊！呜呼，悲恸啊！

你去年来信说：“近来得了脚气病，时常发作的很厉害。”我说：“这种病，江南人是常有的。”未曾为你这种病而担忧。呜呼！难道你竟然因为这种病而丧失了生命吗？还是因为有别的疾病呢？你的信，我是六月十七日收到的。孟东野说：你是在六月二日去世的，耿兰报丧时没有写明月日。大概东野派来的差使，不知道向家里人问清楚月日；而耿兰的丧报，又不知道应当说清你死的月日。或是东野给我写信时，才去问差使，差使信口胡说以应付他罢了。是这样呢？或不是这样呢？

现在我派建中来祭你，慰问你的儿子和奶奶。他们家中有粮可以守你的灵到丧期结束，那么就等到丧期完了再接他们来；如果不能等到丧期结束，就立即接他们来，其余奴婢下人，都让他们守你的丧。如果我有能力给你迁葬，最终一定把你葬到祖先的墓地里，然后才算了却我的心愿。

唉！你患病我不知道时间，你去世我不知道日子；你活着时我不能和你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顾，你去世了我不能抚摸你的遗体表达我的哀思，入殓时我不能靠在你棺木旁，下葬时我不能亲临你墓穴边。我的行为背负了神明，而使你年少夭折。我对上不孝，对下不慈，我既不能和你互相照顾共同生活，又不能和你相互陪伴一同去死；如今一个在天涯，一个在地角，活着时你的影子不能与我的形体相依偎，死后你的魂灵不能和我在梦里相聚会。这实在是我造成的，又能怨恨谁呢！那苍苍的上天啊，我的痛苦何时才有尽头！从今以后，我没有心思活在人世了！我应当在伊水和颍水之畔置几顷田地，来度过我的晚年，教育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期望他们长大成人；抚养我的女儿和你的女儿，等到他们出嫁，我的心愿不过如此罢了！

唉！言语有穷尽之时，而哀痛之情却是无尽的，这些你是知道了呢？还是不知道呢？啊，悲恸啊！祈望你享用祭品吧！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纯是上圣至理，而以寓言出之。颇疑昌黎未必有此。

郭橐驼^①，不知始何名。(才入手，便将“橐驼”二字一翻。)病偻^②，隆然^③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④。”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于一篇之首，先将闲文写作，一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⑤西。(何为书其乡？只为欲写其在长安，长安人争迎也。)驼业^⑥种树，凡长安豪家(一色人。)富人(一色人。)为观游及卖果者，(富人。)皆争迎取养^⑦。(“迎取”字连，上加“争”字、下加“养”字成句。)视驼所种树，或迁徙，无不活，(视，人视之也。“无不”字双承“种”与“迁”。)且硕茂，蚤^⑧实以蕃^⑨。(“活”外又添写此五字。)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必得此一句反衬之。)

有问之，对曰：(生发。)“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⑩也，(作一曲折。)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先作一句提。)凡植木之性，(承“其性”字。)其本欲舒，其培^⑪欲平，其土欲故^⑫，其筑欲密^⑬。(此四“欲”字，本性欲也。)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⑭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妙，妙。便与存心养性、事天立命何异？岂直下文官理而已！)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结过。此段是畅讲“无不活”三字理。)故吾不害^⑮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⑯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此段又反复“硕”字、“茂”字、“蚤”字、“蕃”字理。)他植者则不然，(亦先作一句提。)根拳^⑰而土易，(一。)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二。)苟有能反是^⑱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⑲。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三。)甚者爪^⑳其肤^㉑以验其生枯，摇其本^㉒以观其疏密，(四，写尽。)而木之性日以离矣。(亦结过。)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㉓之，故不我若^㉔也，吾又何能为哉？”(亦作反复。)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㉕，可乎？”

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又生发。)然吾居乡，(上先辞谢过，此又轻轻讽说，最为得体。)见长人者^㉖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先略写，下更详写。)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㉗尔植，督尔获，蚤缫^㉘而^㉙绪^㉚，蚤织而

缕^①，字^②而幼孩，遂^③而鸡豚^④。”(句句字字，岂非民之父母？)鸣鼓而聚之，击木^⑤而召之。吾小人辍^⑥飧饔^⑦以劳^⑧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⑨且怠^⑩。(言之慨然，此“帝力何有”之为上理也。)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只是轻轻讽说，最为得体。)

问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⑪人^⑫术。”(学《庄子》文惠君感庖丁言。)传其事以为官戒也。(冷峭。)

注释：

①橐驼：骆驼，在此用作外号。 ②病偻：患了佝偻病。偻，音 lóu。 ③隆然：脊背隆起的样子。 ④固当：很恰当。 ⑤长安：唐朝都城，即今陕西省西安市。 ⑥业：以……为职业。 ⑦养：接供养。 ⑧蚤：通“早”。 ⑨蕃：音 fán，繁盛。 ⑩孳：音 zī，繁育。指生长快。 ⑪培：培土。 ⑫故：旧土。 ⑬密：紧密。 ⑭莳：音 shì，栽种。 ⑮害：妨害。 ⑯耗：损耗。 ⑰拳：弯曲，屈曲。 ⑱是：与之不同。 ⑲勤：多。 ⑳爪：通“抓”。 ㉑肤：树皮。 ㉒本：树根。 ㉓仇：与……为敌。 ㉔不我若：不如我。 ㉕理：治。唐代为避高宗李治的名讳，以“理”代“治”。 ㉖长人者：管理人民的人，即官吏。 ㉗勗：音 xù，勉励。 ㉘縕：音 sāo，煮茧抽丝。 ㉙而：通“尔”，你们。 ㉚緒：丝头。指丝。 ㉛缕：帛。 ㉜字：抚养。 ㉝遂：生长；养育。 ㉞豚：小猪。 ㉟木：梆。 ㉞辍：停止。 ㉞飧饔：音 sūn yōng，指晚餐和早餐。 ㉞劳：为……而劳，慰劳，招待。 ㉞病：困苦。 ㉞怠：疲劳。 ㉞养：治理。 ㉞人：民。唐代为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常以“人”代“民”。

译文：

郭橐驼，不知道原先叫什么。由于得了佝偻病，后背高高隆起，俯伏着走路，好像骆驼的样子，所以乡里人称呼他“橐驼”。橐驼听到这个外号，说：“好得很，用它来称

呼我确实很恰当。”于是舍弃他的原名，也自称“橐骆”了。

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的西郊。橐骆以种树为职业，凡是长安城的豪绅人家修建观赏游览的园林，以及卖水果的商人，都争相迎请雇用他。看橐骆所种植的树木，或者移栽的树木，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高大茂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其他种树的人虽然偷偷地察看仿效，都不能赶上他。

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郭橐驼并不能使树木活得长久而且生长得快，只不过能够顺应树木自然生长的规律，使它按照自己的习性成长罢了。一般说来，种植树木的习性要求是：树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匀，移栽树木要保留根部的旧土，捣土要细密。这样做了以后，不要再去动它，也不要再为它担心，离开后就不必再去看顾它了。树木移栽的时候要像培育子女一样精心细致，栽好后置于一旁要像把它丢弃一样，那么树木的生长规律就可以不受破坏，而能按照它的本性自然生长了。所以我只是不妨害它生长罢了，并没有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特殊本领；我只是不抑制、减少它的结果罢了，并没有使它果实结得又早又多的特殊本领。其他种树的人却不是这样，树根拳曲不能伸展，又换了新土，培土不是多了就是少了。如果有与此相反的人，却又对树木爱得过于深厚，担心得过了头，早晨看看，晚上摸摸，已经离开了，还要回头看顾。更严重的，还用手指抓破树皮来检验树的死活，摇动树根来看看栽得是松是实，这样，树木的本性就一天天丧失了。虽然说是爱护树，实际上却害了树；虽然说是爱惜树，实际上却是与树为敌。所以都不如我啊，我又有什么本领呢？”

问话的人说：“把你种树的道理，转用到为官治民上，可以吗？”

橐骆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为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啊。然而我住在乡里，看到那些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布各种命令，好像很爱惜百姓，但最后反造成了灾祸。每天早晚，差吏来到村中喊叫：‘官长命令催促你们耕田，勉励你们播种，督促你们收割。早点缫好你们的丝，早点纺好你们的线。抚养好你们幼小的子女，喂养大你们的鸡和猪。’一会儿击鼓让人们聚集在一起，一会儿敲木梆把大家召来。我们小百姓顾不上吃晚饭、早饭来应酬慰劳差吏，尚且都没有空暇，又靠什么来使我们人口兴旺，生活安定呢？所以都非常困苦而且疲乏。像这样，那就与我们行业的人大概也有相似之处吧？”

问话的人颇有感慨地说道：“这不是说得很好吗？我问养树，却得到了养民的办法。”我记下这件事，把它作为官吏的戒鉴。

桐叶封弟辩

柳宗元

裁幅甚短，而为义弘深斟酌不尽。不惟文字顿挫入妙，惟处人伦之至道，亦全于此。

古之传者^①有言，成王^②以桐叶与小弱弟^③，戏^④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⑤。（引文。）

吾意^⑥不然。（一句辨。）王之弟当^⑦封邪，周公宜以时言^⑧于王，不待^⑨其戏而贺以成^⑩之也；（一驳。）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⑪之戏，以地以人与^⑫小弱弟者为之主，其得^⑬为圣乎？（二驳。）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⑭，王以桐叶戏妇、寺^⑮，亦将举^⑯而从之乎？（三驳。三驳，三样文法。）

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⑰；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不惟至言，实是妙道。）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⑱过^⑲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⑳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㉑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至言妙道。）又不当束缚之，驰骤^㉒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㉓矣。（至言妙道，伊川不知。）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㉔，况号^㉕为君臣者邪？（至言妙道。）是直^㉖小丈夫^㉗缺缺^㉘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一句结。）或曰：“封唐叔，史佚^㉙成之。”（余波。亦无此事，《左传》自本明文。）

注释：

①传者：书传作者。 ②成王：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名诵。 ③小弱弟：幼弟，指武王幼子唐虞。 ④戏：开玩笑。 ⑤唐：古代国名，春秋时晋国的前身，约在今山西

翼城一带。 ⑥意：料想。 ⑦当：该。 ⑧言：及时告诉。 ⑨待：等到。 ⑩成：促成。 ⑪中：音 zhòng，合适，恰当。 ⑫与：交给。 ⑬得：能。 ⑭不幸：不巧。 ⑮妇、寺：妇人和宦官。 ⑯举：推举。 ⑰病：弊病。 ⑱遂：顺从。 ⑲过：过错。 ⑳宜：应该。 ㉑大中：中道。 ㉒驰骤：使奔驰。 ㉓败：坏事。 ㉔自克：自我约束。 ㉕况号：名分。 ㉖直：通“只”，只不过。 ㉗小丈夫：平庸之人。 ㉘缺：要小聪明的样子。 ㉙史佚：周武王时太史尹佚。《史记·晋世家》记载促成“桐叶封弟”一事的是史佚。

译文：

古书上记载说：周成王拿着一片桐树叶子和年幼的弟弟开玩笑，说：“把这个作为玉邦封给你。”周公入宫庆贺。成王解释说：“我是开玩笑呀。”周公说：“天子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于是成王就把唐地封给了年幼的弟弟。

我认为这件事不可能是这样的。成王的弟弟如果应当受封，周公就应及时地告诉成王，而不必等他开了玩笑再去庆贺，趁机促成这件事。成王的弟弟如果不应当受封，周公这种做法就使一个不恰当的玩笑变成了事实，使成王把土地和百姓封给年幼的弟弟，让一个小孩成为一国之主，周公这样做能算是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君王说话不可随便罢了，哪里一定要听从成王的玩笑，并促成它呢？如果有这样不幸的事，成王拿了桐树叶子与妃嫔和太监开玩笑，周公难道也要按这种玩笑去办吗？

大凡君王的恩德，要看实行得怎样。如果不恰当，即使改变十次也不算什么缺点；关键是要恰当，不随意更改，更何况是用它来开玩笑呢！如果开玩笑的话也一定要照办，这样做就是周公在教唆成王铸成过错。

我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当用适当的原则去引导他，是要使他的举止行动和嬉乐恰如其分而已，一定不会去迎合他的过错并替他辩饰。又不应当对他管束太严，使他终日奔忙，像牛马那样，急于使他成长反会坏事。而且家人父子之间，尚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自我约束，何况名分上还有君臣之别的人呢！这不过是那些见识浅薄而又自作聪明的人所干的事，不是周公所应该采用的做法，因此不可相信。有的古书记载说：封唐叔这件事，是太史尹佚促成的。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只是一低一昂法，妙于前幅，点缀又秾至。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①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如此笔态，何遽逊子长！）

世言晋王^②之将终^③也，以三矢^④赐庄宗^⑤而告之曰：“梁^⑥吾仇也。燕王^⑦吾所立，契丹^⑧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⑨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⑩以一少牢^⑪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⑫而前驱，及凯旋而纳^⑬之。（先缀一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⑭，函^⑮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一昂。妙，妙。）及仇讐^⑯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⑰，何其衰也！（一低。妙，妙。）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一顿。）抑本^⑱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又一顿。）《书》^⑲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⑳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始出手断定之。）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再昂。仍用“方其”字，妙，妙。）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再低。仍用“及其”字，妙，妙。）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再出手，嗟叹不尽。）

注释：

①原：推究。 ②晋王：即李克用，西突厥沙陀族人。曾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封晋王，因其助唐有功，赐姓李。 ③将终：临死。 ④矢：箭。 ⑤庄宗：五代后唐庄

宗李存勖。 ⑥梁：指后梁太祖朱全忠，他与李克用同为军阀，长期对峙，势不两立。 ⑦燕王：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刘仁恭曾因李克用推荐而为卢龙节度使，居幽州，后背晋，刘守光接受朱全忠封号，为燕王。 ⑧契丹：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 ⑨其：语气词，表强调。 ⑩从事：泛指下属官员。 ⑪少牢：据《礼记·王制》：“天子社稷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太牢即以牛、羊、猪三牲为祭品，少牢无牛。 ⑫负：背着。 ⑬纳：放回，归还。 ⑭组：绳子。 ⑮函：用匣子装。 ⑯雠：音 chóu，仇敌。 ⑰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同光四年二月，贝州士兵皇甫晖因夜赌不胜，于是哗变。继而李嗣源等将相继叛变。三月，庄宗避乱于开封，初出京时，有兵二万五千，不久即走失万余。至石桥时，庄宗悲啼不止。元行钦等“皆援刀截发，置鬢于地，以断首自誓。上下无不悲号”。 ⑯本：推究。 ⑰《书》：《尚书》。 ⑲逸豫：安逸和舒适。

译文：

唉！国家的盛衰变化，虽说是由天命决定，难道不也与人事有关吗？探究唐庄宗取得天下和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世间传说晋王将要去世的时候，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且嘱咐他说：“梁朝是我的仇家。而燕王是我扶植起来的，契丹也曾和我相约拜为兄弟，但他们却都背叛了我们而归顺了梁朝。这三者，是我遗留下来的恨事！现在给你三枝箭，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父亲未了的心愿！”庄宗接受了这三枝箭并把它们供奉在宗庙里。以后出兵作战，就派部下用丰盛的祭品去宗庙向晋王祷告，并请出那些箭，放在锦囊里，让人肩背着它，走在队伍的前面。等到凯旋归来后，再把它放还宗庙。

当他们用绳子捆绑起燕王父子，用匣子盛着梁朝君臣的头颅，送进宗庙，把箭还给先王，并把成功的消息报告亡灵的时候，那强盛的意气，可谓壮观。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了以后，忽然一个人在夜间一声呼喊，叛乱者就四下响应，庄宗只好仓皇向东逃出，还没碰见乱贼，军队就已离散了。君臣们互相呆看着，不知该向何处去，以至于剪断头发，对天发誓，眼泪汪汪，这又败得多么狼狈啊！难道是因为

取得天下艰难而失去天下容易吗？我们还要不要探究他的成败过程都出自人为的原因呢？《尚书》上说：“满招损，谦受益。”警惕与勤劳可以振兴国家，安逸和舒适可以丧失性命，这是自然的道理啊。因此当他强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一个能与他争雄，到他衰败时，几十个优伶来困扰他，却使他丧命亡国而被天下所讥笑。

可见，祸患常常是在细微的小事上积聚起来的，而聪明勇敢的人又往往沉湎于嗜好之中不能自拔，最终一败涂地。庄宗亡国难道仅是优伶造成吗？

朋党论

欧阳修

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

臣闻朋党^①之说，自古有之，惟幸^②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不怪朋党，只与提出人君。大识力，大笔力！)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先平写，下忽然侧写，笔如鹰隼撇捩。)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侧写撇捩。)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说尽。)君子则不然，(疾转。)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亦说尽。)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只与提出人君。)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③为一朋，君子八元^④、八恺^⑤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证一，大奇文。)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⑥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证二，大奇文。)《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证三，大奇文。)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证四，大奇文。)后汉献帝^⑦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⑧。及黄巾贼起^⑨，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证五，大奇文。)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⑩。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⑪，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证六，大奇文。连引数证，一段奇是一段。)

夫前世^⑫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

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奇，奇！看他忽然作倒卷之笔。）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⑯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⑰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奇，奇！看他倒卷，又参差变化，不作一样笔。）

夫兴亡治乱之迹^⑯，为人君者可以鉴矣！（只与提出人君。）

注释：

①朋党：原义指同类的人为私人的目的而相互勾结。这里指人们因同一目的而结成的集团。②幸：希望。③四人：指共工、驩兜、鲧、三苗部落首领，合称“四凶”，是传说中四个被放逐的臣子。驩，音 huān。鲧，音 gǔn。④八元：传说中上古高辛氏的八个有德才的臣子。⑤八恺：传说中上古高阳氏的八个有德才的臣子。⑥皋、夔、稷、契：传说中舜的贤臣，分别为掌管刑法、音乐、农事、教育的官员。夔，音 kuí。稷，音 jì。⑦汉献帝：刘协，东汉的末代皇帝。⑧党人：即《后汉书》所载的“党锢之祸”，发生在汉桓帝时，本文的“汉献帝”为误载。⑨黄巾贼起：指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⑩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指自唐穆宗时起，朝廷内部出现了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历时四十余年，称“牛李党争”或“朋党之争”。⑪清流：自命清流者。⑫前世：前代。⑬诮：责备，讥讽。⑭周武：即周武王。⑮迹：史迹。

译文：

臣听说过，朋党帮派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的朋党还是小人的朋党。一般说来，君子与君子因志趣相投而结为朋党，而小人与小人则因利害关系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放过。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成的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他们结为朋党，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充。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重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得到大治。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但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军杀进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朝廷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致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当皇上的应该借鉴啊。

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

不知是论是记是传是序，随手所到，皆成低昂曲折。少年偷见此等文字，便思伸手泚笔自作古文。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①而多穷^②，(斗引一语。)夫岂然哉^③？(劈手推倒。)盖世所传^④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自出妙论。先以一句判倒，下接手详写之。)凡士之蕴^⑤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⑥其奇怪，内^⑦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⑧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⑨。(详写古今诗人，真被写绝。)然则非诗之能穷人^⑩，殆^⑪穷者而后工也。(妙论，至。结束上文。)

予友梅圣俞，(先出人。)少以荫^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⑬抑于有司^⑭。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⑮五十，犹从辟书^⑯，为人之佐^⑰，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次出遭遇。)其家宛陵^⑱，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⑲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次出文章。)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方出诗。)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⑳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㉑，而追商、周、鲁《颂》^㉒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如叙事，如发论，曲折低昂，离合转换，备极文情。)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七字，写尽真正诗人。)其妻之兄子谢景初^㉓，惧^㉔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㉕为十卷。(真正诗人，其室中必定有此一人。)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㉖也，辄序^㉗而藏之。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

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㉙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曲折低昂，离合转换，节节入妙。）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惘然不尽。）

注释：

①达：尊贵显达。 ②穷：潦倒不得志。 ③夫岂然哉：难道真是这样吗？ ④传：流传。 ⑤蕴：胸怀。 ⑥探：探究。 ⑦内：内心。 ⑧羁臣：被贬谪放逐在外的官员。 ⑨工：精美。 ⑩穷人：使人潦倒不得志。 ⑪殆：音 dài，大概。 ⑫荫：父辈功绩的荫庇。 ⑬辄：每次。 ⑭有司：主考官。 ⑮今：即将。 ⑯辟书：聘书。 ⑰佐：幕僚。 ⑱宛陵：今安徽宣城县。 ⑲说：通“悦”。 ⑳王文康：即王曙，洛阳留守，欧阳修、梅圣俞都做过他的下属。 ㉑清庙：宗庙。 ㉒商、周、鲁《颂》：《诗经》中的商颂、周颂、鲁颂。 ㉓谢景初：字师厚，庆历进士，博学能文，尤长于诗。 ㉔惧：担心。 ㉕次：编。 ㉖类次：以类编次。 ㉗序：作序。 ㉘铭：作墓志铭。 ㉙掇其尤者：选取其中最好的。

译文：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穷困潦倒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穷困潦倒的人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上、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弃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人越穷困就越能写出好诗。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潦倒，应该是潦倒以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承袭祖上的爵位，当了个下级官吏，屡次被推荐去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直到五十多岁了，还要

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他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却不知道他的诗妙在何处。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他在社会上已经是知名人士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先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伟大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穷困潦倒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秋声赋

欧阳修

赋每伤于俳俪。如此又简峭，又精练，又径直，又波折，真是后学作文之点金神丹也。

欧阳子^①方^②夜读书，（一句，只如赋序。）闻有声自西南来者，（声。）悚然^③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④，忽奔腾而砰湃^⑤，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𫓴𫓴铮铮^⑥，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⑦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先赋声。极意描写，笔又参差。）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借视陪闻，作波。）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⑧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渐入。）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次赋秋声。先咨嗟，次怪叹，总与秋声相副。）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⑨；（其色，宾。）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容，宾。）其气栗冽^⑩，砭^⑪人肌骨；（其气，宾。）其意萧条，山川寂寥。（其意，宾。只要如此生发，虽作万音赋，亦无难。）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连用其色、其容、其气、其意，引其声，便浏然而下。）丰草绿缛^⑫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二句，未秋。）草拂^⑬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⑭之余烈。（赋秋声止此。）夫秋，刑官^⑮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次赋秋。）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再赋秋。）天之于物，春生秋实。（再赋秋。）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⑯，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再赋秋。看其带赋带注，带注又带赋。）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此段始是作赋正意，言草木无情尚飘零，何况人有情，又能永年。）百忧^⑰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此是人所宜忧，万不能免者。）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此是人所不必忧，而故自犯者。）宜其渥然丹者^⑱为槁木，黟然^⑲黑者为星星^⑳。（此赋之所以作也。）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㉑，亦何恨乎秋声！”（讥世不必忧而故自忧人。）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妙，妙。于大声外，更添一小声，临了又作波。）

注释：

① 欧阳子：欧阳修自称。 ② 方：正在。 ③ 悚然：惊惧状。悚，音 sǒng。 ④ 淅沥以萧飒：淅沥和萧飒均是象声词，指轻微的风雨声、落叶声。 ⑤ 碰湃：波浪汹涌声。 ⑥ 铙𫓩铮铮：金属相击声。 铙，音 cōng。 ⑦ 衔枚：枚，两端有小绳而形状像筷子的小棍，衔于口而系于头后，就不能说话。古代进军常令士兵口中衔枚，防止喧哗。 ⑧ 明河：灿烂的银河。 ⑨ 烟霏云敛：烟雾飘散，云彩聚集。 霏，飞扬。 敛，聚。 ⑩ 栗冽：寒冷。 ⑪ 碰：音 biān，刺。 ⑫ 繁茂。 ⑬ 拂：掠过。 ⑭ 一气：一股秋气。 ⑮ 刑官：即司寇，古代掌管刑狱的官。周朝以天地四时之名命官，司寇为秋官，掌刑狱。 ⑯ 商声主西方之音：古人以五声宫、商、角、徵、羽与四时相配，秋属商，西方又是秋天的方位，所以说商声主西方之音。徵，音 zhǐ。 ⑰ 百忧：许多忧患。 ⑱ 涼然丹者：容颜红润。 ⑲ 黝然：乌黑的样子。 黝，音 yī。 ⑳ 星星：花白斑驳。 ㉑ 猛贼：残害，伤害。 猛，音 qiāng。

译文：

我在晚上读书的时候，听到有声音从西南方传来。我惊奇地侧耳倾听，心想：奇怪啊！这声音初来时淅淅沥沥十分凄凉，忽然间汹涌澎湃，犹如波涛在黑夜里翻滚，狂风暴雨突如其来。它碰在物体上，铮铮有声，就像金属相撞那样，又如偷袭敌阵的战士，衔枚急走，听不见号令，只听见人马行走之声。我对书童说：“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出去看看吧！”书童回来说：“月亮星星晶莹洁白，银河横挂天边，四周寂静人声悄然，奇怪的声音来自树木之间。”

我说：“啊，啊，好悲伤啊！这是秋的声音，它为什么要来呢？秋天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有着忧郁的颜色，烟雾蒙蒙，云气聚集；它有着清明的外形，天空高洁，日色清新；它有着凛冽的气魄，刺透肌肉，寒气入骨；它有着萧索的意态，高山冷落，流水寂寞。因此秋天发出的声音就是凄凄切切的，就像人的哀鸣。茂盛的青草在绿地上媲美，美丽的树木郁郁葱葱惹人喜爱。但是草被秋风一拂，颜色就变了；树被秋风一碰，叶子就落了。那个摧残树木和花草的力量，只是秋气的一点余力罢了。秋天，是

掌管刑罚的，在季节上属阴；它又是象征用兵的，在五行中属金。这就是所谓天地之间的义气，常常以肃杀作为特征。自然对于万物，是春天生长，秋天结果。因此秋天在音乐上，商声就是主管西方的音调；而所谓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商，就是伤，万物衰老就难免悲伤。夷，就是戮，万物盛极一时就遭到杀戮。啊，草木无情，尚且按时凋零；人作为动物，乃是万物之灵，许多忧愁使他心烦，许多事务使他疲惫，心中有感触，定会六神无主。何况还要忧虑那些力不能及、智不能达的事情。这就必然会使红彤彤的脸色变得如同枯木，乌黑黑的头发变得斑驳。为什么要用不是金石的身躯，去和草木争奇斗胜？应该想想究竟谁是害我们的贼人，又何必去怨恨那不相关的秋声？”

书童没有回答，垂下头已经熟睡，只听得四周墙壁上虫声唧唧，好像因同情我而叹息。

醉翁亭记

欧阳修

一路逐笔缓写，略不使气之文。

环^①滁^②皆山也。(宽起。此“也”字独与下若干“也”字不类，乃半句歇后字也。)其西南诸峰，林壑^③尤美。(连上五字成句。)望之蔚然^④而深秀^⑤者，琅琊^⑥也。(记亭在此山中。)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⑦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⑧也。(记山中先有此泉。)峰回路转，有亭翼然^⑨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记泉上今有此亭。)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记作亭人。)名之者谁？太守^⑩自谓也。(记名亭人。法只应云“太守也”，今多“自谓”二字，因有下注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⑪也。(接手自注，注醉一句，注翁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接手又自破，亦二句，一句不在酒，一句亦在酒。笔最圆溜。)

若夫日出而林霏^⑫开，(朝。)云归而岩穴暝^⑬，(暮。)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记亭之朝暮。)野芳发而幽香，(春。)佳木秀而繁荫，(夏。)风霜高洁，(秋。)水落而石出者，(冬。)山间之四时^⑭也。(记亭之四时。)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随手将朝暮四时又收，却收得参差任笔。)

至于负^⑮者歌于涂^⑯，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⑰，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⑱；山肴野蔌^⑲，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至于”二字，贯此二段。先记滁人游，次记太守宴，妙。)宴酣之乐，非丝^⑳非竹^㉑，射^㉒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㉓，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㉔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二句，贯此二段。记众宾自欢、太守自醉，妙。)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㉕，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已而”二字，贯此二段。记太守去、宾客亦去、滁人亦去，却意外忽添出禽鸟，妙。见太守仁民而爱物，而文态又萧散。)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

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便从禽鸟倒卷转来作结。)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记撰文。)太守谓谁？庐陵^㉙欧阳修也。(记名姓。一路皆是记也。有人说似赋者，误也。)

注释：

①环：环绕。 ②滁：音 chú，滁州，今安徽滁县。 ③林壑：山谷。 ④蔚然：草木茂盛状。 ⑤深秀：幽深秀丽。 ⑥琅琊：琅琊山，滁县西南十里。 ⑦潺：音 chán。 ⑧酿泉：水清可以酿酒，故名。 ⑨翼然：如鸟展翅。 ⑩太守：作者时任滁州知州，故名。 ⑪醉翁：作者时仅四十岁，称“醉翁”有戏谑之意。 ⑫林霏：林间的云雾。 ⑬暝：昏暗。 ⑭四时：四季。 ⑮负：背东西。 ⑯涂：途。 ⑰伛偻提携：伛偻，音 yǔ lǚ。弯腰曲背的老人和需要搀扶的小孩。 ⑱洌：清。 ⑲山肴野蔌：山味与野菜。蔌，音 sù。 ⑳丝：琴瑟等弦乐器。 ㉑竹：笛箫等管乐器。 ㉒射：游戏，以矢投壶，中者胜。 ㉓觥筹交错：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形容许多人聚在一起饮酒的热闹情景。觥，音 gōng。 ㉔颓然：昏然欲倒的样子。 ㉕翳：音 yì，蔽。 ㉖庐陵：江西吉安。

译文：

滁州的四周，群山环绕。那西南边的几座山峰，树林沟壑的景致尤其动人。一眼望去郁郁葱葱，幽深秀丽的，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水声潺潺，一股清泉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而出，那就是酿泉。泉水沿着山峰折绕，沿着山路拐弯，有一座亭子像飞鸟展翅似地，飞架在泉上，那就是醉翁亭。建造这亭子的是谁呢？是山上的和尚智仙。给它取名的又是谁呢？是自号“醉翁”的那个太守。太守和他的宾客们来这儿饮酒，只喝一点儿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所以自号“醉翁”。其实，醉翁的意图并不在喝酒，而在欣赏山水的美景。欣赏山水美景的乐趣，是领会在心里

而又寄托在酒中的。

有时太阳升起，山林中云气散尽；浮云归来，岩洞里暮色苍茫。黑暗与光明交替变化着，那是山中的黎明与黄昏。野花怒放，清香扑鼻，树木茂盛，深秀成荫，风高霜白，水落石出，那是山中的四季。清晨前往，黄昏归来，四季的风光不同，乐趣也是无穷无尽的。

挑担背包的人在路边欢唱，来来往往的行路人在树下休息，前呼后应，老老少少往返不断，那都是滁州百姓在这里游玩。在溪边可以钓鱼，溪水很深，鱼也很肥；用酿泉造酒，泉水很清，酒也香浓，还有野味蔬果，横七竖八地摆在面前的，那是太守主办的宴席。宴饮酣畅的乐趣，不在于琴弦箫管；投射的中了，下棋的胜了，只见酒杯和筹码交错杂陈，人们站起坐下大声喧闹，那是宾客们乐极了。这时，有个苍颜白发的老人，昏昏沉沉地坐在人们中间，那是太守醉了。

不久，太阳下山了。只见人影散乱，那是宾客们跟随太守回去了。树林逐渐阴暗起来，阵阵鸟鸣忽上忽下，那是游人走后鸟儿在欢乐地跳跃，然而鸟儿只知道山林中的快乐，却不知道人们的快乐。而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是把能使别人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的啊。在酣醉的时候能与人们一起快乐，酒醒之后又能写文章叙述这些事情的，那是太守。太守是谁呢？是庐陵欧阳修啊。

留侯论

苏 轼

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起，掀翻尽变，如广陵秋涛之排空而起也。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一句，巉然立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①临之而不惊，无故^②加^③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④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上论巉然，得此一落始畅。）

夫子房受书于圯^⑤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人事。）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先作浅笔略断。）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先作浅笔，就事略证。）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先作浅笔略驳。）且其意不在书。（至此别作深笔发议，此一句，乃一篇之头也。）当韩之亡^⑥、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⑦。其平居^⑧无事夷灭^⑨者不可胜数。虽有贲^⑩、育^⑪，无所获施。（笔力劲甚。）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笔力劲甚。）子房不忍忿忿^⑫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⑬。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⑭，盖亦危矣。（笔力劲甚。）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上文笔力劲甚，此略作抒缓。）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⑮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⑯之计，以侥幸于不死，（妙论，可感。）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抒缓。）是故倨傲^⑰鲜腆^⑱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妙论，可感。看他连作三起笔，皆劲甚；连作三落，又皆抒缓。）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⑲牵羊以迎。庄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⑳之。（一证。）句^㉑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㉒。（又一证。二证不甚相伦，却是行文到此时，更少不得。）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此先生自己无中生有之论，却说得极透彻。看他下文紧

接“何则”二字。)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妙，妙。可感，可念。至此，一论已毕，下乃余勇成文。)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忽推说到高帝、项籍。)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㉓，此子房教之也。(此段，本已推开子房，却仍归功于子房，真乃恣情、恣笔之文。)当淮阴^㉔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只为欲畅忍不忍二论，故推开子房，再说高帝。又偶因手便，仍结归于子房耳。看他却又还一证佐，恣情、恣笔，一至于此哉！)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㉕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㉖！(余波，更复胜。)

注释：

- ①卒然：忽然。卒，音 cù，通“猝”。 ②故：原因。 ③加：加罪。 ④所挟持者：抱负。 ⑤圮：音 yǐ，楚人谓桥为圮。 ⑥亡：秦灭韩在公元前 230 年。 ⑦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秦以刀锯杀天下之士，以鼎镬烹天下之士。鼎，三足两耳的烹煮器具，镬，大锅。 ⑧平居：安居。 ⑨夷灭：被杀害。 ⑩贲：音 bēn，孟贲。 ⑪育：古代著名的勇士夏育。 ⑫忿忿：愤怒、怨恨。 ⑬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良乃韩国贵族，秦灭韩后，良倾其家产收买刺客。当始皇巡至博浪沙(今河南武阳县东南)时，良与大力士在路上狙击。 ⑭其间不能容发：两者之间的距离容不下一根头发，比喻形势十分危险。 ⑮伊尹、太公：伊尹，商初大臣，曾佐商灭夏。太公，姜太公吕尚，辅武王灭商为周开国大臣。 ⑯聂政：战国时刺客，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后自杀。 ⑰倨傲：骄傲。 ⑱鲜腆：没有礼貌。 ⑲肉袒：袒露胸臂以示屈服。 ⑳舍：撤兵。 ㉑句：音 gōu。 ㉒三年而不倦：据《国语·越语下》，勾践令大夫文种守国，自己由范蠡陪同入吴为臣，三年以后，吴王夫差许其返国。 ㉓敝：衰败，衰亡。 ㉔淮阴：指韩信。 ㉕称：相称。 ㉖所以为子房欤：成为张良的独特之处。

译文：

古代所谓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气节，在情感上也有超过常人的风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宝剑跳起来，挺身去决斗，但这谈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称“大勇”的人，在突然面临意外时能够不惊慌失措，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勃然大怒，这是因为他们的抱负很大，志向很远。

张良从圮桥老人的手里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么能断定这位老人不是秦朝隐居的有识之士出来考验张良的呢？老人用圣人贤士相互间劝诫的道理，含蓄地表达自己意见。世人未加细察，以为他是鬼怪，这就不对了。而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兵书上。当韩国灭亡的时候，秦国正强盛，用刀锯、鼎镬迫害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无罪被杀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这时即使有孟贲、夏育再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一个立法严厉、苛刻的政权，它锐利的锋芒不能触犯，而当它走到末路时就可以乘虚而入了。但张良却忍不住愤恨之气，凭借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铁锤打死秦始皇来达到目的。当时，张良虽然死里逃生，实在是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真是太危险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绝不肯死在盗贼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宝贵，死在盗贼之手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人的杰出才干，他不去规划伊尹、周公那样安邦定国的谋略，却想出了荆轲、聂政那样行刺的下策，完全因为侥幸才得以不死，这正是桥上那位老人为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礼的行为重重地刺激他，让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后才可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说：“这小伙子值得一教的。”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袒露着身体，牵了羊去迎接。楚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低声下气地对待我们，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于是就从郑国撤兵。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就投降吴国做吴王的臣子，三年中丝毫没有懈怠。如果只有报仇的志向，而没有屈从忍耐的功夫，那不过是普通人的所谓刚强。那位老人，以为张良的才干绰绰有余，就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刚强锐利之气，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呢？老人与张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却命令他做仆人、婢妾的事情，而张良却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责怪老人，这样秦始皇当然不能使他害怕，而项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

观察汉高祖刘邦取胜、而项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忍耐或不能忍耐。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所以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出兵。高祖刘邦能够忍耐，保存强大的兵力以等待项羽的衰亡，这是张良教会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占了齐地，想自立为王

时，刘邦勃然大怒，并且显露于言辞和脸色。由此看来，刘邦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盛气，除了张良，又有谁能替他补正呢？

太史公司马迁曾猜测张良一定是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但实际上张良的身材、相貌就像个女人一样，同他的志向和气概并不相称，所以我以为这就是张良所以成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

前赤壁赋

苏 轼

游赤壁，受用现今无边风月，乃是此老一生本领。却因平平写不出来，故特借洞箫呜咽，忽然从曹公发议。然后接口一句喝倒，痛陈其胸前一片空阔了悟，妙甚！

壬戌^①之秋，七月既望^②，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此如赋序。）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先赋风。此赋通篇只说风月。）举酒属^③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④，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⑤之间。（次赋月。）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⑥，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⑦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赋领受此风，此月者。）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⑧而歌之。歌曰：“桂棹^⑨兮兰桨^⑩，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君恩。此先生眷眷不忘朝廷之心也。若言与末段意不类者，须知末段正即曾点暮春一副心期，自来真正经纶大手，未有不从此处流出者。）客有吹洞箫者，依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⑪。（忽然赋洞箫，为生起下文也。不因此一纵，几无行文处矣。）

苏子愀然^⑫，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生起。）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先引昔所读诗。）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⑬，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现指今所遭境。）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⑭千里，旌旗蔽空，酾酒^⑮临江，横槊^⑯赋诗，固一世之雄也，（细读“方其”二字，言曹公之为曹公也如此。）而今（只二字，写尽黯然。）安在哉！（一段，借曹公发端。其伤心，却在下一段。）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⑰樽以相属。寄蜉蝣^⑱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无有曹公“舳舻千里，旌旗蔽空”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承上“而今安在”。）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遐想此事。）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终无奈何也。伤心哉！以上，拟客发议，以抒下文。)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客所知。)而未尝往也；(客所未知。)盈虚者如彼，(客所知。)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客所知也。)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客所未知也。以上，先破客之伤心。)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先生此言，岂惟赋赤壁，直赋一生矣。)惟江上之清风，(风。)与山间之明月，(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深思此二句，岂复止是风月哉？)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深思此是何等境界，先生所到如此，又何人间世之足云？妙在说来又只是浅浅，不堕宋人五里雾中。客曰“况吾与子”，此曰“而吾与子”，一酬一对之间，差却境界多少！)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⑯核^⑰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结出大自在。)

注释：

- ①壬戌：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 ②既望：十六日。 ③属：音 zhǔ，劝酒。
 ④少焉：一会儿。 ⑤斗牛：二星名。 ⑥所如：飘向何处。 ⑦冯：音 píng，同“凭”，依凭。 ⑧舷：音 xián。 ⑨桂棹：桂木的棹。棹，音 zhào。 ⑩兰桨：木兰做的桨。 ⑪嫠妇：寡妇。嫠，音 lì。 ⑫愀然：心情感伤。 ⑬缪：同“缭”，绕也。 ⑭舳舻：音 zhú lú，首尾衔接的战船。 ⑮酾酒：饮酒。酾，音 shī。 ⑯槊：音 shuò，长矛。 ⑰匏：音 páo，葫芦。 ⑱蜉蝣：春夏之交在水边只能活几个小时的一种小飞虫，喻短暂的生命。 ⑲肴：菜肴。 ⑳核：果品。

译文：

壬戌年的秋天，七月十六日，我和客人荡着船儿，在长江上的赤壁古战场下面游览。清涼的风缓缓吹来，水面没有大的波浪。我端起酒杯劝客人们喝酒，朗诵《明月》

的诗歌，高唱《窈窕》的华章。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升起，在斗宿和牛宿之间徘徊不前。白蒙蒙的水气笼罩江面，江水的波光和天空连成一片。我们任凭小船漂荡在茫茫无边的江面上。江面是那么浩瀚啊，船儿像凌空乘风而行，不知道将要飞向何方；我们轻快地飘起啊，像脱离尘世、无牵无挂、飞升到仙境的神仙。

这时，酒喝得十分欢畅，我敲着船边唱起歌来，歌里唱道：“桂木做的棹啊兰木做的桨，划开清澈透明的江水，迎着江面浮动的月光。我的情思啊悠远茫茫，我遥望我心中的姑娘啊，在天边那遥远的地方。”客人中有位吹洞箫的，随着歌声伴奏。那洞箫声呜呜地响，像怨恨，像思慕，像抽泣，像倾诉；吹完后，余音悠长，像细长的丝线延绵不断。使得潜藏在深渊中的蛟龙跳起舞来，就连孤独小船上的寡妇听了也哭泣起来了。

我顿时脸色改变，整理好衣服，端坐着问客人说：“为什么箫声这样悲凉呢？”

客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操的诗句吗？我们这里向西望，是夏口，向东望，是武昌，山水互相环绕，草木茂盛苍翠，这不就是曹操被周瑜打败的地方吗？当他占领荆州，攻下江陵，顺着长江东进的时候，战船连接千里，旌旗遮蔽天空。他面对长江饮酒，横握长矛吟诗，真是不可一世的英雄啊，可如今他在哪里呢？何况我和您在江中小洲上如渔樵，和鱼虾做伴侣，与麋鹿交朋友，驾着一片叶子似的小船，拿着简陋的酒杯互相劝酒。就像蜉蝣一样，将短暂的生命寄托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像大海里的一粒米。我在哀叹我们生命的短促，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希望跟着神仙飞升遨游，和明月一起永世长存。明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可能轻易实现的，所以只好把感慨寄托在曲调之中，在悲凉的秋风中吹奏出来。”

我对客人说：“您了解那江水和月亮吗？江水总是像这样不断地流着，但始终没有消失。月亮有时圆有时缺，但最终没有消耗或长大。原来，如果从那变化的一面去看它，那么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过原状。从那不变的一面看，那么事物和我们都是无穷无尽的，还羡慕什么呢？再说，天地之间，事物都各自有其主宰，如果不是我所有的东西，虽然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取用。只有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它就成为声音，眼睛看到它就成为颜色；取用它们没有人禁止，享用它们不会竭尽。这是大自然的无穷的宝藏，我和您可以共同享用的。”

客人高兴地笑了，于是洗了酒杯，重新斟酒再喝。菜肴和果品都吃完了，空杯、空盘杂乱地放着。我和客人互相靠着在船中睡着了，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

后赤壁赋

苏 轼

前赋，是特地发明胸前一段真实了悟；后赋，是承上文从现身境，一一指示此一段真实了悟，便是真实受用也。本不应作文字观，而文字特妙。

是岁^①（明承上文。）十月之望，步自雪堂^②，将归于临皋^③。（写不必定游赤壁。）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④。（写不必定约某客。）霜露既降，木叶尽脱，（赋十月。）人影在地，仰见明月，（赋望。）顾而乐之，行歌相答。（赋自本欲归，客亦偶从。）

已而叹曰：“（‘已而’妙。何必定尔，何必定不尔？）‘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一片光明空阔。）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此鱼，须知出于‘无尽藏’中。如不悟，便为负此二赋。）顾^⑤安所^⑥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此酒，又出“无尽藏”中。若无后赋，前赋不明；若无前赋，后赋无谓。）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赤壁亦在“无尽藏”中，故得复游也。）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赋赤壁。人间世，大抵如此矣。）

予乃摄^⑦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⑧，踞虎豹^⑨，登虬龙，攀栖鹘之危^⑩巢，俯冯夷^⑪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赋自。先生于人间世，大抵如此。）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人间世，时时有此。）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先生亦不能不知难而退也。）反^⑫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⑬所止而休焉。（赋人人大自在处。）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明明是鹤。赋鹤乎？自赋乎？必有悟者。）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⑭，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明明是道士。赋道士乎？自赋乎？）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⑮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然则道士化鹤耶？鹤化道士耶？鹤与道士，则必有分矣，此之谓“无尽藏”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岂惟无鹤无道士，并无酒，并无客，并无赤壁，只有一片光明空阔。）

注释：

①是岁：1082年。 ②堂：苏轼贬到黄州时所筑。 ③临皋：临皋亭。 ④黄泥之坂：堂到临皋亭必经的山坡。 ⑤顾：但是。 ⑥安所：什么地方。 ⑦摄：提起。 ⑧披蒙茸：拨开杂乱丛生的野草。 ⑨虎豹：如虎豹之石。 ⑩危：高。 ⑪冯夷：水神。 ⑫反：通“返”。 ⑬听其：任凭。 ⑭蹁跹：音 piān xiān，轻快飞舞之状。 ⑮畴昔：昨日。

译文：

这一年十月十五日，我从雪堂出发，准备回临皋亭。有两位客人跟随着我，一起走过黄泥坂。这时已是深秋，霜露已经降下，树叶全都脱落。我们的身影倒映在地上，抬头望，明月高悬。四下的景致，无不令人惬意；于是我们一面走一面吟诗，相互唱和。

过了一会儿，我叹惜说：“有客人却没有酒，有酒却没有菜。月色皎洁，清风吹拂，这样美好的夜晚，我们怎么度过呢？”一位客人说：“今天傍晚，我撒网捕到了鱼，大嘴巴，细鳞片，形状就像吴淞江的鲈鱼。不过，到哪里去弄到酒呢？”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妻子说：“我有一斗酒，保藏了很久，就是为你们随时准备的。”

就这样，我们携带着酒和鱼，再次到赤壁的下面游览。长江的流水发出声响，陡峭的江岸高峻直耸；山峦很高，月亮显得小了，水位降低，礁石露了出来。才相隔多少日子，上次游览所见的江景山色再也认不出来了！

我撩起衣襟上岸，踏着险峻的山岩，拨开纷乱的野草；蹲在虎豹形状的怪石上，又不时拉住形如虬龙的树枝，攀上猛禽做窝的悬崖，下望水神冯夷的深宫。两位客人都不能跟着我到这个极高处。我哗地一声长啸，草木被震动，高山与我共鸣，深谷响起了回声，大风刮起，波浪汹涌。我也不觉忧伤悲哀，而是感到恐惧，觉得这里使人害怕，不可久留。回到船上，把船划到江心，任凭它漂流到哪里就在那里停泊。这时快到半夜，望望四周，觉得冷清寂寞得很。正好有一只鹤，横穿江面从东边飞来，翅膀像车轮一样大小，尾部的黑羽如同黑裙子，身上的白羽如同洁白的衣衫，它嘎

嘎地拉长声音叫着，擦过我们的船向西飞去。

过了一会儿，客人离开了，我也回家睡觉。梦见一位道士，穿着羽毛编织成的衣裳，轻快地走来，走过临皋亭的下面，向我拱手作揖说：“赤壁的游览快乐吗？”我问他的姓名，他低头不回答。“噢！哎呀！我知道你的底细了。昨天夜晚，边飞边叫经过我船上的，不就是你吗？”道士回头笑了起来，我也忽然惊醒。开门一看，却看不到他在什么地方。

六国论

苏辙

看得透，写得快。笔如骏马下坡，云腾风卷而下，只为留足不住故也。此文在阿兄手中，犹是得意之作。“三苏”之称，岂是虚语？

尝读六国世家^①，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②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③。（先窃怪。）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④之计。（次为之代思。）盖未尝不咎^⑤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次深咎当时策士，下方发议。）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⑥。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⑦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一眼注定韩、魏。笔又切玉如泥。）

昔者范雎^⑧用于秦而收韩，商鞅^⑨用于秦而收魏，昭王^⑩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⑪，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引证。）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曲折。凡三十九字，只得是上半句。）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曲折。此是下半句。）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耶？（此切责韩、魏。）委^⑫区区^⑬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此切责东诸侯。）

夫韩、魏不能独当^⑭秦，（妙，妙。）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妙，妙。）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⑮秦。（一句，连下未绝。）秦人不敢逾^⑯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二句，又连下未绝。）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三句，又连下未绝。）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四句，又连下未绝。）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五句，又连下未绝。）以二国委^⑰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

阴^⑯助其急,(六句,又连下未绝。)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直至此第七句,始得绝。胸中眼中,如镜如水,而笔乃更作此环锁之状,大奇,大奇!)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场^⑯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真可恨可笑!)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文住时,恰似骤雨住时。)

注释:

①世家:见《史记》。②山西:崤山以西。③而不免于灭亡: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被秦战败。④安:保全。⑤咎:责备。⑥野:泛指国土。⑦山东:交通要冲崤山以东。⑧范雎:魏人,入秦后秦昭王任他为相,他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建议昭王先取韩国,并逐步吞并其他五国。⑨商鞅: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入秦后孝公任他为相十年,因变法征战有功,被封为商君,曾建议孝公伐魏。⑩昭王:昭王即昭襄王,惠文王之子。⑪刚、寿:地名。⑫委:抛弃。⑬区区:极言其小。⑭当:通“挡”,抵挡。⑮摈:排斥。⑯逾:越过。⑰委:对付。⑱阴:暗暗地。⑲疆场:边界。场,音 yì。

译文:

我曾经阅读《史记》中的的六国《世家》,私下里感到奇怪的是,天下的诸侯国凭借五倍于秦国的土地,十倍于秦国的民众,全力向西攻打崤山西面方圆千里的秦国,最后竟然不能免于被秦国消灭。我常常对这个问题冥思苦想,认为一定有办法可以使他们保全下来。因此,我难免不责怪当时六国那些谋臣,他们对于祸患太掉以轻心了,他们只顾谋求利益,眼光太短浅了,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们不能明察天下的形势啊!

秦王与诸侯争夺天下的土地,并不在乎齐、楚、燕、赵,而是在乎韩、魏;诸侯与秦国争夺天下的土地,也不在乎齐、楚、燕、赵,而是在乎韩、魏的地区。对秦国来说,

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那么重要。韩、魏两国阻塞着秦国的往来要道，掩护着殽山以东的各诸侯国，所以天下最重要的地区，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

当初范雎在秦国受到重用时，就建议收抚韩国；商鞅在秦国受到重用时，又建议收抚魏国。秦昭王没有得到韩、魏的归顺，就出兵攻打齐国的刚、寿等地区，范雎把这看作是不明智的事情，并深深为此担忧。那么，秦国所顾忌的是什么，就可以看得清楚了。秦国对燕、赵两国用兵，对它说来是危险的事。因为越过韩国、穿过魏国去进攻另一国的国都，前面将遇到燕、赵的抵抗，而韩、魏又会乘机从背后打来，这是危险的用兵之道。然而秦国进攻燕国、赵国时，不曾担心韩、魏会从后面袭击，这是因为韩、魏都已归附了秦国的缘故。韩国、魏国是各诸侯国的屏障，却让秦国军队能够往来其间，这难道是明了天下的形势吗？放弃小小的韩、魏，让它们去抵挡如狼似虎的秦国，它们怎能不屈服并投入秦国的怀抱呢？韩、魏两国既已屈服而归附了秦国，然后秦国的军队就能够无所阻挡地向东方各诸侯国用兵，从而使各国遍受它的祸害了。

韩国和魏国不能独自抵挡秦国，然而天下的诸侯却又要凭借韩、魏来掩护自己不受西方的侵略，因此，不如加强和韩、魏的团结，从而抵制秦国。秦国军队不敢越过韩、魏来觊觎齐、楚、燕、赵四国，那么，齐、楚、燕、赵四国就能凭借这种形势使自己得以保全了。由四个没有战争的国家，来支持面对强敌的韩、魏，使韩、魏没有东顾之忧，而为天下的诸侯挺身而出，抵御秦兵。由韩、魏两国对付秦国，而另外四国在后方休养生息，并且暗中帮助解决韩、魏的急难。像这样就可以用来应付一切，那个秦国还能做什么呢？不知道出此策略，却贪图边界上的小小利益，背弃、破坏盟约，以至于自相残杀。秦国的大军尚未出动，而天下的诸侯已经把自己搞得困顿不堪了。致使秦人得以钻他们的空子，攻取他们的国家，这不是很可悲的吗？

同学一首别子固

王安石

此为瘦笔，而中甚腴。学文必当由瘦以入腴；如先学腴，即更无由得瘦也。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①，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②。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③，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劈起二比，如离如合。奇情，奇笔！）

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④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劈起二比，接手忽起顿折，折出此一句。）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奇笔劈起，直至此始全落下。）予在淮南，为^⑤正之道子固，（又起。真乃奇情、奇笔！）正之不予疑也。（写正之妙。）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写子固妙。比法整，句法又不整，妙。）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笔又落下。）

子固作《怀友》一道遗^⑥予，其大略欲相扳^⑦以至乎中庸而后已。（又起。又写子固详。）正之盖亦尝云尔。（又写正之略。一详一略，参差入妙。）夫安驱徐行，轤^⑧中庸之庭而造^⑨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总二贤。）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⑩而进之其可也。（入自己。）

噫！官有守，私有系^⑪，会合不可以常也。（同学、兄弟，每每若此，言之慨然。）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正文只此一、二言。）

注释：

①子固：宋文学家曾巩，字子固。 ②友之：以之为友，与他结为朋友。 ③正之：王安石的朋友孙侔，字正之。 ④辞币：言辞和布帛，指互相应答的话语和互相赠送的

礼品。⑤为：向。⑥遗：音 wèi，赠送。⑦相扳：互相攀结、互相帮助。扳：音 pān，通“攀”。⑧辐：音 fù，车轮辐过。⑨造：到。⑩辅：在他们的帮助下。⑪系：牵挂。

译文：

江南有个贤人，字子固。他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那种贤人，我仰慕他，并把他当作朋友。淮南有个贤人，字正之，他也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那种贤人，我仰慕他，也把他当作朋友。

这两个贤人，不曾互相拜访，不曾互相交谈，也没有书信、礼品的来往赠答。他们的老师和朋友，难道都是相同的吗？我注意观察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多么的少啊。可以说：这是学习圣人的结果。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也必然是学习圣人的人。圣人的言行，难道会有两样的吗？他们相似也是自然的了。我在淮南，向正之说起子固，正之对我的话毫不怀疑。回到江南，向子固说起正之，子固也认为正之是像我说的那样。于是我又知道被称为贤人的人，彼此言行既相像又互相信任不疑。

子固写了一篇《怀友》赠给我，主要的意思是希望互相帮助，以便达到中庸的标准方肯罢休。正之也曾经这样说过。稳稳地驾着车子从容不迫地走着，经过中庸的门庭而登堂入室，除了这两个贤人还能有谁呢？我过去不敢认为自己一定能够达到中庸的标准，但也愿意跟在他们左右奔走，在二位的帮助下，或许能够达到。

唉，从公事来说，各人应当忠于自己的职守，从个人来说，又有私事的牵累，可惜因此我们之间不能经常见面聚会。我于是作《同学》一篇，与子固辞别，用来互相告诫，互相劝勉。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凿凿只是四笔，笔笔如一寸铁，不可得而屈也。读之可以想见先生生平执拗，乃是一段气力。

世皆称孟尝君^①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斗然举起。）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斗然劈落。）不然，擅^②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斗然转变。）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斗然断定。）

注释：

①孟尝君：即战国时齐国贵族田文，袭其父田婴的封爵，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世称薛公，门下有食客数千。 ②擅：凭借。 ③南面：古以面南而坐为尊，帝王朝南而坐，此指称王。

译文：

（孟尝君是战国时代的“四大公子”之一，他门下养了三千多个食客。）世人历来都称道孟尝君，说他能够招揽人才，正因为如此，人才也能够纷纷来投靠到他的门

下。(秦昭襄王很仰慕孟尝君的才能,于是派人请他到秦国作客。孟尝君为了报答秦王的赏识,于是就送上一件名贵的纯白狐裘,作为见面礼。孟尝君与秦昭襄王二人一见如故,秦王对孟尝君的才华非常敬佩,想拜他为宰相。但是秦王对孟尝君的宠幸,引起了秦国大臣的嫉妒,于是有许多大臣就在秦王面前说孟尝君的坏话。起先秦王并不理会,但是,秦王禁受不住进谗言,最后孟尝君还是被软禁起来了。孟尝君被软禁后,他的食客随从去求秦王的宠妾燕妃帮忙。燕妃却说:“如果孟尝君送我一件和皇上一样的白狐裘,我就替他想办法。”孟尝君听了燕妃的话,心里叫苦到:“白狐裘就这么一件,现在要到哪里再去找一件白狐裘呢?”就在这时候,有一位食客自告奋勇地对孟尝君说:“我有办法,明天以前我一定可以弄回一件白狐裘来。”当天晚上,这位食客偷偷进入皇宫,学着狗叫把卫士引开,偷回献给秦王的那件白狐裘。孟尝君利用白狐裘收买了燕妃,燕妃替孟尝君说了不少好话,秦王也就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害怕秦王又反悔,刚被释放就马上趁着黑夜逃跑了,来到了秦国的边界函谷关。只要通过了这道关口,秦王就奈何不了他了。可是现在是深夜,城门紧闭,根本没有办法出关。孟尝君一行人内心真是急死了,城门必须等到鸡鸣才会开放,但是如果等到天亮,又怕秦王发现他们逃走了,而派人追赶他们,这该如何是好呢?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位食客拉开嗓子,学着鸡鸣,全城的鸡糊里糊涂的都跟着一起叫。守城门的士兵一听到这么多鸡在叫,以为天亮了,于是就按时把城门打开了。孟尝君一行人就这样子平安通过了函谷门,离开秦国,回到齐国去了。)当孟尝君在秦国被困的时候,终于依靠这些门客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狠的秦国逃脱出来。唉!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哪里能够说得上得到了真正的人才?不是这样的话,孟尝君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人才”,齐国就应当可以依靠国力成为天下霸主而制服秦国,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庭上,这就是真正的人才不归附他的原因。

岳阳楼记

范仲淹

中间悲喜二大段，只是借来翻出后文忧乐耳，不然，便是赋体矣。一肚皮圣贤心地，圣贤学问，发而为才子文章。

庆历^①四年春，滕子京^②谪守巴陵郡^③。越明年^④，政通人和，百废俱兴^⑤，（最要先书此句。）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⑥予作文以记之。（叙事毕。下斗然放笔。）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好手段，先以一笔提起。）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⑦，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毕写。）此则岳阳楼之大观^⑧也，前人之述备矣。（次以一笔结住。）然则北通巫峡^⑨，南极潇湘^⑩，迁客^⑪骚人^⑫，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⑬无异乎？（不知是过接，是排荡，文态酣恣之甚。）

若夫^⑭霪雨^⑮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⑯倾楫摧，薄暮冥冥^⑰，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⑱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一段，写众人悲。）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⑲，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⑳游泳，岸芷^㉑汀^㉒兰，郁郁青青^㉓。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㉔，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一段，写众人喜。）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㉕之为，何哉？（上二段，写众人悲喜，只是生起古仁人此一段正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忧。岂复《岳阳楼记》耶？）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从悲喜引出忧乐，见登楼之人品心地，相去无算如此。）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㉖斯人^㉗，吾谁与归^㉘！（独立楼头，举目慨然。）

时六年^㉙九月十五日。

注释：

①庆历：宋仁宗年号，庆历四年为公元1044年。 ②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河南人。与范仲淹同年中进士，后因被人诬告而被贬官为岳州知州。 ③巴陵郡：古代郡名，后世沿用旧称，称岳州为巴陵郡，即今湖南岳阳一带地方。 ④明年：第二年。 ⑤百废俱兴：一切废弛了的事情都兴办起来。 ⑥属：音 zhǔ，通“嘱”，嘱托。 ⑦浩浩汤汤：水势浩大的样子。汤，音 shāng。 ⑧大观：宏伟景观。 ⑨巫峡：长江三峡之一，在四川巫山东，湖北巴东西。 ⑩潇湘：二水名，到湖南零陵合流，向北流入洞庭湖。 ⑪迁客：降职外调的官吏。 ⑫骚人：诗人。 ⑬得：能，能够。 ⑭若夫：发语词。 ⑮霪雨：久雨。 ⑯樯：音 qiáng，桅杆。 ⑰冥冥：昏暗。 ⑱去国：离开国都。 ⑲上下天光：天光水色上下辉映。 ⑳锦鳞：指鱼。 ㉑芷：香草。 ㉒汀：水边的平滩。 ㉓郁郁青青：香气浓郁，生长茂盛。青，音 jīng，通“菁”。 ㉔浮光跃金：湖面金光闪烁。 ㉕二者：指上文感物而悲和览物而喜两种表现。 ㉖微：非。 ㉗斯人：指古仁人。 ㉘归：倒装，即吾与谁归。归，归向，同道。 ㉙时六年：1046年，指作本文的时间。

译文：

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贬到巴陵当郡守。到了第二年，便使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他就重修岳阳楼，扩充其旧有的规模，又把唐代诗人和今人的诗赋刻在上面，并叫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

在我看来，巴陵郡最美的景致，都集中在洞庭湖上。掩映着远山，吞吐着长江，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清晨阳光灿烂，傍晚暮霭沉沉，气象千变万化。这些都是岳阳楼的宏伟景观啊！前人已经说得很详细了。那么，我想说的是，洞庭湖向北可以沟通巫峡，往南可以到达潇湘，贬谪到边远地区的官吏和周游各地的诗人，大多在这里聚会，他们观赏自然风光的心情，能不因各自的遭遇而有所不同吗？

在那阴雨绵绵、连月不晴的日子里，阴风怒吼着，浊浪腾空而来，太阳和星星隐没了光芒，崇山峻岭隐藏了雄姿。商人和旅客不敢上路，船的桅杆被风吹倒，船桨被

浪折断。傍晚时节，一片幽暗，虎在咆哮，猿在哀鸣。此刻登上这座楼啊，便会想到自己离开了国都，怀念家乡、担心谗言、害怕攻讦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举目一片萧条冷落，不禁感到无限悲凉了。

到了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时节，湖上风平浪静，天光水色，在万顷碧波之上连成一片。沙鸥或飞或停，鱼儿游来游去。岸上的香草，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滩上的幽兰，摇曳着茂盛的花叶。于是漫天烟雾，扫荡一空；皓皓明月，清辉千里。水面上浮动的光圈，像跳跃着万点金星；月影停留在静止的水中，又像是一块圆圆的玉璧。渔船 上飘来此唱彼和的渔歌，悠扬动听；这是多么快乐啊！此刻登上这座楼，便觉得心情开朗，精神愉快，可以暂时忘记一切荣誉和耻辱，当风举酒，真是喜气洋洋啊！

可叹啊！我曾经琢磨过古时候志士仁人的内心，也许与以上两种心情有所不同吧。为什么呢？他们不因为外物的影响或自己的遭遇而或喜或悲。在朝廷当高官时，他们就为百姓担忧；在江湖当隐士的时候，他们就为君主忧虑。这真是进也忧，退也忧。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快乐呢？他们一定会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唉，除了这样的人，我还能与谁同道呢？

此文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附录：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金圣叹

其一：夏七月，赫日停天，亦无风，亦无云；前后庭赫然如洪炉，无一鸟敢来飞。汗出遍身，纵横成渠。置饭于前，不可得吃。呼簟欲卧地上，则地湿如膏，苍蝇又来缘颈附鼻，驱之不去，正莫可如何，忽然大黑车轴，疾澍澎湃之声，如数百万金鼓，檐溜浩于瀑布，身汗顿收，地燥如扫，苍蝇尽去，饭便得吃。不亦快哉！

其一：十年别友，抵暮忽至。开门一揖毕，不及问其船来陆来，并不及命其坐床坐榻，便自疾趋入内，卑辞叩内子：“君岂有斗酒如东坡妇乎？”内子欣然拔金簪相付。计之可作三日供也，不亦快哉！

其一：空斋独坐，正思夜来床头鼠耗可恼，不知其戛戛者是损我何器，嗤嗤者是裂我何书。心中回惑，其理莫错，忽见一狻猫，注目摇尾，以有所睹。敛声屏息，少复待之，则疾趋如风。不亦快哉！

其一：于书斋前，拔去垂丝海棠紫荆等树，多种芭蕉一二十本。不亦快哉！

其一：春夜与诸豪士快饮，至半醉，住本难住，进则难进。旁一解意童子，忽送大纸炮可十余枚，便自起身出席，取火放之。硫磺之香，自鼻入脑，通身怡然，不亦快哉！

其一：街行见两措大执争一理，既皆目裂颈赤，如不戴天，而又高拱手，低曲腰，满口仍用者也之平等字。其语刺刺，势将连年不休。忽有壮夫掉臂行来，振威从中一喝而解。不亦快哉！

其一：子弟背诵书烂熟，如瓶中泻水。不亦快哉！

其一：饭后无事，入市闲行，见有小物，戏复买之，买亦已成矣，所差者至甚少，而市儿苦争，必不相饶。便掏袖下一件，其轻重与前值相上下者，掷而与之。市儿忽改笑容，拱手连称不敢。不亦快哉！

其一：饭后无事，翻倒敝筐，则见新旧逋欠文契不下数十百通，其人或存或亡，总之无还之理。背人取火拉杂烧净，仰看高天，萧然无云。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科头亦足，自持凉伞遮日，看壮夫唱吴歌，踏桔槔，水一时涌而上，譬如翻银滚雪。不亦快哉！

其一：朝眠初觉，似闻家人叹息之声，言某人夜来已死，急呼而讯之，正是一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早起，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不亦快哉！

其一：重阴匝月，如醉如病。朝眠不起，忽闻众鸟毕作弄晴之声，急引手搴帷，推窗视之，日光晶荧，林木如洗。不亦快哉！

其一：夜来似闻某人素心，明日试往看之。入其门，窥直闺，见所谓某人，方锯案面南看一文书，顾客入来，默然一揖，便拉袖命坐曰：“君既来，可亦试看此书。”相与欢笑。日影尽去，既已自饥，徐问客曰：“君也饥耶？”不亦快哉！

其一：本不欲造屋。偶得闲钱，试造一屋，自此日为始，需木，需石，需瓦，需砖，需灰，需钉，无晨无夕，不来聒于两耳。乃至罗雀掘鼠，无非为屋校计，而又都不得居住。既已安之如命矣。忽见一日屋竟落成，刷墙扫地；糊窗挂面。一切匠作出门毕去，同人乃来分榻列坐。不亦快哉！

其一：冬夜饮酒，转复寒甚，推窗试看，雪大如手，已积三四寸矣。不亦快哉！

其一：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为比丘，若不得公然吃肉。若许为比丘，又得公然吃肉。则夏月以热汤快刀，净割头发。不亦快哉！

其一：存得三四癞疮于私处，时呼热汤关门澡之。不亦快哉！

其一：筐中无意忽检得故人手迹。不亦快哉！

其一：寒士来借银，谓不可启齿，于是唯唯，亦说他事。我窥见其苦意，拉向无人处，问所需多少，急趋入内，如数给与，然而问其必当速归料理是事耶？或尚得少留共饮酒耶？不亦快哉！

其一：坐小船，遇利风，苦不得张帆，一快其心。忽遇船舸疾行如风，试伸挽之，聊复挽之，不意挽之便着。因取缆，缆向其尾，口中高吟老杜“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之句，极大笑乐。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觅别居与友人共住，而苦无善地。忽一人传来云有屋不多，可十余间，而门临大河，嘉树葱然。便与此人共吃饭毕，试走看之，都未知屋如何。入门先见空地一片，大可六七亩许，异日瓜菜不足复虑。不亦快哉！

其一：久客得归，望见家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不亦快哉！

其一：佳磁既损，必无完理。反复多看，徒乱人意。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不亦快哉！

其一：身非圣人，安能无过，夜来不觉私作一事，早起怦怦，实不自安。忽然想到佛家有布萨之法，不自覆藏，便成忏悔。因明对生熟众客，快然自陈其失。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作擘窠大书，不亦快哉！

其一：推纸窗放蜂出去，不亦快哉！

其一：做县官，每日打鼓退堂时，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风筝断，不亦快哉！

其一：看野烧，不亦快哉！

其一：还债毕，不亦快哉！

其一：读《虬髯客传》，不亦快哉！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

作者 = (清)金圣叹选批

页数 = 205

S S 号 = 11847103

出版日期 = 2007.1